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77
全書 32 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嚴氏詩緝序

敘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爲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説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疏缺涣散要未爲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爲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既爲騷爲選爲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
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
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
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緒語我其說
大抵與老艾合且曰吾用於此有年非敢有以
臆決撫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
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
乃知其鈎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
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綜排布截其幅

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
上而興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
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
審開卷瞭然嗚呼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
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攷亭繼
自今吾知此書與竝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
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槀五七言幽深夭矯
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閫奧而獨得風雅餘味
故能以詩言詩此牋傳所以瞠若乎其後也余

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
故不自揆而爲之敘云爾是年十有二月竹溪
鬳齋林希逸書

嚴氏詩緝序

二兒初爲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
爲緝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
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因干筆
劄胥命鋟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
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瀍
涵詠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
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淳祐戊
申夏五月華谷嚴粲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蒙齋袁先生手帖

黍離中谷有蓷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深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再三玩味實獲我心坦叔可與言詩也已矣初還別換一冊幸無我靳

甫再拜上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條例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集諸家之說爲詩緝舊說已善者不必求異有所未安乃參以已說要在以意逆志優而柔之以求吟詠之情性而已字訓句義插注經文之下以著所從乃錯綜新舊說以爲章指順經文而點掇之點平聲使詩人紆餘涵泳之趣一見可了以便家之童習耳

經文及章指並作大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字訓句義及有所發明並作小注以經文
爲先後說雖異而可取者附注焉
小注毛氏稱傳鄭氏稱箋序注元不著姓氏
者皆鄭氏說今衍稱箋鄭氏詩譜稱譜孔氏
稱疏爾雅稱其篇第如釋鳥釋草之類爾雅疏稱釋
諸家稱氏
凡草木蟲魚之類舊一說分明者先著之其
辭繁及說不一者稱曰以斷之
所引諸家諸書皆稱曰其諸家諸書所引則
稱云
經文音釋注本句之下諸說音釋附本說之
下
直音多假借以便初學不拘本韻其切字以
温公切韻指掌圖正之
凡上聲濁音讀如去聲俗讀作上聲清音非
四聲皆有清濁唯上聲濁音與去聲相近如
兕字乃上聲與去聲寺字音相近雖係上聲
只讀如寺不必讀作死蓋兕乃徐履反徐字
屬斜字母用錫涎切係半濁半清按温公圖
其四聲平爲詞上爲兕去爲寺此是重道如
讀作死乃屬心字母用新先切係全清誤矣

凡上聲濁音及半清半濁音皆與去聲相近讀者多作上聲則以濁爲清矣

釋文有音切不和者今以韻書爲定

凡音不言下同省文也（一詩內皆同）下文音不同者別出

古注音義不同者先著所從其不從者附見之

題下一句國史所題爲首序其下說詩者之辭爲後序

別詩及他書字訓與本詩字訓同者直引以相證不復著語（如蓼蓼者莪直引蓼彼蕭斯）

詩緝條例畢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清濁音圖辯音上濁者讀如去聲

○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爲清濁四音

全清　東弓包居逋鳩金顚貞邊賓知

次清　通穹胞胠鋪丘欽天稱繽癡

全濁　同窮庖渠酺求琴田騈頻持

不清不濁農顒茅魚模牛吟年眠珉尼

平上去入四聲其平聲爲全清者其上去入皆爲全清其次清全濁不清不濁者亦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全清　次清　全濁　不清不濁

平　東　通　同　農

上　董　桶　動讀如去聲　䢞

去　凍　痛　洞　齈

入　督　禿　獨　○有聲無字

四聲唯上聲全濁者讀如去聲謂之重道如同動洞獨動洞是重道蓋四聲皆全濁也動字雖是上聲以其爲上聲濁音只讀如洞字今人調四聲者誤云同桶痛禿不知同爲全濁其桶痛禿皆爲次清清濁不倫矣

○動奉棒是兕婢被否市侍士仕祀俟涘似巳祀耜汜姒巨秬虛距炬敘緒嶼鱮苧藇佇竚杼紵羜輔父腐柱簿部杜戶怙祜岵扈陛蟹亥待逮殆怠倍在牝混但緩踐俴善趙肇兆旐紹皓昊顥鎬浩皥抱道稻阜造坐象丈蕩杏荇靜靖迥洞舅婦阜厚後甚儉芡簟檻范範犯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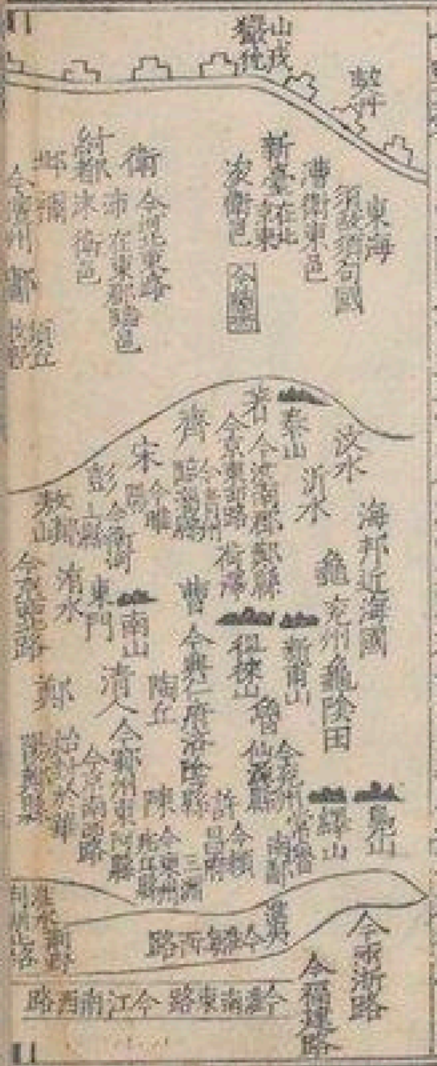
以上之類並是上聲全濁讀如去聲
溫公指掌圖又有蹤𦄍從嵩松五音內嵩
爲全清松爲半清半濁今圖止爲辯上聲
全濁故但取四音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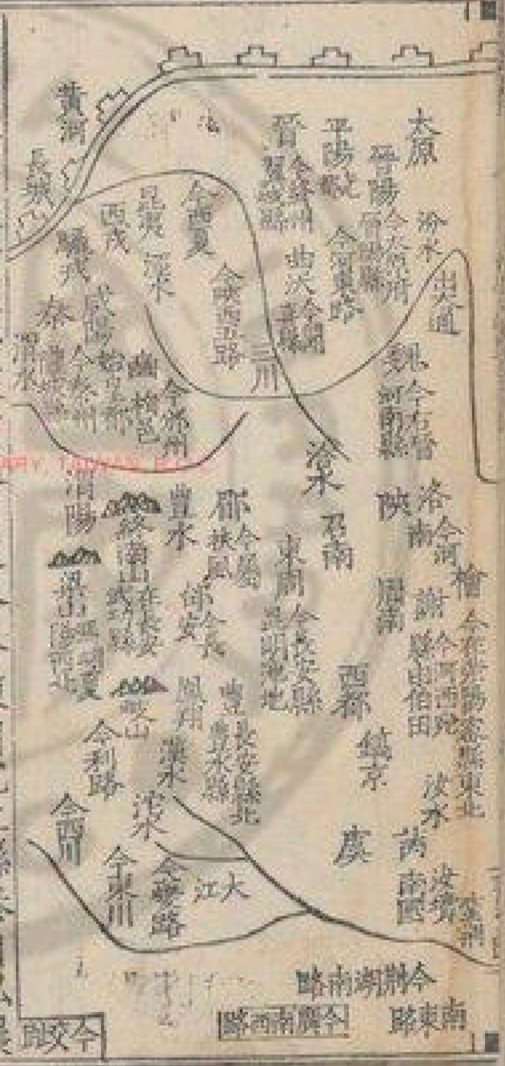
詩緝清濁音圖

趙府栞于居敬堂

十五國風地理圖

周南召南地在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皆周之舊土文王受命後以賜二公爲采地邶鄘衛河南地本殷舊都周分其畿內爲三國也王國東都洛陽今之河南西京鄭今河南新城皇參陽潁川之東高陽之地齊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晉冀州太行常山





之西太原大岳之野陳古豫州之界今陳州宛丘縣秦自弘農
故關而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西有
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北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南有
牂牁越巂及益州檜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溱洧間今滎陽
密縣東北曹兗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興仁府濟陰縣魯今
之兗州栒邑魯兗州仙源縣禹貢徐州大野宋羽之野

毛詩綱目

周南十一篇

第一卷

關雎 后妃之德	葛覃 后妃之本
卷耳 后妃之志	樛木 后妃逮下
螽斯 后妃子孫衆多	桃夭 后妃之所致
兔罝 后妃之化	芣苢 后妃之美
漢廣 德廣所及	汝墳 道化行
麟之趾 關雎之應	

召南十四篇

第二卷鵲巢 夫人之德　采蘩 夫人不失職

草蟲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　采蘋 大夫妻能循法度

甘棠 美召伯　行露 召伯聽訟

羔羊 鵲巢之功致　殷其靁 勸以義

摽有梅 男女及時　小星 惠及下

江有汜 美媵　野有死麕 惡無禮

何彼襛矣 美王姬　騶虞 鵲巢之應

自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邶國風 十九篇

第三卷柏舟 言仁而不遇　綠衣 衛莊姜傷已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　日月 衛莊姜傷已

終風 衛莊姜傷已　擊鼓 怨州吁

凱風 美孝子　雄雉 刺衛宣公

匏有苦葉 刺衛宣公

第四卷谷風 刺夫婦失道　式微 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

旄丘 責衛伯　簡兮 刺不用賢

泉水 衛女思歸　北門 刺仕不得志

北風 刺虐　靜女 刺時

新臺刺衛宣公　二子乘舟思伋壽

鄘國風十篇

第五卷柏舟共姜自誓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　桑中刺奔

鶉之奔奔刺衛宣公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

蝃蝀止奔　相鼠刺無禮

干旄美好善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

衛國風十篇

第六卷淇奧美武公之德　考槃刺莊公

碩人閔莊姜　氓刺宣王之時

竹竿衛女思歸　芄蘭刺惠公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宋　伯兮刺時言君子行役

有狐刺男女失時　木瓜美齊桓公

王國風十篇

第七卷黍離閔宗周　君子行役刺平王

君子陽陽閔周　揚之水刺平王

中谷有蓷閔周　兎爰閔周

葛藟王俗刺平王　采葛懼讒

大車 刺周大夫　丘中有麻 思賢人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第八卷 緇衣 美武公　叔于田 刺莊公
大叔于田 刺莊公　將仲子 刺莊公
清人 刺文公　羔裘 刺朝
遵大路 思君子　女曰雞鳴 刺不說德
有女同車 刺忽　山有扶蘇 刺忽
蘀兮 刺忽　狡童 刺忽
褰裳 思見正　丰 刺亂
東門之墠 刺亂　風雨 思君子
子衿 刺學校廢　揚之水 閔無臣
出其東門 閔亂　野有蔓草 思遇時
溱洧 刺荒

齊國風 十一篇

第九卷 雞鳴 思賢妃　還 刺荒
東方之日 刺衰　東方未明 刺無節
著 刺時　甫田 大夫刺襄公
盧令 刺荒　南山 刺襄公

載驅 刺齊人刺襄公　猗嗟 刺魯莊公

敝笱 刺文姜

魏國風 七篇

第十卷葛屨 刺褊

園有桃 刺時　汾沮洳 刺儉

十畝之間 刺時　陟岵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

伐檀 刺貪

碩鼠 刺重歛

唐國風 十二篇

十一卷蟋蟀 刺晉僖公　山有樞 刺晉昭公

揚之水 刺晉昭公　椒聊 刺晉昭公

綢繆 刺晉亂　杕杜 刺時

羔裘 刺時　鴇羽 刺時

無衣 美晉武公　有杕之杜 刺晉武公

葛生 刺晉獻公　采苓 刺晉獻公

秦國風 十篇

十二卷車鄰 美秦仲　駟驖 美襄公

小戎 美襄公　蒹葭 刺襄公

終南 戒襄公　黃鳥 哀三良

晨風 刺康公　無衣 刺用兵

渭陽 康公念母　權輿 刺康公

陳國風 十篇

十三卷宛丘 刺幽公　東門之枌 疾亂

衡門 誘僖公　東門之池 刺時

東門之楊 刺時　墓門 刺陳佗

防有鵲巢 憂讒賊　月出 刺好色

株林 刺靈公　澤陂 刺時

檜國風 四篇

十四卷羔裘 大夫以道去其君　素冠 刺不能三年

隰有萇楚 疾恣　匪風 思周道

曹國風 四篇

十五卷蜉蝣 刺奢　候人 刺近小人

鳲鳩 刺不壹　下泉 思治

豳國風 七篇

十六卷七月 周公陳王業　鴟鴞 周公救亂

東山 周公東征　破斧 美周公

伐柯 美周公　九罭 美周公

狼跋 美周公

小雅 八十篇

十七卷鹿鳴 燕群臣嘉賓　四牡 勞使臣之來

皇皇者華 君遣使臣　常棣 燕兄弟

伐木 燕朋友故舊　天保 下報上

采薇 遣戍役　出車 勞還率

杕杜 勞還役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

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　白華 孝子之絜白

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

十八卷南有嘉魚 樂與賢　南山有臺 樂得賢

由庚 萬物得由其道　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

由儀 萬物之生各得其宜　蓼蕭 澤及四海

湛露 天子燕諸侯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

菁菁者莪 樂育材　六月 宣王北伐

采芑 宣王南征　車攻 宣王復古

吉日 美宣王田

十九卷鴻鴈 美宣王　庭燎 美宣王

沔水 規宣王　鶴鳴 誨宣王

祈父 刺宣王　白駒 大夫刺宣王
黃鳥 刺宣王　我行其野 刺宣王
斯干 宣王考室　無羊 宣王考牧
二十卷節南山 家父刺幽王　正月 大夫刺幽王
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　雨無正 大夫刺幽王
二十一卷小旻 大夫刺幽王　小宛 大夫刺幽王
小弁 太子之傅刺幽王　巧言 刺幽王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　巷伯 寺人刺幽王
二十二卷谷風 刺幽王　蓼莪 刺幽王

大東 刺亂　四月 大夫刺幽王
北山 大夫刺幽王　無將大車 大夫悔將小人
小明 大夫悔仕於亂世　鼓鐘 刺幽王
楚茨 刺幽王　信南山 刺幽王
二十三卷甫田 刺幽王　大田 刺幽王
瞻彼洛矣 刺幽王　裳裳者華 刺幽王
桑扈 刺幽王　鴛鴦 刺幽王
頍弁 諸公刺幽王　車舝 大夫刺幽王
青蠅 大夫刺幽王　賓之初筵 衛武公刺時

二十四卷魚藻 刺幽王　采菽 刺幽王
角弓 父兄刺幽王　菀柳 刺幽王
都人士 刺衣服無常　采綠 刺怨曠
黍苗 刺幽王　隰桑 刺幽王
白華 周人刺幽王　緜蠻 微臣刺亂
瓠葉 大夫刺幽王　漸漸之石 下國刺幽王
苕之華 大夫閔時　何草不黃 下國刺幽王
大雅 三十一篇
二十五卷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　大明 文王有明德
緜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　棫樸 文王能官人
旱麓 受祖　皇矣 美周
二十六卷思齊 文王所以聖
靈臺 民始附　下武 繼文
文王有聲 繼伐
二十七卷生民 尊祖　行葦 忠厚
既醉 太平　鳧鷖 守成
假樂 嘉成王
二十八卷公劉 召康公戒成王　泂酌 召康公戒成王

卷阿 召康公戒成王　民勞 召穆公戒厲王
板 凡伯刺厲王　抑 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
二十九卷 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
桑柔 芮伯刺幽王　雲漢 仍叔美宣王
三十卷 崧高 尹吉甫美宣王　烝民 尹吉甫美宣王
韓奕 尹吉甫美宣王　江漢 尹吉甫美宣王
三十一卷 常武 召穆公美宣王　瞻卬 凡伯刺幽王大壞
召旻 凡伯刺幽王大壞
周頌一 三十一篇

三十二卷 清廟 祀文王　維天之命 太平告文王
維清 奏象舞　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天作 祀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　時邁 巡狩告祭柴望
執競 祀武王　思文 后稷配天
三十三卷 臣工 諸侯助祭遣於廟　噫嘻 春夏祈穀于上帝
振鷺 二王之后來助祭　豐年 秋冬報
有瞽 始作樂而合乎祖　潛 季冬獻魚春薦鮪
雝 禘大祖　載見 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有客 微子來見祖廟　武 奏大武

三十四卷 閔予小子 嗣王朝于廟　訪落 嗣王謀于廟

敬之 羣臣進戒嗣王　小毖 嗣王求助

載芟 春籍田祈社稷　良耜 秋報社稷

絲衣 繹賓尸　酌 告成大武

桓 講武類禡　賚 大封於廟

般 巡狩祀四岳河海

魯頌 四篇

三十五卷 駉 頌僖公　有駜 頌僖公君臣有道

泮水 頌僖公修泮宮　閟宮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商頌 五篇

三十六卷 那 祀成湯　烈祖 祀中宗

玄鳥 祀高宗　長發 大禘

殷武 祀高宗

右三百五篇 逸詩六篇

毛詩綱目 畢

詩緝卷之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周南　國風

鄭曰周南周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太王避狄難自豳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勸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屬之太師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采音菜○疏曰緜言太王遷於周原召是周內

詩緝卷之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周南　國風

譜曰周南召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太王避狄難自豳始遷焉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武王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勸民風俗得二公之德教尤純屬之太師分而國之謂之周南召南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采音菜○疏曰緜言太王遷於周原召是周內

之別名也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
本門召之名也○朱氏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
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
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是以諸侯采
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
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
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
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
觀省而垂監戒耳○又曰周國召南南方諸侯
之國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
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郎今興元府京西
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其言文王
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
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
公長諸侯故也鄠音戶○補傳曰國風終於美
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蓋傷
衰亂之極非周
召不能救也

關雎音疽○臣案曰雎七胥反以沮公切韻圖正之七字在第十八圖屬清字母齊字在
第三圖平聲第四等橫尋清字得疽字其上聲爲取去聲爲覻則平聲正音疽也雎疽祖苴皆
同音俗讀爲沮之平聲非也後皆類此**后妃之德也**李氏曰后妃大姒也○朱
氏曰大姒未嘗稱后此追稱之云耳此詩當時人所作以美大姒之德周公取以爲周南之首
篇以教天下後世以明凡爲后妃者其德皆當如是也故序者不曰美大姒之德而特言后妃
之德**風之始也**朱氏曰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教之所由始**所以風天**
下而正夫婦也疏曰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其皆正其夫婦焉**故用**
之鄉人焉疏曰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興賢能
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補傳曰近而用以化六鄉之人**用之**

邦國焉疏曰令諸侯以之教其臣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補傳曰推而用以化六服之國

右第一節論關雎之化

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也故又言此文王風化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皆主文王言之非專美后妃也治天下自齊家始善則天下陰蒙其福而人不知否則國家潛受其蠱而主不悟再考千載理亂之故常必由之詩首關雎淵乎哉釋文曰舊說云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大序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重所作今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小大之異○蘇氏曰大序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經籍志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董氏曰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風風也風並如字徐上如字下去聲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右第二節論名風之義

風有二義風之優柔以感動其善心教之諷勸以變化其氣習（朱氏曰如風之著物鼓舞變盪物無不化而不知為之者）

詩者志之所之也（疏曰之適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雖本亦作歎）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右第三節論詩出於人情之真

此更端之說詩也詩者志之所適特蘊藏在心則為志發見於言則為詩耳名二而實一也蓋詩由所感而作不能自已出於人情之眞而非僞也舉手而舞動足而蹈身為心使不自覺也虛一而靜者心也言心之所主則謂之志言心之感於物而有喜怒哀樂之殊則謂之情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疏曰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為樂審聲以知音審）

音以知樂對文則別散則通此音備治世之音安以樂音洛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音四其民困

右第四節論聲音與政通

音由人心生也心有感而聲自形聲相應而音自備所感不同政使然也黃氏曰凡此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而不達其聲音則大田楚茨之詩不言周政之衰而言先王之盛亦可謂治世之音乎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䟽曰鬼神與天地相對則唯謂人鬼耳眞近於詩

右第五節論詩貫幽明

詩出於情之眞其感也深故正人事之得失使人捨非而從是與夫動天地感鬼神無有近於詩者吾心有此理在人在天地在鬼神亦同此理以此理之同者止之動之感之何遠之有正

得失通上下言之朱氏曰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陰陽之氣而致災召祥蓋出於自然先王以是經夫婦朱氏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䟽曰經常也成孝敬朱氏曰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

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右第六節論先王用詩以化天下
詩首二南故先言經夫婦夫婦之道貫乎有
常以詩經之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敬秉彝
之心欲其勿虧以詩成之三綱正則人倫厚
故教化美而風俗移詩教皆爲人倫設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去聲五曰雅六曰頌
右第七節論六義

詩之名三曰風雅頌此以風雅頌偕賦比興
言之謂三百篇之中有此六義非指詩名之
風雅頌也○孔氏謂風雅頌皆以賦比興爲
之非也大序之六義卽周官之六詩如孔氏
說是風雅頌三詩之中有賦比興之三義耳
何名六義六詩哉凡風動之者皆風也正言
之者皆雅也稱美之者皆頌也故得與敷陳
之賦直比之比感物之興並而爲六也呂氏
言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

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其說是也若謂二詩之中止有三義則比興之外餘皆爲賦然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於此六義爲雅不當謂之賦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於六義爲頌亦不當謂之賦程子曰國風二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風者謡風動之也賦者謂鋪陳其事也比者直比之興者因物而起雅者正言之頌者稱美之六義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張子曰一詩之中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亦然○補傳曰風雅頌者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大者而名之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音諷主文而譎諫譎音決○臣黎曰譎詭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右第八節論風之正變

上之人用此以風化其下謂正風也下之人用此以諷刺其上謂變風也主文者謂主於文辭成章可歌使人玩其辭而樂之蓋詩主文而春秋主事也既使人玩其辭而樂之因以寓其諷諫或託物或陳古言在於此意寓於彼詭辭以諫而不斥言其失言之者所以

無罪聞之者亦足自戒上之化下下之諷上皆有優游巽入之義故正風變風皆名為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疏曰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國史明乎得失之迹（疏曰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曹氏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說者云志記也國史既掌邦國四方之國籍則舊章民風無不通習詩采得之後屬之國史故楚左史倚相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則右尹子革非之○招音韶）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疏曰吟詠己之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以風其上（風音諷）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右第九節論變風變雅之所以作

王道以禮義為大端而政教之所自出也自文武成康之道衰禮義既廢政教遂失王政不行不能一道德而同風俗於是變風變雅始作矣古者有采詩之官其巡守也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采得之後屬之國史國史明得失之迹謂知詩人所言之意也知其意在於哀傷人倫刑政之失發於情性而吟詠之

以風刺其上蓋通達古今之變而思其先王之舊也此皆詩人之意唯國史能明之故題其事迹於篇端也程子曰國史知得失之迹載其事入篇端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已其下乃說詩者之辭而後人所附或有失詩之意者或謂國史自作詩亦或有如此者不必盡是自作要之詩皆國史主之也○朱氏曰舊說正風正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辭變風變雅皆康昭以後所作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臣叅曰懿王風始變厲王雅始變今無康昭變詩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朱氏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性則天命之在我者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右第十節又獨論變風

此申說吟詠情性之意變風發乎喜怒哀樂之情以風刺其上出於性也言性動而之情也其言止乎禮義而不失其性之德則由於先王教化之澤淪浹於人心者未泯也夫人之怨怒哀思易爲血氣所亂往往流於情之過而失其情之正非教化入人者深何以能止於禮義邪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朱氏曰形者體而象之之謂）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與也

右第十一節論風雅之別

諸侯之詩爲風天子之詩爲雅風言國俗所漸各不同也雅言天子所以齊正萬方使歸於一也正之之道有得失故廢與異焉（補傳曰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永嘉陳氏曰風詩由下以觀上多作於小夫賤隸皆因民俗厚薄推本於一人之善惡雅詩由上以知下多作於公卿大臣皆以朝政得失備陳而達之四方之理亂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右第十二節論大小雅之別

以政之小大爲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李氏以爲大序者經師次輯其所傳授之辭不能無附益之失其說是也然二雅之別先儒亦皆未有至當之說竊謂雅之小大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

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古正大氣象開闊不唯與國風敻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其文約其辭微世以風騷並

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其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會得小雅與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則昭昭矣臣考菁莪就材棫樸官人所言之事同也然菁莪之詩惟反覆吟詠於菁菁之莪是有風體而不純乎雅故爲小雅卒棫樸之詩言左右奉璋髦士攸宜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皆正言其國其辭皆氣象與音義大有間矣
故爲大雅此大雅小雅正經之別其餘皆可
類推也以變雅言之六月采芑常武江漢皆
述宣王征伐之事而六月采芑其體與采薇
出車杕杜不甚相遠此之江漢言江漢浮浮
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常武言赫赫明
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氣象小大
自是不同季札聽樂至歌小雅曰怨而不言
至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此善言二雅之氣
象者也至以大雅爲曲而有直體却正說者
小雅兼有風體故曲而有直體若大雅
之體安有所謂曲杜預知其說之不通乃曰
此論其聲蓋謂非論其體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疏曰謂形狀容貌也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告音梏○臣黎曰鬼神之理隱而顯故曰神明

右第十三節論頌

盛德先王先公之德也成功先王先公所以創業垂統而授之子孫者也今也德積而至於配天功積而至於太平作頌者美盛德之形狀歌其成功偏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此解周頌也詩三百篇皆周詩也魯商頌附焉耳 疏曰商魯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是謂四始李氏曰關雎者風之始也鹿鳴者小雅之始也文王者大雅之始也清廟者頌之始也詩之至也曹氏曰四者皆始於文王故謂之四始以其德之不可以復加矣孔子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右第十四節論四始

詩之至也猶曰易其至矣乎贊美不盡之意

文王之德雖甚盛蔑加矣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朱氏曰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王者之風陳氏曰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為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曹氏曰周即采賜之周原太王之舊都也南言化自北而南也疏曰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朱氏解見周南之下

鵲巢騶虞之德朱氏曰言德者蒙化以成德也諸侯之風也陳氏曰岐西之地為召公專主諸侯之國故為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朱氏曰先王文王也故繫之召公召音邵○曹氏曰召即雍縣之召亭○李氏曰周召之分陝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謂之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為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分陝以東如江漢汝墳即陝之東也分陝以西如江沱即陝之西也○疏曰雖實是風不得謂之為雅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詩不

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以繫之二公周南召南備傳曰文王分岐以爲二公采邑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爲左右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右第十五篇論二南分繫

詩經首二南見夫婦之倫焉見王道之端焉二南繫周召見君臣之倫焉見文王心術之微盛德之至焉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樂音洛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窈音杳窕迢之上聲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右第十六節論關雎之義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過於樂則淫過於哀則傷后妃求嬪妾之賢而未得則憂而至於輾轉反側哀而不傷也既得之則樂之以琴瑟鍾鼓樂而不淫也此序樂得淑女以下經師因孔子之言而增益之耳所謂不淫其色哀窈窕皆非詩之旨也

關關雎鳩曰關關聲也雎鳩鶚也卽郯子所謂雎鳩司馬氏也左傳雎作鴡見昭十七年○釋鳥曰鵙鳩王鵙○傳曰鳥摯而有別摯音至亦作鷙○郭璞曰鵰類今江東呼之爲

鶚好在江渚食魚○陸機曰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鷲音就○山陰陸氏曰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雎鳩不再匹徐鉉草木蟲魚圖書云雎鳥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蓋鷙性好跱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鶚立義取諸此俗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鷙而有別傳云鷙鳥不雙是也○杜預注左傳曰鷙而有別為司馬主法制○蘇氏曰鳥之鷙者不淫○歐陽氏曰此詩不取其鷙取其別也

在河之洲朱氏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釋水曰水中可居者曰洲

窈窕淑女傳曰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閒音閑○朱氏曰淑女指大姒也

君子好逑好毛如字鄭去聲逑音求○朱氏曰君子指文王○傳曰逑匹也

興也凡言興也者皆兼比興之不兼比者特表之○詩記曰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為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為比則失之穿鑿矣毛氏特言興也為其理隱故也今從毛氏例書興以別之

鶚鳥性不再匹立則異處是有別而不淫也又性好跱每立更不移處有幽閒正靜之象焉故以興后妃也雎鳩有關關然之聲在河中之洲遠人之處興后妃德音聞於外而身居深宮之中也大姒有徽音故以關關興之此窈窕幽閒之善女足以為君子之良匹也言大姒之賢而文王

齊家之道可見矣○車舝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亦曰德音來括白華刺褒姒以爲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蓋宮庭雖與而善惡流傳於外皆不可掩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猶鶴鳴九皐聲聞于野之意也○爾雅家祖郭郭以雎鳩爲鶚又云鵰類是雎鳩卽鶚也釋文於鵰曰鶚屬於鶚曰鵰屬鶚屬卽是鵰鵰屬卽是鶚無別鶚也鵰鶚皆搏擊之鳥故曰鷙或見經有河洲之言遂以爲疑山陰陸氏云今大

鵰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鳥有沸波是也以此言之不可謂鷙鳥不近河洲也○郯子五鳩備見詩經雎鳩氏司馬此詩是也祝鳩氏司徒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揚是也鶻鳩氏司事（鶻音骨又如字）鷽鳩也（非班鳩鷽音學）小宛之鳴鳩與氓詩食桑葚之鳩是也歐陽氏以居鵲巢之鳩非鳲鳩則又在五鳩之外

也

參差荇菜參初金反差音雌荇音杏亦作莕行之上滿解見條例○傳曰后妃共荇菜以事宗廟共音恭○疏曰參差然不齊也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或殷禮也○釋草曰荇接余○郭璞曰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陸璣曰莖白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鬻音煮○臣參曰參差則不齊凡菜皆不齊何獨荇也今滄州人稱荇爲莕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詩人之辭不苟矣左右流之疏曰左右嬪妾也○朱曰后妃共荇菜必有助之者○臣參曰流流水也流之謂於流水以潔之也水流則清故潔之必於流水釋言以流爲求今不用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傳曰

寤覺也寐寢也覺音教○朱氏曰服猶懷也○臣參曰猶人言佩服不忘之義悠哉悠哉王氏曰悠悠者思之長也輾轉反側輾音展○戚曰卧以不周曰輾○疏曰輾轉俱是迴動義獨以輾爲不周者辨其難明反側則而不正也賦也唯二南卒章比以見例餘無疑者不書后妃共組豆以事宗廟言參差不齊之荇菜必得左右嬪妾於流水潔之以爲菹[illegible]故此幽閒之后妃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惟欲求左右之賢也嬪妾不必親潔荇託言求內政之助以見其不妬忌也方其未得則寤寐思懷之此其所思悠長故

終夜不寐其身輾轉而不安反側而不正也
○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備掃除十有一
年矣私捐衣食求美人而進於王妾所進九
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豈
不欲擅愛專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樊姬之
求美人即太姒左右之意說者多謂詩人
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如車舝之意非也車舝
惡褒姒故思得賢女以代之太姒已爲文王
妃何待詩人思得之乎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首傳曰采取也）窈窕淑女琴瑟
友之（釋樂釋曰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又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臣樂曰友之親之如朋友也）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音帽○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臣樂曰芼之謂爲羹也內則云芼羹注云菜也疏云用菜雜肉爲羹又昏義芼之以蘋藻毛以芼爲擇今不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樂音洛○臣樂曰金旁從童之鐘樂器也金旁從重之鍾酒器也聚也古字鍾通作鍾監本毛詩皆作鍾）
求而得之則以琴瑟親友之以鐘鼓歡樂之

亦謂不妒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

葛覃后妃之本也補傳曰王業之本在稼穡后妃之本在女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澣音緩濯[illegible]反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本者務本也國史所題此一語而已其下則說詩者之辭如云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非詩意也詩說曰謂師以爲在父母家時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

葛之覃兮傳曰葛所以爲絺綌女工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于中谷施音異○傳曰施移也中谷谷中也○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倒其言者古語皆然維葉萋萋傳曰萋萋茂盛貌黃鳥于飛曰黃鳥黃鸝也○傳曰摶黍也摶音圜○釋鳥曰皇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陸璣云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常以甚熟時來在桑間關西謂之黃鸝黃郭云其色黧黑而黃因名之集于灌木傳曰灌木叢木也○釋木曰木族生爲灌其鳴喈喈喈音皆○傳曰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興之不兼比者也述后妃之意若曰葛生覃延而施移於谷中其葉萋萋然茂盛當是之時有黃鳥飛集於叢生之木聞其鳴聲之和喈喈然我女工之事將興矣黃鳥飛鳴乃春葛初生之時未可刈也而已動女工之思見念念不忘也先時感事乃齒民艱難之俗今以后妃之貴而志念如此豈復有一毫貴驕之習邪味詩人言外之意可以見文王齊家之道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朱氏曰莫莫茂密也○張氏曰秋時也是刈是濩刈音乂濩音鑊○釋文曰韓詩云刈取也○臣黎曰刈從小刀也謂斬而取之○傳曰濩煑之也爲絺爲綌絺音笞綌音隙○傳曰精曰絺麤曰綌服之無斁音亦○傳曰斁厭也

又述后妃之意若曰至葛葉莫莫然茂密之時我則刈取之濩煑之又緝績以爲絺綌而服之無有厭斁之心躬親其事知女工勤勞故服之無厭心也○婦人驕侈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

爲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之德性後世妃后以驕奢禍其俗者皆一厭心爲之也詩人辭簡而旨深矣補傳曰后妃之善莫先於不妬忌其次則能節儉也

言告師氏○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云言歸于好○傳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疏曰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侯反纚題之上聲山買反笄音雞綃音消 言告言歸 張子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 薄汗我私 汗音烏○朱苕傳曰薄辭也○傳曰汗煩也私燕服也○箋曰煩撋之用功深撋而緣反○釋文曰煩撋猶挼莎也○臣槃曰治汗曰汗猶治亂曰亂也 薄澣我衣 箋曰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褘音揮褖音彖○疏曰澣其用功淺也 害澣害否 害音曷否音缶○傳曰害何也 歸寧父母

此章乃說后妃將歸寧之事后妃若曰我告于師氏其告之者爲歸寧也於是汗煩其褻服澣濯其禮服又有不澣者問其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而問安於父母也舉動必告於師氏澣衣猶爲之斟酌觀此氣象其賢可見矣朱氏曰此詩見后妃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 卷音捲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詖音秘 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言后妃之志者謂因備酒漿念及臣下之勤勞耳後序以詩之周行爲列位遂支離其說非詩之旨也求賢審官婦人何預果若序言開后妃與政之漸矣朝夕思念至于憂勤於義爲衍

采采卷耳 古傳曰采取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據本草即今蒼耳今人藥中多用之○釋草曰卷耳苓耳○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形似鼠耳叢生似盤枲西之上○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之耳璫草 不盈頃筐 頃音傾○韓詩曰頃筐欹筐也○錢氏曰筐之小而偏者○荀子曰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 嗟我懷人 巨衆曰懷矜念也 寘彼周行 今從毛鹿鳴音如字舊音航○傳曰寘置也○呂氏曰周行周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也○詩記曰毛氏以爲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興之不兼比者也此言使臣在途歸必勞之

后妃主酒漿之事豫采卷耳以爲麴蘖故因見采卷耳者而念使臣之勞謂卷耳易得之草頃筐易盈之器今采卷耳者非難且勞之事也采之又采尚不盈頃筐嗟乎我衿念使臣今在道路其跋踄之勞當如何耶張子詩云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罍欲解痡瘏恨采耳元因備酒漿〇經有三周行卷耳鹿鳴大東也鄭皆以爲周之列位唯卷耳可通鹿鳴示我周行彼示爲寘自不安矣大東行彼周行又爲發歎異參列位其義尤迂毛以卷耳爲列位鹿鳴爲至道大東無傳今取毛鹿鳴音義皆爲道也但卷耳大東爲道路鹿鳴爲道義

陟彼崔嵬音摧桅〇傳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〇釋山曰石戴土謂之崔嵬〇疏曰傳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下解砠同我馬虺隤虺音灰隤徒回反〇傳曰虺隤病也我姑酌彼金罍音雷〇傳曰姑且也〇釋文曰罍酒罇也容一斛〇疏曰人君以黃金飾尊刻爲雲雷之象言刻則用木矣維以不永懷今曰懷卽上文懷人之懷

后妃念使臣升崔嵬之山其馬亦虺隤而病

矣馬勞且病人勞可知永懷謂念之不忘也使臣他日竣事而歸我酌酒以勞之乃可以釋我此念今方在途則我矜念之而不忘也后妃不親酌酒以主酒漿故以我言之周南著文王之化后妃居深宮之中而能念及臣下之勞者由其君子能體羣臣故夫婦之志同也解頤新語曰周官酒人之奚爲世婦役有女酒女奚則知周家酒漿之用亦內治所當祭也法奚令之侍使宦鄉

陟彼高岡傳曰山脊曰岡我馬玄黃傳曰玄馬病則黃我姑酌

彼兕觥光兕詞之上罍一觥音肱○傳曰兕觥角爵角也○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以兕角爲觥古者宴饗之禮必有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饗有兕觥也昭元年鄭人享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故知宴有兕觥也○朱氏曰兕野牛也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不必專爲罰爵也維以不永傷臣祭曰傷亦傷也

陟彼砠矣砠音疽與岨同○傳曰山石戴土曰砠○釋山曰土戴石爲砠我馬瘏矣瘏音塗○傳曰瘏病也我僕痡矣痡音敷又鋪之平○傳曰痡亦病也云何吁矣

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長歎而已念其勞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樛音鳩后妃逮下也疏曰言以恩意接及其下衆妾使俱進御於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嫉音疾妬都之去

讀此詩想見文王宮庭之雝穆矣

南有樛木傳曰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箋曰南土謂荊揚之域○疏曰揚州厥木惟喬○臣棨曰左傳聲子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見南方木美葛藟纍之藟音壘纍音纍○釋文曰藟似葛纍纍纏繞也樂只君子樂只音洛止○臣棨曰只語已辭也如仲氏任只母也天只楚詞曰日昭止是也樂只君子蓋曰樂哉君子也福履綏之臣棨曰福履考祥之復○傳曰綏安也

興也南土木美葛藟亦茂故以南言之木之喬竦者物不得附託而俱升南土有下曲之木故其下葛也藟也皆得纍而纏繞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無妬忌之心則衆妾得以攀附而上進后妃如此樂哉其夫君子可謂福履安之矣動罔不吉謂之福履詩記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歎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傳曰荒奄也○呂氏曰荒覆也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嚴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縈烏營反○傳曰縈旋也○錢氏曰逆也樂只
君子福履成之傳曰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螽音終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
則子孫衆多也
螽斯次樛木義相成也後序謂若螽斯不妬
忌非也螽斯微蟲何由知其不妬忌乎
螽斯羽曰螽斯蝗也蠜也斯語助也即阜螽也非七月所謂斯螽也蠜音煩詵詵
兮詵音莘○傳曰詵詵衆多也宜爾子孫振振兮振音眞○杜氏左傳
注曰振振盛也○呂氏曰振振有二訓盛也信厚也詩言振振者三此詩當如均服振振之訓
爲盛麟趾殷靁當爲信厚
比也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卽羣飛因飛而見
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也歸其自
於后妃曰宜乎爾后妃之子孫振振然而盛
也此詩之意全在宜爾二字風人意在言外
見后妃子孫衆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
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
而致此也○今考爾雅云阜螽蠜李氏陸璣

許氏蔡邕之說阜螽即蝗也螽也螣也（螣音特）同是一物爾雅又云蜤螽蜙蝑（蜤音斯　蜙蝑音嵩須）此別是一物蝗之類也螽斯即阜螽非蜤螽也毛氏誤以此螽斯為蜙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為一物錢氏云阜螽羣飛齊一故以為此斯語助猶為斯鹿斯也言羽見其飛也春秋書螽即蝗也蘇氏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氏云一生九十九子今俗言蝗一生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

螽斯羽薨薨兮（薨音轟○朱氏曰薨薨羣飛聲）宜爾子孫繩繩兮（蘇氏解曰繩繩不絕也○呂家曰如繩之牽連不絕）

螽斯羽揖揖兮（揖子立反又音戢○傳曰揖揖會聚也○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歛羽揖揖然而聚）宜爾子孫蟄蟄兮（蟄尺十反徐直反○傳曰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夭音腰）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疏曰摽有梅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而行之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

十女未二十女自十五至十九男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鄭以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臣棨曰昏姻之時當從毛氏解見東門之楊此序男女以正止謂以禮嫁娶昏姻以時謂及盛年耳國無鰥民也鰥音關

經但言男女以正昏姻以時而序者推原於后妃之不妬忌若知風之自矣廣漢張氏曰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傳曰夭夭其少壯也○臣棨曰棘心夭夭與甚者嫩草惟夭者少長之意物少則長而未已灼灼其華曹氏曰灼灼鮮明貌○臣棨曰毛以為華之盛謂盛故鮮明非訓灼灼字為盛也之子于歸傳曰之子嫁子也于往也○釋文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

興也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言桃之少壯故其華鮮明木少壯則其華盛譬婦人盛年則容色麗也此行嫁之子往歸于夫家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其宜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音焚○傳曰蕡實貌○李氏曰桃之少壯則結實

必大其葉亦蓁蓁然盛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雖有葉不復蓁蓁矣此言婦人得盛時而嫁也○呂祭曰蕡大也遺爲大防蟦鼓爲大鼓有頒其首用宏茲賁皆訓爲大凡蕡同音之字皆爲大義則蕡亦桃實之大貌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 音榛○傳曰蓁蓁至盛貌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言其能協和而使無閒言也閨門雍穆風俗淳美豈非后妃之化歟 詩記曰賦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 音嗟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好去聲

詩人因見兔罝之人處賤事而能敬便知其材之可用序者因詩人美兔罝之賢便知當時多好德之賢又便知其爲關雎之化非知類通達者未可與言詩也能敬卽是好德 廣漢張氏曰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罝之人亦與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效特在於脩身以齊家而已

肅肅兔罝傳曰肅肅敬也兔罝兔罟也罟者罟網也椓之丁丁椓音卓丁
陟耕反音近爭。傳曰丁丁椓杙聲也杙音弋橜也橜音厥。疏曰此丁丁連椓之。今曰伐
木丁丁爲聲之相應此丁丁亦爲連椓也赳赳武夫赳音九。傳曰赳赳武貌公
侯干城干如字舊音扞。朱氏曰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
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耳。錢氏曰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
孫炎曰干楯所以自蔽扞也。楯食允反。疏曰扞蔽如盾爲守如城然
賦也詩人偶見有肅肅然恭敬者乃作罝捕
兔之人椓伐杙橜其連椓之聲丁丁然爲賤
事而能敬可以知其賢矣遂美此兔罝之人

赳赳然甚武可爲公侯之干與城言勇而忠
也李氏曰昔冀缺耕於野夫婦相敬如賓胥臣薦之於文公茅容避雨危坐郭林宗見而
異之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施如字逵音葵。傳曰逵九逵之道赳赳武
夫公侯好仇好如字鄭去聲。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錢氏曰仇與逑通。臣
纍曰公侯好仇與君子好逑句法同善匹猶率由羣匹之匹
此赳赳之夫可爲公侯之善匹言勇而良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傳曰中林林中赳赳武夫公侯腹
心

中逵人所見之地肅肅可也以中林無人之地猶且恭敬則其賢可知也此赳赳之夫可爲公侯之腹心謂機密之事可與之謀慮言勇而智也詩記曰其辭浸重亦歎美無已之意爾

兔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音浮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樂音洛○楊氏曰后妃無嫉妒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

天下和平爲后妃之美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矣

采采芣苢傳曰采取也○朱氏卷耳解曰采采非一采也○釋草曰芣苢馬舃馬舃車前○郭璞曰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曰其子治婦人難產○山陰陸氏曰神仙服食法云今人有子亦謂之陵舃列子云生於陵屯則爲陵舃也阜也薄言采之程子曰薄言發語辭○臣纂曰薄言震之薄言追之薄言采芑凡薄言二字皆辭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芣苢宜懷姙故婦人有子則采之采采非一采矣而又采之喜樂之深也有言采而得之爲已所有也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辭讀

之自見喜意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掇端之入○傳曰掇拾也○采采芣苢薄

言捋之捋鑾之入○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而聚之於地既爲巳有於是就地掇拾之

既掇拾之則捋取其子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袺音結○傳曰袺執衽也○李巡曰衽若裳之下也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襭音頡○傳曰扱衽曰襭扱音插

既捋取其子則以衣貯之而執其衽謂之袺

既執其衽及扱其衽於帶中謂之襭自采至

襭言之序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

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道謂脩身齊家之道也男子見游女自無犯

禮之思後序言求而不可得非也

南有喬木南解見樛木○傳曰喬上竦也不可休息漢有游女李氏曰漢水出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又漢入江解見江漢○曹氏曰漢上

之游女非深居於重闈之中者不可求思傳曰思語辭也○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

木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釋水曰潛行爲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永矣朱氏曰江水出岷山東軍不可方思釋言曰方泭音孚亦作桴○孫炎曰方木中爲筏論語注云編竹木曰筏小曰桴○今曰江水尤深潤於漢故漢上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

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閤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泭而方之見其正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人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

翹翹錯薪翹音喬○錢氏曰翹翹高竦貌○傳曰錯雜也言刈其楚疏曰楚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爲荊王風鄭風皆云不流束楚是也楚在雜薪中尤翹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音末○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說文曰秣食馬穀也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也喻衆女之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或謂秣馬如所謂雖爲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敢請子瑯巳有狎暱之想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郭璞曰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曰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釋草曰購蔏蔞購音構蔏音商○舍人曰購一名蔏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曰五尺以上曰駒釋文曰馬二歲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音汾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文王三分有二不替事殷之小心故當時化之雖汝墳婦人亦勉其夫以從王事此文王

道化之盛也

遵彼汝墳傳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李氏曰汝水出汝州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入淮周南之水也○釋丘曰墳大防○疏曰謂崖岸狀如墳墓伐其條枚傳曰枝曰條幹曰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音溺調音周○傳曰惄飢意也調朝也○幾曰惄思也

賦也君子從役於外其妻爲樵薪之事遵循汝水之墳岸伐其枝條枚幹念其君子之未見惄然如朝饑之切也親伐薪則庶人之妻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音異○傳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程子曰伐肄見踰年矣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前伐其條枚今生肄而復伐之見行役之久也他日已見君子庶幾不遠棄我也

魴魚赬尾魴音房赬音稱○曰魴編也編音鞭解見陳衡門○傳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張子曰謂水淺魚揺尾多則血流注尾赤故尾赤也○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魴尾赤則勞甚矣王室如燬燬音毀○曰王室商室也○傳曰燬火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呂氏曰婦人指其夫之父母從戚疏義也或以爲指文王令不從○傳曰孔甚也邇近也

魴尾本白以勞故赤婦人喻其君子勞苦而容瘁由王室之事其急如火不可緩也是時商王尚存西伯之事皆幹蠱王室也婦人從而勉其君子曰王室之事雖急如火不得少休然父母相去不遠不必念家而怠王事也

魴魚頳尾閔之也父母孔邇勉以正也子于役而念父母情之至切其妻乃復權恩義之輕重欲其國爾忘家可謂正矣○舊說以如燬喻紂之酷以父母喻文王之仁刻畫如此固非以服事殷者所敢安而亦烏在其爲勉以正也韓詩以爲思親列女傳以爲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近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句如麟趾之時也

應效應也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公子生長富貴未嘗憂懼況當殷末俗流世敗之時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信厚豈非關雎風化之

效歟公子猶信厚則他人可知程子曰麟趾不成辭言之時誤矣

麟之趾麟者仁獸也瑞獸也○陸璣曰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經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乃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之麟也故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射麋腳麟謂此麟也注腳謂持其腳也○曹氏曰說文云麒仁獸也麐牝麒也麟大牝鹿也則字當作麐音同○傳曰趾足也振振公子振音貞○傳曰振振信厚也○振振有考見叅斷

于嗟麟兮于音吁○臣繫曰于古注無音今考韻于字通作吁注云詩于嗟用此知當音吁也

興也有足者宜踶音第蹋者莊子云馬相怒則分背相踶唯麟之足可以踶而不踶是其仁也今振振然信厚之公子有貴勢而不恃遂歎美此公子即麟也此詩之辭寂寥簡短三歎而有餘音也

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為鳳兮也

麟之定丁之去○傳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振振公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于嗟麟兮

有額者宜抵唯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也公室子孫其傳彌遠而信厚不替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許同公族公同祖也于嗟麟兮

有角者宜觸唯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朱氏曰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其詞雖止於后妃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詩緝卷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詩緝卷之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召南　國風

說已見周南 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朱氏曰今雍縣析爲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或謂召南諸侯之風爲太王王季之化故曰先王之所以教然摽梅野麕騶虞序皆言被文王之化當從朱氏以爲文王也

鵲巢夫人之德也 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

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爲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爲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曰夫人之德而已

國君積行累功聲行去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疏曰起自父母之家德如鳲鳩歐陽氏曰非鳲鳩乃可以配焉

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維鵲有巢陸氏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疏曰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山陰陸氏曰鵲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故一曰乾鵲淮南子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太一蓋鵲巢開戶嚮太一而背歲故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鳩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不危也俗謂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

維鳩居之曰鳩拙鳥也直謂之鳩者也舊說以爲鳲鳩秸鞠布穀戴勝非也秸鞠音受菊鳲鳩別解見曹風鳲鳩○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脊間或於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

之子于歸朱氏曰之子指夫人○歸解見桃夭

百兩御之兩音亮御音迓○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御夫家迎之也

興也鵲巢冬架春成用力勞矣而鳩乃居之譬國君之致爵位非一日之故其積累難矣而是子之嫁乃以車百兩迎之安然來居夫人之位風人意在言外凡言人之賢但稱其服飾之美此言夫人之德亦但稱其坐享成業是其有德以稱之自見於言外矣非文王齊家之化何以致此詩記曰夫人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將無以堪之也○朱氏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解頤新語曰方之以為其所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曰將送也○疏曰父母家人送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曰盈滿也○嚴曰言衆媵姪娣之多也○疏曰公羊傳云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補傳曰味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朱氏曰成謂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音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禩則不失職也

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禩言可以者謂有夫人

之德也左氏傳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所謂可者不在物而在人也

于以采蘩 傳曰于於也○釋草曰蘩皤蒿皤音婆○孫炎曰白蒿也○陸璣曰春始生可鬻香美又可蒸又秋名曰蒿蔚又同○山陰陸氏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白蒿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眾蒿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為菹七月采蘩祁祁所以生蠶也○箋曰以豆薦蘩菹○箋曰祭統云夫人薦豆

于沼于沚 音止○傳曰沼池也○釋水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渚者同○○疏曰蘩非水菜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曹氏曰采之必於沼沚山澗就以潔之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傳曰事祭事也○長樂劉氏曰尊祭禩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賦也言於何處采蘩乎或沼池或沚渚於其旁而采之也於何處用之乎於諸侯祭禩之事而用之也此言夫人之職而可以奉宗廟之意自見矣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 傳曰山夾水曰澗○疏曰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采之非水中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傳曰宮廟也○曹氏曰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明年刻桓宮桷注云宮廟也

被之僮僮音同。○曰被首飾也即天官追師副編次之次也副編次解見鄘君子偕老追音堆編音匾又如字○疏曰剔賤者或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紒音計髲音避鬄音第亦作髢○箋曰天官內司服后六服褘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爲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爲祭服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褖衣進御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被即次也大人祭襌不應服大夫妻以爲此在商時數與周禮異褘音暉揄音搖鞠音菊展音戰禮記作襢褖音彖周禮翟音狄○傳曰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步搖移而服不動之貌夙夜在公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被之祁祁傳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薄言還歸還音旋○箋曰還如字者復也音旋者復返也故還歸皆當音旋字亦作旋釋文於鄘泉水還車言邁云此字例音旋更不重出

夫人服首飾之被僮僮然竦敬夙夜在公所而助祭及祭畢則又服其被祁祁然舒遲而旋歸有餘敬也此形容夫人孝敬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見矣朱氏曰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陶音搖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自后妃及夫人自夫人及大夫妻皆文王齊家之化也

喓喓草蟲喓音腰○傳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釋蟲曰草蟲負蠜蠜音煩○陸璣曰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山陰陸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趯趯阜螽趯音剔螽音終○傳曰趯趯躍也○曰阜螽者蝗也蠜也卽螽斯也解見螽斯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傳曰忡忡猶衝衝也○案曰擊鼓憂心有忡既引出車憂心忡忡爲憂之意亦既見止傳曰止辭也亦既覯止覯溝之去○傳曰覯遇也我心則降戶江反○傳曰降下也

興也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聞草蟲喓喓然而鳴見阜螽趯趯然躍而從之感物類之相從而思其君子故言今未見君子則我憂心忡忡然他日亦既見矣亦既遇矣我心方降下而息其念慮也觸物感時而謹身以待其歸所謂以禮自防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音厥○釋草曰蕨鼈鼈音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陸璣曰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綴○朱氏曰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言有升南山而采蕨者矣感節物之新而思
其君子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音微○陸璣曰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也○山陰陸氏曰禮芼豕以薇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項氏曰薇今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為元修菜是也豌音剜〕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
止我心則夷〔傳曰夷平也○槊曰風雨傳云悅也人有悅則心平夷其意一也邪須所謂夷悅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音頻〕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
承先祖共祭祀矣〔共音恭〕
采蘋采蘩之推也王氏謂所薦之物所采之
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所謂
能循法度此循未盡詩之意蓋法度者儀物
也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為美
乎
于以采蘋〔傳曰蘋大萍也萍本又作萍一本作萍音平○釋草曰萍其大者蘋○項氏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

也

南澗之濵音賓○傳曰濵厓也**于以采藻**音早○曰藻水菜也○傳曰聚藻也○疏曰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聚藻○陸璣曰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似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似蓬蒿謂之聚藻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此二藻皆可食熟煮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佳美荆揚人饑荒可以充食○山陰陸氏曰藻水草之有文者其字從澡自絜如澡也書云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山節藻梲蓋藻非特取其文亦以禦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橑療老二音○今曰毛鄭引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藻言蘋藻不特可以爲豆菹亦可以芼羹也**于彼行潦**音老○傳曰行流也○說文曰潦雨水也

于以盛之盛音成**維筐及筥**音舉○傳曰方曰筐圓曰筥○曹氏曰筐筥皆竹器也**于以湘之**傳曰湘烹也○今曰韓退之盤谷歌云盤谷之泉可濯可湘用此湘字**維錡及釜**錡音蟻釜音輔○傳曰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于以奠之**傳曰奠置也**宗室牖下**傳曰宗室謂大宗之廟也○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曹氏曰正祭設於奧**誰其尸之**傳曰尸主也**有齊季女**齊音齋○傳曰齊敬也季少也○朱氏曰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賦也此詩三章當通作一意看言大夫之祭

其宗廟也采蘋於南澗之濵厓采藻於流行

之甫潦所薦常物耳盛此蘋藻於筐筥又烹之於錡釜所用常器耳又奠之於宗廟牖下所謂西南隅之奧亦常儀耳然誰其主此事乎乃齋敬之大夫妻也謂儀物特其常而其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左傳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言在誠而不在物深得詩人之意也詩記曰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亦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禮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

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微特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耳○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爲茹其中者曰荇菜其小者曰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薸毛氏以蘋爲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爲今水上浮萍即江東謂之薸是以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祭禩乎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蘋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薸也今薸止可養魚薸音瓢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音邵。疏曰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在不言美文王耳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詩補傳曰甘棠皆以為武王之詩謂文王雖分岐為周召采地實未嘗往蒞其國至武王克商始分陝召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是詩又作於召伯既去之後拘不知文王化被南國而召伯聽訟之日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之文王

武王分周召為二伯詩稱召伯是作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二南皆文王詩也

蔽芾甘棠芾音弗○曹氏曰蔽芾陰翳茂盛也○曰甘棠白棠也○釋木曰杜赤棠白甘棠○樊光曰白者為棠赤者為杜○郭璞曰甘棠今之杜棃○陸璣曰小如指酢味可食澀亦作歰說文曰醶也醶劝成人○山陰陸氏曰陸璣以為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曰澁如杜是也

勿翦勿伐今曰翦謂齊斷其枝釋文云伐斬木也謂斬伐其幹

召伯所茇音跋○嚴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眞作舍也

賦也召公當文王為西伯之時奉命出使於召南之國觀省風俗布宣教令嘗止於甘棠之下至武王分陝之後召公為伯召南之人

思召公往日之教因愛其所止之樹故言甘棠蔽芾然茂盛勿翦斷其枝勿斬伐其榦此召伯嘗芨舍於其下不可去之也○召公所歷不止一處所憩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嘗憩之木而起興耳鄭氏謂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者衍文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音拜又如字○粲曰敗謂殘壞之召伯所憩音器徐音罽之去○傳曰憩息也

豈特不可伐去亦不可殘壞之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粲曰謂低屈之撓其枝以至地也召伯所說音稅○傳曰說舍也

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召公聽訟尚有彊暴侵陵之事是紂之舊染猶存而文王之化猶未純被之日也

厭浥行露（厭浥音葉邑○傳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興也召南之國有男侵陵於女而女不從男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言厭浥然而濕者行道之露也我豈不欲早暮而行乎以行道多露之濡已故懼而不敢也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我所以不從男子之侵陵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女音汝）何以速我獄（傳曰速召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何以穿我墉（墉音容○傳曰墉牆也）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女子被誣非遇召伯則不能自明也謂猶言也雀有咮而無角（咮音晝○釋文曰咮鳥口也）鼠有齒而無牙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唯明者能

辯之誰言雀之無角乎雀若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然雀之穿屋實以味非以角也誰言鼠之無牙乎鼠若無牙何以能穿我墉墻也然鼠之穿墉實以齒非以牙也人見男女之訟孰不疑其有室家之事猶見雀之穿屋而疑其有角見鼠之穿墉而疑其有牙故謂誰言汝男子於我無室家之事乎。若無室家之事何以召我獄訟也。然雀實無角。鼠實無牙、男子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事唯召公之明能察情而決其訟使正女之志得以自伸故繼言汝男子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謂誣我以訟此非室家之道不與汝爲夫婦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故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豢曰猶言好賢如緇衣

國君齊家而及國其本由於關雎故曰化文王之政

羔羊之皮傳曰小曰羔大曰羊○疏曰大夫之裘宜言羔而已兼言羊者協句也傳以羔羊論之故以小大釋之素絲五紽音駝○傳曰紽縫也縫音逢○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紽數也又曰總數也○疏曰謂總紽之數有五非紃紽總爲數紽紃縫也縫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紃亦組之類素絲非絲也紃音旬○曹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倣古制○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縫白絲爲紃施之縫中迸縫兩皮之因以爲飾○槩曰號云羔與裘同色衣與冠同色黑冠朝服冠黑則服亦黑故用黑羔皮爲裘而以緇布爲衣以裼之袒而有衣曰裼見羔也以緇布衣覆之使可裼也必覆之者裘褻也其上乃加朝服此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鄉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褎所謂羔裘豹褎羔裘豹袪是也裼音錫褎音袖退食自公朱氏曰自從也公公朝也委蛇委蛇音威移○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

賦也言召南在位之臣服此羔裘以趨朝有素絲織爲組紃於五處縫中縫中之縫音奉紽縫而飾之紽縫之縫音逢朝畢自公朝退食於私家委蛇然舒泰而自得在公之謹飭勉強可能也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食而委蛇則顯微無間也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隱然可見矣

羔羊之革傳曰革猶皮也○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異散則通素絲五緎音域○傳曰緎縫也縫音逢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當音本作亦作音逢素絲五總音鬷○疏曰總亦縫也縫音逢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言其縫中也總縫謂縫之也

羔羊三章章三句

殷其靁殷音隱靁亦作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李氏曰召南之大夫謂西陝諸國之大夫也○黃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遠行從政不遑寧處音杵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傳曰殷靁聲也在南山之陽傳曰山南曰陽何斯違斯傳曰違去也莫敢或遑傳曰遑暇也○衆曰或者間或之義不敢或遑則無一時之暇矣振振君子振音貞○傳曰振振信厚也振振有考見螽斯歸哉歸哉錢氏曰哉疑辭

興之不兼比者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召南大夫之妻感風雨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靁聲在

彼南山之南何爲此時違去此所乎蓋以公
家之事而不敢遑暇也所謂勸以義也遂稱
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
而不敢爲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從事獨賢
而無怨雅信厚者能之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傳曰處居
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摽飄之上男女及時也及時解見桃夭召南之國被
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詩述女子之情欲得及時而嫁蓋紂之淫
風既微而婚姻以正女無異志必待聘而後
行所謂被文王之化也

摽有梅傳曰摽落也○纂曰摽本訓擊邶柏舟寤辟有摽是也此詩謂擊而落之其
實七兮求我庶士幾曰庶衆也迨其吉兮幾曰迨及也
興也述女子之情言擊落之餘尚有殘梅其

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與女子盛年難久當及時以嫁無使華色之衰落如彼梅也於此衆士之中求擇之以爲婚姻當及此時日之吉懼良辰之難得而易失也補傳曰許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曰今急辭也

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時過而不留不可緩矣故言及今可以成婚不拘時日之吉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頃音傾塈音餼○頃筐解見卷耳○傳曰塈取也○朱曰塈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者謂派之於地霑地濕也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歐陽氏曰謂相語也

摽落之後有梅在地今以歛筐就地取之蓋盡落而無在木者時愈過而女心切矣男當先求於女今反欲遣媒妁以語男家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去聲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樛木之化也

嘒彼小星嘒音諱○傳曰嘒微貌三五在東補傳曰毛謂三心五噣噣
即柳也天文志星經以柳爲八星又心以三月
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
五非噣明矣或又以三五喻夫人然夫人一而
已不當有三五噣音晝○錢曰在東在天也○
粲曰綢繆三星在天傳云在天謂始見於東方
也列宿始見於天則在東方始見於東喻始進
御於君也肅肅宵征○傳曰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粲曰鴻鴈肅肅其羽唐風肅
肅鴇羽皆疾也夙夜在公錢曰夙早也○曰公君所也寔命不同寔音
植○傳曰寔是也
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言嘒然而微者衆無名之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星也或三或五始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
然夜行之疾以進御或早行或夜往以在公
所而不敢當夕者是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
也○傳以三五指心柳三作特三柳本非五
不必指心柳也朱氏曰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
因其所見以起興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音森○傳曰參伐也昴留也○疏曰參白虎宿三
星直下有三星疏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曰參實三星故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
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伐亦爲大
星與參互見皆得相兼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

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伐參也昴六星留言物成就繫留也○補傳曰參昴比小星爲大蓋以喻娣媵也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 音儔○傳曰衾被也裯禪被也禪音單○詩記曰傳記玉藻注禪無裏○錢曰抱衾裯侍進御 寔命不猶 傳曰猶若也

參昴雖大星然其星非一亦止可喻娣媵夫人一而已言小星之中參昴爲大小星不敢比參昴猶我衆妾不敢比娣媵貴賤有等級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 音似 美媵也 媵音孕○疏曰媵送也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上有娣媵但不必備爾 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 嫡音的○疏曰嫡謂妻也 文王之時江沱之間 沱音駝 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程子曰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侍君

江沱之間以所見起興董氏以序爲失詩旨非也

江有汜 釋水曰決復入爲汜○釋水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 之子歸 不我以 范氏曰以之爲言用也○詩記曰不使人臣怨乎不以之以 不我以

其後也悔

興也江則有汜興嫡妻則當有媵也今之子嫡妻之嫁歸始不我用其後乃悔也

江有渚音煑○釋水曰水洲曰渚渚作陼○傳曰水岐成渚之子歸不我與詩記曰吾不與也之與不我與其後也處音杵○朱氏曰處安也

江有沱傳曰沱江之別者○釋水曰水自河出爲灉汶爲潛江爲沱○釋曰嗇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疏曰禹貢梁州荆州皆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二州皆有也之子歸不我過音戈○詩記曰言不我顧也不我過其嘯也歌箋曰嘯蹙口而出聲○今考王風字作歗此字作嘯○補傳曰嘯長吟也○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何柱而歗若悲歎之聲也○詩記曰始則悔歎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音君惡無禮也惡烏路反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說文曰麕麞也○陸璣曰青州謂之麏春秋傳云六麇麇與从前是也○山陰陸氏曰崔豹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麞如小鹿而美語云四足之美有麃即麞也白茅包之傳曰包裹也有女懷春傳曰懷思也○朱曰

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昏姻者謂之懷春

吉士誘之曹氏曰吉善良也

比也俗有淫奔者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外有死麕人欲取其肉而食之猶以白茅包裹之恐爲物所污有女子懷春而欲嫁善良之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爲此猶今責人者言謹厚者亦復爲之

林有樸樕二字音僕涑樸又音卜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純音豚又徒本反○釋文曰純聚也與屯音義同○纂曰束縛也　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可以薪野有死鹿可以食人猶有白茅純聚而包束之況有女如玉乃不以禮娶之而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脫音退駾音同○傳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　無感我帨兮帨音稅○傳曰感動也帨佩巾也○疏曰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左佩紛帨註紛帨拭物之巾也　無使尨也吠尨音忙○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

此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舒徐脫脫然無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尨其人相近未必便動其帨未必便使尨
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與惡人處若將浼
焉者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襛如戎反又音濃）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
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曹氏曰春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輦車凡五等車翟之文即厭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自褘翟以至祿衣凡六等褘翟之文即揄翟也凡婦人車服各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后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則車下厭翟服用揄翟矣案侯伯夫人皆厭翟碩人所謂翟茀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其非諸侯也厭音葉褘音揮禒音彖褕音搖）
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
爲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爲雅而不當爲
風然此詩三章只是風體又詩中專言女德
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
之於召南之地以爲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
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大
姒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爲文王之風

甘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爲文王之風

皆推本言之

何彼襛矣朱氏曰襛盛也○說文曰衣厚貌唐棣之華棣音第○曰唐棣薁李也蘡薁也卽七月之薁也薁音嬰○釋木曰唐棣栘栘音移○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陸璣曰馬李云薁李也○山陰陸氏曰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偏其反而凡木華之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秦晨風云山有苞棣○棃曰七月鬱薁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陸璣以唐棣爲薁李則薁李非車下李矣又云薁李一名爵梅亦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人亦云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則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鬱薁解見七月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

興也言何彼襛襛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王姬下嫁車服之盛美也不繫其夫故以爲盛美而誇之王姬雖車服之盛美而不以貴盛自驕故言豈不肅敬雝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唯見其車故指車以言車中之人朱氏曰夫使人望其車而知其敬且和也則其根於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傳曰平正也○疏曰平王文王也德能平正天下○曹氏曰猶書稱文王爲寧王齊侯之子朱氏曰言齊一之侯

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也

何彼襛襛然而盛如桃李之華乎乃文王之孫適齊一之侯之子也桃李亦喻王姬車服之盛故先言文王之孫言文王之孫者以見王姬肅雝之德其源流有自來也故此詩爲文王之風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呂氏○傳曰伊維也緡綸也○朱氏曰絲合而爲綸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言釣魚如何乎維絲維綸也釣者以絲綸而得魚猶娶者以六禮而得妻此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釣喻娶者故先言齊侯之子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朱氏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烝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大較言之謂所及者廣耳其實商王猶在未能純被也

彼茁者葭茁則劣反葭音加。○傳曰茁出也。箋曰草生茁茁然出。○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葭一葦之初生者。○葭解見一七月蒹葭亂三物十一名有考見秦蒹葭發五豝豝音巴。○箋曰吉日發彼小豝謂發矢則中之一發音殺一而已。○傳曰豕牝曰豝。于嗟乎騶虞于音吁。○曰騶虞者騶御及虞人也

賦也言彼茁茁然而出者初生之葭也於彼草生之時召南國君出而田獵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翼驅也發矢則必中然止於一發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田獵則騶御及虞人咸在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三歎國君之仁心而知其爲文王之化也詩記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煦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少也反三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風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

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說音稅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

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爲騶御也。朱氏孟子解、以虞人爲守囿之吏。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爲虞人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之人則官備可知。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山陰陸氏皆和之。司馬封禪文云囿騶虞於珍羣。且謂般般之獸。般斑同白質黑章。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今不從。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牙。非也。爾雅無騶虞

彼茁者蓬。傳曰蓬草名。○山陰陸氏曰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莊子云。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有遠者也。商子云。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爲舟。觀轉蓬而知爲車。○朱氏曰。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

一發五豝。音巴。○傳曰豕一歲曰豝

于嗟乎騶虞。朱氏曰。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

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緝卷之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邶音佩 國風

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疏曰衛云至于頓丘頓丘今爲縣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云在彼中河

鄘境在南明矣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
前者為先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在
柏舟與淇奧與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
武公入相之前故衛次之衛為後也○周南國
風疏曰諷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以
邶鄘先衛也○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
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朱氏曰邶鄘之詩
皆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與○
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
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亟音器

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
領風之正也及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
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
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

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後於
邶鄘世次也邶柏舟夷王時鄘柏舟宣王時衛淇奧幽王時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頃音傾○鏡曰頃侯伯子
○今考世家頃侯不記名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曰衛頃公詩夷王時

衛衰世也而有柏舟之仁人非無賢也不遇
合耳雖仕其朝而不得行其志也君子不遇
合則小人親近而得志矣其勢相為消長也
此詩皆憂國之言身雖不遇而惓惓於國今
誦其詩猶想見其藹然仁人之氣象也劉向

列女傳以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

汎彼柏舟(汎通作泛○今曰汎浮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耿音梗○傳曰猶儆儆也○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如有隱憂(傳曰隱痛也)微我無酒(卜氏曰微猶非也)以敖以遊(敖音遨遊作遊)

與也柏美材也以柏爲舟美言之也詩經有柏舟松舟楊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也汎謂浮於水流謂聽其自流而無以制之

此仁人憂國之言謂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舟於水而無其人以維楫之則亦浮汎而流去耳其將何所止泊乎所謂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喻衛國無賢人以維持之則亦聽其自爲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乎猶言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也此仁人所以憂國之將敗而儆儆然不能寐如有隱痛之憂也我非無酒可以敖遊而此憂非飲酒敖遊之所能釋也○舊說

柏木宜爲舟而不用以載物故汎汎然流於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非也仁人憂在於國不謂已之不用今以柏舟自喻其材美以汎汎喻已之不見用卽繼之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則其辭傷於迫切而非仁人之氣象矣故舟以喻國流於水中以喻國之靡所底止爲此而不寐爲此而隱憂然後見仁人之心也采菽言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棫樸言淠彼涇舟烝徒楫之皆言舟之有待於維楫也鄘柏舟言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止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耳所謂柏木宜爲舟與汎汎不載物其說皆不通矣二詩皆衛人所作其言宜不甚相遠故知詩人取義不在於柏其用意皆在下句耶柏舟之意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之意在於在彼中河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朱氏曰茹納也○曹氏曰茹者容受之意鑒麁而不臧○歐陽氏曰鑒納影在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粲曰柔則茹之爲吞納之意此言鑒可茹與下章言石可轉席可卷意同毛以茹爲度今不從亦

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傳曰愬告也亦作訴逢彼之怒

鑒雖明而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有知善惡善則從之惡則拒之不能混雜而容納之也兄弟至親亦不可據蓋意嚮既殊則言不相入故往愬以情而反逢其怒謂已為婞直而違衆此女須申申詈予也嬃音須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音捲威儀棣棣音第○錢氏曰棣棣盛也○傳曰常棣華鄂相承其華繁盛故以棣棣形容威儀之成不可選也選上聲○詩記曰選擇也

兄弟見怒欲已改行以趨時仁人於是自誓而言石雖堅尚可轉我心非石之比不可轉也言其堅之至也席雖平尚可卷我心非席之比不可卷也言其平之至也此不以兄弟之沮而易其守也威儀棣棣然盛自有常度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也此處羣小之間而雍容不失其常度也

憂心悄悄錄之上○傳曰悄悄憂貌慍于羣小傳曰慍怒也覯閔

既多覯溝之去○草蟲傳曰覯遇也○傳曰閔病也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傳曰靜安也○蘇氏曰言辭也○寤辟有摽○辟音闢摽飄之上傳曰辟拊心也摽拊心貌○今曰摽本訓擊故摽然為拊心貌

君子見遠識微憂先於事小人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見君子與已異趣則常疾視於君子故君子憂國之心悄悄然反見怒於羣小也君子遇小人讒譖之病既多矣小人反從而侵侮之受侮不少見君子孤而小人衆也靜而思之寤覺之中辟拊其心而手摽然痛

國事之至此也

日居月諸疏曰居諸者語助也○嚴曰日君象也○李氏曰君猶日臣猶月也日月皆迭微是失其常度胡迭而微疏曰迭更也○嚴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日食朔月食望日乎月乎何為更迭而皆微也猶衛之君臣皆昏也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含垢忍辱如此是可以去矣而猶不去故靜而思之

不能如烏奮翼而飛去也（箋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綠毛如字鄭改作褖音彖）衛莊姜傷己也（箋曰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曾氏曰莊公揚武公之子頃侯之曾孫也）妾上僭（上常之上濁○箋曰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箋曰衛莊姜詩平王時）

莊公溺愛亂常實貽衛禍聖人存綠衣以明夫婦治道之原申二南之義以垂世戒非取女子之怨也此詩莊姜所自作而屬邶風者蓋邶人傳詠之而采詩者得之於邶耳疏以爲邶國之人作之今不從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曰綠間色黃正色間音澗○疏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爲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爲裏展音戰褖音彖○傳曰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是間色不當爲衣而正色當爲衣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曰憂雖欲自止何能止也）

興也言此間色之綠也今乃爲衣也猶此本妾也今乃使之嬖寵而尊顯也以間色之綠爲衣而正色之黃反以爲裏猶妾上僭夫人

為所掩蔽也禍亂之原將在於此莊姜言我
心之憂何由得止謂家國可憂之事方來而
未已也○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
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黃
鳥白華不言黃兮鳥兮白兮華兮唯綠衣曰
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
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點上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曰上曰衣下曰裳）心之憂矣曷維

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曾氏曰亡失也不復訓為忘）

衣在上裳處下綠衣黃裏言掩蔽而已綠衣
黃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女音汝治平聲）我思古人俾無訧
兮（訧音尤○傳曰訧過也）

言此間色之綠也本是絲也乃女染治以為
綠也女既染此絲以為綠豈可復以為衣而
加諸黃色之上乎譬既以為妾則不可僭嫡
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使尊卑有序而無訧

過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凄音妻○疏曰四月云秋日凄凄寒凉之意也○牋曰凄旁二點者從冫也寒也凄旁三點者從水也雲貌此凄其以風及鄭風雨凄凄四月秋日凄凄皆當從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暑服今當凄然寒風之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辭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曰衛州吁弒桓王時○宋氏曰莊姜作○歲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桓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嬀音規衛桓公也○疏曰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

燕燕于飛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其羽差音叙又音雌○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曹氏曰差池言其相先後也之子于歸傳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疏曰之子戴嬀也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涕音體又音替○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陳澤陂傳曰自目曰涕

興也傳下言興今從朱氏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別之義故以起興莊姜撫戴嬀之子平時與戴嬀恩信相親及莊公既沒嬀妾相依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相爲先後而常相隨逐也今戴嬀大歸而已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我遠送于野而與之別稍稍更遠瞻望不及令人念之泣涕如雨之傾也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廣漢張氏曰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孝武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蘇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今送于野情不能已也燕鴻往來靡定別離者多以燕鴻起興如魏文帝燕歌行云燕歌之燕平聲餘並如字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謝宣遠送孔令詩云巢幕無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是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頡音纈頏音航○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曹氏曰言其相上下也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將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除之上聲○傳曰佇久立也

雙燕之飛或頡或頏亦常相隨逐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下音暇上常之上瀉○傳曰飛鳴而下曰下音飛鳴而上曰上音○今考韻元在物下之下上聲也自上而下之下去聲也元在物上之上上去聲也自下而上之上上聲也二字雖有上聲然皆上瀉讀近去聲○曹氏曰言其相應和也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曰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言雙燕飛鳴上下而相隨逐也

仲氏任只任鄭去聲千平聲○嚴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李氏曰只語助也其心塞淵李氏曰塞實也○傳曰淵深也終溫且惠朱氏曰終言終始如一也淑慎其身先君之思嚴氏曰先君莊公也以勗寡人勗凶肉反○傳曰勗勉也○嚴氏曰寡人莊姜自謂也

莊姜稱戴嬀之字曰仲氏爾能以恩信相親又其心塞實淵深終然溫和恵順可謂善謹其身矣於其行也又以思念先君而勉我焉此章皆稱戴嬀之美以爲別辭所以致其愛戀無已之意末又述戴嬀相勉之辭雖以見戴嬀之賢而意緒顯然矣

燕燕四章章四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去聲傷已不見

答於先君以致困窮之詩也曰衛州吁詩桓王時

綠衣作於莊公之時傷已不見答也日月終

風作於州吁之時傷已逢其亂也

日居月諸李氏曰自古多以日比君月比夫人照臨下土乃如之

人兮幾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逝不古處音杵○朱氏曰逝發語辭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樂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寧失不經之寧

日月代明照臨下土天象之常如君與夫人

之相須古之道也有如莊公不以古道相處

故養成家國之亂何能有定苟能定則寧不

顧我也言憂在於國而不計其身之私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李氏曰亦猶照臨下土之意乃如

之人兮逝不相好去聲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曹氏曰報

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李氏曰言日與月迭出於東方也乃如之

人兮德音無良傳曰音聲也良善也○[redacted]曰聲音言語也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言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已之意耳故為聲音言語解見假樂○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德音無良言莊公待已其聲音言語之間皆

無善惡也今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詩之敦厚如此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李氏曰始則曰照臨下土既而曰下土是冒始則曰出自東方既而曰東方自出但顛倒其辭以便其韻耳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毛氏曰畜養也卒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朱氏曰稱述也

人窮則呼父母莊姜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我所憂若莊公所以待我者則不欲稱述之矣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曰衛州吁詩桓王時

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曰衛莊姜傷已不言爲何時詩也後序以爲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爲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毛公以爲州吁詩矣姑從毛氏

終風且暴傳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顧我則笑傳曰侮之也謔
浪笑敖謔許約反敖去聲○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中心是悼陵曰悼傷也

興也莊姜言州吁之暴如終日之風既無休
息而又暴疾也彼之氣習如此視我則以爲
笑侮戲謔放浪笑敖不敬我見其如是則亦
自傷悼而已無如之何也

終風且霾霾音埋○傳曰霾雨土也雨音諭○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惠
然肯來傳曰惠順也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曹氏曰悠悠長也

終日之風又雨塵土其暴甚矣時有順心肯
來見我然不常來也彼不來則我亦不敢往
當不往不來之時我則悠悠然長思之楊氏曰見侮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曀音翳○傳曰陰而風曰曀不日有曀箋曰有又也○[redacted]曰如春秋書十有一年及孟子書人有憂之之有寤言不寐蘇氏曰言辭也願言則
嚔音帝○箋曰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疏曰內則云子婦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嚔咳噦音越噫於界反咳音慨

終日之風且陰曀矣望其開霽不旋日而又陰曀喻州吁之暴無有休息也莊姜言我爲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嚏也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於母故願其嚏而知已念之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虺音毁○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詩記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寤言不寐願言則懷今曰猶與懷之懷言心之感動也

州吁之爲不善如常陰曀曀然其暴若靁聲虺虺然將發而未震我爲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思懷我而悔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去聲而平陳與宋聲曰平成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曰衛州吁詩威王將○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兵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耳

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觀擊鼓之詩衆仲

之言信矣

擊鼓其鏜（音湯○傳曰鏜然擊鼓聲）踊躍用兵（[redacted]曰踊亦作踴跳也躍跳躍也踴躍言喜之之皃）土國城漕（音曹○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我獨南行

鼓以進衆爲三軍之號令所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今聞擊鼓之聲鏜然乃是州吁踊躍而喜於用兵也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州吁乃踊躍自喜故國人怨之言衛國之人或後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邑非不勞苦然猶處境內也今我獨南行而伐鄭則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內興工役外事兵爭衛人安能無怨乎○載馳傳云漕衛東邑蓋以定之方中序言東徙渡河野處漕邑知爲衛東之邑故疏引鄭志荅張逸云漕邑在河南也譜疏又以載馳露於漕邑爲鄘風知漕邑在鄘也然則擊鼓土國城漕泉水思須與漕皆爲邶風者詩得於邶耳

從孫子仲鄭曰仲字也文謚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詩記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未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將其帥可知矣平陳與宋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忡音充○疏曰忡忡為憂之意出車云憂心忡忡

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孫子仲以平陳宋所從非其人也憂其南行而不得以歸故憂心忡忡然

爰居爰處音袁○錢曰爰於也爰喪其馬喪去聲○錢氏曰自知必死也不言死惟言喪馬蓋婉辭于以求之嚴曰于於也于林之下

士卒將行知其必敗與其室家訣別曰汝在家居處矣我必死於是行而喪其馬矣身死則馬非我所有唐人詩所謂去時鞍馬別人騎也汝若求我其於林之下乎言死於林下也○舊說不知於何居處乎於何喪其馬乎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可通至斯干爰居爰處說不行矣詩經爰始爰謀爰衆爰有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爲皆發語之辭爰居爰處言居者

之安爰喪其馬言行者之苦觀下文其意可
見
死生契闊契音挈○今日漢書闊何闊注云久闊不相見則契闊為間闊之義也傳以契闊為勤苦今不從與子成説説今如字舊音悅執子之手與子
偕老傳曰偕俱也
承上章訣別之辭言居者生行者死一死一
生自此間闊矣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
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於偕老不謂今日便
爲死生之別怨辭也

于嗟闊兮于音吁不我活兮傳曰活生活也于嗟洵兮洵音絢○傳曰洵遠也不我信兮信音申
歎從今之間闊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
婦相違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也其怨深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
母心而成其志爾曰衛州吁詩桓王共
母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疏曰凱樂也○釋天曰南風謂之凱風○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吹彼棘心日棘酸棗也○山陰陸氏曰棘性堅彊貴風之長養者四時發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魏風云園有棘棘酸棗也然果爲下○朱氏曰棘難長而心又其穉弱而未成者也○然有二棘考見棘茨棘心夭夭歲曰喻七子少長○夭夭解見桃夭母氏劬勞傳曰劬勞病苦也

興也棘至夏始生是難長之木故必待凱風吹之而後生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吹彼穉弱之棘心至於夭夭然少長則風之爲力多矣興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氏亦病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夭夭言劬勞○凱風棘心傳牋及疏皆不指爲何木唯園有棘毛氏以爲棗陸農師以爲酸棗又釋木棗注引孟子趙岐注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牋曰令善也

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子之成立凱風吹

彼棘心至於成薪可見長養之功而所吹之棘非美材僅堪爲薪猶母氏養我七子至於成人可見聖善之德而我七子無令善之人言七子之中苟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欲嫁也子之成立由母之德故於棘薪言聖善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音峻○傳曰浚衛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邑人賴之以生養有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使母勞苦而求嫁是寒泉之不若負罪引慝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睍睆黃鳥睍賢之上聲睆還之上聲○傳曰睍睆好貌○陵曰與顏色說也○錢氏曰光鮮貌○蔡曰檀弓華而睆睆明貌也睍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說以爲黃鳥之聲載好其音疏曰載則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曰慰安也

睍睆然鮮明者黃鳥也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七子乃不能慰安母心是黃鳥之不若言莫慰母心乃所以深慰之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疏曰宣公公晉桓公太子淫亂不恤國事疏曰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軍旅數起數音朔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曰衛宣公詩桓王時朱氏以此詩婦人所作非國人所爲今從之

雄雉于飛朱氏曰雉野雞善鬭泄泄其羽泄音曳○傳曰鼓其翼泄泄然○今曰泄亦作洩泄泄舒散也我之懷矣朱氏曰懷思也自詒伊阻傳曰詒遺也伊維也遺音位○疏曰伊助語也○朱氏曰阻隔也

興也此詩及兎爰雉離于羅皆言從軍之人故以善鬭之雉興其大夫久役其妻怨曠言雄雉于飛泄泄然舒張其羽雉初飛則張其翼喻其夫始往從役之時也雄者飛而雌者留喻其夫從役而已留在家也我今思之乃自取今之阻隔悔不從行也曾氏曰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此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下音嘏上常之上濁○下上解見燕燕展矣君子傳曰展誠也實勞我心

上章言奮翼初飛之時此章言但聞其音之

下上則飛去漸遠矣誠然此君子實使我思之而勞心也○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朱氏曰來歸也

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日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去聲 不忮不求 忮音至○傳曰忮害也 何用不臧

不欲斥國君而呼其夫之同寮告之言我婦人不知如何為德行也我但知人若不忮害不貪求則無往而不善譏其用兵非忮則求國人所患也 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匏音庖　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曰衛宣公詩桓王時○疏曰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箋曰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諸詩著衛滅之由也

匏有苦葉曰匏者苦匏也短頸大腹者也非瓠也○山陰陸氏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孔子云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詩云酌之用匏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蓋取其質古今注云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爲笙濟有深涉濟音祭○傳曰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深則厲傳曰以衣涉水爲厲○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淺則揭揭音器○傳曰揭褰衣也

興也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今匏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既無匏可腰而濟渡之處又有深涉則未可以渡也今曰深則吾以衣涉水而爲厲淺則吾褰衣而爲揭不問水之淺深惟欲渡也喻宣公不顧禮義而惟求遂其慾也○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皆刺宣姜知此非宣姜者

宣姜淫亂在宣公既卒之後此言公與夫人
竝爲淫亂知非宣姜此時特爲公所要耳
有瀰濟盈瀰音敉○傳曰瀰深水也有鷕雉鳴鷕音杳○傳曰鷕雌雉聲
也濟盈不濡軌音犯凡之上濕○疏曰軌車軾前也由輈以上爲軌○[redacted]日茬音
音宄非也音宄者車穷從九謂車轍也法也音軌者車穷從巳車軾前也少儀云祭左右范乃祭
云范軾前也彼軌作范雉鳴求其牡
涉深無不濡之理今有瀰然濟水之滿而涉
者自謂不濡其車軌與宣公惟求遂其慾而
不自知其汙惡也鳥鳴皆雄求其雌今有鷕

然雉鳴之聲乃雌雉之求其雄與夫姜宣淫
不知羞惡也○傳以爲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然詩有雄狐書有牝雞飛走通也小弁雉之
朝雊尚求其雌凡鳥鳴皆雄求雌雌不甚鳴
雝雝鳴鴈傳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旦旭許玉反○傳曰旭
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昕音欣○疏曰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疏曰旭然始旦之時旭
者明著之名故爲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爲昕生至日出益明故爲大昕○釋文曰旦早
也士如歸妻疏曰歸妻使之來歸於巳迨冰未泮泮音判○傳曰泮散也
○疏曰冰未散正月以前○今日昏姻以秋冬解見陳東門之楊

此章陳昏姻之正禮以刺淫亂言有雝雝然和聲之鴈於日出旭然而明始旦之時行納采之禮也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月氷未泮散之前士猶以禮而成昏豈可以國君而肆情犯禮乎

招招舟子（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也）人涉卬否（卬音昂○傳曰卬我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曰須待也）

一章二章皆以徒涉喻犯禮此章以待舟喻得禮人皆徒涉我獨招舟子而不徒涉既待舟而後濟又須待我友而同濟喻人必待禮而行又以配耦相從也刺公與夷姜犯禮相求非其匹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詩緝卷之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矣曰衛宣公詩桓王時○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

習習谷風錢氏曰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也○補傳曰谷風者由大谷而起也以陰以雨黽勉同心黽音閔○槩曰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皆謂之黽勉此詩言勉力耳不宜有怒采葑采菲葑音封菲音匪○葑曰葑蔓菁也菘類也蔓音萬○釋草曰須葑蓯蓯音總○釋文曰郭璞云

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蔓音萬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疏曰葑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薞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曹氏曰本草圖經云蔓菁生北土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蓯子種之北土初一年半爲蕪菁○菲曰菲葍類也葍音福○陸璣曰菲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蒠音息蒠音息宿音夙○粲曰釋草云菲芴郭璞云土瓜也釋草又云菲蒠菜郭璞云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是郭以爲蒠菜爲二物也陸璣以爲一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葍也郭云根如指正白可啖芴似之芴音勿葍音富

無以下體錢氏曰凡菜茹近地之莖葉多黃腐不可食

德音莫違德音解見假樂及爾同死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桑柔詩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盛怒之風也宋玉風賦大風盛怒於土囊之○注曰土囊谷口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我黽勉盡力於家事與爾同心爾不宜以暴怒加我如此也人之處事寧無小小違誤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當期好音無違

至於偕老今爾心有所溺而厭於我則我小有違誤無往不逢其怒是以惡而棄其善也○舊說谷風爲生長之風以谷爲穀固已不安又以習習爲和調喻夫婦和同說此詩猶可通至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頹頹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說不通矣詩多以風雨喻暴亂北風其涼喻虐風雨淒淒喻亂風雨漂搖喻危大風有隧喻貪故風雅二谷風兆下文言以陰以雨喻暴怒猶終風且曀喻州吁之暴也雅下文言維風及雨喻恐懼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萊呂傳曰薄辭也○傳曰畿門內也○詩記曰韓愈讀摧鬼詩云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閫也

誰謂荼苦荼音徒○傳曰荼苦菜也○蔡曰陸璣云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顏氏家訓云荼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荼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其甘如薺齊之上濁○詩記曰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宴爾新昏傳曰宴安也如兄如弟

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章述其見棄言我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者念事與心違也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纔至門畿而已無恩之甚誰謂荼菜苦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荼猶甘如薺菜甚言己之苦也故夫安其新娶之妻其恩如兄弟以新棄舊矣○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苓云采苦采苦緜堇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解見良耜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解見出其東門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荼苕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薅音蒿穢頴之去聲

涇以渭濁疏曰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入渭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幵苦見反又音牽○又地理志隴西首陽縣注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京兆縣也○詩記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湜湜其沚湜音殖○說文曰湜湜水清見底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傳曰屑潔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毋逝我梁毋音無○傳曰逝之也梁魚梁○疏曰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禁辭有狐傳曰石絶水曰梁敝笱云敝笱在梁候人云維鵜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鶖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皆非橋梁矣蓋爲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毋發我笱笱音苟○[redacted]曰笱捕魚竹器我躬不閱音悅○傳曰閱容也遑恤我後箋曰恤憂也

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何不視渚沚之處湜湜然其清見底而誣以爲濁可乎喻新昏不善而反以我爲不善由夫爲其所惑也今其夫安於新昏不以我爲潔而與之我雖見棄猶念其家之物謂新昏毋往我魚梁毋發我魚笱旣而自歎曰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事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解見漢廣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泳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匍音蒲匐白服二音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棄婦陳其往時治家勤勞之事言巳隨事難易皆盡心力而爲之如水深則或乘方泭或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彊勉求爲之耳不

特治其家如是又周睦其鄰里鄉黨凡民有
凶禍之事則匍匐以救之我於汝家可謂盡
力矣
不我能畜許六反○傳曰畜養也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
賈用不售賈音古售音授○頭釋曰售賣物出手也昔育恐育鞫音菊
○錢氏曰育養子也○傳曰鞫窮也及爾顛覆覆音福○嚴曰顛覆盡力於衆事既
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於汝家勤勞如此汝既不能畜養我而反
以我為仇讎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
如是而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昔者生育男
女惟恐生育而貧窮慮食指之衆也故與爾
顛覆盡力以營家業今既生育矣乃反比我
於毒螫音釋毒蟲也惡而棄之此婦人有子而被
棄也
我有旨蓄傳曰旨美也○嚴曰蓄聚也○箋曰冬月蓄菜也亦以御冬
御如字徐音禦○傳曰御禦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
洸音光潰音績○傳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頭氏曰說文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
其勢橫繁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潰考見召旻既詒我肄音異○嚴曰詒遺也

○程子曰肄習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塈音戲韻又音暨○傳曰塈息也

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至春

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之新昏亦但以

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厚則棄我矣洸洸然

武潰潰然怒既遺我以暴而習以爲常矣曾

不念我昔者之來息時也怨其忘前日之共

艱苦也○舊說追言始時接禮之厚尋繹上

下文意不然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序曰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陳氏曰黎在上黨壺關縣蓋衛附庸也故此二詩黎臣所作而衛爲衛也其臣勸以歸也曰衛宣公詩咸王時○補傳曰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時狄已退黎侯可以歸而不歸猶望衛之助

已也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式微式微微曰式發聲也胡不歸微君之故胡氏曰微不有也故猶事也○李氏曰以微微之如無有也胡爲乎中露■中曰中露猶林中谷爾其辭也傳以中露泥中皆爲衛邑今不從○王氏曰言有霜露之辱而不見芘覆○李氏曰凡

人之失國者曰越在草莽

黎侯爲狄所逐寓于衛而又不見禮微之又微者也故言微乎微乎君何不歸乎彼以微視吾君之事如無有矣失國大故也衛人以微視之不以吾君之事爲事也無望其救患矣君何爲處此露中乎言徒取露濡之辱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王氏曰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李氏曰里聯曰辱在泥塗

衛人不唯輕視吾君之事且輕視吾君之身矣何爲處此泥中乎言徒取陷溺之辱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旄音毛責衛伯也曰牧下二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率音衰之去○錢曰衛

鄭曰衛侯今云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云五侯九伯侯爲牧也○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亦十國爲連此言公爲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彼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爲州伯佐方伯

不使連屬長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爲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是當言責衛牧也

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衛世家康叔之後皆稱伯至頃侯稱侯太史公以爲頃侯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索隱非之云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初封已爲侯也至子康伯即稱伯者謂爲牧下二伯非至子即降爵爲伯也

旄丘之葛兮傳曰前高後下曰旄丘何誕之節兮傳曰誕闊也

叔兮伯兮補傳曰叔伯尊稱也何多日也

與之不兼比者也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及其後也葛長而節闊故歎云何其節之闊也感寄寓之久也尊稱衛臣而問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君臣一體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

何其處也處音杵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或有他故

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而相

與同救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
而未暇也若無他故何爲不見救乎宛轉委
曲以盡人之情也

狐裘蒙戎傳曰大夫狐蒼裘○朱氏曰言客久而裘敝矣○[redacted]曰左傳蒙戎作尨茸尨又音蒙杜預註云亂貌言裘之敝也如蘇秦說秦不行黑貂裘敝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始望其有相與同救者既久而不來則姑以
爲有故而未暇及其終不見救也乃以情責
之言我黎之臣子旅寓日久狐裘敝壞蒙戎
然雜亂其藍縷之狀可見矣所寓在衛之西
非不乘車而東以告于衛而衛之諸臣無與
我同其憂者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
已耳不知夷狄無厭唇亡齒寒黎實衛之附
庸利害同之衛人不思同患之義是以有熒
澤之敗○黎在衛西爲狄所逐入衛境而寓
不在西耳故往衛則東舊說越衛國而寓于
東非也

瑣兮尾兮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流離之子[redacted]曰流移他處離去本國

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褎音又○傳曰褎盛服也○曹氏漢策曰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顏師古註云褎然盛服貌○箋曰充耳塞也

言瑣細兮尾末兮此黎之君臣乃流離遷徙之人也亦可憐矣而衛之諸臣曾不念之凡盛服則有瑱名為充耳非眞塞其耳也此責其不能聽已之訴遂譏其褎然盛服如眞以瑱塞其耳而無聞也至是然後盡其辭焉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箋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號樂官為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簡兮簡兮箋曰簡擇也方將萬舞箋曰將且也○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日之方中疏曰祭祀旦明行事不用日中此為教舞也在前上處碩人俁俁音語○傳曰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公

庭萬舞

衛君簡擇其人方且以爲萬舞而習之當日之方中在舞位之前列者有碩大之人俁俁然容貌之大在公庭而爲萬舞也此人氣體充偉所養可知又在日中至明之時前列易察之地而衛君終不知其賢況在側微者乎是可刺也黄氏曰賢者在側人之中如珠之在沙。玉之在石。豈難識哉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朱氏曰轡今之韁也○如組解見鄭大叔于田

左手執籥音藥○傳曰籥六孔○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疏曰郭璞云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三孔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是也

右手秉翟音狄○疏曰翟羽謂雉羽也

赫如渥赭音握者○傳曰赫赤貌渥厚漬也○箋曰赭丹也○疏曰秦終南顏如渥丹

公言錫爵箋曰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煇音運胞音庖閽音昏○疏曰皆祭統文彼又云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註云煇周禮作韗蓋韗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爲鼓鮑人爲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爲甲吏也鮑音朴

此章述賢者才藝之美。有力如虎言其才武也。執轡如組文之齊。比言其藝能也。賢者才藝如此今乃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

文舞也。此碩人容色赫然而赤如厚傅丹君
徒賜其一爵而已以待賤者之道待賢也
山有榛音臻。○陸璣曰榛栗屬也字或作蓁木有二種○山隂陸氏曰實如小栗隰
有苓音零。○傳曰下濕曰隰○釋草曰蘦大苦○孫炎曰今甘草也○山陰陸氏曰一名國老。○■曰仰磨采苓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曰西方西周也左傳宣公晉以隱四年卽位周巳東遷故思西周○殷曰美人賢者○詩記曰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西方美人指西周之人物也
彼美人兮指衛之碩人也詩人將美衛之賢
者先述西周人物以擬之謂山則有榛隰則
有苓山澤之生草木猶盛朝之出人物也今
我所思者誰乎唯思西周之美人也人物盛
衰與世道相爲升降唯西周全盛之時乃有
厖碩之材東遷以降則人物眇然矣下句乃
美衛之賢者言彼衛國之美人眞西周之人
而非今世之人也西周之時乃有此人物不
謂於衛之偏方下國而見之也序所謂可以
承事王者也極言賢者人品之高見衛之不

用可刺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音現○曰衛宣公詩桓王時○戚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楊氏曰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泉水竹竿俱衛女思歸而分屬邶衛者皆采詩者隨所得之地而繫之也

毖彼泉水毖音秘○傳曰毖然流也○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亦流于淇呂氏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慮音廬○戚曰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云亦流于淇鄘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云瞻彼淇奧三國皆言淇也○[illegible]曰前西漢地理志河內共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林慮即河內隆慮縣改曰林慮也衛氓云送子涉淇竹竿云淇水在右有狐云在彼淇梁衛風言淇不止淇奧共音恭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戚曰靡無也孌彼諸姬孌音臠○傳曰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謂姪娣也聊與之謀戚曰聊且略之辭

與也衛女思歸于衛言彼毖然而流之泉水亦流入於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于衛是泉水之不如也我之懷念於衛無日而不思矣

有變然美好同姓之娣姪聊與之謀其可歸否以其從巳同來故與謀之

出宿于泲擠之上○傳曰泲地名○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臨邑有泲廟師古云泲即濟水字○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朱氏曰自衛來嫁所經之道飲餞于禰泥之上○傳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禰地名軷音拔○軷解見生民女子有行曹氏曰行出適也○■曰列女傳魯寡陶嬰黃鵠歌云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遠父母兄弟遠去聲問我諸姑傳曰父之姊妹稱姑遂及伯姊■曰姊稱伯姊猶兄稱伯兄也

泲禰衛之郊也衛女思歸追念其始來嫁之時出宿于衛地之泲飲餞于衛地之禰既以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弟相遠不復得至鄉國之地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没而念骨肉之存者也○今考衛成公後遷東郡濮陽泲屬東郡則亦衛地也禰無所見與泲並言亦衛邑可知然以泲禰皆為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今不從不若王氏朱氏為長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曰干言所適國郊也○朱氏曰適衛所經之地

載脂載舝音轄○疏曰攸則也○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曰脂言塗脂也舝言設舝也離騷輿千乘而並馳朱氏集註云軑轂内之金也一云輨也按廣韻輨舝同釋云車軸頭鐵也韻略十五轄小作錧見軑卽舝也車不駕則脫軸頭之舝將行乃設之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還車言邁還音旋○■曰還復返也○傳曰邁行也遄臻于衛遄市專反傳曰遄疾也臻至也不瑕有害瑕已假猶過也

于言所嫁國之郊也上章言自衛來嫁之時宿餞于衛地之沛禰此章言復欲歸衛則亦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爲我塗脂爲我設舝回轅而行則疾至於衛矣未爲瑕過而有害也何爲不可歸乎此女子纏緜之情也○沛禰干言非一時宿餞之地沛禰之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則爲嫁時曾宿餞之地也干言之下以遄臻于衛言之則爲思歸而欲宿餞之地也言向由沛禰宿餞而來嫁今豈不可由干言宿餞而歸寧乎東郡有發干縣曹氏疑卽此干衛後遷東郡則亦衛地然與下文還車意不聯屬不若毛氏朱氏爲長○讀詩者但以載脂載舝爲以脂膏塗其舝兩載字不

分明載脂謂未設舝於車之時先以脂膏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也載舝謂塗舝既畢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也載脂一事載舝又一事毛氏云脂舝其車以二事言也

我思肥泉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補傳曰肥泉同出而異歸猶我雖出於衛而不復歸茲之永歎思須與漕音曹○傳曰須漕衛邑也○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國也句音劬○[illegible]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有考見擊鼓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曰寫除也○[illegible]曰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云器之溉者不寫

肥泉自衛而來所渡之水也故思此而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之邑也故又悠悠然長思之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寫除其憂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也王事適我政事一

埤益我蓋皆賢勞猥賤之事非諫行言聽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illegible]曰殷殷憂之衆也終窶且貧窶渠之上濁○釋言曰窶貧也○李氏曰窶貧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莫知我艱巳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此忠臣行役出自北門言我心之憂殷殷然衆多我仕不得志貧而又貧誰知我遠役之艱苦者蓋從事獨賢之歎也然歸之於命故自決云巳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無所歸怨也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此計利祿也

王事適我箋曰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傳曰適之也政事一埤益我埤音皮○錢氏曰一猶專也○傳曰埤厚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音責○傳曰讁責也巳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命役使之事旣適於我矣衛國之政事又專埤厚增益於我矣我行役自外而歸而室家之人交徧責我見其勞苦而不免於貧家人婦子之情不能無怨也然忠臣歸之於命而巳夫勞而不辭貧而不怨室人交責之而

不易其守非忠臣乎哉補傳曰役使不均上不見知室人交責下亦不見知是莫知我艱也

王事敦我傳曰敦厚也○釋文曰韓詩云迫也政事一埤遺我遺音位○傳曰遺加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曰摧沮也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曰衛宣公詩考干時程子以此詩為君子見幾而作非謂百姓相攜而去也

北風其涼傳曰寒涼也雨雪其雱雨音諭雱音滂○[redacted]曰自上而下曰雨○傳曰雱盛貌惠而好我好去聲○[redacted]言以恩惠相與也攜手同行其虛其邪余徐二音○程子曰虛寬貌邪緩也既亟只且亟音棘只音止且音沮之平○傳曰亟急也○程子曰只且辭也

興也衛之虐政如北風之寒涼而又雨下其雪雱然而盛其虐甚矣我將與所親厚之人以恩惠相好者攜手同行去而避之也是尚可少寬乎尚可少緩乎既急也哉不可不速

去也其虛其徐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復可以少留矣至此而後決爲去計是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 李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其情也

北風其喈 音皆○傳曰喈疾貌 雨雪其霏 音非○傳曰霏甚貌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傳曰歸有德也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redacted] 曰猶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莫黑言無有不赤黑於此者謂最赤最黑也最赤者非狐乎最黑者非烏乎狐也烏也皆貪殘不祥之物見其色而可知矣猶衛之無道不難辯也宜速去之 詩記曰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 疏曰衛君宣公也 夫人無德 箋有若其葳曰夫人夷姜也○曰宣公詩威王特 當時皆爲淫泆之行故曰刺時其本則上所化也

靜女其姝音樞○曹氏曰游女閨閣負販之女不戰隱狎者也故時出於江漢之上靜女則仕族之女常處深閨幽靜之中不可得而見者○傳曰姝美也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音馳廚○[illegible]曰踟躕行不進也踟躕猶豫也踟躕亦躊躇之意

首章男女相期而未遂也靜女仕族處深閨幽靜之中宜能正潔自守者今淫風流行有靜女其色姝美約我於城隅隱僻之地既而失約不至故愛之而不得見搔其首而意踟蹰然欲去不去也○或謂雖正靜之女亦俟我於城隅既已淫奔不得為正靜矣

靜女其孌音戀○傳曰孌好貌貽我彤管彤音同○嚴曰彤赤也○李氏曰古者緘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解頤新語曰昔者說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寫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家彤管焉亦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彤管有煒音偉○傳曰煒赤貌說懌女美

此女贈男之物也靜女孌然而美遺我赤色之管以結殷勤其管煒然而赤男子謂我非

悅此彤管之美乃悅此女色之美也

自牧歸荑音題○張子曰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曰歸孔子豚之歸猶贈也○傳曰荑茅之始生也洵美且異洵音荀○戚曰洵信也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此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來自牧地而贈此女以荑此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荑矣然未足以比女色之美姑以是爲美人之贈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伋曰伋宣公世子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要音腰○曰要物也遮也猶孟子使數人要于路之要○李氏曰宣公上烝夷姜生伋爲伋娶於齊宣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國人惡之惡烏路反而作是詩也曰衛宣公詩咸王時

二南變而爲邶猶泰變爲否也至新臺二子乘舟三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泚音此徐七禮反○傳曰泚鮮明貌河水瀰瀰音枚○傳曰瀰瀰盛貌燕婉之求傳曰燕安也婉順也籧篨不鮮籧篨音渠除鮮上聲○傳曰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釋訓曰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疏曰籧篨戚施

木人疾之名故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不能仰之人故名面柔者爲戚施○曹氏曰說文以籧篨爲[illegible]竹席竹席之爲用常仰而不能俯也○嚴曰鮮善也

此詩齊人所作也宣公作新臺泚然鮮明在河水瀰瀰然盛之處齊女來嫁至此爲公所要故齊人之送女者言我齊女之來本求燕安婉順之人謂伋也乃得此籧篨不能俯其疾不善之人謂宣公也以惡疾之人稱之深

惡之辭也○燕婉之求自齊人言之故以籧篨戚施醜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辭也

新臺有酒灑之上○錢氏曰洒鮮潔貌河水浼浼音每○錢氏曰浼浼水瀰流貌燕婉之求籧篨不殄傳曰殄絕也○蘇氏曰病而不死者也

惡之欲其死齊人恚怒之辭也若衛人則非所宜言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illegible]曰易離麗也註云麗猶著也蓋一陰附著于二陽之中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麗焉言所得非所求

也猶我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為去聲○鑱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曰衛宣公詩威王時

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啓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

雖聖人之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如字或音影）願言思子（牋曰願念也）中心養養（傳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自衛適齊必涉河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爲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伋壽之事其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意具見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曰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恕之故曰不爲瑕過而有害也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二子爲不瑕有害恕之之辭也（王氏曰二子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詩緝卷之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鄘音容 國風

說已見邶

柏舟共姜自誓也共音恭○釋文曰共姜共伯之妻也婦人從夫謚姜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蚤音早○箋曰共伯僖侯之世子○疏曰共伯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曰衛武公詩宣王時○詩記曰史記載僖侯已葬共伯弟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僖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

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討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位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惡也羨音延又以戰反墓道也和即武公○李氏曰武公衛人謂睿聖武公奪嫡之事未可以誣之○呂氏曰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

衛風靡矣女子之卓然自守者不多得也故聖人錄之禮義之在人心雖大亂而不泯其王澤之猶存也歟

汎汎柏舟奉曰汎浮也在彼中河傳曰中河河中○曹氏曰齊地西以河爲境而衛居河之西父母欲奪其共姜而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奉曰紂都河北鄘在紂都之南則近河矣故此鄘風言中河以土風所見也髧彼兩髦髧談之上聲髦音毛○朱氏曰髧髮垂貌○傳曰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疏曰髦者用髮爲之其制未聞○鄭氏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今日內則注云髦象幼時鬌鬌小兒剪髮也兒生三月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是也父母既沒則去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親死猶幸其生未忍脫之故士待殯諸侯待小斂而後脫之也此設髦之制耳非詩意也鬌音朵囟音信○補傳曰守義既堅必毀其容飾不事膏沐去髮至眉爲幼時之狀實維我儀錢氏曰髧然兩髦實維我嫠居之容儀之死矢靡它音他○傳曰之至也矢誓也靡無也母也天只音止

○朱氏曰母恩如天不諒人只傳曰諒信也

興也共姜言柏舟之在河中猶我婦人之在夫家舟必不可以去水猶我必不可以他適也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髧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嫠居之容儀我至死誓無它心也父母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今父與夫俱不存唯母是我所天也何不信我而欲奪我志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錢氏曰特獨也實夫寡獨之人所當然之死矢靡慝傳曰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絕之甚矣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音慈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號曰頑昭伯也○陸曰君母惠公之母○曰惠公朔即愬伋者惠公之母宣姜即宣公所納伋妻宣公卒惠公幼齊人使其庶兄昭伯烝於宣姜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威夫人許穆夫人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曰衛惠公詩威王時

朔幼而嗣國四年奔齊十二年而復入立三十有一年閱四王矣威莊衛惠其五詩專爲桓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牆茨鶉奔皆刺頑時朔尚幼也僖老桑中介其間從可知也芃蘭又目之童子知皆初年也

牆有茨釋草曰茨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不可埽也埽音彖中冓之言冓溝之去○詩記曰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云中冓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謂舍之交積材木也當從應顏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今曰言話也謂此一房話也不可道也錢氏曰道言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牆有蒺藜惡草欲埽去之則傷牆故不可埽閨門之話欲道之則傷君故不可道非不可道但言之可醜也中冓之言但謂閨門之事不必以為頑與夫人淫昏之話

牆有茨不可襄也傳曰襄除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錢氏曰詳盡言之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欲盡言則其說甚長蓋不欲言之也今人不欲言之事則曰其說甚長

牆有茨不可束也傳曰束而去之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朱氏曰讀誦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言之則自辱不欲汚口舌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嚴氏曰夫人惠公之母○疏曰以上篇言母知此亦爲宣美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箋曰人君小君也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曰衛惠公詩威王時○曹氏曰毛傳謂能與君子偕老乃能居尊位服盛服序文顛倒非毛意也

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君子偕老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傳曰偕俱也副笄六珈副音覆載之覆敷救切笄音雞珈音加○圖曰副者后夫人祭服之首飾如漢之步搖也○傳曰副者編髮爲之○疏曰天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像若今之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紒矣服之以告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是也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次

者亦髮他髮與已髮相合為紒是編次所以異也追音堆編音篇又如字紒音計髲音避髢音第亦作髰又解見召采蘩○笄曰笄衡笄也縣以玉為之唯副有衡笄出于副之兩旁縈紘以縣瑱也○疏曰唯祭服有衡笄紘大則無衡笄○今日內則言女子之笄者簪也所以卷髮者唯副之笄謂之衡笄○曰六珈六珈者以玉加於笄為飾有六也○傳曰珈笄飾之最盛者○珈幾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疏曰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言六珈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此副既笄珈飾唯后夫人有之數大夫以下則無

委委佗佗委音威佗音駝○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箋曰象服謂揄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所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揄音遙字又作褕○箋曰翟皆刻繒了以象鳥羽故謂之象翟解見下文其之翟也

之不淑云如之何

言夫人之義與其夫偕老從一而終故能居夫人之位稱其服飾之盛其首飾有副既服副而著衡笄其笄之上以玉加之爲飾其數有六故言六珈笄者婦人之常飾唯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而有六珈之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稱其服而無愧怍也又其止如山則容貌之安重其動如河則氣象之廣大服其象服翟衣而宜也今爾宣姜之爲

不善失偕老之道則於此服飾之盛爲如何
乎宜乎不宜乎問之使自愧也○傳以笄卽
衡笄一物也追師云追衡笄鄭注云王后之
衡笄皆以玉爲之是鄭以衡與笄爲二物也
其下文云唯祭服有衡釋衡爲一物又云笄
卷髮者釋笄爲一物故鄭於此牋言笄而不
言衡笄也疏混毛鄭爲一說又引追師注云
唯祭服有衡笄彼文無笄字疏蓋誤也今從
毛義

玼兮玼兮玼音此○王肅曰玼衣服鮮明貌其之翟也翟音狄○疏曰
傳以翟雉名也今名衣曰翟故謂以羽飾衣鄭
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
爲飾不用眞羽羽施於旌旂蓋則可施於衣裳
則否蓋猶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也鄭義
爲長○案曰天官內司服王后六服鄭注云伊
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
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褘衣畫翬揄翟畫搖闕
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揄翟子
男夫人闕翟揄翟之上有褘衣祭統云夫人副
褘謂公之夫人衛侯齊夫人當服揄翟褘音暉
鬒髮如雲鬒音軫○傳曰鬒黑髮也○說文曰髮稠也○李氏曰昭二十八年左傳
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注
云美髮爲鬒○錢氏曰如雲稠密也不屑髢
也髢音弟○傳曰髢髲也髢髲也○疏曰髢益髮也哀十七年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

美使髢之以為呂姜髢玉之瑱也瑱大之去○纂曰讀作殿最之殿者非彼丁殿
反也○傳曰瑱塞耳也象之揥也揥音締頷又音替○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為
飾○纂曰傳云揥所以摘髮蓋摘音別故疏以搔首釋之非音摘也若音摘為摘取之義則今
之鑷子矣非也搔首之摘因以為飾者若今之簪兒也揚且之晳也且如字徐
音沮之平晳音錫○纂曰揚起也言眉目揚起也且又也如吉且多之且左傳築者謂目澤門
之晳○傳曰晳白晳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上章子之不淑既指宣姜此章言其者承上
文指宣姜也玼玼然鮮明者是宣姜之翟衣也
重言玼兮者甚言其鮮明也婦人髮少則聚
他人髮為髢以益之今宣姜黑髮如雲之
稠密不以髮髢為潔美言不假他髮也以玉
為塞耳之瑱以象骨為搔首之揥其眉目揚
起而其色又且白晳胡然而尊仰之如天乎
胡然而尊仰之如帝乎言其服飾之盛容貌
之美望之猶天人然是何為如此也設為問
辭令宣姜自省思之豈可以如是尊嚴之服
飾容貌而為不淑之行乎○朱氏清揚婉兮
解云清目之美揚眉之美錢氏美目揚兮解

云揚目峻也蓋眉目皆以揚起爲美清揚並

言則當爲目清眉揚也指目言揚則但爲目

揚也若此章單言揚則兼眉目也

瑳兮瑳兮瑳七我反○說文曰瑳玉色鮮白也其之展也展音戰○箋曰

展衣之展本音陟戰反又周禮內司服張彥反在去聲三十三綫韻內禮記作襢○曰展六服之

展衣也○傳曰展以丹穀爲衣○疏釋傳曰此傳言展用丹穀餘以張傳無其說丹穀亦不知

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爲襢衣赤繢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鞠音菊褖音彖○箋曰

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衣也○箋釋曰箋不同傳言宜者無

明文鄭司農注天官內司服云展衣白鞠衣黃褖衣黑蒙彼縐絺縐鄒之去絺音

皆○傳曰蒙覆也○疏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縷縐是紲袢

也紲袢音薛煩○疏曰紲去也袢袢延熱氣也子之清揚傳曰清視清明也

揚且之顏也傳曰顏角豐滿也展如之人兮展如字○今曰展情

之展知輦反在上聲二十八獮韻內○傳曰展誠也邦之媛也媛音院○傳曰美女

爲媛

重言瑳然甚鮮白者是其展衣也服此展衣

而裏用縐絺展衣蒙覆於縐絺之上是當暑

紲去袢延熱氣之服也展衣之裏不常以縐

絺夏則裏之以縐絺故曰是紲袢也宣姜服

展衣之禮服而又目視清明眉上揚起眉上
既揚起而又額角豐滿如此人乃邦之美女
歎惜不滿之意見於言外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
族在位相竊妻妾李氏曰以姜弋庸皆著姓也衛陳多淫佚之事蓋有由矣
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之矣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曰衛惠公詩恒王時○樂記曰鄭衛之音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
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音衛○前漢地理
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
色生焉○張子曰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
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
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
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詩記曰詩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
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
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
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
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
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
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

詩記謂詩皆雅樂此桑中非桑間濮上之音
今考濮水之上地有桑間亡國之音出於此

桑中即其類也詩之正經爲雅樂變詩以垂戒耳非祭祀朝聘所用也然或以桑中爲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爲刺也

爰采唐矣曰唐蒙也女蘿也兎絲也釋見頍弁沬之鄉矣沬音妹○傳曰沬衛邑○疏曰酒誥注云沬邦紂所都朝歌即沬也云誰之思美孟姜矣膸曰孟長也○蘇氏曰美弋庸皆著姓也○錢氏曰蓋沬大姓非必實言其人也期我乎桑中朱氏曰桑中上宮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我乎上宮要音腰○釋文曰要約也送我乎淇之上矣釋文曰淇衛水也○解見鄘泉水

此作者刺淫者謂汝言采唐蒙而往沬邑之鄉矣然汝非爲采唐而往也汝所思者誰乎思彼美好姜姓之長女也汝特託言采唐以往耳汝思孟姜而往會之或相期於桑中之地或相約於上宮之地或相送於淇水之上所會之地人皆知之見爲不善於隱僻者終不可掩也我指淫者非詩人自我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傳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似公穀作定弋○錢氏曰弋姓即似也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曰葑蔓菁也解見邶谷風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傳曰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鶉音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曰衛東公詩威王時○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則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

TAIWAN R.O.C.

鶉之奔奔釋文曰鶉鵪鶉也鵪烏南反○山陰陸氏曰鶉無常居而有常匹莊子云聖人鶉居而鷇食俗言此鳥性淳不越橫草奔奔鬭也鶉不能亂其匹鷇音寇鳥子也○補傳曰鶉所以奔奔然善鬭者惡亂其匹而鬭也鵲之彊彊音姜○山陰陸氏曰彊彊剛也鵲能不淫其匹鵲傳枝受卵故曰乾鵲莊子云烏鵲孺鵲以傳枝少欲故曰孺○李氏曰鵲性不淫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錢氏曰公子頑惠公之兄也

鶉奔奔然鬭者不亂其匹也鵲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宣姜與頑非匹偶也鶉鵲之不若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兄為惠公恥之也

鶉之彊彊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傳曰君小君也○箋曰謂宣姜）

我乃以爲小君爲國恥之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定丁之去）美衛文公也（疏曰文公燬昭伯頑之子戴公中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處音杵漕音曹）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疏曰鄭志答張逸問云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纂曰左傳僖二年城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說音悦）國家殷富焉（曰衛文公詩惠上時○左傳閔二年曰狄人侵衛衛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又曰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漕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戍漕注云戴公申其年卒而立文公燬戶稿反共音恭○又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自鄄之復會（鄄音絹事見魯莊十五年）齊桓始霸惠王嗣服王室多故（子頹之難）於是楚丘封衛而霸令彊矣此世道一變也

定之方中口定營室也即北方室宿○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
為正○纂曰左傳云水昏正而栽栽長築牆長板也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
謂小雪時定在北方木宿也裁音在去聲也作于楚宮傳曰楚丘之宮揆之
以日傳曰揆度也度音鐸○疏曰度日之出入謂度其景也冬官匠人云為規識日出之
景與日入之景晝參之日中之景是也○今考地官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景如字作
于楚室傳曰室猶宮也○纂曰舊以宮為宗廟室為居室今不從樹之榛栗
榛音臻○榛解見邶簡兮○今曰曲禮云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椅桐梓漆椅音
伊○釋木曰椅梓○郭璞曰椅即楸楸音秋○陸璣曰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
桐皮曰椅大類同而小別也○〔桐〕曰桐白桐也○陸璣曰有青桐有白桐有赤桐白桐宜為琴

瑟今雲南牂牁人績其皮而為布甚好牂牁音臧哥○山陰陸氏曰此即白桐華而不實爾雅
云榮桐木即此是也以其華而不實令亦謂之華桐○纂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
瑟者白桐也山陰陸氏亦以此為白桐陸又言桐有三種青白之外復有岡桐即油桐也青桐
即梧桐一名梧一名櫬詩所謂梧桐生矣是也如陸氏之說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
之桐為青桐○〔梓〕梓解見上椅○山陰陸氏曰今呼牡丹為花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
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漆釋文曰漆木名爰伐琴瑟解擊鼓纂曰爰
於也

言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定星營室昏而
正中農務始畢土功可興又揆度日之出入

以知東西正其方位然後可以作楚丘之宮室宮室與文以協句韻耳非分而言之也既作宮室乃植榛栗及椅桐梓漆凡六木他日於此伐之以爲琴瑟美其新造之初爲永久之圖也椅桐可爲琴瑟榛栗可備籩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他可類推也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不求近功

升彼虛矣虛音祛傳曰虛漕虛也○蹟曰蓋有故墟焉僖二十八年左傳所謂有莘之墟也楚丘本亦邑城也○朱氏曰虛故城也以望楚矣望楚與堂蹟曰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蹟曰升墟而并望楚堂明其相也景山與京傳曰景大也京高丘也降觀于桑詩記曰既升彼虛以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宜卜云其吉王氏曰云言也終然允臧

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章追本謀遷之初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言文公始在漕邑升其故城以望楚丘及其旁之堂邑又望其大山及其高丘於是自漕邑之虛而下於楚丘之野觀其宜桑之處人謀既定乃命龜卜之而卜言此地之吉於是建國而居之

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殷武陟彼景山亦言大山也釋丘云絕高謂之京非人爲之丘釋云卓絕高大如丘而人力爲作之者名京李氏云非人力所爲自然生者爲丘按爾雅言人爲之京謂左傳築京觀之京也詩經言京毛氏止以爲丘之高者

靈雨既零嚴曰靈善也○粲曰靈雨猶杜詩云好雨知時節以其發生故謂之好○傳曰零落也命彼倌人倌音官○傳曰倌人主駕者星言夙駕傳曰雨止星見夙早也○粲曰言辭也說于桑田說音稅鄭如字○釋文曰說舍也匪直也人錢氏曰直猶特也非特人也○今曰孟子云非直爲觀美也秉心塞淵嚴曰塞充實也淵深也騋牝三千騋音來○傳曰馬七尺曰騋○朱氏曰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

春時好雨既降農桑之務將興文公於是命主駕之倌人見星而早駕說止於桑田之野以勞勸之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富彊至於騋馬與牝馬共有三千匹舉馬之蕃息則人之蕃息可知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爲

之未輕揚氾濫者之所能成也○左傳言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是實有之數三百乘計一千
二百匹校人邦國六閑馬四種計一千二百
九十六匹則三百乘正合諸侯之數今云三
千者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爲三
千春秋諸侯各務富强亦不盡守舊制道馬
高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獨言騋者舉中
言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音帝凍蝃作螮蝀音同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
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嚴曰不與相長稚○曰衛文公詩襄上時
衛風汙淫巳甚文公轉移之速如此所謂繫
一人之本也

蝃蝀在東傳曰蝃蝀虹也虹音洪○疏曰郭璞云俗名爲美人虹雙出色鮮盛者爲
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程子曰蝃蝀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
方之氣就交於陽也○曹氏曰淮南子云天二氣則成虹說者謂陰陽相干也蓋陰氣積而上
升日光映之乃成虹○朱氏曰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
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莫之敢指女子有行曹氏曰行出適也○解見邶泉

行遠父母兄弟遠去聲

蝃蝀者日與雨交陰陽之氣相亂喻淫奔也不當交而交故不能久暮見在東須臾散矣人莫敢指之者喻淫奔之人人所惡也女子出適自當與父母兄弟相遠何苦欲急而奔乎

朝隮于西隮音躋○傳曰隮升也○傳曰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箋曰曹風南山朝隮傳云隮升雲也彼詩但言隮為升此當為升雲不言雲而但云隮猶言有渰萋萋亦不言雲也崇朝其雨傳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一章既戒其淫奔二章則陳昏姻之正禮易以雨為陰陽和此言陰陽之氣和則雲氣朝升於西方則必有終朝之雨今俗猶以西方早雲為雨之候喻婚姻以禮則家道成也女子出適於人自當與兄弟父母相遠所貴得禮之正耳彼蝃蝀淫氣暫見而旋滅不能為雨猶違禮相從暫合而易離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箴曰懷思也大無信也程子曰女

子以不自失爲信不知命也

詩人言乃如是淫奔之人也思昏姻之事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無信而不自守也命言所賦之分謂男女居室自有定分今不安其分而淫奔是不知命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相去聲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曰衛文公詩襄王時

文公君臣涉歷禍變懲創前朝相與洗濯磨勵氣象一新矣

相鼠有皮傳曰相視也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傳曰止容止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傳曰俟待也

相鼠有體傳曰體肢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傳曰遄速也

視鼠蟲之賤但有皮齒體而已人異於鼠豈可徒有形體而無禮儀容止乎謂之人而乃

無禮儀容止則亦鼠之類也其不死亦何爲乎不死又何待乎何不速死乎皆惡之之辭也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舊說鼠尚有皮人而無儀則鼠之不若以人之儀喻鼠之皮非也說詩全在點掇（點平聲）此由誤加尚字耳尚字當作只字言鼠則只有皮人則不可以無儀人而無儀則何異於鼠如此語意方瑩點掇人而二字分曉人亦天地一物耳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類胥即此意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好去聲）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樂音洛○曰衛文公詩衰王特）臣子好善文公之化也

孑孑干旄（朱氏曰孑孑特出之貌○疏曰干首有旄有羽其下有旄縿旄者牛尾也以旄牛尾爲之羽夏翟之羽也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而用之謂之夏采九旗皆注旄於干首縿音衫緌音蕤）在浚之郊（浚音峻○傳曰浚衛邑）

素絲紕之紕郭音皮毛符至反○賦曰素絲以爲緣縫紕旄旗之旒縿良馬四之今曰四之見之者多也彼姝者子姝音樞○東方之日賦曰姝美也○朱氏曰子諸所見之賢者何以畀之

有賢者來自他國至衛國浚邑之郊文公臣子之在浚者聞其賢而爭先覩之有建孑孑然于首之旄出郊見之者以素絲爲縷縫紕旌旗之縿乘良馬而來巳四輩矣見好善者多也詩人言彼姝美之賢者將何以畀予之乎言必有以効其忠益矣○賢者來自他國若季札聘鄭子産如晉之類季札告子産以謹禮子産告叔向以實沈臺駘之事皆聞所未聞是以善道告之也若謂衛有賢者隱居浚郊文公不能用而臣子徒見之則文公愧矣曷足美乎賤以四之五之六之爲見之數則止是一人往見之不見臣子多好善之意

孑孑干旟傳曰鳥隼曰旟○出車疏曰春官司常文也○解頤新語曰干旄干旟干旌蓋分而言之以協音韻其實皆旟也鳥隼爲旟謂畫鳥隼以爲飾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夏翟之羽以爲緌謂之干旌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朱氏曰都居

民所乘也素絲組之組音祖○箋曰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疏曰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九旂皆以組為飾郭璞云用綦組飾旒之邊也良馬五之彼

姝者子何以予之予音與

賢者自郊至都則近城矣又有就都見之乘

良馬而來者五輩矣

孑孑干旌傳曰析羽為旌○疏曰既設旒縿有旟旗之稱不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在浚之城傳曰城都城也素絲祝之箋曰祝當作屬屬著也著直略反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告音谷○箋曰以下告上

人告神者皆音谷然協韻者不拘易弄三瀆瀆則不告是也

賢者自都至城又有就城見之乘良馬而來

者六輩矣五之六之者言來見者愈衆也○

今考大司馬百官載旟注云卿大夫也彼文

謂仲秋教治兵非平常所建鄭氏引司常州

里建旟謂州長之屬孔氏申其義謂州長黨

正及鄰長里宰鄉長同建旟鄰音隣然司常之

文亦謂大閱及祭禩會同賓客所建皆國之

大禮故建之若臣子見賢而載旟禮無明文

豈指乘車之儀以言其人之貴如今人以旄

麾幡蓋稱郡守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諸疏曰載馳是許穆夫人所親作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漕地在鄘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諸疏曰懿公赤惠公朔之子○穀曰滅者皆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漕音曹○朱氏曰未有宮室而露居也○疏曰謂戴公也許穆夫人閔衛之亡疏曰戴公申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曰衛戴公詩惠工寮

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託歸唁為辭耳賓氏女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與夫人之意正同後序言自傷不能救得之矣又以為眞欲歸唁則非也載方露處漕邑豈女子歸唁之時乎

載馳載驅山有樞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馳驅但是乘車之事歸唁衛侯傳曰弔失國曰唁○疏曰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何人斯云不入唁我左傳云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驅馬悠悠傳曰悠悠遠貌言

至于漕傳曰漕衛東邑○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有考見鄘擊鼓大夫跋涉跋蒲末反○傳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我心則憂

衛有狄難越在草莽許以姻親力不能救僅遣大夫唁之夫人以為此無益於事我欲馳驅其車自歸以唁衛侯驅馬悠悠然歷遠至于漕邑不敢憚勞今大夫之往徒勞跋涉無救衛國之亡則我心以為憂不若我代其行也此非真欲歸唁蓋託為之辭有含蓄不盡之意首章婉而未露也

既不我嘉㦝曰嘉美也○桑曰嘉臧皆訓善善猶是也猶孟子王如善之也不能旋反視爾不臧㦝曰臧善也我思不遠

夫人託言欲歸唁許人非之故言爾既不以我之言為善遂使我不得旋反於衛矣然我亦視爾之言為不善而我之所思其說非遠而難行也言爾未必是我未必非始微露已有意見與許人別而猶未遽言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音祕○傳曰閟閉也○桑曰閟塞言不通也

我之所思其說非闊而不通也丁寧上章之
意欲言而未言也
陟彼阿丘（釋丘曰偏高阿丘）言采其蝱（音萌○傳曰蝱貝母也○衆曰
本草云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采有功）女子善懷（傳曰善猶多也○朱氏曰漢書
云岸善崩）亦各有行（傳曰行道也○衆曰猶孟子言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
矣）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宗國隕越事迫情切而許人乃沮我之歸
使我無所告語愁鬱而成疾欲陟阿丘采蝱
草以療之人見我之愁鬱則以爲女子多思

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道當論
其所思之是否不得一槩以爲不足問許人
尤我之思歸㬪衆人皆幼穉且狂惑乎何其
不解人意也蓋至是始慨然責之而不得不
言其情矣下章發之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芃音蓬）控于大邦（控空之去○朱氏曰
控持而告之也）誰因誰極（衆曰因如因徐辟而見孟子與無因而前之因○傳曰極
至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錢氏曰之適也）

末章乃言其情謂我之所思無他思所以救衛耳我欲代諸大夫之行者蓋大夫徒能唁之而已何益於事若我自歸則將行郊野經麥田不憚勞苦以控告于大國而求其能救衛者諸國之中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我所思蓋在此非徒歸也爾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尤過爾爲我百方思所以處此者不如我之自往爾所思不及我所思之切也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爲不通曉於事今欲求大國之救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闕塞不通也赴難乞師本非女子之事諷許人當爲告急於方伯不當坐視其亡止遣大夫唁之而已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所思爲有理而許人眞狂穉無謀矣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詩緝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衞

國風

說已見邶○桑曰漢志河內朝歌縣注云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衞

淇奧(音郁)美武公之德也(號曰武公和僖侯子)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相去聲○號曰爲卿士也)美而作是詩也

曰衞武公詩幽王時○朱氏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之詩以自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既言淇奧之詩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補圖屬之平陽補圖今定爲幽衛武享國五十有五前爲宣後爲平何以知淇奧之中爲幽也蓋淇奧美武公之入相其入相幽也武公既入作賓之初筵以刺時入者入爲卿士時猶幽也武公入相於幽至平而進爲公孔氏謂幽王之時武公以爲卿士是也衛武詩二鄘柏舟在初年爲宣衛淇奧在入相後爲幽舊說幽無變風非矣

瞻彼淇奧釋文曰淇奧水也○解見邶泉水○傳曰奧隈也○長樂劉氏曰謂水涯彎曲之地○李氏曰左傳昭公二年北宮文子賦淇奧其字從水與奧濱綠竹猗猗音伊○傳曰猗猗美盛貌○朱氏曰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詩記曰左思三都賦序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奧之產有匪君子傳曰匪文章貌○桑曰匪斐同大學作斐如切如磋七河反韻通作瑳○傳曰治骨曰切治象曰磋如琢如磨傳曰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瑟兮僩兮僩還之上濁○曹氏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瓚之瑟說文云僩武貌剛毅之莊也○補傳曰荀卿云陋者俄且僩釋之者引謙文云晉魏之間謂猛爲僩赫兮咺兮咺喧之上大學作喧音同○傳曰赫明德赫赫然○曹氏曰咺聲譽之喧傳也○補傳曰說文與字書皆謂朝鮮以兒啼不止爲咺蓋象口喧然譽

武公之善不止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音喧○傳曰諼忘也
興也衛稱淇園之竹故以其猗猗美盛興武
公之文章也匪然文章之武公如切磋琢磨
以成其器骨象玉石雖美材非磨礱不成器
亦猶人有美質必問學以成德問學之功必
積漸致之故取治骨象玉石用工之深者喻
之武公能自治如此故瑟兮縝密僩兮剛毅
赫兮明德之著見咺兮聲譽之喧傳此匪然
文章之武公民終不能忘之也○大學云瑟
兮僩兮者恂慄也毛以僩爲寬大與大學異
今不從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音精與菁音義同○傳曰青青茂盛貌有匪
君子充耳琇瑩音營傳曰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雜以玉石瑱天之去聲
○釋文曰琇石之次玉者○錢氏曰瑩玉色之
瑩也○槃曰瑩鮮絜也琇瑩猶齊者言瓊瑩瓊
華瓊英也會弁如星會音膾○嚴曰會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爍爍而處上似星
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縫去聲爍本又作爍音
歷○疏曰在朝君臣同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
五彩玉璂注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采玉十二
以爲飾謂之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
各以其等爲之注云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
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于周自以本

齊為等則玉用三采而填飾七也瑟音其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兮

武公入相于周服皮弁以趨天子之朝其充

耳之瑱乃美石之琇瑩而鮮絜又會縫其皮

弁其玉飾如星言德稱其服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簀音責○程子曰如簀言密比○槃曰檀弓云大夫之

簀與注謂牀簀所牀棧也棧動諫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朱氏曰金錫言

其鍛鍊之精純○錢氏曰金錫鍊之精乃可作器如圭如璧朱氏曰圭璧言其生

質之温潤寬兮綽兮程子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槃曰書綱逸云不寬綽厥心

猗重較兮猗音倚重平聲較音角○釋文曰猗依也○傳曰重較卿士之車○疏曰

輿人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猗音倚車

傍也又音意○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

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夫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平常則憑較若應

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詩補傳曰較高五尺五寸式高三尺三寸較既出於式上故

曰重較○朱氏曰言其德稱是重服也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令曰左恩

吳都賦言鄱陽暴謔則為虐矣

如簀言如牀棧之密比也金錫言鍛鍊之甚

精圭璧言器質之可貴又有寬裕綽豁之德

而倚車之重較以君子之德而乘君子之器也較式皆乘車所憑較在式之上故曰重較人於謔言之時鮮有過失至於戲謔笑談之際從容相忘易以自縱言語之過常必由之令於戲謔之際而不爲虐見和而不流非以戲謔爲美也[朱氏曰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音盤]刺莊公也[疏曰莊公揚武公和子]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音杵○曰衛莊公詩平王時]前人用賢以建功業棄而不用則不能繼之矣此序與秦晨風序意同

考槃在澗[傳曰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槃曰或見槃字從木遂以爲器非也氏說自右是多槃與盤同此言成槃在澗猶云園日涉以成趣耳]碩人之寬[嚴曰碩大也]獨寐寤言[槃曰既寐而寤既寤而言皆獨自耳]永矢弗諼[音宣][○嚴曰矢誓也諼忘也○朱氏曰自誓不忘此槃也補傳曰自誓而以永言有終焉之意]

窮處山澗之中而成其槃樂者乃是碩大之

賢人其心甚寬裕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色戚戚之意易所謂肥遯也深山窮谷無有游從獨自寐獨自寤獨自言其離索寂寞如此然賢者處之泰然永誓不忘此樂所以形容其遺佚不怨之意也○舊說以弗諼弗過弗告皆爲賢者畎畝不忘君之意其義亦正但與上文槃樂寬大之意不類故此詩不過極言賢者山林之樂以見其時之不可爲而賢者無復有意於仕所以刺其君之不能用也孔叢子云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

考槃在阿傳曰曲陵曰阿碩人之薖薖音科○傳曰薖寬大貌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過音戈○槃曰過經過也

賢者之窮處其旣寐而寤旣寤而歌無往非獨而自得其樂永誓不復他往居之而安也如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也

考槃在陸釋地曰高平曰陸碩人之軸鄭音逐毛音迪○補傳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槃曰軸說不一毛以爲進鄭以爲病蘇氏以爲盤桓不行皆不若補傳爲

長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協韻音谷○朱氏曰不以此樂告人

賢者成樂於陸如軸之卷收藏不用也既寐而寤既寤復宿無往非獨言其離索獨居非一朝暮也然賢者自得其樂永誓不告於人賢者之隱惟恐人之知也然永矢弗諼永矢弗過永矢弗告亦作詩者形容其高舉遠遯有終焉之意耳賢者不自言其如此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上常之上

獨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曰衛莊公詩平王特

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荅之事但言其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語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詞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悟矣首序題以閔莊姜有左傳可證說詩若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為美

莊姜可乎

碩人其頎音祈○箋曰碩大也○朱氏曰大人尊貴之稱○傳曰頎長貌衣錦褧衣二衣今皆如字褧頎之上聲音項字亦作絅○箋曰褧禪也國君夫人當翟衣而嫁錦衣在塗所服禪音丹○纂曰上衣舊去聲鄭牛如字句同音宜同也對裳錦褧裳上裳亦如字褧禪衣也以縠爲之加於錦衣之上中庸所謂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傳曰東宮齊太子也○既曰東宮太子所居也名得臣繫太子言之明與太子同母邢侯之姨蘇氏曰邢周公之後○傳曰妻之姊妹曰姨譚公維私○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白虎通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傳曰姊妹之夫曰私

有碩尊大貴之人頎然而長其衣以錦爲之上加禪衣在塗服之以來嫁者乃是齊侯之子嫁爲衛侯之妻言匹敵也又是齊東宮太子得臣之妹與太子同母嫡夫人所生言貴出也又邢侯呼已爲姨已譚公爲私言其娣妹皆嫁於諸侯也邢譚互言之耳風人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音題○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膚如凝脂疏曰脂有凝有釋散
文則膏脂皆總名對列卽內則注云脂肥凝者曰脂曰膏領如蝤蠐音酋齊○傳曰
領頸也○曰蝤蠐蠍也○疏曰釋蟲云蟦蠐螬蝤蠐蠍又云蠍蛣蜛又云桑蠹孫炎及疏以爲
蟦蠐也蝤蠐也蛣蜛也蛣蜛也桑蠹也蠍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如上
所言皆一物耳郭璞云蟦蠐在糞上中蠍在木中故山陰陸氏以爲蟦蠐也爲一物蝤蠐也爲二
物蝤蠐也蠍也蛣蝤也又爲一物蛣兩存之然蝤蠐爲蠍則同也蠍音契蛣蜛音詰屈齒
如瓠犀瓠音互○傳曰瓠瓣瓣補遍反又蒲莧反○朱氏曰瓠中之子也螓首
蛾眉螓音秦○傳曰螓首廣額而方○含人曰螓小蟬也○箋曰螓謂蜻蜻蜻音精○釋
蟲曰蚻蜻蜻蚻音札○疏曰此蟲額廣而且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巧笑

倩兮倩音茜○傳曰倩好口輔○疏曰笑之貌美在於口輔美目盼兮盼匹
莧反○傳曰盼白黑分

莊姜其手如柔荑之柔其膚滑白如脂膏之
凝頸白而長如木中蝤蠐之蟲齒白而整如
瓠中之子首如螓蟲之首額廣而且方也眉
如蠶蛾之眉勾曲如畫細而長也其巧笑則
倩兮美好其美目則盼兮白黑分明莊姜容
貌之美如此君何爲不荅乎

碩人敖敖音翱○曹氏曰釋文云敖出遊也通作遨則敖敖是優游舒徐之意說

與農郊說音稅○疏曰說舍也○傳曰農郊近郊也四牡有驕音蹻○傳曰驕壯貌朱幩鑣鑣幩音焚鑣音標○傳曰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且以爲飾○李曰鑣謂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鑣鑣非一鑣也清人駟介麃麃武貌無邊傍載驅行人儦儦衆貌從立人傍此鑣鑣從金傍義各異翟茀以朝茀音弗朝音潮○傳曰茀蔽也○疏曰婦人乘車不露車之前後設帳以自隱蔽謂之茀困以翟羽爲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厭厭音葉○粲曰春官巾車云厭翟勒面續總注云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上文注云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總若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續著文也詩翟蔽以朝蓋厭翟也蔽音弗又音必世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碩人敖敖然優游舒徐自齊來嫁于衛說

舍於近郊整其車服而後入四馬驕然而壯每馬之鑣皆有朱色之飾故曰鑣鑣又以翟羽爲車之蔽茀以此入君之朝見其雍容閑雅禮文之備也莊姜以禮來嫁不應不見荅豈吾君疲於政事而未暇與夫人相親耶若是則諸大夫聽朝者宜且早退無使吾君勞於聽斷可也○君之不荅莊姜以惑於嬖妾之故而此詩以爲勞於政事所致毋之不安其室以淫風流行之故而凱風以爲勞苦而

然風人之辭微婉矣
河水洋洋傳曰洋洋盛大貌北流活活音括又如字○錢氏曰活活水
流貌○疏曰左傳云賜我先君履西至於河河在齊西北流也○補傳曰以河之流喻齊國之
盛大施罛濊濊罛音孤濊音豁○傳曰罛魚罟○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補傳曰
施罟喻莊公求昏於齊鱣鮪發發鱣鮪音旃委發音撥○鱣鱏也大魚似鱘○疏
曰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南呼為黃魚○陸幾
曰鱣身形似龍銳頭背上腹下皆有甲今於孟津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亦中羹臛
又可作鮓其子可為醬臛音霍山陰陸氏曰鱣肉黃俗謂之王板○粲曰本草以鱣為黃魚是
也鱏今俗作鱘即鱘黃鮓是也○鮪曰鮪鮥也似鱣鉻音洛○陸璣曰鮪形似鱣而色青黑頭
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說文曰魚著
網尾發發然○補傳曰鱣鮪喻莊姜來歸葭菼揭揭葭音加菼貪之上貪他今口切
揭音傑○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菼亂萑又名雚亦一物而名四詳解見七月亂頑之
去萑音完○傳曰揭揭長也○補傳曰葭菼喻親迎禮容之盛庶姜孽孽魚結反○
槃曰庶出為孽言孽者衆多之貌庶士有朅音挈○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傳
曰朅武壯也○槃曰朅朅與伯兮朅兮音義同
齊北西至于河故舉河水言之謂河水洋洋
然盛大在齊之西而北流之貌活活然言齊
據大河其國盛大猶季札言泱泱乎大風也

施魚罟於河中其入水聲濊濊然而得鱣鮪
鮪鮥之大魚其魚著網掉尾發發然喻莊公
求昏於齊而得貴女猶衡門以河魴喻齊姜
也河上葭蘆與菼亂之草揭揭然長喻莊姜
來歸庶姜姪娣孽孽然衆多庶士媵臣揭揭
然武壯也以齊國之大姜女之貴媵送之盛
無一不滿人意君何爲不答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音萌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
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華音譁復相棄背背音佩
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喪去聲妃音配故序其事以
風焉風音諷美反正刺淫泆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刺時則上所化也男女之合不以正則不可
以久雖悔何及所以戒也非美也

氓之蚩蚩音癡○傳曰氓民也○朱氏曰蓋男子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
貌抱布貿絲貿音茂○傳曰布幣也○箋曰幣所以貿買物也○釋文曰貿交易
也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箋曰即就也送子涉淇淇解見邶
泉水至于頓丘傳曰丘一成爲頓丘○疏曰成重也○諸疏曰頓丘在朝歌紂都之

東也。朱氏曰頓丘地名也。槩曰漢志東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一重之丘也

匪我愆期傳曰愆過也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將音鏘。牋曰將請也秋以爲期

一章述始者已爲男子所誘而已許之奔也言有一氓我本不識其爲何人但見其蚩蚩然無知抱持其幣而爲我買絲怨而深鄙之也此氓非來買絲但來就我謀爲室家也此氓來誘我欲便挈我以歸我未成行此氓責我以愆期我乃送之涉淇水至于頓丘謂之曰非我過子之期也子無善媒以先告我故我行計未辦請子無怒以秋爲期當從子以往言已初爲遲疑爲男子所迫趣乃許之也朱氏曰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解者何以異此

乘彼垝垣音危衰。牋曰乘登也。傳曰垝毀也。朱氏曰垣牆也以望復關李氏曰復關關名。蘇氏曰氓之所在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釋文曰漣漣泣貌。槩曰漣漣涕出接續之貌既見復關載笑載言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傳曰體兆卦之體。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繇辭繇音宙占辭也。槩曰春官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注云體兆象也賈公云體王其丙害

䇲筮同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傳曰賄財也

二章述已爲男子所惑而遂奔之也言本以秋爲期期既至矣乃登彼壞墻以望此復關之人未見此復關之人則泣涕漣漣既見此復關之人則載笑載言是我爲所惑也爾卜之於龜筮之於蓍其兆卦之體皆無凶咎之辭言與我宜爲室家爾遂以車來而我以其賄財遷從從子而往謂男子假卜筮以要已遂罄其資以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說文曰沃灌溉也。朱氏曰沃若潤澤貌。于嗟鳩兮于音吁。曰鳩鶻鵃也鶻音骨又如字鵃音嘲解見小宛。無食桑葚音甚諶之上濁。釋文曰葚桑實也。傳曰鳩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耽音儋。箋曰耽溺好也士之耽兮猶可說也箋曰說解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曰婦人維以貞信爲節

三章述其既奔而悔也桑之未落其葉沃然潤澤喻情眷歡洽之時也鳩嗜桑葚之甘則食之不已猶女愛男情眷之濃而爲其所誘故歎鳩無食桑葚女無與士耽樂爲淫也士

之耽猶可解說女子一失身於人無可解說矣蓋言其既奔之後不待愛弛旋既愧悔巳無及也（朱氏曰婦人深愧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可觀耳非眞以士之耽爲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傳曰隕墮也）自我徂爾（箋曰徂往也）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商○傳曰湯湯水盛貌）漸車帷裳（漸音尖○朱氏曰漸漬也○箋曰帷裳童容也○疏曰以帷障車之傍如裳也丈夫車立乘則有蓋無帷裳）女也不爽（傳曰爽差也）士貳其行（去聲）士也罔極（曹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二三其德

四章述其愛弛而見棄也桑落而黃隕喩情眷衰弛之時也自我往爾男子之家三歲食貧者之食不嫌淡薄今我見棄而歸渡此淇水湯湯然而盛漸漬其車之帷裳因自歎女未嘗差爽其所守而自貳其行士心無極不可測知由其德二三不專一故也士也罔極所謂怨靈脩之浩蕩也○罔極爲無窮之意善惡皆可言之魏園有桃謂我士也罔極爲志念無窮極蓼莪昊天罔極爲父母之德無

窮極青蠅讒人罔極桑扈民之罔極與此士
也罔極皆為反覆無窮極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歲曰靡無也○曹氏曰無為室家而受如是之勞者〕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朱氏曰無有一朝不然者〕言既遂矣至
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音戲又音迭○朱氏曰咥笑貌〕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五章述其將至家而羞見兄弟也言我三歲
為爾婦無有為室如是之勞者早起夜臥無
有一朝不然者初與爾謀為室家惟恐不諧
其言既遂爾乃以暴虐加我我兄弟不知之
耳若知我見暴如此必咥然笑我也始為所
誘今為所暴故恐兄弟笑之此承上文漸車
帷裳見棄而歸在途自念之辭羞見兄弟也
故言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此婦蓋父母
不存唯有兄弟耳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毛音判鄭
讀為畔○傳曰泮陂也陂音畀○牋曰畔崖也〕總角之宴〔傳曰總角結髮也○李氏
曰宴安樂也〕言笑宴宴〔傳曰宴宴和柔也〕信誓旦旦〔今曰旦旦明也〕

旲天曰旦之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六章述其怨而自解之辭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彼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淇水則有岸隰則有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可知也卽上章所謂罔極也我自總角成人之初與爾宴樂言笑晏晏然和柔信誓旦旦然明著不思其反覆一至於此反覆至此是始焉不思之過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詩有總角丱兮爲男子未冠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冠去聲總角衿纓衿琴之去猶結也是總角爲未冠笄者內則注又云收結髮之故毛以爲結髮要知此詩但言自少爲爾婦也蘇子卿詩結髮爲夫妻李善云結髮始成人也取笄冠爲義其說是也舊說以老使我怨爲今老而見棄據此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婦人始笄便爲此氓之婦又言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又言三歲爲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解見邶泉水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婦人以夫家爲歸者也衛女既嫁異國而反思衛國之樂蓋於異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也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荅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風人之辭也

籊籊竹竿籊音剔○傳曰籊籊長而殺也殺色界反以釣于淇淇解見邶泉水○補傳曰思見兒童遊釣之樂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衛女思歸述其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有執籊籊然長殺之竹竿以釣于淇水者是可樂也我今豈不思衛乎以道遠莫能至也

泉源在左呂氏曰泉水即衛州共城之百泉也共音恭淇水在右呂氏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左右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慮音廬女子有行解見邶泉水遠兄弟父母遠去聲

幼時出遊泉源淇水之間甚可樂也自歎女子出適於人則雖父母兄弟之至親且踈遠矣安得復至少時游戲之所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我反○傳曰瑳巧笑貌○朱氏曰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佩玉之儺那之上○錢氏曰儺柔緩也○粲只腰身裊裊儺也

我思遊二水之間與其女伴巧笑露齒瑳然鮮白佩玉而身裊裊儺是可樂也

淇水滺滺音由○傳曰滺滺流貌檜楫松舟檜音括又音鱠○曰檜栝也○傳曰檜柏葉松身○疏曰禹貢杶幹栝柏注云柏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釋文曰楫橈也或謂之櫂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撓音饒櫂亦作棹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解見邶泉水

我思淇水滺滺然流有檜楫松舟遊於其中是可樂也我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除憂乎再三極言衛國之樂則知其有所不樂於此矣此詩全不說不見荅之意但末語著一憂字使人玩味之而其情自見矣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芄音丸刺惠公也疏曰惠公朔宣公晉子閔公二年左傳云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曰衛惠公詩威王時

衛惠公鄭昭公皆見逐惠公拒天子之師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入衛春秋不言復然以其終得國也故出入
皆稱衛侯忽以世子當立然以其終失國也
故出入皆稱忽此聖人書法之嚴也首序稱
惠公稱忽皆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矣
芄蘭之支曰芄蘭蘿藦也○釋草曰雚芄蘭雚音貫○嚴曰芄蘭柔弱常蔓延於地
○陸璣曰芄蘭一名蘿藦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鬻爲
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鬻音煑○今考本草枸杞條陶隱居注云去家千里勿食蘿藦枸
杞雖一名芄蘭郭云雀○或傳寫誤也○朱氏曰支枝同童子佩觿○傳曰觿所以
解結成人之佩也○疏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
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其鋭端可以解結也雖則佩觿能
不我知補傳曰其智不足以知人也容兮遂兮朱氏曰容兮遂兮舒緩放
肆之貌○纂曰容雍容也鄭駁云遵赤木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
不忍遽去舒徐之貌陶音遥垂帶悸兮悸葵之去○錢氏曰悸心動也
與也芄蘭蔓生支葉柔弱以喻惠公之幼弱
不能自立也觿者成人之佩人君治成人之
事雖童子猶佩之惠公雖則佩成人之佩然
其材能則不足以知我也雍容舒遂徒服衣
垂帶而悸悸然執心不定言其放肆驕傲未

知其趨嚮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韘音攝○傳曰韘玦也決音決亦作決○疏曰決鉤弦也以象骨爲之決矢時著右手巨指以鉤弦能射御則佩韘○纂曰玦申攻作決夏官繕人作抉又解見車攻雖則佩韘能不我甲程子曰甲長也○衛傳曰其仁不足以長人也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其材能不足以君長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纂曰惠公之閔惠王時詩○幾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姊生襄公而出○疏曰所以義

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曹氏曰禮爲出母期而爲父後者無服襄公爲桓公後嗣夫人見黜於先君則爲絕於宋廟矣義不可以復至宋也然母子之恩則不可絕○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里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殘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
因以爲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
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
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
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
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文
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爲
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
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

乎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葭蘆葦解見上月○傳曰杭渡也）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跂音企亦作企音起○粲曰跂舉踵也脚張不着地跟音根）

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爲或人以遠沮已
已爲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
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
不爲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
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爲遠也欲往之切故謂

遠爲近若眞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小船曰刀。棨曰舠字音刀小船也古字通用］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曹氏曰是役也王爲上而衛人從焉故不斥刺宣公而云刺時也］

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爲去聲］過時而不反焉［曰衛宣公詩桓王時。蘇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事見左傳桓五年。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其詩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恱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師出而人情之怨如此其敗宜矣是役也春秋不書戰敗諱之也

伯兮朅兮［朅音挈。箋曰伯君子字也。棨曰朅與庶士有朅音義同］邦之桀兮伯也執殳［殳音殊。傳曰殳長丈二而無刃。疏曰戈殳戟矛皆揷於輢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揷用則執之輢音倚車傍也又音意］爲王前驅

婦人自言其夫朅然而武壯爲邦之英傑今
乃執殳爲王前驅而從征役也
自伯之東毓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首如飛蓬蓬解見騶虞豈無膏沐詩記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晉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潘音翻誰適爲容適音滴爲去聲或如字○傳曰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悅己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自伯之東行伐鄭我髮
不梳如飛亂之蓬草非無膏沐然誰主爲
容飾乎
其雨其雨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杲杲出日杲音槁○錢氏曰杲杲日色明也願言思伯粲曰願念也甘心首疾粲曰頭痛也
時以秋伐鄭秋暑之時艱於得雨故因以起
興曰其雨其雨矣其雨矣乃杲杲然日復出喻望
其夫之歸而復不歸也我念而思伯憂思之
過以生首疾而甘心焉不以爲悔也
焉得諼草焉音煙諼音喧○粲曰孔氏以諼訓爲忘非草名然毛氏云諼草令人忘憂是有其物也按本草有萱草云令人好歡樂無憂嵇叔夜養生論亦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愚智所共知也諼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蕿皆從草則爲草名無疑矣言樹之背音佩沈又如字。傳曰背北堂也。疏曰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也。項氏曰儀禮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又音悔。傳曰痗病也

人謂諼草忘憂何處可得之我欲植之北堂玩之以銷憂今我念而思伯至於心病恐非諼草所能療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衞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喪去聲妃音配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殺所戒反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曰衞宣公詩値王時

有狐之時桃夭摽有梅之變也

有狐綏綏音雖。○疏曰綏本訓安則綏綏定綏之意也狐性多疑綏綏則獨行而遲疑也在彼淇梁解見邶谷風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興也狐性淫又多疑每涉河冰且聽且渡故言疑者稱狐疑也今在淇水之梁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時婦人喪其妃耦憂是子無裳蓋欲與之爲室家

而託言與之作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傳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厲曰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處音杵漕音曹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遺音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曰衛文公詩惠王時○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僖公二年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稱去聲衣單復具曰稱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

木瓜美桓公衛人之情也春秋不與桓公專封所以尊王也

投我以木瓜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報之以瓊琚音居○桑曰傳云瓊玉之美者疏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說文云瓊赤玉也姑兼存之○傳曰琚珮玉名○解見鄭女曰雞鳴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好去聲

人方危亡困急之中有能惠顧之者其感必倍齊桓有存亡之功衛深德之故因其車馬器服之遺而述其欲報之厚言我衛人當爲狄所滅之時但有遺我以木瓜微物者猶當報之以瓊琚且曰此非足爲報欲以結好於永久且況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如何此感其救患之恩設爲瓜瓊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此所謂木瓜猶言蕪蔞亭豆粥（蔞音閭）嘑沱河麥飯也（嘑音呼）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瑤音遙○傳曰瓊瑤美玉○說文曰美石○疏曰三者皆玉石雜也○今曰公劉雜玉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玖音久○釋文曰玖玉黑色○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玉也）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76877 <7

詩緝卷之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王　國風

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謂之王國之變風戲許宜反驪山之下地名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名疏曰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變及
郊畿詩作後於衛頌國地狹於千里故次之於
衛也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平矣○程子曰刑政
不能治天下諸侯故盜植相行滅○王跡息矣故
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蘇氏曰其風及其境內
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
曰周黍離而曰王○李氏曰黍離以下
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
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蓋雅頌之詩亡也○朱
氏曰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補
傳曰風之名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
尊周○亦所以愍周○東周春秋書王之意一也○衛有
狄難未幾復振○周有犬戎之禍○
遂致陵夷○王之次衛其以此歟○

正始之化行則以周變商周之所以王而積
風為雅也衰亂之俗勝則反周而商周之所
以東而雅降為風也王風次衛著盛衰之變
也

黍離閔宗周也

諸曰宗周鎬京也○諸疏曰正月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
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
謂洛邑也以洛邑謂東都故謂鎬京為西都○
李氏曰成王之營東都王城則遷九鼎焉成周
則居頑民焉平王以來皆居王城至敬王遣子
朝之亂○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
于成周○昭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此宗周
成周之辯也○朝如字

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
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
是詩也

彷徨音旁皇○疏曰平王詩也平王宜
曰幽王子○補傳曰序詩者道東周大

夫之情狀簡短數語發明一篇終始之義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誰謂詩序可無取哉

周東遷而遂微置豐鎬於度外蓋秋風禾黍之感不接于目日遠日忘也其大夫過故國而悲歌徒重千載之太息而已聖人於夷夏之大變蓋三致意焉○多方來王自奄至于宗周注云鎬京也周官序言還歸在豐經言歸于宗周指豐邑也唐孔氏云周為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洛邑皆可言宗周

彼黍離離傳曰彼彼宗廟宮室○說文曰黍禾屬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疏曰黍可為酒離離垂也○今曰本草唐本注云黍似粟而非粟也又丹黍米條圖經注云有二種米粘者為秫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黍如稻之有秫糯耳

彼稷之苗曰稷今之穄也穄音祭○釋草曰粢稷○釋曰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云今呼粟為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止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說文曰稷百穀之長○今曰本草唐本注云稷即穄也與黍同類孟詵云入穀之中最為下圖經云今所謂穄米也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則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則為糧耳苗初生苗而未秀也苗而後秀秀而後實

行邁靡靡傳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

中心搖搖疏曰心憂無所附著也楚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

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傳曰悠悠遠意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此何人哉

言鎬京宗廟宮室毀壞而爲禾黍之地彼處有黍離離然垂矣彼處又有稷長苗矣連言彼者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爲禾黍也周大夫見之而不忍去行邁爲之遲遲中心感傷搖搖然無所附著遂言人有知我之情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之情者怪我久留不去謂我有何所求也亡國之恨悽然滿目唯呼悠遠之蒼天而訴之曰致此顛覆者是何人乎不斥其人而追恨之深矣言天蒼然悠遠歎其訴而不聞也李氏曰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詩意同漸音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亦作穟傳曰穗秀也○行邁靡靡中心如醉今曰昏而不醒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朱氏論語解云吐華曰秀是秀爲未穗今毛氏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今曰實則成穗而堅也）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音謁○今曰噎食窒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苗遂實取協韻耳舊說初見稷之苗中見稷之穗後見稷之實為行役之久前後所見使稷自苗而至於實果為行役之久則不應黍惟言離離也如噎謂氣逆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難去聲風音諷○李氏曰此大夫蓋同僚也）

君子于役（箋曰于往也）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棲音西塒音時○傳曰鑿牆而棲曰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言此君子往而行役不知期以何時而歸乎言其時之久也且今何所至哉又不知其所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雞棲于塒則日夕矣羊牛又下牧地而來歸皆有休息之時也君子行役乃無休息如之何而使我不思乎言

已思之所以風王念之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殷曰行役無日月曷其有佸音活○傳曰佸會也雞棲于桀傳曰雞棲于杙爲桀杙音弋橛也橛音掘日之夕矣羊牛下括音聒○傳曰括至也君子于役苟無饑渴箋曰苟且也

言不可計以日月卽序所謂無期度上章所謂不知其期也不知其何時可以佸會乎歸期未可望且得無饑渴足矣見不免饑渴也此又所以風之而使察焉者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疏曰閔傷也○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遠去聲○疏曰平王詩○朱氏曰君子當衰世知道之不行爲貧而仕亦免死而已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豈惡富貴而不居哉誠以官尊而祿厚則責重而憂深非吾力之所能堪也是以相招爲祿仕雖役於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君誠有樂乎此者其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比於不自量其力之不足而昧於榮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此固聖賢之所與也○李氏曰老子在周爲柱下史梅福在漢爲市門卒

君子相招爲祿仕則在位皆小人矣當是之時貧且賤焉非恥也故詩人不以閔君子而以閔周

君子陽陽 程子曰陽陽自得之狀。李氏曰史記晏子之御意氣陽陽甚自得也。○補傳曰容充盛貌 左執簧 音黃○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鍱也春官笙師注笙十三簧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月令仲夏調竽笙篪簧見三器皆有簧知此非竽篪而必以爲笙者以簧之所用本著於笙言笙可以見簧言簧可以見笙故知簧即笙非竽篪也鍱言葉○錢氏鹿鳴注曰簧笙之舌也 右招我由房 傳曰國君有房中之樂○嚴曰由從也欲使我從之於房中○疏曰路寢非燕息之所謂小寢之內作之天子房中之樂以周南諸侯以召南 其樂只且 樂音洛只音止且沮之平聲又如字○嚴曰道不行其且樂此而已○朱氏曰只且語助聲

賢者處於亂世俱爲伶官其友陳其相呼執役之事言其君子陽陽自得不以賤事爲恥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我相從於小寢之內將奏房中之樂君子之樂如此而已蓋非所樂而樂焉知時事之不可爲矣

君子陶陶 今如字協韻也舊音遙 左執翿 音逃○傳曰翿纛也○嚴曰舞者所持謂羽舞也 右招我由敖 音遨○嚴曰燕舞之位○錢氏曰敖遊也因謂

敎處爲敎猶周禮云閒遊也其樂只且
陶陶自樂貌劉伶酒德頌其樂陶陶亦協酕
糟韻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周人怨思焉㦰曰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強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
王是以戍之○朱氏曰先王之訓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侯實

啓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
宗廟禾黍曾不以之興懷而唯中國之憂失
輕重矣
揚之水張子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淪楚弱堪憂不流束薪曹氏曰非薪之彊水弱而已彼其之子其音記○朱氏曰其語助也○歐陽氏曰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不與我戍申今日前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故申伯國○朱氏曰申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還音旋

興也薪木浮物一束之薪非不可流轉若鑿
鑿之白石也而悠揚之水淺弱不能流轉之
喻諸侯本非難令而東周衰弱不能號令之
也唯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我共
戍申國而獨使我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懷
思之哉懷思之哉不知何月我得旋歸乎
揚之水不流束楚○傳曰楚木也解見漢廣彼其之子不與
我戍甫傳曰甫諸姜也○疏曰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
後爲甫侯周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也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

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
趙亦此類也○錢氏曰甫其地未詳懷哉懷哉曷月予歸還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今曰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箸蒲草解見陳澤陂蒲柳解
見陳東門之楊○曹氏曰楚小於薪蒲輕於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傳曰許諸姜也○錢氏曰許在今許州○朱氏曰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楚愈輕蒲又愈輕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音推鵻之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

年饑饉（音覲）室家相棄爾（疏曰平王詩○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

民之貧國之難也故以閔周

中谷有蓷（傳曰中谷谷中也○曰蓷茺蔚也益母也茺蔚音充尉○釋草曰萑蓷萑音追亦作䧳○李巡曰臭穢草也○郭璞曰今茺蔚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曰舊說云菴藺）暵其乾矣（暵音罕又音漢乾音干○疏曰暵燥也）有女仳離（仳批之上○傳曰別也）嘅其嘆矣（嘅音慨嘆音作歎○曹氏曰嘅嘆聲）

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草生海濱池澤濕則生旱則死谷中之地陰潤其蓷草宜難旱也今嘆燥其乾者矣旱則乾者先燥也興饑饉則貧者先悴也有女見棄與其夫別離嘅然發其嘆聲所以嘅然而嘆者自傷遇斯人之艱難窮厄也謂見棄者非其夫之得已特以饑饉不能相養故爾（曾氏曰無怨懟過甚之辭厚之至也）○舊說以蓷草暵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與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澤氣象耳由此而

致夫婦衰薄遂以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舊說以蓷草宜生高陸生谷中則傷於水非也據本草茺蔚正生海濱池澤其性宜濕○傳云蓷鵻亦作萑作萑即釋草言萑蓷也大東傳曰萑鵻也蓋萑亂萑又名鵻一物而四名彼萑音完此萑音追字同而音異毛於此傳言蓷鵻者蓋借用鵻字非以蓷爲萑也曹氏以蓷爲萑誤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朱氏曰脩長也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歗音嘯亦作嘯○朱氏曰條條然歗貌○今曰條猶長也○江有汜箋曰歗蹙口而出聲○傳曰歗長吟也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傳曰淑善也○詩記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長茂者亦爲所暵與饑饉甚則粗給者亦乏之絶矣條條然而長歗其悲恨深於歎矣不善猶言不幸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音輟○錢氏曰啜泣而縮氣也補傳曰歗甚於歎泣甚於歗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生於濕者又難旱於脩者今亦為所暵與富足者亦乏絕矣凶年饑饉之甚貧富皆憔悴也啜然泣而縮氣窮之甚也何所嗟悔而可及謂雖嗟歎而不及於事無益也 詩記曰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 疏曰桓王林平王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 諸侯背叛 背音佩 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樂音洛○朱氏曰左傳隱三年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桓五年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質音致祭音債繻音須射音食中音衆○蘇曰兎爰本在葛藟之下但簡劄失次耳

春秋之例王師不書此繻葛之戰書三國從王伐鄭蓋伐鄭不服也王卒既敗自是王命不行矣

有兎爰爰 傳曰爰爰緩意 雉離于羅 曰離麗也解見新臺○傳曰鳥網為羅 我生之初 曹氏曰謂幼穉時也 尚無為 嚴曰尚庶幾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音離○傳曰罹憂也 尚寐無吪 吪音訛○傳曰吪動也○今

曰無羊武寢或吪訛亦訓動彼吪作訛字異音義同○朱氏曰寢而不動以死耳

興也兎陰狡善逸雉耿介善鬬有兎爰爰然緩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如之何也有雉離于羅網之中喻周人爲王力戰而受禍也我生之初天下庶幾無事及我生之後逢此百憂有生不如無生庶幾寢寐而不訛動死爲愈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 音孚○傳曰罦覆車也車赤奢反○疏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釋器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繴音壁○郭璞曰今之翻車

杙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罥音絹○釋曰捕鳥之具爰爰曰掄兎非也 我生之初尚無造 傳曰造爲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音教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 音衝○曰罿即罦也 我生之初尚無庸 傳曰庸用也 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兎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 音壘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書氏曰堯典以親九族孔安國以爲高祖玄孫之親杜預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爲九族康成孔穎達從安國說徐安道以類弁序

言不親九族而詩有頍弁角弓序言不親九族而詩及婚姻以相親爲是案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說者爲父也子也孫也三者爲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說者謂自已而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則由一而三由三而九皆謂同姓之親耳二詩之序推親親而廣之耳○夏氏書解曰高祖非已所得而疎事玄孫非已之所及見惟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巳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巳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今曰二說不同姑兼存之○葛藟若系爰之下解見兔爰

親親周道也棄其九族則周道衰矣陳氏曰周公大封同姓成王內睦九族

緜緜葛藟傳曰緜緜長不絕之貌○葛藟解見樛木在河之滸音虎○釋丘曰岸上滸○釋曰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名滸○傳曰水厓曰滸○潮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邶風云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生蒙楚大雅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然則葛藟又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不生於水厓終遠兄弟遠去聲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葛藟枝蔓聯屬必依木以生喻宗族之依王室也今緜緜然不絕之葛藟不生於丘

野而生於河水之滸岸近水之岸善崩將爲水所齧猶王室衰微人將失其所依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而舉親兄弟之辭以責之親兄弟則同父故言王終遠我兄弟者謂父是他人之父乎不然何爲不顧我也知有父則知有兄弟矣今人兄弟之相責望者猶言汝豈不念父之故杕杜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意亦同平王視親兄弟且如路人則待九族可知矣○舊說平王以他人之父爲父非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上濡○釋丘曰涘爲崖○李巡曰涘一名厓謂水邊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母謂是他人母乎莫我有言視之如無也左傳云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釋丘曰夷上灑下曰漘○孫炎曰平上消下○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傳曰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謂兄是他人之兄乎莫我聞言我責以兄弟

之義彼聽之如不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疏曰桓王詩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與也人臣任事於外則讒間易生今往彼采葛以爲絺綌事之至微者時不至久迹無可疑然一日不見於君已懼小人乘間而讒之如三月之久矣蓋讒人衆多君子動輒疑懼略不可以有所爲事有大焉者誰敢任之乎

李氏曰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如上官桀等譖霍光伺光出沐日奏之弘恭石顯欲譖蕭望之候望之出休日上之○曹氏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彼采蕭兮 傳曰蕭所以共祭祀○曰華者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及生民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 艾牛蓋反○傳曰艾所以療疾 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 疏曰陵遲猶陂陁言廢壞之意陁音駝○李氏曰家語云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涉焉陵遲故也王肅注云陵遲猶陂陁也 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

聽男女之訟焉疏曰桓王詩

此詩人述古人能止奔者刺今有淫奔之訟而不能聽也

大車檻檻銜之上濁。傳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錢氏曰尊之言大車○補傳曰檻檻有聲可懼毳衣如菼毳尺銳反吹之去菼覃之上濁。○疏曰春官司服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鄭注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鷩[illegible]希本又作絺陟里反蜼位袖壘三音今從禮注云絺徐音咎鄭音上刺也○王氏曰春官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菼騣曰菼薍也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薍頑之去聲○今曰毛氏云菼鵻也蘆之初生也鄭氏云菼薍也孔氏云孫炎郭璞以蘆薍爲二草李巡舍人樊光以蘆薍爲一草毛意同李巡之萑鄭湯傳爲薍又言青者如鵻鵻鳥青非草名蓋毛所指鵻者草也鄭所指鵻者鳥也今從鄭蘆薍爲二草○菼薍萑解見七月

豈不爾

思畏子不敢

古者大夫乘其大車其德尊嚴故聽其車行之聲檻檻然可懼又身服毳冕之衣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其青色者如初生之菼乘是車服是服以朝享助祭儼然人望而畏之不敢犯禮有女欲奔者云我豈不思汝乎畏此乘大車服毳衣之人故不敢也古之大夫能莊敬以臨民使之無訟則今之大夫有訟而不能聽為可刺也曹氏曰毛公謂大夫服毳冕以決訟毳衣冕服也享王於廟及助王祭禮則服之未有服之以聽訟也

大車啍啍音暾○傳曰啍啍重遲之貌毳衣如璊音門○說文曰璊玉赤色○謂璊曰其赤者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傳曰穀生也死則同穴壙曰謂塚壙中也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號曰內則云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不入女不出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皦音皎○傳曰皦白也

言古者男女皆守禮之正生則異室不至相瀆死則同穴從一以終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觀其自誓之辭所守之堅可知矣此由上之

風化使然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疏曰莊王佗桓王子賢人放
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二留名氏不顯事迹無傳以國人思之知其
賢矣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錢曰施施舒行貌○蘇氏曰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李氏曰孟子施施從外來

子嗟放逐在外國人思之言隱居丘陵之間
而殖麻以爲生者是彼留氏字子嗟也彼留
氏子嗟庶幾施施然舒行而來以從我也猶
唐有杕之杜筮肯適我白駒於焉逍遥之意
夫賢者放逐於外而使國人私致其愛慕欲
其相與遊從而已知莊王不能復用之矣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傳曰子國子嗟父○朱氏曰子國亦字也彼留
子國將其來食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庶幾從我食猶唐有杕之杜言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之意憂而欲飲食之也君不能養賢而國人欲私致其殷勤以飲食之而已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朱氏曰并指前二人也彼留之子貽我珮玖傳曰石次玉者能遺我美寶○疏曰美寶猶美道

貽我珮玖欲其遺我以善道也夫賢者宜金玉王度而乃使國人望其私淑於己而已是可歎也○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其序云屈原以珍寶為仁義騷人之辭源流於風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976378

詩緝卷之八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鄭　國風

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畴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
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
作。○疏曰、謂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八國皆在四
水之間。若克虢鄶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
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對上鄶風已作、故云
又作。○朱氏曰、鄭桓公食於西都畿內之鄭邑、
今華之鄭是也。其後又得虢鄶之地、施舊號於
新邑、則今鄭是也。又曰、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
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蓋舉重而言也。
○程子曰、紀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
本畿內之封、國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
○前漢地理志曰、鄭俗淫。季札聞鄭之歌、曰美
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
乎。自武公後二十二世、為韓所滅。

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蓋鄭衛皆淫
風而鄭尤甚

緇衣 緇音資 美武公也。疏曰、武公掘突、桓公友子。索隱曰、名滑突、滑一作掘。

音僞 父子竝為周司徒 疏曰、父謂武公父桓公友。 善於其職國

人宜之 朱氏曰、周人作是詩。○詩記曰、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今 故

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曰鄭武公父平王時。○詩記曰、

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卿、武公父子也。講師誤以爲武公好賢、遂曰有國善善之功焉、失其旨矣。

說者多以此詩為鄭人所作、謂周人之詩當
在王風、非也。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皆周大夫
所作而附於豳。此武公入為周司徒、善於其
職、周人善之而作此詩耳。周人愛武公、欲其

常爲卿士至其子莊公不克肖其德周人遂
畀虢公政而緇衣之意替矣

緇衣之宜兮傳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疏曰冬官鍾氏言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纁音熏緅音鄒○曹氏曰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天子常朝之服用皮弁諸侯常朝之服用羔裘玄冠也皮弁以白鹿皮爲冠以狐白皮爲裘以素錦爲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白布爲之衣冠同色故也羔裘以緇布爲冠以黑羊皮爲裘以緇布爲衣而裼之其上加朝服十五升緇布爲之其裳皆素凡朝服君與卿大夫同今天子之卿而服緇衣者蓋旣朝於天子而退治事則釋皮弁而服緇布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裼音錫敝予又改爲兮敝音弊本又作獘適子之館兮傳曰館舍也○李氏曰言諸侯各有館舍也還予授子之粲兮還音旋○王氏曰粲粟治之精者○朱氏曰漢有白粲之刑給舂導之役

武公之賢周人愛之故作此詩言武公爲王卿士而服此緇衣也甚宜德稱其服也此衣若敝我周人當爲子更爲之願其久於位矣我適汝武公所寓之館以其自鄭而至省問其舍止之安否也既見之而歸我又取米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精者以遺之猶白飯青芻之意也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疾武公以諸侯入爲卿士宜周人
之所疾忌今稱譽之願望之親往省之又即
饋遺之且不以爲觕進也（觕鉢麤二音）拳拳如此
豈非好賢之至乎○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
之至（孔叢子）又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禮記）
（纚不）緇衣之詩繾綣殷勤可謂好之之至故曰
好賢如緇衣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則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則投畀有

昊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好
賢惡惡者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
緇衣之好兮（傳曰好猶宜也）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蓆音席○程子曰蓆有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傳曰蓆大也）
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將音鏘）刺莊公也（疏曰莊公寤生武公掘突子）不勝其
母（勝音升）以害其弟（疏曰弟名段字叔）弟叔失道而公弗

制祭仲諫而公弗聽祭音再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曰鄭莊公詩平王時○左傳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亟音器大音泰鄢音於晚於建於然三音共音

恭子封公子呂也○補傳曰將仲子之序與左氏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而左氏之好惡與聖人同也○穀梁曰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公羊曰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胡氏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書國命公子呂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克段於鄢克者力勝之辭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蹙矣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公既沒姜以國君適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莊公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使居父母之邦此鄭伯志也

莊公克段之事左氏以爲譏失教此詩後序

以為小不忍皆責之也輕穀梁公羊及胡氏深誅其心以為大惡後之說詩者祖其意以後序為非且謂詩人探莊公之心在於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為說冀以稔成其惡耳竊謂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莊公固以不能釋然于懷矣而又挾材武怙母寵結羣小將不利于宗國此莊公之所深忌也請制弗許請京與之迫於母意不得已焉耳始答祭仲曰多行不義必自斃繼答公子呂曰無庸將自及至公子呂又言之則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蓋挾數用術為秋實黃落之計設心不仁矣觀段之淺露為羣小所縱臾而欲謀宗國何能為者邪固易之矣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公固非不忍者然春秋乃聖人褒貶之法變風乃國人諷諫之辭不可以並論也此詩止以公與祭

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之公論開悟之耳如此則不失詩人温柔敦厚之旨

將仲子兮傳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曹氏曰仲子祭仲足也祭其氏也名仲而字仲足無踰我里傳曰踰越也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無折我樹杞傳曰杞柳屬○陸璣曰生水傍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其材堅韌今人以爲車轂韌音刃○今曰樹杞猶言杞樹耳杞桑檀皆美木以喻兄弟○三杞考見四牡豈敢愛之畏我父母懷曰於情者甘父子與母連言之耳仲可懷也今曰懷念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祭仲之謀迫而淺欲速去其偪曰早爲之所莊公之謀狡而深故養成其惡曰子姑待之公與祭仲皆欲致段於死地所爭遲速之間耳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乃反其意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諷之謂公若曰請仲子無踰越我所居之里無損折我美樹之杞踰無入我家而害我兄弟也我豈敢愛段而私之哉乃畏我父母也仲子之言固可念也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公未

豈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之若謂公之已踰者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譎諫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呂氏曰孟子云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傳曰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公族之義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傳曰園所以樹木也○疏曰園者圃之藩故其內可以種木也）無折我樹檀（傳曰檀彊韌之木○疏曰檀材可以爲車○陸璣曰檀木皮正青滑澤）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諷公縱不愛段獨不畏國人之多言乎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處音杵○曹氏曰滎陽故東虢國也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之間即其地也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鴻溝在縣西宮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制即成皋舊虎牢也索師古音求索之索）繕甲治兵（繕音擅○嚴曰繕之言善也甲鎧也鎧音愷韻又音愷○今曰繕補也繕甲修治之意）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說音悅○曰鄭莊公詩平王時）

二叔于田皆美叔段之材武無一辭他及而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首序經聖人之手矣說詩不用首序則二叔于田皆爲美叔段椒聊爲美桓叔叔段桓叔可美也乎哉此詩言段出田而京邑之黨相媢說以從之耳後序謂國人說而歸之非也鄭師臨其境京人亦叛之矣

叔于田傳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大音泰○嚴曰于往也巷無居人傳曰巷里塗也○疏曰里內之塗道也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音荀○嚴曰洵信也

段好田獵馳騁其黨諛說之謂叔之往田獵也人皆從之里巷之內無復居人豈盡無居人乎雖有居人但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段豈眞美且仁哉其黨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爲聖也詩人之意謂段之不令而羣小相與縱史如此必爲厲階以自禍莊公曷爲不禁止之乎故序曰刺莊公也

叔于狩音狩○傳曰冬獵曰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

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毛曰適之也郊外曰野巷無服馬毛曰服馬猶乘馬○今曰易繫辭服牛乘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曹氏曰言其有藝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大如字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好去聲不義而得衆也曰鄭莊公詩平王時○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為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兩叔于田其三章章五句短篇者止曰叔于田其三章章十句長篇者加大以別之采詩之初未有序故於首章加大後有序因存而不去猶書序作堯典之下復有堯典二字存其舊也公子呂云序將得衆謂其所悉者序則羣小將以利合也序祖其說以為得衆非謂其眞能得人心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曰上乘如字駕也下乘去聲四馬也執轡如組朱氏曰轡今之韁也○錢氏曰組文五采相間手執六轡如組之文言其齊比○今曰疏謂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驟於道言如織組之為不若言如組之文為猶徑

也縱必二反兩驂如舞歲曰在傍曰驂○○傳曰驂之與服諸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舊詩所謂如舞也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叔在藪傳曰藪澤禽之府也○䟽曰澤水所鍾水希曰藪○鄭有圃田此言藪圃田也火烈具舉今曰烈如載燔載烈之烈謂以火焚烈之也孟子曰益烈山澤而焚之大司馬注火弊火止也也春田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曹氏曰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耳若大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隅之田皆然也○傳曰具俱也襢裼暴虎襢裼音但錫但上濁也○傳曰襢裼肉袒也○䟽曰李巡云脫衣見體曰肉袒獻于公所將叔無狃將音鏘狃音紐○傳曰狃習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戒其傷女音汝

上篇叔于田。段在京自出田也。此大叔于田。段在鄭從莊公出田也。叔之從公往田也。駕一乘之馬、矜其多能、代御人御、自執馬轡、如組文之齊。比其兩驂之馬、如舞者之中於樂節、皆見其善御也。叔在林藪禽獸所聚之地、以火烈而焚之、同時皆舉、叔乃襢去裼衣、徒手搏虎、以獻于莊公。不教誨國君介弟之貴而氣習如此、見失教矣。莊公不教誨禁止之、其私昵之黨、乃致媚愛之辭曰、請叔無狃習

此事數數爲之、恐其或傷汝也。莊公爲可刺
矣。○舊說執轡如組、叔之御人。下文又良御
忌、乃言叔身善御、自爲文離也。正以叔執轡
如組、爲善御耳。
叔于田、乘乘黃。傳曰、四馬皆黃。兩服上襄。箋曰、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馬之上者爲上駕、猶史所謂上駟也。○今曰、終日七
襄。兩驂鴈行。音航。○疏曰、兩驂與服、其首差退、如鴈行之有次序。叔在藪、
火烈具揚。傳曰、揚、光也。○箋曰、揚、言舉火而揚其光也。叔善射忌。音記。○傳
曰、忌、辭也。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控、空之去。○朱氏曰、抑、發語辭。○傳曰、騁
馬曰磬、止馬曰控。○補傳曰、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止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也。○
今曰、今人謂馬韁爲磬控。抑縱送忌。朱氏曰、舍拔曰縱。拔音跋。
兩服馬皆上駕、其馬最良也。兩驂馬如鴈行、
其首差退也。既言叔良御忌、遂言其能磬以
騁馬、控以止馬、則馬之進退惟其意。所以實
其良御也。既言叔善射忌、遂言其能後手縍
而縱、縍音蓬、子悅切。前手撅而送。則矢去勁而有力。
所以實其善射也。○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今
射者云前手撅、後手縍。撅即送也。縍既縱也。

舊說從禽曰送今不用

叔于田乘乘鴇（鴇音保依字作駂○釋獸曰驪白雜毛曰鴇○釋曰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雜者名鴇。今所謂烏驄者。）兩服齊首（傳曰馬首齊也）兩驂如手（箋曰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叔在藪火烈具阜（傳曰阜盛也）叔馬慢忌（傳曰慢遲也）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掤音冰○傳曰掤所以覆矢○疏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異音義同箙箭筩蓋也。箙音同箭室也。○今曰用矢則秉掤以箙。既用則納矢箙中。釋下具掤以覆箙也。）抑鬯弓忌（鬯音暢○傳曰鬯弓弢弓。弢音滔。弓衣也。○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弓謂弢弓而納之鬯中鬯韻作韔注云弓衣也）

田事既畢。則叔馬行遲矣叔發矢希罕矣。釋掤以覆矢矣。以鬯鬯其弓矣。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叔段洋洋之意矣。○段有不義之謀兄弟之間人所難言詩人傷叔之意但言段矜能恃勇暴虎以獻氣陵其兄私黨謟事甘言媚說方且踴躍馳騁不能自已從容畢事意氣自得其氣習輕揚麤暴如此殆非令終之器所謂智伯射御足

力則賢而以不仁行之者也公何爲不早禁
止之乎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疏曰文公疐厲公突子踕音捷高克好利而不
顧其君好去聲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惡烏路反遠去聲
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將去聲竟音境陳其師旅翱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疏曰鄭之公子名素文公退之不以
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曰鄭文公詩惠王時○疏曰春

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
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
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胡氏曰人
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
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
而退之以禮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
有假之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卒伍離散而莫
之卹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
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諫于君
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春
秋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矣

春秋經書鄭棄其師罪文公也與首序合

清人在彭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箋曰清者高克所師衆之邑也
駟介旁旁音綳○箋曰駟四馬也○傳曰介甲也○疏曰旁旁然不息○今曰北山

王事傍傍字二矛重英重平聲○箋曰二矛酋
異音義同　　　　　矛夷矛也○疏曰考工
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重尋○注云八尺曰尋○
倍尋曰常○魯頌以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直
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
箋云二矛重弓○備析象○直是酋矛育二無○夷矛
也○○英傳曰矛各有英飾也○疏曰經言重英
纏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英飾言其各自有飾
竝建而重累魯頌謂矛之飾
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
翺翔猶彷徉也○彷徉音旁羊
○或氏曰如鳥之翺翔也○
河上乎翺翔載驅
　　　　　傳曰
高克所率清邑之人在於河上之彭地狄去
無事乃使四馬被甲驅馳旁旁然不息其車
之上建酋矛夷矛長短不同其英飾相重累

翺翔於河上之地何爲者耶詩意謂彼既無
事不召之使還將潰散矣永嘉鄭氏曰夫擁
　　　　　　　　　　大衆於外○而無所
事○不爲亂○
則潰散徧
清人在消傳曰消河四駟介麃麃音標○傳曰二
　　　上地也　　　　　麃麃武貌
矛重喬毛音橋鄭音驕○傳曰重喬累荷也○
　　　釋文曰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
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釋相負荷也○疏
釋毛曰喬高也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
也而二矛同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喬謂此二
矛刀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㦸曰喬矛矜近
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縣音玄○疏釋鄭曰矜
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曰舞師
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題者表識之言㦸曰
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

物以題識之蚤音如字識音志河上乎逍遙錢氏曰逍遙行樂也

清人在軸音逐。○傳曰、軸、河上地也。○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駟介陶陶音道。○傳曰、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去聲。○箋曰、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將也。○疏曰、左傳成二年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御者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不在左也。解音蟹。殷於閑反。

師久不歸、厭其處、則復遷、故自彭而消、自消

而軸、翺翔偏於河上之地、既閒暇無所作爲、乃使在左之御者習旋其車、車右勇力之士、抽兵刃以習擊刺。將居中央。爲容好而已。遊戲以自樂也。○一說好如字。左軍旋而歸、右軍抽而退、皆已逃散。唯中軍高克所自將、雖作好而彊留、亦不能久也。亦通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朝音潮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風音諷。○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疏曰、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或謂檜羔裘專刺其君唐羔裘專刺其臣鄭羔裘兼刺君臣按此詩言豹飾止是臣下之服舍命不渝及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皆臣事也止當爲刺在朝之臣

羔裘如濡疏曰緇衣羔裘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也○傳曰如濡潤澤也○今日霑濡也洵直且侯歐陽氏曰洵信也○韓詩曰侯美也彼其之子其音記○朱氏曰其語助辭舍命不渝舍音赦○傳曰渝變也

言古之君子、服羔裘之衣、其色潤澤如濡濕之信其直而且美、謂德稱其服也、美其有德、故謂其裘若有潤澤、蓋慕之辭也、直者大公至正之謂也、充實之謂美、直而且美、則養其剛大而至於充實矣、命者天之所以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人惟不安於命、所守不固、故不能剛大充實、彼古之君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所以直而美也、稱彼所以譏此也、

羔裘豹飾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緣去聲○疏曰、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武有力傳曰、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傳曰、司主也○

今日猶屠蘭言女爲君耳將司聽也之司

言古之君子、服其羔裘而豹皮爲袖之緣、其人甚武而有力、然非賁育之謂也。繼言彼其之子、可以司國之直、謂敢行禮義、不畏彊禦、斯以爲孔武有力也。司直謂直道之宗主、官名多稱司、言主掌之也、

羔裘晏兮、錢氏曰晏安也 三英粲兮。傳曰三英三德也。○錢曰剛克柔克正直也。○朱氏曰粲鮮明貌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晏兮、言德稱其服、故服之而安、猶云緇衣之宜兮。三英粲兮、言三俊爲國光華也。○三英或以爲裘之英飾、前後有三、如五紽五緎五總之類、只是臆度、無文可據。毛氏以爲三德、或疑牽合於三之數。今考立政三俊注以爲剛柔正直、英卽俊也。毛氏之說有源流矣。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知三英非言英飾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

望焉。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詩記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曹氏曰莊公殺弟齧母加兵於天子其失道多矣失道之君可與久處宜君子之去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是以身死而國亂至於公子五爭兵甲不息有由然也

鄭莊克段誓母交質之事在平王時鄭莊前二十四年交惡歸袗繡爲之事在桓王時鄭莊後十九年入春秋首惡也蓋褰遵大路女曰雞鳴三詩之時無以明之疑而繫之平桓之間毋質也舊圖列之莊王誤矣鄭莊卒於桓之十九年不及莊王之世

遵大路兮傳曰遵循也摻執子之袪兮摻音摻所音驂○傳曰摻擥也○今曰擥韻亦作攬釋云擥持也袪袖口也袪袂之袪從衣袪去之袪從示袪解見唐羔裘無我惡兮惡烏路反不寁故也寁子感反從韻○傳曰寁速也○今曰遵循言倉卒也

莊公失道君子惡之遵循大路而去其國人欲攬持其裾袖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不可倉卒於故舊也謂棄去之速也不言其惡莊公而以爲惡我婉辭也言故舊以先君之義諷之庶其或留也此詩止惜賢者之去

而莊公身不行道。爲君子所棄。可見矣。大路非隱僻之所。而君子遵此以去。觀瞻所繫。衆所共惜。莊公不留之。乃使國人欲留之。是可刺也。曹氏曰申公白生彊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卽此詩欲留君子之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魗毛音讎鄭音醜。傳曰魗棄也。箋曰亦惡也。不寁好也好去聲。蘇氏曰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說音悅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好去聲。曰鄭莊公詩在平桓之間

古者夫婦相警以勤生又能同心以親賢是好德而不淫於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詩記曰昧爽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傳曰言小星已不見也將翺將翔今曰翺翔雍容和緩之意。弋鳧與鴈弋音翼鳧音符。嚴曰弋繳射也繳音灼疏曰謂以繒繫矢而射也繳謂生絲爲繩也。曹氏曰鳧鷖解曰鳧野鶩。解見鳧鷖

此詩述夫婦相警之辭。始婦警其夫曰雞鳴可與矣。夫曰姑俟昧旦也。婦又警其夫曰子

宜與而視夜之如何。蓋小星已不見。唯明大
之星爛然。天將曉矣。方將雍容翱翔而往。弋
取鳧鴈而歸。早則從容。晏則忽遽。起不可以
不早也。○蘇氏以明星爲啓明。蓋今俗所謂
曉星也。毛氏謂天將曉則小星不見。惟明大
之星爛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明大者
惟啓明耳。至陳東門之楊。明星煌煌。但言夜
深則星明。又不必專爲曉星矣
弋言加之（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云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與子宜之（朱氏曰和其所宜也内則云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宜言飲
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婦人謂其夫曰子弋射鳧鴈加而中之我當
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既和其所宜。以之飲
酒相樂。期于子以偕老。飲酒之時。琴瑟在於
侍御。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夫婦相愛之意也。
（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音行黄居禹○朱氏曰所佩之上横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

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
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
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
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贈送也。知子
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傳曰問遺也遺音位。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
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知子之好之好去聲
雜佩以報之
婦語其夫謂知汝所招來而新相知者。吾將
解雜佩以贈送之。知汝所和順而莫逆於心
者。吾將解雜佩以遺問之。知汝所好慕而尊
敬之者。吾將解雜佩以報荅之。雜佩難得之

物。未必常有。特言苟有賢者之至。當有以結
其歡心。而無所愛於服玩之物。此由其夫好
德。故其妻能奉承其意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疏曰昭公忽莊公寤生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常有功于齊。齊
侯請妻之。妻音砌齊女賢而不取。取音娶卒以無大國
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曰鄭昭公初立詩桓王時。疏曰桓
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乞師於鄭。鄭太子忽
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

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
傳又云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
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
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
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
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
昏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
前欲以文姜妻忽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
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取復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
其音物○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
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
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
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
國人見其逐而
憐其無助耳

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

作此詩也春秋桓十五年經書鄭忽出奔衛以
其失國故不稱子十五年經書鄭世子忽復
歸于鄭以其歸國故稱世子以其終失國出
入皆不稱鄭伯此首序稱忽孽鼓稱州吁墓
門稱陳佗皆用春秋書法知經聖人之手矣

有女同車 傳曰親迎同車也○疏曰士昏禮云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是同車也

顏如舜華 如字○傳曰舜木槿也○釋草曰椴木槿櫬木槿椴音假○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陸璣曰五月始華故仲夏月令云木槿榮○山陰陸氏曰取舜之義○曹氏曰舜華易落而無實以況有色而德不稱焉

將翺將翔 翺今曰翱翔

雍容和緩之意。佩玉瓊琚（解見衛木瓜）彼美孟姜（傳曰孟姜齊之長女也。疏曰他女必切於文姜，未必實長，假言其長而美之。）洵美且都（洵音荀○疏曰洵信也。傳曰都閑也。○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

忽以弱見逐。國人追恨其不取齊女。言忽所取他國之女。行親迎之禮而與之同車者。特取其色爾。此女色如木槿之華。朝生暮落。不足恃也。而今也且翺且翔於此。佩其瓊琚之玉。徒有威儀服飾之可觀。而無益於事也。曷若彼美好齊國之長女。信美而且閑雅。向來忽若取之。則有大國以爲援。而不至於見逐矣。○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其文重復。彼乃別指之辭。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忽之辭齊昏也。祭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正此詩之意也

有女同行（錢氏曰同行以車行也）顏如舜英（傳曰英猶華也）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將音鏘○釋文曰將將玉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德音解見假樂）

言齊女有賢聲。至今使人不能忘。恨不取之

也。車舝德音來括言其有賢譽此言德音不忘即所謂齊女賢而不取也詩記曰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識有是志也蓋其為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畏懼浮易而不知審量予矛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惽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須之弱固可彊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為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噬於祭仲而為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尠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今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閒流以山有扶蘇釋今從董三詩爲忽後竟時事則爲莊王時然未有以明之爲君在辨君子小人而已忽闇於知人所美之人。非眞美也

山有扶蘇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疏曰釋木無文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隰有荷華如字。傳曰荷華扶渠也。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菡萏之上濁領鐵同音萏談之上濁禪免同音不見子都釋文曰都美也。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乃見狂且沮之平。傳曰狂狂人也且辭也

興也山有扶蘇之小木樸樕不足道喻幺麼之小人此非美也隰有扶渠之名華自拔於

汚泥之中脩脩絜之君子此美也美惡本不難見忽乃所美非美用捨倒置君子去之在其朝者皆小人耳故不見都美之賢人惟見狂人也○世稱美好之人爲子都孟子所稱子都以貌之美此詩所稱子都以德之美猶美人之名或稱美貌或稱美德詩[illegible]以[illegible]有子兩出一爲賢者一爲女子也若以此子都爲美貌則與狂且意義不貫鄭氏以狂爲醜其説牽彊此詩子都子充皆指賢人耳歎美好也充充實也非有人名子都子充也○或謂山隰有草木喻國之有人材耳不必彊爲分別此說非也凡詩言山隰有草木其草木皆相類故不必分別此詩以扶蘇對荷華以喬松對游龍皆不相類荷名華也扶蘇小木不知其爲何木其名不顯其木可知是荷華與扶蘇非類也松名木也其材可爲棟梁以喬言之則又高竦而挺特龍凡草也又以游言之則枝葉放縱與喬木亦非類也周子以蓮

有君子之德夫子稱松有後凋之操晉人稱和嶠為千尺松皆以荷松喻賢豈扶蘇游龍輩所可同日語哉時人比竝言之蓋美惡相形矣

山有喬松王氏曰喬高也隰有游龍機曰游放縱也○傳曰龍紅草也○釋草曰紅龍古其大者蘢龍音龍○舍人曰紅名龍古○陸璣曰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不見子充箋曰充實忠良者乃見狡童今曰狡獪也從彳非從彳

山有喬高之松木○挺特而秀拔喻特立之君子此美也隰有放縱之龍草縱橫而亂生喻縱恣之小人此非美也今忽所美非美故不見充實之賢人乃見狡獪之小子也李德裕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游龍正堪與藤蘿為伍耳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擇音兮託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倡音唱和去聲○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閒○補傳曰後篇權臣擅命指祭仲此篇亦指祭仲也

此詩小臣願忠於國而力不能自為也後序

之言非詩意也

蘀兮蘀兮疏曰七月傳云蘀落也落葉謂之蘀○今日槁葉未辭柯以風所吹而必落故呼槁葉為蘀也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錢氏曰叔伯謂諸大夫也倡予和女

興也此小臣有憂國之心呼諸大夫而告之言此槁葉在柯風將吹女不能久矣天大風則槁葉無不落喻國有難則大夫皆不安禍將及矣豈可坐視以為無與於己而不相與扶持之乎叔伯諸大夫其亟圖之汝倡我則我和汝矣謂患無其倡不患無和之者也當時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二女字皆呼諸大夫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音飄○傳曰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音腰○傳曰要成也

成女謂相與成其事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擅音繕○箋曰祭仲專也○今曰鄭昭公詩桓莊之間

狡童或以爲指忽或以爲指祭仲春秋書忽
乃聖人筆削以示褒貶首序稱忽亦國史所
題經聖人之手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
人作詩義不得目爲狡童也若指祭仲則祭
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取鄧曼而生
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
今考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
且狡童是所用之人非狂卽狡此詩正指忽
所用之人耳聖人刪詩以垂世教安取目君

爲狡童乎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

兮餐粲之平

忽所美非美以狡童爲賢而信用之不與賢
人圖事賢者憂之不欲斥忽而斥其所用之
人也爲告忽言之故指狡童爲彼而稱忽爲
子曰彼狡獪之童少不更事恃權寵而侮老
成故不與我言也彼狡童不足恤吾惟憂君
之故恐爲所誤至於不能餐也○舊說旣以

狡童指忽又以子爲指忽非也彼以指忽之所用子以稱忽則語意抑揚分明矣彼者薄之之辭子者親之之辭也權臣擅命將有他志惡察察言故但言憂之而不能餐微辭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息安也

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耳。不能息、謂不安息也。食息俱廢、憂之深也。○舊說謂不與食天祿兮不從此詩若忽之朝猶有賢人在焉而忽不與之謀耳非謂在野之賢也 詩記曰賢者於忽懇懇知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疏其可親親其可疏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 褰音愆 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去聲○疏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 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曰鄭昭公初立詩相王時

鄭人始作蘀兮望大夫相與扶持之旣無其人則又作褰裳望大國之見正蓋惓惓於忽也說者多以狂童指忽非也忽以世子嗣位

其豈也正國人憂之至於不能餐其情可見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所控愬往往思方伯之拯巳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

子惠思我今日惠言思惠我也褰裳涉溱釋文曰褰摳也摳挈也摳恪侯反○釋文曰溱水名出鄭字作溍○補傳曰消溱未必褰裳可涉詩人此言欲其急於拯亂耳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沮之平○朱氏曰且語助辭也

突以庶奪嫡忽位已定而篡之國人無如之何故思大國正其孰爲當立孰爲不當立子斥大國之人也大國有以恩惠而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揭其裳涉溱水則至矣子不我思則豈無他國思我者乎何爲皆不來也望大國之正已其情甚切不主一國也所以告急者突乃狂童以庶奪嫡其狂已甚也○舊說謂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如此則自爲悠緩之辭非告急之意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音委○傳曰洧水名○李氏曰說文云洧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嚴曰他士猶他人也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音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嚴曰謂嫁娶之禮陽倡而陰不和倡音唱和去聲男行而女不隨曰昭公詩桓莊之間○疏曰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或當突篡之時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之是忽為主亦宜繫之忽皆昭公詩

忽初立在桓王時復立在莊王時扶蘇蘀兮狡童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詩不明何時作則疑而附之桓莊之間疏指山有扶蘇至狡童為忽後立時事唯丰以下其時難知要之八詩一體皆難定其時也

子之丰兮傳曰丰豐滿也俟我乎巷兮傳曰巷門外也○疏曰門外之道也悔予不送兮

此詩述婦人之辭也○男子親迎女有他志而不從其後○復思親迎之人謂子之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門外之巷悔我當時

不送是子而去也

子之昌兮傳曰昌盛壯貌俟我乎堂兮疏曰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女於寢堂悔予不將兮箋曰將送也

衣錦褧衣二衣皆如字褧傾之上字亦作絅解見衛碩人裳錦褧裳箋曰庶人之妻嫁服也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今曰行出適也解見鄘蝃蝀

女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用錦爲之其上加褧衣裳用錦爲之其上加褧裳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葛覃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墠之上禪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曰昭公詩相莊之閒

丰東門之墠溱洧三詩皆以鄭亂之故而男

女不正故皆曰刺亂也出其東門言閔亂亦此意

東門之墠傳曰城東門也○今曰東門鄭要會之兆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疏曰墠除地芟草也封土為壇除地為墠茹藘在阪茹藘音如閭阪音反○曰茹藘者蒨草也蒨繢亦作茜、釋草曰茹藘茅蒐○李巡曰一名茜可以染絳○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有墠其墠之外有阪茹藘之草生焉此男子所居之處也女欲奔之而未遂故言其室則近不難至也其人甚遠未得就之也

東門之栗疏曰栗樹生於路上有踐家室伐柯傳曰踐行列貌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女欲奔而未得望男之就已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曰昭公詩桓莊之間

鄭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於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風雨淒淒音妻○曰淒淒寒涼之意○考見邶綠衣雞鳴喈喈音皆○葛

章傳曰喈喈和聲之遠聞既見君子云胡不夷今曰傳以夷為悅心悅則夷平瘳則瘳結也

興也。風雨淒淒然寒涼，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其聲之和，與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我得見此人，則我心豈不坦然而平夷哉。感當時無此人，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風雨瀟瀟傳曰瀟瀟暴疾也○朱氏曰風雨聲雞鳴膠膠錢氏曰膠膠聲雞也今曰膠膠擾擾雞之意謂羣雞之擾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音抽○傳曰瘳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瘳愈也

風雨如晦傳曰晦昏也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晝而如晦。風雨之甚，而雞晝鳴不已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音今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曰昭公詩桓莊之間

學校興者治之象也，學校廢者亂之證也。

青青子衿傳曰衿領也○疏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悠悠我心程子曰悠悠我心賢者悲傷當時如此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鄭以國亂學校不脩生徒解散賢者憂之言汝學子服青青之衿領宜會聚於學校以講習今散而何所之乎使我心悠悠然深長思之縱我不往見汝汝寧不繼聲以問我乎言此者以學校廢而朋徒解散不相聞知見時之亂也非要其來見而責望之也

青青子佩（傳曰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瓀音軟○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縕音溫○今曰玉藻一命縕韍幽衡注云縕赤黃之間色幽音酉）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既不繼聲問亦不來訪

挑兮達兮（挑音叨又音佻達音撻○朱氏曰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人既廢學乃挑然輕躍達然放恣但好登城上之高闕以候望為樂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已如三月之久況非止一日乎傷時事之至此念朋會之無從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

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日昭公詩桓鵲之間○今日忽雖未死亡終必死亡耳

忽非無臣也。臣非忠良。雖有之如無之。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皆與微弱也。忽能用忠臣良士。則轉弱為强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解見王風○曹氏曰此先後者以見臣之愈强耳終鮮兄弟。鮮上聲維予與女。女汝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廷徐音誑之去聲本音狂之上聲○傳曰廷誑也

興也。楚本浮物。一束之楚。本非不可流轉。而悠揚之水。不能流轉之。猶忽之微弱。不能號令其臣也。昭公兄弟甚衆。無與忽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此詩忽兄弟所作。故曰維予二人。外此無與同心者也。兄弟且如此。況他人乎。故言無信他人之言。他人實欺廷汝耳。見無忠臣也。曹氏曰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辭○詩記曰無信人

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溺於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也。

曰厲公詩信王時。號曰桓十一年左傳云祭仲爲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云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是三爭也。十八年傳云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云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篡故唯數後爲五爭也雍平聲女尼椽反亹音尾櫟音患

此詩與中谷有蓷皆以世亂之故而男女不相保故序皆以閔傷言之

出其東門東門解見東門之墠有女如雲傳曰如雲衆多也雖則
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縞音杲綦音其○傳曰縞衣白色綦巾蒼
艾色○疏曰縞細繒也戰國策云彊弩之末不能穿魯之縞然則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也綦者
青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草之色箋云綦文亦以爲青色但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
色爲巾也與毛異聊樂我員樂音洛員音云○闍有挑箋曰聊且略之辭○疏曰
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
鄭國之亂。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見婦人之
見棄者。其多如雲。雖如雲之多。皆非我思慮
所存也。我心所存。在於服白繒之衣。綦文之
巾者。是我之室且得相樂幸不相棄足矣。何
暇閔憐他人之室家乎。此感時之亂。自顧其
室家。亦恐不能相保也。縞衣綦巾稱其妻。猶
云荆釵布裙也。
出其闉闍二字音因都○傳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疏曰闉是門外之城即今之
門外曲城是也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有女如荼音徒○曰此荼茅草秀出
之穗也○疏曰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傳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
出之穗非苦菜及委葉二種荼草也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
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方陳皆
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

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荼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塗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塗
服也繒音曾短矢也○三荼考見邶谷風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 音徂○釋
文曰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 縞衣茹藘 音如閭○傳曰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
解見東門之墠 聊可與娛 傳曰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 蔓音萬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
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曰厲公詩傳王時
思遇時者厭亂而思治也不期而會非詩意
野有蔓草 傳曰蔓延也 零露漙兮 漙音團○傳曰漙漙然盛多也 有
美一人清揚婉兮 清揚考見鄘君子偕老 邂逅相遇 邂逅音械
候○陳氏曰綢繆詩言昏姻云見此邂逅邂逅正謂昏姻非適希也○今日邂逅謂其議速成
猶迨其今兮之意今人言事之速者云邂逅而成 適我願兮 今日適意適與時快
適之意

興也野有蔓延之草者由天零落其露漙漙
然盛多以潤澤之興國有蕃庶之民者由君
下恩澤以養育之謂民免兵革之禍男女及
時也有美好之女其目清明其眉揚起婉然
而美者使昏姻之議邂逅而成則適我之願

也遭時之亂昏姻之道若願之而不可得之辭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音穰○瀼瀼露多貌）○朱氏曰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傳曰臧善也）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溱音臻 洧音委）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曰厲公詩傳王時○王氏曰蓋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鄭衛多淫詩衛由上之化。鄭由時之亂也。漢地理志皆以爲風土之習固然若是則教化爲虛言而二南之義誣矣

溱與洧（傳曰鄭兩水名○解見褰裳○前漢地理志鄭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亟音器）方渙渙兮（渙音奐○傳曰渙渙春水盛也○陵曰水已釋水則渙渙然○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冰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蕑草以祓除不祥）士與女方秉蕑兮（蕑音姦○傳曰蕑蘭也○陸璣曰香草也楚辭紉秋蘭以爲佩）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音徂徐音沮之平○釋文曰且往也且往觀乎洧之外字且如洵訏且樂洵音荀訏音吁樂音洛○嚴曰洵信也○傳曰訏大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芍音杓○傳曰芍藥香草○陸璣曰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詩記曰即今之芍藥陸璣必指以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欲求香於根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鄭國之俗以上巳出游溱洧之上男女雜沓令以淫風既行有因出游而相挑誘者言溱洧之間春冰既泮方渙渙然流散有士與女適野游行秉執蕑草女謂士曰盍往觀乎邀其偕行也士曰既以觀矣未從之也女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洧水之外聞其土信訏大而可樂士於是從之因相與戲謔又以芍藥香草爲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瀏音留○傳曰瀏深貌○說文曰流清也士與女殷其盈矣傳曰殷衆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今曰將相樂也方且也猶將安將樂之將贈之以芍藥

鄭衛皆淫聲孔子獨先於鄭今鄭之淫詩顧

少於衛何也詩之見在者孔子所存以爲世戒也聖筆所刪多矣言鄭聲淫者舉其大體言之不繫今詩之多寡不必盡黜國史所題例目之爲男女之詩以求合於鄭聲淫之說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詩緝卷之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九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齊　國風

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粲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程子曰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趨數音促速）齊音敖辟喬志（敖辟傲僻喬音驕）皆淫於色而害於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疏曰哀公不辰癸公慈母子）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也（譜曰齊哀公當懿王時）

變風自懿王始齊前此矣其始懿何也君臣相疑則幾於變矣成王悟而周公歸於是乎有雅頌制作之盛而變風之跡泯矣由懿以降變而不復正也宣號興復無能攺於風之變也齊哀之荒淫罪也受譖而烹之非政也上下交失變之始也此詩直刺荒淫序言思賢妃者詩人言外之意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朝音潮）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曹氏曰哀公以雞鳴爲蒼蠅之聲）

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當起今雞已鳴矣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集於朝中者已盈滿矣。哀公乃謂此非雞之
鳴。是蒼蠅之聲耳。雞鳴與蠅聲不相類。見荒
淫昏亂也。哀公無夜氣之存矣。○舊說以爲
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爲雞
聲。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明之前無
蠅聲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傳曰昌盛也 匪東方則明月出
之光 曹氏曰哀公以東方明爲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 薨音轟○朱氏曰薨薨羣飛聲 甘與子同夢會且歸
矣 傳曰會會於朝也 無庶予子憎 今日與爾偕歸庶無名人憎急當用也予子
吾子也稱其所昵也愛而稱之之辭也秦風婦愛其夫稱予美大雅商人愛其上稱予侯
羽蟲羣飛之聲薨薨然天既曉而哀公起已
晏矣猶語其所昵曰吾方甘與子卧而同夢。
迫於視朝而起。吾會朝即歸。庶無爲吾子所
憎也。此兒女昵昵恩怨爾汝之辭持被入直
刺刺顧婢子語之情狀也 刺音辣語聲也 聖人刪詩
著此以見閨門淫昵之私無隱不顯也爲戒
深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曹氏曰書云外作禽荒孟子云從獸無厭謂之荒則荒者謂以田獵而荒棄政事也哀公好田獵好去聲從禽獸而無厭厭去平二音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好如字曰齊哀公詩○王時齊雍容文雅之俗也一旦遷染愈下獵者旁午於道畢事而歸猶意氣勃勃而不自知其非也習俗之陷溺如此哉故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謹也

子之還兮傳曰還便捷之貌○曹氏曰謂馳逐之便捷遭我乎峱之間兮峱音猱乃刀切○傳曰峱山名○曹氏曰在齊之郊竝驅從兩間兮傳曰從逐也獸三歲曰肩亦作豜○疏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也揖我謂我儇兮儇音喧許全反○傳曰儇利也○箋曰揖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疏曰言其便利驍逐○今日荀子云鄉曲之儇子

國人好田成俗。俱出田獵而相從。既歸而相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於峱山之間。我與子竝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儇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

其黨以氣陵之之辭也

子之茂兮 傳曰茂美也。曹氏曰謂才藝之茂茂美也 遭我乎猺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 錢氏曰昌盛壯也 遭我乎猺之陽兮 朱氏曰山南曰陽 竝驅從兩狼兮 釋獸曰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貛音歡獥音叫。舍人曰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絕有力者名迅。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陸璣曰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健者去之數十步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 揖我謂我臧兮 傳曰臧善也。詩記曰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滲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

還三章章四句

著 音除又音佇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迎去聲。曰齊哀公詩。謚王時

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當親迎也。當時皆不親迎。此詩言卿大夫士之事。舉其中以明上下也。

俟我於著乎而 傳曰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釋宮曰門屏之間謂之宁。䟽

曰孫炎云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充耳以素乎而
疏曰塞耳也即所謂瑱也懸當耳故謂之塞耳以素絲爲紞也紞懸瑱之縧也紞用雜綵線織
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瑱天之去聲紞音膽尚之以
瓊華乎而朱氏曰尚加也○張子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縧後以瓊華加之○傳曰
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成曰瓊華石色似瓊也○瓊瓊解見衛木瓜○疏曰瓊玉之美名華光華
也君以玉爲瑱臣則不可
設爲嫁者之辭○言其夫待我於夫家門屏之
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爲紞也○其紞之末○加以
美石如瓊之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止俟我

於其家門屏之間而壻往婦家之禮不行矣○
是不親迎也○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於著
於庭於堂止是待有先後耳毛以爲一章述
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詩記
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
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
類歟○補傳曰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毛氏曰青紞之青尚之以
瓊瑩乎而瑩音榮○今曰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絜也鄭氏云玉色似瓊似

瑩非也。曹氏曰英華瑩皆光采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箋曰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箋曰瓊英猶瓊華也。詩記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曰齊哀公詩譏王時

衰謂政衰民散淫風肆行而無忌也

東方之日兮傳曰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明察也彼姝者子姝音樞。箋曰姝美也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朱氏曰履躡也。今曰履訓躡躡其跡而從之故爲躡也。箋曰即就也

與也君猶日也君道明盛則如日出東方無不照察。今有姝美之女子來在我之室。既在我之室隨我而相就。是君道之昏也。言我者詩人指淫夫非自我也

東方之月兮曹氏曰月終魄于東彼姝者子在我闥兮闥音撻○傳曰闥門內也在我闥兮履我發兮傳曰發行也○朱氏曰躡我行去也

臣猶月也月生於西則其明未盛月出東方亦望後明盛之時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詩記曰此一語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序附益之耳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挈從之入○戍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曰齊哀公當懿王時

此詩主刺哀公非刺挈壺氏也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倒音島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傳曰自從也

羣臣之朝辨色始入今東方猶未明自可徐徐入朝而羣臣促遽至乃顛倒其衣裳者由朝人從君所來而召之是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東方未晞音希○傳曰晞明之始升○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蒹葭白露未晞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今曰日氣所乾爲晞未晞未有日之乾氣則日未出也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令去聲○朱氏曰令猶召之也折柳樊圃傳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無益於禁也狂夫瞿瞿音句○傳曰瞿瞿無守之貌○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今曰蟋蟀瞿瞿言良士則驚懼之謂也此詩瞿瞿言狂夫則[illegible]悖之謂也西漢吳王濞傳膠西王瞿然駭師古云瞿然無守之貌又檀弓曾子聞之瞿然不能辰夜傳曰辰時也不夙則莫音暮

哀公興居無節○詩人歸咎於司漏者以諷之○謂柳柔脆之木○折之以藩籬其菜圃○豈足恃以爲内外之限○亦猶瞿瞿然無守之狂夫○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豈足恃以司晝夜之節○然非專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杜蕢酌而飲師曠李調蕢音快乃所以規晉平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疏曰襄公諸兒傳公祿甫子鳥獸之行○去聲淫

乎其妹。箋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大夫去國。其心蓋有大不得已者。襄公之惡不可道矣。齊之臣子難言之。故此詩不斥其君之惡。而唯歸咎於魯桓。與敝笱意同。後序以雄狐爲指齊襄。故云鳥獸之行非也

南山崔崔崔之平子雖反韻作嗺。傳曰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雄狐綏綏解見衛有狐魯道有蕩唐之上濁。傳曰蕩平易也齊子由歸傳曰齊子文姜也箋曰婦人謂嫁曰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傳曰懷思

也

興也。魯爲望國。而在齊之南。故指南山以言魯。謂南山崔崔然高大。有雄狐綏綏然遲疑而求其匹。喻魯桓公求昏於齊。世咎其後之不能制。而鄙之之辭。猶氓詩怨其夫之見棄則述其初來誘已。以氓之嗤嗤言之也。爾魯桓既求匹於我。我齊國遂以文姜嫁之。適魯之道。蕩然平易。衆所觀瞻。齊子文姜由此道而嫁歸於魯也。既嫁歸於魯矣。何爲又思齊

乎。是魯桓不能制之而使至於此也。猶敝笱
惡魯桓不能防閑之意。蓋齊人不欲斥言其
君之惡而歸咎於魯。魯之辭也。辭雖歸咎於魯
所以刺襄公者深矣。○說者多以前二章刺
齊襄後二章刺魯桓後二章皆言取妻其爲
刺魯桓明矣但以前二章爲刺齊襄而後二
章方刺魯桓上下章辭意不貫兼齊人以雄
狐目其君於義有害今解一章以雄狐喻魯
桓之求匹二章以屨緌喻魯桓之得耦三章

四章以蓺麻析薪喻魯桓以正禮取文姜上
下章辭意乃歸一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
以目魯君則無嫌也

葛屨五兩 屨音句兩音亮○今曰天官屨人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禪音丹○曹氏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纁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謂去飾也所謂五兩者纁黃白黑散也 冠緌雙止 緌如誰反○說文曰緌纓也

魯道有蕩齊子庸止 傳曰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

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朱氏曰從相從也

葛屨賤而在下。五兩每兩二隻。言屨之有匹

也冠之纓緌貫而在上雙止言屨緌之有匹也
屨與屨為兩緌與緌為雙喻貴賤各有匹偶
魯桓取文姜是匹敵矣何為不能制之而使
從齊襄乎此則非其偶矣
蓺麻如之何傳曰蓺樹也衡從其畝衡從音橫縱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徧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取妻自納采以至親迎必待六禮備而後成昏夫豈苟哉故必告父母而以蓺麻為喻也取妻如之何取音娶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音菊傳曰鞠窮也

欲樹麻者如之何必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欲取妻者如之何必先告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言其事隆重而不苟合也今魯桓公之取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曷為不能禁止而使之窮極其惡以至此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何謂不能裁制之也○考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取妻之時無父母

矣。此言告父母、謂正禮取之耳、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傳曰、克、能也。○曹氏曰、析薪者斷取於彼以供我爨事、既析則於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能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則於父母兄弟日遠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文姜之惡極矣。何爲使之至於此極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曰、齊襄公

詩莊王時

禮義非爲求功。脩德非爲求諸侯。後序爲襄公言之耳

無田甫田。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傳曰、甫、大也。疏曰、無田之田、墾耕也。甫田之田、土地也。維莠驕驕。莠音酉。○曰、莠、草似苗也、解見大田。○朱氏曰、驕驕、茂盛也。○今曰、驕驕桀桀、皆言人力不足芟夷、不及見其蔓延長茂、無如之何、如有驕縱桀傲之狀。無思遠人。補傳曰、遠人、諸侯也。勞心忉忉。音刀。○傳曰、忉忉、憂勞也。

比也。毛氏以爲興、今從朱氏。言人無得耕治大田。耕大田而力不給。則莠草茂盛、有驕傲之狀矣。公

無得思遠人。思遠人而不至。則勞心忉忉然憂勞矣。甫田非不可耕。遠人非不可致。今言無田無思者。蓋言襄公求之者非其道耳。若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則必不可得。徒勞其心也。非謂甫田不可田。遠人不可思也。思遠人謂求諸侯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音訐。○傳曰桀桀猶驕驕也、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傳曰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傳曰婉孌少好貌、總角丱兮。丱音慣。○傳曰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疏曰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其總聚其髮以為兩角也。衿纓之上衿猶結也。○朱氏曰丱總角貌。○今曰言兩角如丱字之形。○未幾見兮。幾上聲 突而弁兮。突也之入聲韻。○釋文曰凡卒相見謂之突。○錢氏曰忽見也。○傳曰弁冠也。○疏曰加冠謂成人也。○疏曰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有童子婉孌然少好。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丱字之形。未及幾次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猶襄公躐等而躁求也。闕黨童子將命。孔子曰非求益之也。欲速成者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好去聲。○疏曰畢以掩兎網小而柄長形如畢星。○弋解見鄭女曰雞鳴曹氏曰言佃獵以及畢弋則巨細俱舉矣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或爲人害故包羲氏作結網而爲罟以佃以漁本以爲人除害而已後世因以寄軍政爲包音庖）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陳古以風焉。（風音諷。○曰齊襄公詩莊王時）

盧令令（傳曰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疏曰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内之狡兎也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也）其人美且仁

言古之田獵者。其盧犬頷下有環爲聲令令然。以令令形容其環聲若親聞而喜之。有聞車馬之音欣欣喜色之意。非喜其田犬也。以其人之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猶曰人好鳥亦好也。襄公之爲人不可道矣。國人素薄之見其田獵而陳古以風。謂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令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其人之辭雖指古人。其意乃評品襄公之爲人。而深鄙惡之。謂其爲何等人也

盧重環。（重平聲。○傳曰重環子母環也。○疏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其人美

且鬈。音權。傳曰鬈好貌、朱氏曰鬢鬚好貌

盧重鋂音梅。傳曰一環貫二也。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其人美且偲音猜。傳曰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音苟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曰齊桓公詩、莊王時。○補傳曰文姜之事齊魯之醜均也南山敝笱意同皆歸咎於魯桓齊臣子之情也此詩魯桓身後所作故首序直言刺文姜也按春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中間無如齊之事至十八年桓公會齊侯于濼音剝又音洛遂與文姜如齊齊侯通于文姜使彭生殺桓公于車詩人刺不能防閑正謂此也今詩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不言桓公同往是指桓公身後文姜獨如齊之事自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酌以後不絕書莊二年會禚四年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如齊師七年會防又會穀

敝笱在梁笱梁皆解見邶谷風其魚魴鰥。毛音關鄭音昆。魴解見陳衡

門今日傳以鰥爲大魚蓋據孔叢子之說衛人
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遂以魴鰥及鱮皆
爲大魚戲以魴鰥魚之易制者蓋以魴本中魚
與盈車之鰥小大相遠遂以鰥爲魚子諸家或
從毛或從鄭今魴鱮皆中魚則鰥亦中魚也衛
人所釣鰥魚偶得大者以爲大而詫之此詩配
魴鱮言之則不必便是其大盈車者入笱中者必非大魚齊子歸止其從如
雲從去聲○傳曰言盛也
興也笱能制魚則魚入而不復可出今以敝
笱施於魚梁其中有魴鰥之魚由笱之敝敗
不能制之則入而復出喻魯桓微弱不能防
制文姜故既嫁而復歸也此詩作於魯桓身
後追咎前事也齊子文姜反歸於齊其從之
者如雲之盛無復愧恥忌憚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鱮音序徐之上濁○曰鱮鰱也○今曰號引陸璣云鱮
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云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
或謂之鱅然今鰱鱅又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也齊子歸止其從如
雨
如雨點之多言從之者衆猶衆多如雨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上聲○傳曰唯唯出入不制齊子歸止
其從如水

一魚或出或入而衆魚隨之唯然順從無復
限制也如水言從之者順猶孟子言民歸之
如水之就下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曰齊襄公
詩莊王時

載驅薄薄音朴○傳曰薄薄疾驅聲也簟茀朱鞹茀音弗鞹苦郭反○
傳曰簟方文席車之蔽曰茀○疏曰用竹為席其文必方鞹革也鞹皮治去毛曰革以韋鞔車
也鞹音霸魯道有蕩[illegible]上湯齊子發夕蘇氏曰夕發於魯

言有疾驅其車之聲薄薄然以竹簟為車之
茀蔽又有朱色之皮革以鞔車之前後者乃
魯之道路蕩然平易而齊子文姜以夕時發
於魯而來齊也其來何為耶不必言及襄公
而襄公之惡自見矣車聲之疾駭羣聽也車
飾之美繫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無恥
甚也○舊說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
一章四句之內分作二人辭意斷續碩人說

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孔氏於彼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則婦人之車亦言茀矣今以四句竝言文姜文意方貫

四驪濟濟驪音離濟隮之上○朱氏曰驪馬黑色也○曹氏曰所謂鐵驪也○傳曰濟濟美貌垂轡濔濔濔乃上○傳曰濔濔衆也○錢氏曰濔濔譬柔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豈音凱○傳曰豈樂也弟易也

文姜車駕四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然而美其六轡之垂者濔濔然而衆樂易安舒恬然無慚恥之色也。

汶水湯湯汶音問湯音商○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爲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爲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按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在齊境矣○傳曰湯湯大貌○行人彭彭音邦○傳曰彭彭多貌○今曰經中彭彭字唯此詩音邦多也自餘皆無音竝如字音榔俗併讀如邦誤矣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傳曰翱翔猶彷徉也彷徉音滂羊

汶水在齊境自魯至齊必渡汶汶水。言汶水湯湯然大其處行人彭彭然多。文姜自魯渡汶

水而來其道路蕩然平易衆庶往來觀瞻所繫而文姜翱翔彷徉無恥甚矣○舊說謂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蓋既以疾驅爲襄公則道間必有所會之地以意增之曰蓋有都焉其辭疑矣考春秋姜氏會齊侯之地禚也祝丘也防也穀也無會汶之事

徬音旁

汶水滔滔音叨○傳曰滔滔流貌行人儦儦音標○傳曰儦儦衆貌

魯道有蕩齊子遊遨朱子曰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猗音伊刺魯莊公也○號曰魯莊公同桓公允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齊襄公詩莊王時陳氏曰趙氏春秋云或曰子何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之威命之不行而誠敬之不至也

文姜之事齊襄大惡也南山既歸咎於魯桓敝笱又刺魯桓不能防閑其妻猗嗟又刺魯

莊不能防閑其母皆歸咎於他人蓋不忍斥
言其君之惡者齊臣子之情也
猗嗟昌兮傳曰猗嗟歎辭。疏曰傷歎之聲。錢氏曰昌盛壯也頎而長兮頎音祈。傳曰頎長貌抑若揚兮錢氏曰若猶而也美目揚兮錢氏曰揚起也、言目俊也巧趨蹌兮蹌音鏘。疏曰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則趨疾行也。傳曰蹌巧趨貌射則臧兮錢氏曰臧善也
齊人傷歎此莊公之貌甚昌而盛壯矣又頎
然脩長矣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
又美目揚起矣又巧為趨步而蹌然矣又射
則臧善矣威儀技藝本是可美之事而傷歎
言之有所不滿何也若曰莊公威儀技藝之
美無一欠闕所可惜者蓋有在矣文姜之事
蓋難言之首章微寓其意於猗嗟之辭。而未
遽言之也。
猗嗟名兮朱氏曰名猶稱也美目清兮朱氏曰目清明也。錢氏曰言精神不昏也儀既成兮王氏曰成猶備也終日射侯射音石餘如字不出正兮正音征。疏曰正所以射於侯者也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焉。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

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絲畫爲之射人有五正三正二正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緣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三尺是中央之絲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正與鵠大小同矣鵠乃用皮謂之正者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兮據賓射爲文也

展我甥兮嚴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又傷歎莊公名稱之美目視之清明威儀之成備當賓射之時終日射所張之侯不出於侯中之正。展誠也。我齊侯之甥又言其爲齊侯之子故此說爲拒外議之辭譏之深矣

猗嗟孌兮傳曰孌壯好貌清揚婉兮朱氏曰清目之美揚眉之美○考見鄭君子偕老舞則選兮選去聲○嚴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今曰選猶精也射則貫兮今曰貫穿也如貫革之射善射者中物而有力故能貫之射不穿札言不善射也舊以貫爲中與上章重復矣四矢反兮嚴曰反復也以禦亂兮詩記曰此詩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又傷歎莊公孌然壯好其目清明而其眉揚起婉然而好舞則甚精射則穿貫其革每射

四矢皆復其故處射藝之精如此尚足以禦禍亂。乃不能防閑其母乎。莊公弓矢之精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始槩言其射之臧。下乃詳言其所以爲臧不出正兮言其中也射則貫兮言其中而有力也。四矢反兮言其再射又中前處也。三者所以爲臧也。○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託之他辭乍讀之茫然不覺所謂但中閒今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方此時採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魯莊爲齊侯之子詩人設爲諱護之辭以譏之讀者既默會其意乃再諷詠之方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九

詩緝卷之十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魏國風

譜曰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前漢地理志曰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朱氏曰魏本嬀姓之國不知其始封之自○程子曰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猗嗟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九

詩緝卷之十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魏　國風

譜曰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前漢地理志曰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竝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朱氏曰魏本姬姓之國不知其始封之自○程子曰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

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
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
所滅也魏而後唐猶邶鄘先衛也後唐無淫
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葛屨音句刺褊也。褊邊之上魏地陿隘陿音洽隘挾之去聲其民
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嗇音色而無德以將之
按譜魏風七篇當平桓之間。廣漢張氏曰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魏風莫知其世次而鄭譜以平桓當之魯閔

之元庚申晉獻滅魏實惠王時也惠十六前平惠
爲莊僖譜不以當之乃越莊僖而繫之平桓
豈亦有據而云邪鄭以葛屨等五篇刺儉爲
一君伐檀碩鼠刺貪爲一君蓋魏風非一世
之作自桓王之時秦人圍魏癸酉魯桓四桓王十二其
國迫而侵削久矣故譜以爲平桓之世也曹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前也
糾糾葛屨糾音九。傳曰糾糾猶繚繚也繚音了。今日跣以爲稱跣之貌非也繚

綄纆也糾三合繩亦綄纆之意故云猶繚繚也○葛屨解見齊南山可以履霜摻

摻女手摻音衫○傳曰摻摻猶纖纖也○今曰讀者多作纖非也可以縫裳

要之襋之要音腰襋音棘○傳曰要褸也襋領也好人服之朱氏曰好人猶言大夫也○今曰好人猶言君子尊貴者之稱也今俗稱猶然

魏地陿隘其民窘於衣食故生機巧之心而急於趨利夏當用葛屨冬當用皮屨今魏之男子葛屨既弊而以繩糾纆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也未嫁之女其手纖纖謂其可以出而爲人縫裳也要之謂治裳之䙱襋之謂治衣之領治衣裳之要領以爲好人之服而利其傭資也皆急於趨利也補傳曰今所至通都大邑富人之家男子則邪巢奔走於道路以販鬻爲業女子亦不廢縫至出市井爲人刺繡之類活不以爲怪獨詩人創見魏之民俗故刺之

好人提提提音題○傳曰提提安舒也宛然左辟音避○今曰宛委曲避順貌○蘇氏曰讓而避者必左佩其象揥音締鬄又音替○解見鄘君子偕老○朱氏曰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上章既言其民機巧趨利此章言由君之儉嗇褊急所致尊貴之人其容止提提然安徐

而審諦其辭讓而左辟也其儀宛然而遜順又以象骨爲搔首之揥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之褊急爲可刺耳。好人泛言尊貴者不欲斥其君也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沮去聲洳音孺）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按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衛風爲衛風而魏唐異譏知魏風非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

彼汾沮洳（說文曰汾水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入魏。朱氏曰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言采其莫（音暮。傳曰莫菜也。陸璣曰莖大如筯赤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蠒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繅音繅酢亦作醋酸也。山陰陸氏曰其子如楮實而紅今吳越之人謂之茂子）彼其之子（其音紀）美無度（疏曰非尺寸可量也）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錢氏曰、殊猶特也。○疏曰、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則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則謂之公行、宣二年左傳云、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晉成公立、乃宦卿之嫡子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軞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遜公族而爲公行、服虔云、軞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軞音毛。

魏君儉勤、於彼汾水沮洳下濕之處、采其莫菜以爲蔬、此人之德美信無限度矣、雖其德美無限度、然采莫之事、特異乎公路之所爲耳、言儉嗇不似貴人也、公路之官猶不爲此、況於君乎、公儀休爲魯相、猶拔其葵、今魏以國君采莫、適下甚矣。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曰、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美如英今曰英道木之華也。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杭。○今考公行、疏以爲卽公路也。

彼汾一曲朱氏曰、謂水曲流處。言采其藚音續。○傳曰、藚、水舄也、舄音昔。○釋草曰、藚牛脣。○郭璞曰、如續斷、寸寸有節。○釋曰、陸璣以爲今澤舄、郭所不取、舄音昔。○曹氏曰、采藚以治疾、今考釋草別有蕍舄、釋云、蕍一名舄、本草作澤瀉、知藚非澤舄也、蕍音俞。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解見上公路。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陳國區區而衡門欲誘掖其君，檜至微矣而萇楚欲其君自彊於政治，與園有桃詩意同，蓋國無不可為，患其君不能為耳，此孟子告滕文之意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殽音爻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音遥 ○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疏曰：樂則琴瑟對文如此，散則歌亦必合樂也。○今曰：此詩所言歌且謠，但謂歌而又歌謠亦歌也。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今曰：此詩大夫所作，士者人臣之通稱。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其音基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桃可以為核而不可以為殽，魏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趨於陋。詩人以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實以為殽矣。其者將然之辭，言其必至於此，憂之之辭也。桃取之自己園囿之內，見不能用其民也。我心憂之，至於歌而

又歌以舒寫其心之抑鬱而不知我之憂者謂我乃士也而爲驕汰君猶儉而士乃驕此見責之辭也驕與吝對儉而譏之則疑於驕汰也於是答其責者曰爾以我爲非矣然則彼魏君之所行果爲是乎子之所言何謂如此也於是自歎我心之憂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者深歎舉國之人莫察其心也然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特未之思耳朱氏曰或云比也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或云賦也詩園有一章而三義者在人觀之如何耳

舊說不知我者皆以我爲驕汰而謂彼魏君所行是矣是哉當爲疑辭如禹曰俞哉之意不當爲是矣

園有棘傳曰棘棗也○山陰陸氏曰酸棗也於果爲下○棘解見邶凱風其實之食今曰棗亦可以爲食核而不可以爲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曰歲聊且略之辭也出行於國以寫憂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今言罔極言無窮極也廣之謂猶言責人無已也考見衛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音戶胡之上闕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
侵削數音朔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
也
覩魏之窘迫如此能無亡乎由其無德教而
不能自彊也
陟彼岵兮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無草木岵有草木屺與爾雅正反當時傳寫誤也○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
耳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今曰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宮功以由田野入都邑爲上。此以由家居赴道塗爲上。今俗諺猶云上路也○傳曰旃之也猶來無
止李氏曰左傳莊九年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古以見獲於齊爲止
孝子行役常念其親故因登高山而瞻望其
父既瞻望而不可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云我
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
時早起夜寐無得已息嘗赴役惟謹猶可以
來歸無止於彼而不返也李氏曰狄仁傑授汾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
陟彼屺兮屺音起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傳曰

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少子婦人之情也○補傳曰兄不行而弟行故母之命尸賓季子也
夙夜無寐今曰無寐猶令人言詛驩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詩記曰母尚恩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岡解見卷耳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夙夜必偕傳曰偕俱也○今曰必與同役者俱毋失伍也上慎旃哉猶
來無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句民無所居焉
䟽曰謂土田陿隘不足耕墾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䟽曰魏雖削小未必卽然舉十畝以喻其陿隘也桑者閑
閑兮閑音閑本亦作閑行與子還兮還音旋本亦作旋
場圃之地止有十畝甚言其削小也地陿民
稠故采桑者無所可采徒閒閒然往來閒暇
相呼行與俱歸言無所得桑而空歸也○舊
說一夫百畝今止十畝然古者百畝以爲田
田中安得植桑或謂井廬邑居各二畝半合
爲五畝之宅合八家則在井者二十畝在邑
者亦二十畝一處本共有二十畝之桑今止

有十畝是削其半要之詩人情性之言特甚言之未必盡拘名數也若屑屑求合則意味索然矣以十畝言之猶言彈丸黑誌之地也後世言郡之小者云得州如斗大皆甚言其小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 泄音曳。○今曰舒而不迫亦閒暇之貌 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外他處亦然也或相與旋而歸或相與逝而往皆見閒暇無所事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 坎苦感反。○傳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用力之聲檀木性堅可爲車。○曹氏曰四牡檀車幝幝檀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 寘之河之干兮 寘音至。○傳曰寘置也干厓也 河水清且漣猗 音連伊。○傳曰風行水成文曰漣。○疏曰釋水云大波爲瀾漣瀾義同。○朱氏曰猗猗義與兮同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我猶爲人猗。○詩記曰河水不清且漣猗悠然於河之干既窮而不悶者也

稼不穡 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

之曰穟若散則相通胡取禾三百廛兮箋曰胡何也。傳曰一夫之居曰廛
。疏曰謂田百畝也不狩不獵箋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瞻爾庭有
縣貆兮縣貆音玄喧。說文曰縣繫也。箋曰貉子曰貆貉音鶴彼君子兮
箋曰君子斥伐檀之人不素餐兮傳曰素空也。今曰朱氏孟子解云無功而食
祿謂之素餐謂空食其祿而無補也餐七丹反
君子不得進仕自伐檀木其用力之聲坎坎
然寘之河之干厓欲以為車之輪輻而自給
也伐檀則供勞賤之役河干則在寂寞之濱
賢者不得其所矣然其心無入而不自得故
當伐檀寘河干之時見河水既清又且風行
吹水成文而為漣漪而樂之悠然成趣不戚
戚於得喪也蓋其心休休自得則隨寓之景
皆見其可樂此其長往無悶豈復以窮達嬰
懷者國人惜君子之在野憤小人之尸位自
不能無臧否之論謂人而有功於國則不耕
而食不獵不獲可也汝小人何功乃不稼穡
而取三百夫之田穀不狩獵而庭有縣貆之
貆是素餐矣彼河干之君子若用於時必有

事焉以稱其祿不如是之素餐也。○詩記以君子親伐檀爲義不素餐今不從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坎坎伐輻兮輻音福○疏曰伐檀爲車之輻○今曰輻車轑也冬官輪人爲輪云輻也者所以爲直指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轑音毛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傳曰直波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疏曰十萬曰億三百億謂刈禾之把數○今曰傳云萬萬曰億[illegible]傳同豐年傳云數萬至萬曰億與箋不同姑兩存之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傳曰獸三歲曰特○疏曰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疏曰伐檀爲車之輪寘之河之漘兮漘音脣○傳曰漘厓也河水清且淪兮淪音倫○釋水曰小波爲淪○傳曰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囷丘倫反○傳曰圓者爲囷○疏曰方者爲倉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鶉音純○鶉解見鶉之奔奔彼君子兮不素飧兮飧音孫○傳曰熟食曰飧○說文曰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斂去聲）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解頤新語曰蠶之食桑無時而厭食盡而後已喻重斂者莫切於此鼠食物且食且驚四顧不寧喻貪畏者莫切於此）

碩鼠指聚斂之臣即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者也此輩奉承其君以重斂於民故曰三歲貫女謂其君任用此人而吾事之已三歲矣國史題其事於篇端但曰刺重斂耳其後說詩者乃以為刺其君若大鼠程子謂序有失詩之意者此類是也臣之奉行由君政使然謂刺其君重斂可也便以碩鼠為稱其君不可也

碩鼠碩鼠（箋曰碩大也○疏曰釋獸於鼠屬有鼫鼠孫炎云五技鼠郭璞云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鼫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遊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璣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鼫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所言也鼫音石鼭音僣）無食我黍三歲

貫女音汝○釋詁曰貫事也莫我肯顧逝將去女今考唐風有杕之杜噬肯來遊朱氏曰發語辭蘇氏云噬逝通適彼樂土樂音洛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呼聚斂之臣為大鼠言汝無食我黍矣我三歲事汝汝不肯眷顧於我言魏國用此重斂之人已三歲矣我今將去汝而適彼樂土謂適有道之國也彼樂土樂土我得其所也連稱樂土者喜談樂道於彼以見其厭苦於此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今曰不肯德惠我也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爾不肯德惠於我則我將求伸於他國直猶伸也謂得伸其志也受抑於此而欲求伸於彼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傳曰苗嘉穀也○疏曰苗之莖葉非鼠所食故云嘉穀穀生於苗以協韻三歲貫女莫我肯勞范氏曰不肯以我為勤勞也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音毫傳曰號呼也

魏人爲爾重斂所迫至於長號彼樂郊則誰長號乎謂無歎息愁恨之聲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33768980 v.10

詩緝卷之十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唐 國風

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叔又徙於絳云○朱氏曰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堯都有四地理志太原晉陽太原郡平陽縣注云故

詩唐國晉水所出一也河東平陽（河東郡注平陽縣）
云堯都也在平河之陽二也中山唐縣（中山國）
張晏注云堯爲唐侯國於此三也河東彘縣
順帝改曰永安臣瓚於晉陽下注云所謂唐
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師古云瓚說
是也四也詩之唐國其說有三詩譜以爲堯
始居晉陽後乃遷平陽於詩唐國爲晉陽皇
甫謐以爲堯始封於中山唐縣後徙晉陽及
爲天子都平陽於詩唐國爲平陽臣瓚又以

唐國爲永安今考堯都雖有四而詩之唐國
當從詩譜爲晉陽何以明之蓋成王封弟叔
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子燮以晉水所出
改爲晉侯晉陽實晉水所出則唐叔虞之始
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
一也晉之遷徙不一歷歷可考自叔虞始封
於晉陽其後三世至成侯（叔虞曾孫）自晉陽徙曲
沃（郎河東聞喜縣）蟋蟀刺成侯之曾孫僖公則都曲
沃時詩也八世至穆侯（僖侯之孫）自曲沃徙絳（郎河

東絳縣前都絳時無詩十世至昭侯（穆叔之孫）自絳徙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刺昭公鴇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詩也自昭公以曲沃封桓叔至其孫武公幷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美武公有杕之杜刺之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皆後都絳時詩也

蟋蟀（蟋音悉蟀音率）刺晉僖公也（疏曰僖公司徒靖侯宜臼子）儉不中禮（中去聲）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樂音洛）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思去聲）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曰晉僖公詩都曲沃當共和之間。疏曰此實晉詩而編詩者名之爲唐蓋推本其民俗所以能憂深思遠儉而用禮者皆唐堯之遺化故謂之唐也言堯之遺化使然非晉君之化能然也晉君自儉不中禮安能使民知禮觀蟋蟀之詩言職思其憂是憂深思遠言好樂無荒是能儉而用禮其風俗可見唐風諸詩皆然。曹氏曰班孟堅云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季札聞唐之歌云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僖公之病在於鄙陋局促而無深遠之慮此詩欲開廣其志意提策其精神以爲圖回國

事之地非欲其自虞樂而已也廣漢張氏曰夫人有以自
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處者必得訓夫政
之所當務與大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郭璞曰蟋蟀促織也○釋蟲曰蟋蟀蛬蛬音拱又音節○陸璣曰似蝗而
小一名蜻蛚里語云促織鳴嬾婦驚蜻蛚音精列○傳曰九月在堂○疏曰九月在戶堂卽室
戶之外也歲聿其莫音暮○傳曰聿遂也○疏曰莫晩也當九月則歲未莫過此月
在歲將莫是歲實未莫而云聿莫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今我不樂
音洛日月其除音筯○傳曰除去也無已大康大音泰○傳曰已甚也○
朱氏曰大康過於樂也職思其居協韻音據○傳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

其位也好樂無荒好去聲樂音洛荒廢曰荒廢亂也○良士瞿瞿音句
○朱氏曰瞿瞿驚懼之貌○解見齊東方未明
此詩欲僖公意氣舒泰然後思慮開闊故先
言九月蟋蟀入在於堂以附近於人則寒氣
漸至而歲遂將莫矣今我僖公若不自樂則
日月遂去矣所謂樂者非甚大樂當主思其
所居之位居國君之位則一國之事皆吾精
神念慮之所當及好樂而無至於荒廢當如
彼良士瞿瞿然長慮却顧也職思其居啓其

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做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詩人之言及此豈非堯之遺風乎○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莫采薇言歲亦莫止又言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是以十月爲歲莫也此蟋蟀在堂之戸止是九月過此方是十月故云聿其莫或曰周建子故以十一月爲歲莫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 朱氏曰逝去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傳曰邁行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音貴○傳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前言思所居之位則在内之事皆入於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亦不可不慮也後來如昭公不能思其外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 疏曰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役車休是農功畢而無事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音叨○傳曰慆過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農事畢而役車休民猶休息人君可以娛樂之時也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惟瞿瞿然警懼故能蹶蹶然勤敏既警懼而勤敏則事事有備可以從容應之故休休然安閒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音謳刺晉昭公也號曰昭公伯文侯仇之子○桓二年左傳曰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埽灑鰓之上埽音噪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周以岐豐賜襄公秦崛與而周遂微晉以曲沃封桓叔曲沃強而晉不支矣唐風自山有樞至鴇羽皆都翼時詩也信公病在鄙陋故

蟋蟀欲開廣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爲樂欲激發之使知戒懼二詩之意所主不同皆非勸其君以虞樂也後序所謂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其辭衍矣

山有樞釋木曰樞荎音迭○郭璞曰樞今之刺榆也○陸璣曰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於白榆也隰有榆音俞○曰榆者總言諸榆也榆之種多不知所指也○今曰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毛於東門之枌以枌爲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誤矣爾雅謂榆白爲枌璣誤謂榆爲白枌也枌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爲枌之白者陸璣又云榆之類有十餘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然則此言隰有榆總言榆耳子有衣裳疏曰子昭公也弗曳弗婁音閭○疏曰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傳曰婁亦曳也○今曰漢文帝對衣不曳地曳婁有優游娛適之意○補傳曰婁者曳而至於婁壞也南楚凡人貧衣破謂之褸裂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illegible]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宛其死矣[illegible]曰宛坐見貌他人是愉音俞○傳曰愉樂也

興也桓叔有伐晉之謀昭公禍在朝夕而不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隰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

公有衣裳而不曳婁之以優游娛適有車馬
而不馳驅之以快意肆志宛然坐見其死則
他人取之以爲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爲樂也
謂可惜此衣裳車馬之物將爲他人所有將
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不曳婁馳驅
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瞿然知懼汲汲
然思所以爲防患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
事鐘鼓瑟琴以爲樂乎

山有栲音考○釋木曰栲山樗樗音攄○疏曰郭璞云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樹俗語樝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璣曰山栲生山中與下田樗大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方上無名此爲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今曰姑酒存之隰有杻音紐○釋木曰杻檍檍音億○陸璣曰葉似杏葉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盛二月中葉疏開花似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郭云似棣細葉葉新可飼牛筋音斤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傳曰洒灑也○疏曰以水濕地而埽之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今曰鼓動其聲也解見唯鳴○傳曰考擊也宛其死矣他人是保疏曰保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漆栗並解見定之方中子有酒食何不

曰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傳曰永引也宛其死矣

他人入室

言死亡迫矣不及爲樂則有倉卒之恨是來

日已短宜及今爲樂以延引此日也詩記曰詩人豈眞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須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須音須或說人多憂則日短

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然愁當覺日長作

樂當覺日短不應反言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今曰封叔父成師郎桓叔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䟽曰左傳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於昭公無

叛心也後序言過矣與時潘父弒昭公迎桓

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

以見國人之心矣亦唐風之厚也

揚之水解見王風白石鑿鑿音作○傳曰鑿鑿然鮮明貌○曹氏曰石非浮

物終無可轉從之理○今曰石以白言又稱鑿
鑿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蓋石在水中爲水所蕩
滌故其白如此末章言粼粼亦謂水清石見

素衣朱襮音博○曰素綃也以素爲

衣者謂中衣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大
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也曰朱朱緣也謂準緇
爲赤色爲中衣之緣也曰襮領也謂繡黼領也
繡刺白黑文以綃領也緣去黼裉音偃衣領也
○疏曰上祭以朝服中衣以布夾外特若云繡
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僭知
諸侯當服之也○今曰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
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
皮弁服朝服玄端衣衣也中衣用布文疏云凡
服先以明衣親身衣加中衣冬則大加表表上
加裼衣裼衣上加以服中衣其制如深衣但中
衣之袖小長耳此以素爲衣是以絲爲之謂冕
及齊弁之中衣也朝燕之中衣皆以布爲之朝
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公之孤及天子

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大夫上助祭於君亦服
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
箋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

從子于沃今曰下文君子既指桓叔則此言子者設

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

既見君子箋曰君子謂桓叔

云何不樂音洛

興也水喻昭公石喻桓叔悠揚之水淺弱豈
能流動水中之石徒見其石在水中鑿鑿然
鮮明耳喻昭公微弱不能去桓叔之彊也又
設爲國人相語之辭言以素絲爲中衣以丹
朱爲緣以繡黼爲領此諸侯之服也今子欲

奉此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憂也。子指叛者。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泄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爲之備也。○時沃有簒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爲患之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沃以爲君。而簒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此正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音鎬豪之上濁○傳曰皓皓潔白也）素衣朱繡（疏曰謂於領之上繡刺以爲黼）從子于鵠（鵠音斛○傳曰鵠曲沃之邑）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傳曰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粼音鄰本有作嶙○今日巜音澮巛音川粼粼從澮非從川也俗從川非○傳曰粼粼清澈也○朱氏曰水清石見之貌）我聞有命（蘇氏曰命桓叔之命也）不敢以告人

命謂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而不敢以告人也言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昭公諸詩皆以沃彊爲憂山有樞言死亡之迫最激切而微辭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爲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孰詩之辭而不能以意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蕃音煩衍延之上聲子孫將有晉國焉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

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詩不用首序則以此詩爲美桓叔亦可矣

椒聊之實釋木曰椒樧大椒樧音殺○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樧○曹氏曰聊薄略也薄略之實而盈升盈匊蕃衍之至也蕃衍盈升今曰蕃茂也衍廣也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龠十爲合合十爲升升匊皆言椒之蕃衍而已不必較升匊之小大彼其之子其音紀碩大無朋李氏曰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傳曰朋比也椒聊且且沮之平遠條且錢氏曰木枝之新長曰條

興也椒實蕃衍采之盈升喻桓叔子孫衆多也彼桓叔以子孫衆多之故其碩大盛彊無與倫比矣然方興未艾將不止於今日之所覩故復歎是椒也其新長之條日益遠矣條益遠則實益蕃喻桓叔他日之子孫將日益衆多也桓叔日彊昭公其危哉爲告昭公故

稱桓叔爲彼也○舊說蕃衍碩大遠條之意

重複今分別之以見詩人紆餘之旨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 音菊○傳曰兩手爲匊 彼其之子碩

大且篤 且七野反○傳曰篤厚也○今曰篤如篤公劉之篤篤厚則福慶未艾也 椒

聊且遠條且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 綢音儔繆莫彪反從韻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

其時焉 曰晉昭公詩都翼平王時○補傳曰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歛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貨財不能備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

此詩言刺晉亂亦猶鄭丰東門之墠溱洧言

刺亂也然鄭因亂而淫晉雖亂而否可以見

其篤厚純固之俗而聖人風教猶存矣

綢繆束薪 傳曰綢繆猶纏緜也○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曹氏曰詩人每以薪喻昏姻如翹翹錯薪析薪如之何是也束薪者析於彼而合於此有昏姻之義焉○補傳曰昏姻必有禮以綢繆之 三星在天 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參解見召小星○王肅曰謂十月也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朱氏曰良人夫稱也○補傳曰秦風云厭厭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王氏曰言女子之失時也

與也傷女子之失時言薪析而散於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昏禮自納采問名禮節不一是綢繆纏綿之意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參之三星昏見東方已在天矣今夕是何月之夕乎是十月嫁娶之時也爾女子可以嫁而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不能備禮猶未得嫁故又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言欲從良人而未遂無可奈何也處亂世而必待禮之綢繆不肯苟合斯其謂之唐風也○毛以秋冬爲昏時則以三星爲參十月參星始見東方於禮可以昏矣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爲心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今從毛義一章言見此良人則子兮子兮指女子也

綢繆束芻今曰朱氏孟子解芻云芻草也蒸薪也三星在隅傳曰東南隅也○疏曰謂十一月十二月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音械候○邂逅解見

鄭野有蔓草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參星在天之東南隅是十一月十二月昏姻之時已晚矣邂逅謂欲其識速成迨其今兮之意非欲不期而會也二章言見此邂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及女子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 傳曰參星正中直戶也○參中○曹氏曰戶在南也 補曰月令孟春之月昏參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 李氏曰國語曰女三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曰王氏曰言男子之失時也

三章言見此粲者則子兮子兮指男子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 杕音弟 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并音併○曰晉王時○補傳曰曲沃之為晉禍六七十年間曾翼子逆者四五其寡助也至矣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為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

唐風刺時者三 杕杜羔裘鴇羽 皆為昭公以時事可憂也

有杕之杜 傳曰杕特生貌○釋木曰杜赤棠○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赤棠白

棠經見卄棠○山陰陸氏曰赤棠木理堅韌亦可作弓弩榦其葉湑湑須之上○王氏曰湑潤澤也○李氏曰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云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芘其本根獨行踽踽音矩○傳曰踽踽無所親也○今曰朱氏孟子解云踽踽獨行不進貌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音備○范氏曰比親也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音次○傳曰佽助也

興也木無枝葉則曰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本易枯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潤澤雖無芴木之蔭而葉獨足以芘其本根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杕杜之不如也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父之人言他人不足恃也昭公既如道路獨行之人遂以同路之行人曉諭之嗟彼行路之人何不相親比乎必不相親也人之無兄弟者何不外求佽助乎必不相助也信他人不如同父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音精○傳曰菁菁葉盛也獨行睘睘音瓊○傳曰睘睘無所依也○曹氏曰說文云睘睘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睘睘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王氏曰同姓雖非同父猶愈於他人耳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曰晉昭公

詩譜貫平王時

昭公有曲沃之偪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時事大可憂也故曰刺時

羔裘豹袪。羔裘豹飾見召南羔裘○曰袪者袪口也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

自我人居居如字又音據○陳曰我人我人民也○今曰自從也舊以爲用今不從○釋訓曰居居惡也○傳曰懷惡不相親比之貌

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皮爲裘以豹皮飾袖口也在位者不恤其民故民呼服是羔裘豹袪之人謂之曰爾但從我衆人處居居然傲狠而無相親之意無奈他人何也意謂在位不能禦曲沃但能虐我民耳爾既不恤我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也以子之故舊而不忍去耳唐風之厚可見矣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釋訓曰究究惡也○孫炎曰窮極人之惡
○今曰究究言察察也 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今曰故舊之好也
爾但從我衆人處究究然苛察犯人有逆亂
之謀則不能察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鴇音保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箋曰大亂五世
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疏曰左傳桓
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
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
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
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
立哀侯于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
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
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三年曲
沃武公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桓七年傳冬曲
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是大亂五
世之事 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養音樣 而作
是詩也今曰晉小子侯詩都翼桓王時
古者親老而無兄弟當免征役況其君子乎
晉亂而不暇恤故刺之

肅肅鴇羽傳曰肅肅鴇羽聲也○陳氏曰其羽急疾○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趾○孔氏曰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 集于苞栩栩音許○傳曰集止也○釋木曰
苞稹又曰栩杼稹音軫○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曰栩柞也櫟也杼也櫟音歷杼

餘之上。郭璞曰柞樹也。陸璣曰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皂或言皂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皂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今曰鯀柞枝枝矣疏云釋木不言櫟是柞陸璣云周秦人謂柞爲櫟蓋與時人所名而言之二柞櫟考見秦晨風王事靡盬音古。傳曰盬不攻緻也。緻音治密也。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蠱害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不能蓺稷黍黍解見王黍離傳曰蓺樹也。稷父母何怙傳曰怙恃也胡之上濁。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興也鴇連蹄不樹止今鴇羽之聲肅肅然急疾其飛既勞又集止于叢生之栩木失其所矣如君子不當下從征役也君子以王事不可不堅固不遺餘力遂不能種蓺稷黍父母將何所怙恃乎乃呼天而遡之歎其悠悠遠而不聞曰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補傳曰語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諸侯爲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或謂哀侯與緡之立皆有王命故稱王事狹矣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棘解見邶凱風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蘇氏曰極止也

肅肅鴇行音杭。蘇氏曰列行也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

能蓺稻粱釋草曰稌稻又曰虋赤苗芑白苗。釋曰按說文云沛國謂稻爲糯杭稻屬也本草以杭米稻米爲二物杭糯甚相類黏不黏異耳依說文稌稻卽糯也杭音庚稉同俗作粳黏尼占反。郭璞云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朱氏曰稻卽今南所食稻米粱粟白類也有數色。錢氏曰粱似粟而大。父母何嘗朱氏曰嘗食也悠悠

蒼天曷其有常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曰桓叔成師始封曲沃莊伯鱓桓叔子也武公稱莊伯子也鱓音善武公始并晉國并音所其大夫爲之請命乎

天子之使爲使皆去聲。補傳曰魯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天子之使其號公乎而作是詩也曰晉武公詩都絳僖王時。號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號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號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山有樞揚之水椒聊杕杜諸詩國人每以沃彊爲憂而拳拳願忠於昭公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

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音隙]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子是爲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然則武公之得國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豈以武公爲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弒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眞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

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號仲立緡于晉又命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紀綱蕩然矣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爲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

之類糜滅幾盡遂特著以爲通鑑之首愚於
武公亦云故曰無衣美武公者特其大夫之
意耳

豈曰無衣七兮今曰春官司服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卽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以爲繡鷩一語鷩○讀曰春官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衞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公文正以周之建國雖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特以九爲節●如上公者雖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

不如子之衣今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安且吉兮

此述請命之辭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
七爲節言我非不能造此衣之七章然不如
子之賜我者爲安且吉也就天子之使請衣
故云子之衣諸侯非有天子之命則人得而
討之曲沃自桓叔以來屢得志矣晉人不服
每攻而去之故以請於天子者爲安吉然曰

我非無之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劉仁恭
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
與豈曰無衣之言一也武公之請命特迫於
利害之計耳舊說以爲武公天理未盡滅非
也曲沃自桓叔以來弒逆屢矣武公踵父祖
之惡卒滅其宗國而自立豈復顧天理耶
豈曰無衣六兮 朱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七命之服得受六命之服比列於天子之卿猶愈於無天子之命也 不如子之衣安
且燠兮 燠音欲○傳曰燠煖也
言六者變文成章耳燠煖亦謂安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
不求賢以自輔焉 晉武公詩曰都絳僖王時
有杕之杜 解見上 生于道左 嚴曰道左道東也○今日以南爲正則左爲東 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發語辭也 ○中
心好之 好去聲 曷飲食之 飲食音蔭嗣
興也有杕然特生之杜生於道東猶武公之
寡特而無輔也賢者隱伏山林武公不能招

徠之國人於是自致其愛慕之意曰彼賢者
其肯曾過我乎若肯過我我心中愛之將何
以飲食之乎猶丘中有麻將其來食白駒縶
之維之於焉逍遙之意也國人自欲飲食之
見君不能養賢矣○舊說特生之杜其陰至
寡不足爲往來之庇故賢者去之於義爲贅
但說孤然之杜便見得是不能求賢以自輔
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傳曰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

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蘇氏曰獻公諸武公稱子公諡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好喪皆去聲○曰晉獻公詩絳惠王時○蹤曰國人或死行陳或見囚虜是以多喪○曹氏曰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使寺人披伐蒲冬滅虢又滅虞執虞公六年使賈華伐屈八年使里克敗狄于采桑二十二年之間凡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凶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殺而不已又禍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葛生蒙楚曰楚木名解見漢廣蘞蔓于野蘞音廉○蹤曰蘞似栝樓

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予美

亡此箴曰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今曰亡死也　誰與獨處

興也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死之地言葛生而蒙覆於楚木蘞生而蔓延於野猶婦人依託於夫之義也今我所美之人死於此地不得卒於牖下我其誰與乎獨處而已煢然無所依矣○下章變野言域域塋域也謂墓域也知爲征夫所死之地陳防有鵲巢云誰侜予美國人指賢者此詩予美亡此婦人指其夫

葛生蒙棘蘞解見坦亂屬蘞蔓于域傳曰塋域也塋音營墓域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傳曰息止也

角枕粲兮朱氏曰粲華美之貌錦衾爛兮錢氏曰爛鮮明也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枕華衾鮮思始嫁之具而歎今之獨宿也獨旦獨宿至旦也猶王仲宣詩言獨夜也思者苦夜長而難旦長夜漫漫何時旦與秋天不肯明之意也

夏之日冬之夜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冬之夜夜永之時也百歲

之後歸于其居箋曰居墳墓也
晝夜長時憂思者難度百歲之後死乃同歸
于丘猶後山所謂百年何當窮也亦誓死無
他志見唐風之厚矣○舊說以爲思存者味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之辭及上章言塋墓知
爲悼亡矣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箋曰室猶冢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音零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好去聲○曰晉獻公
詩都絳惠王時○朱氏曰獻公好聽讒
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可見矣
采苓采苓曰苓甘草也解見邶簡兮首陽之巔傳曰首陽山名也○箋曰
首陽之上信有苓○疏曰首陽之山在河東蒲
坂縣南○曹氏曰即雷首山也夷齊居於其陽
因謂首陽○今曰巔山頂也人之爲言苟亦無信箋曰苟且也舍
旃舍旃舍音捨○釋文曰旃之也苟亦無然今曰然如此也人之爲
言胡得焉
興也雷首山在晉境興所見也其山有苓見
采苓者問其何從得之必得於首陽之上喻
聽言者必問其所自來也凡人之言語且未

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讒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由來也

采苦采苦（曰苦苦菜也。解見邶谷風）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朱氏曰與許也）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曰葑蔓菁也解見邶谷風）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十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秦　國風

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汧音牽。疏曰秦今秦州也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其後費昌當夏桀之時為湯御以敗桀中衍

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潏音聿○西漢志曰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脩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巳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不爲浮靡以善道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也論至於此以見厚重强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以見上之道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敎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於夷矣

車鄰美秦仲也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秦仲始大補傳曰秦仲未爲諸侯謂之始大蓋視其先爲大耳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曰秦仲詩宣王時

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與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有車鄰鄰傳曰鄰鄰衆車聲○曹氏曰密比之意言車之衆○今日杜子美詩云車轔轔其字從車古字通有馬白顛傳曰白顛的顙也○疏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

白毛令之戴星馬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曰寺人闇官也○疏曰

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

秦仲有車甚衆其車鄰鄰然盛此有馬甚多

其中有白額之馬舉一以見其餘也是時又

始有寺人闇官未見君子秦仲之時必先令

寺人通之然後得見言侍御使令之備也秦

前此所未有故詩人美其始有也

阪有漆 阪音反○釋地曰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陂平坂○釋曰三者地形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穀給食陂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曹氏曰阪山脅也前地理志隴西

有隴坻師古曰隴坻謂隴阪即今之隴山也此郡在隴之西故曰隴西○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坻音底 隰有栗 釋地曰下濕曰隰○漆栗解見定之方中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解見關雎

今者不樂 音洛 逝者其耋 音迭○傳曰耋老也八十曰耋○疏曰離卦大耋之嗟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伯舅耋老服虔云七十曰耋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

興也阪則有漆木隰則有栗木猶君國之有

禮樂也士之既見此君子秦仲也則與之燕

飲相樂並坐而鼓瑟曰今者若不爲樂則自

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

歲月耳。此强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爲，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秦之能强者在此，而周人之氣象變矣。詩記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燕閒易相親之俗也今日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寫爲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釋木曰楊蒲柳○郭璞曰左傳所謂董澤之蒲○釋曰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爲箭笴笴歌之上○山陰陸氏曰楊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易大過云枯楊生稊齊民要術云白楊性勁直堪爲屋材[illegible]折終不曲撓榆性檽軟久撓不曲緻音治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曰笙之簧也解見鹿鳴今也不樂逝

者其亡。錢氏曰亡死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驖音鐵○疏曰秦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始命句○錢曰始命爲諸侯也○疏曰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疏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囿者域養禽獸之所○曰秦襄公詩平王時

平王以秦之救周而命之，其時諸夏之憂反生於所救，事之倚伏可預料邪？是故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駟驖孔阜傳曰驖驪也○疏曰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驖者色黑如鐵○朱氏曰阜肥大也六轡在手疏曰每馬兩轡四馬八轡兩驂之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六轡耳觖音決公之媚子朱氏曰媚愛也從公于狩傳曰冬獵曰狩

襄公駕四馬皆鐵色之驖其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御者執六轡於手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公所親愛之人從公而往冬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出入使之隨人意也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也在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之在舊說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令不從

奉時辰牡傳曰時是日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疏曰若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曰射必中左乃為中殺○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髃為上殺膘音縹髃音愚詳見車攻舍拔則獲舍拔音捨跋○傳曰拔矢末也○朱曰括也○疏曰以鏃為首故拔為末

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此時節之牡獸驅以

待公之發此時牡甚碩大矣公謂御者令左
其車以射獸之左公舍放矢末則應弦而獲
其獸曹氏曰所謂命中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傳曰閑習也輶車鸞鑣輶有由二音○鑣音標○傳曰輶輕也○錢曰輕車驅逆之車○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注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故知輕車即驅逆之車若君所乘則謂之田車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也○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今曰鑣馬銜外鐵也載獫歇驕獫音豕歛之驕音梏○傳曰獫田犬也○補傳曰毛云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今田犬長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爾雅改歇驕皆從犬以合毛氏不若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也○朱氏曰獫歇盡記有驕獚田犬者亦此類
田事已畢遊于北園四馬既調習而閑矣乃以驅逆之輕車置鸞鈴於馬銜兩旁之鑣載田犬之獫歇其驕逸謂休其足力也田而獲獲而休常事也秦人美之者亦喜其見之新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

子焉曰秦襄公詩平王時○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

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善乎蘇東坡有言云秦民好戰之心豈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觀后稷之稼穡則可以知周家十世卜年之過其歷觀襄公之使民矜其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者有漸矣○朱氏曰西戎方彊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為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快忿之私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彊弱戰之勝負若不服有所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為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詩賦之意歟

小戎之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津津然夸說不已以婦人閔其君子而猶有鼓勇之意其眞秦風也哉

小戎俴收 俴音錢前之上濁○傳曰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疏曰軫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為淺也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人之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

五楘梁輈 楘音木輈音舟○傳曰楘歷錄也梁輈上句衡也錄音祿句音鉤○曰五楘者輈上五處以皮束之歷錄然有文章也曰五

梁輈者輈輈如梁也輈者轅也衡者服馬之軛也輈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居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謂之梁輈懼輈之不堅一輈之上五分其穹每處以皮革束之

游環脅驅曰游環者以環貫驂馬之靷游移無定處所以止驂馬之外出也曰脅驅者以皮繫衡軫之兩端當服馬之脅所以止驂馬之內入也◦疏曰游環在服馬之背上驂馬欲出由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

陰靷鋈續靷羊晉反鋈音沃◦陰曰陰者陰夜也◦傳曰陰揜軓也◦箋曰揜軓在軾前◦今曰以板橫側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以陰映車軓故為之陰也軓舊無音言在軾前當音犯字作軓解見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軓◦靷曰陰靷者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靷也◦傳曰靷所以引也◦疏曰靷以皮為之令驂馬引之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馬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為二靷以引車前繫驂馬之頸後繫於車前陰板之上此所謂靷也◦鋈續曰鋈者沃也續者靷端續靷之環也鋈續曰以白金灌沃續靷之環也◦傳曰鋈白金也續續靷也◦疏曰錫此白金以鋈灌靷環非謂鋈為白金也金緣銅鐵總名為金此兵車之節或是白銅未必皆白金也靷言鋈續則作環相續

文茵暢轂音谷◦文茵曰文茵者以虎皮為茵褥車中所坐也◦疏曰茵褥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也◦暢轂傳曰暢轂長轂也◦說文曰轂輻所湊也◦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也◦今曰考功記輪人為輪注兵車之轂三尺二寸車人為車注大車轂徑尺有五寸

駕我騏馵音其注◦騏傳曰騏騏文也◦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馵釋畜曰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疏曰謂後左足也

言念君子曰婦人謂其大也**溫其**

如玉在其板屋傳曰西戎板屋○疏曰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秦之西垂民亦板屋此想君子伐得所居之也亂我心曲錢氏曰心之委曲也

國人夸其兵車之善言我兵車其收軫淺短也其輈轅穹隆上曲如屋之梁五節以皮束之楘謂歷錄然有章文也驂馬欲出則有游移之環貫驂之外轡以止其出驂馬欲入則有皮爲脅驅繫於衡軫以止其入也又於陰板之上繫驂馬之靷靷端作環相接謂之續以白金鋈灌之也其車中所坐有虎皮文章之茵褥也其貫車輪之轂又暢而長也又駕騏馬及馵馬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如玉今乃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中之委曲也閨門之情若曰戰陣乃武勇者之事而我君子之溫然恐其不堪勞苦序所謂閔也

四牡孔阜朱氏騆驖解曰阜肥大也六轡在手在手解見騆驖騏駵是中駵音留○傳曰赤身黑鬣曰駵○疏曰釋畜有駵曰駁說者皆以駵爲赤色若身鬣

俱赤則爲騂故爲赤身黑鬣○朱氏曰中兩服馬也騧驪是驂騧驪音瓜騧音○釋畜
曰黑喙騧○傳曰黃馬黑喙曰騧○驪解見駟驖龍盾之合盾純允上○傳曰畫
龍於盾也合合而載之○今曰盾干也以木爲之畫龍於上○曹氏曰夏官司兵掌五盾注云
五盾干櫓之屬先儒以爲干櫓伐皆盾也其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干盾亦其類也○疏曰
合而載之車上以爲蔽也鋈以觼軜音決納○疏曰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爲觼馬
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驂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
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言念君子
溫其在邑朱氏曰西鄙之邑也方何爲期朱氏曰方將也胡然我
念之

四牡之馬甚肥大矣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
馬之遲速在我言御之良也騏與駵是其中
之服馬也騧與驪是其外之驂馬也又以木
爲干盾畫龍於上合二盾而載之以爲車之
前蔽也又於軾前以白金鋈其觼環以納驂
馬之內轡謂之觼軜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
車馬往伐西戎我念君子溫然在西鄙之邑
方將何以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疏曰用淺薄之金以爲驂馬之甲○箋曰甚羣言和調也○李氏曰不和

則不得掣居厹矛鋈錞厹音求錞音隊○傳曰厹矛三隅矛也錞鐏也鐏存之去聲徂寸反○疏曰厹矛刃有三角也禮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平底曰鐓言鐓鐏名取類相明非訓為鐏也鐏鐓同蒙伐有苑曰蒙伐者畫蒙雜羽之文以為干伐也○傳曰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疏曰蒙厖也討雜也○疏曰蓋雜鳥之羽以為盾飾夏官司兵掌五盾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云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代為中干伐者盾之別名也苑音斯虎韔鏤膺韔音暢鏤音漏○傳曰韔弓室也○箋曰鏤刻金飾也○疏傳曰韔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爾雅金謂之鏤交韔二弓竹閉緄縢音參縢○傳曰閉紲也緄繩也縢約也紲音薛○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柲注云柲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以竹為之竹閉一名柲也紲繫也以繩繫之因名柲為紲所紲之事即緄縢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縛之縢中也○朱氏曰檠弓體使正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厭音淹○傳曰厭厭安靜也秩秩德音鄭氏曰秩秩有序也○德音解見假樂

以淺薄之金為駟馬之甲欲其輕而便於馳逐孔羣則駟馬和調也又有三角刃之厹矛其下端平底曰錞以白金鋈之也又有中干曰伐盡蒙雜鳥羽以為飾苑然有文也又以虎皮為弓室謂之韔以金鏤弓室之胷也又

交二弓於韔中顛倒安置之以備壞折也又以竹爲弓檠謂之竹閉置弓於柲內以緄繩縢約之然後納之韔中也婦人言其君子以此兵甲往伐西戎我思君子之深旣寢又興朝夕未嘗忘也厭厭然安靜之良人其德音秩秩然有序何爲親此勞苦之事乎亦閔之也○傳以膺爲馬帶疏釋之爲鏤貿之擊卽鉤膺也然采芑鉤膺鞗革崧高鉤膺濯濯韓奕鉤膺鏤鍚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爲馬貿之帶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爲彼鉤膺也補傳義長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音兼葭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曰秦襄公詩平王時○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爲先襄公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知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屬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旣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戾祭義爲燥之義○曹氏

曰禮者國之幹也有禮則雖弱而猶存無禮則雖强而必亡昔齊桓公欲取魯仲孫湫曰魯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其後景公患陳氏之僭問於晏子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善物也然則禮者豈直威儀之辭之末節而已哉蓋有所謂辯上下而定民志者焉是以先王尚之爲國者不可一日而忘也秦襄公久處戎狄之中以戰爭爲國今始命爲諸侯上也蓋闢車甲日多而不知以禮樂緩其俗其風聲氣習尚流於甚專以詐力取勝終以滅亡詩人識微所以刺焉湫子小反事見閔元年

周弱而縣秦彊而顛由其禮之存亡異焉耳

蒹葭蒼蒼 曰蒹也葭也萑也三物共十一名○蒹曰小者蒹薕荻也一物而三名也釋草云葭蘆釋云蒹一名薕郭璞云江東呼爲蘆荻似萑而細高數尺陸璣云蒹水草也牛食之令牛肥彊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爲簾箔因此得名蒹萑之小者菼葦之小者○葭曰大者葭蘆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也解見豳七月○萑曰中者菼薍萑也又名騅一物而四名也解見豳七月菼葦之上濁亂項之去萑音完○今曰此詩蒹葭舉小與豳風萑葦舉中與大者言之三物皆待霜凝戾而後可用三物共十一名說者多混而難考故辯之○傳曰蒼蒼盛也

白露爲霜所謂伊人 陳氏曰伊人斥襄公也 在水一方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曹氏曰秦地在西河之西言其僻處西河不與中國通其朝聘會盟孤陋而無與也

遡洄從之 遡洄音素回○傳曰逆流而上曰遡洄 道阻且長 遡游從之 傳曰順流而涉曰遡游 宛在水中央 嚴曰宛坐

見貌

興也蒹葭雖蒼蒼然盛必待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實譬秦雖彊盛勁健必周用禮然後堅固也伊人指襄公也在水一方謂水中別一所在也喻襄公僻處一隅陷溺於夷狄之俗不聞中國之禮義也將使之逆流而上以往求攸濟歟則路險阻而且長遠喻其狃於功利以道爲遠而難致必不能彊勉而行之也將使之順流以涉而聽其所止歟則宛然唯在水之中央喻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終夷狄而已矣道本非遠而秦人以爲遠所謂安能邑邑以待數百十年而爲帝王也故詩人因秦人之意以道阻且長言之

蒹葭淒淒（音妻本亦作萋○傳曰淒淒猶蒼蒼也）白露未晞（音希○傳曰晞乾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音眉○釋水曰水草交爲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傳曰躋升也○箋曰升者言其難至如升阪）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音遲○傳曰坻小渚也○釋水曰小沚曰坻○疏曰傳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甫田箋曰坻水中之高地也）

白露未晞則未爲霜也蒹葭雖凄凄然盛不
適於用也
蒹葭采采（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白露未已所謂伊人
在水之涘（音俟上濁○曰涘厓也解見王葛藟）遡洄從之道阻且
右（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迂迴難至也其左亦迂迴右取韻耳）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沚（音止○傳曰小渚曰沚）
白露未已亦未爲霜也蒹葭雖可采而不適
於用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曰秦襄公詩平王時○歐陽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盡有周地然旣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云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補傳曰周地雖有王命尚爲戎有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傳曰周之名山終南也○疏曰昭四年左傳云荊山終南九州之險此一名中南也○李氏曰終南西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有條有梅（條傳曰條槄也）

楢音叨。釋木曰楢山榎榎音假檟同。郭璞曰今之山楸。陸璣曰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釋木曰梅柟柟音髯。郭璞曰似杏實酢酢音醋酸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曰狐白裘也錦衣狐白裘諸侯在天子朝廷之服其歸在國則不服之。疏曰白狐毛為裘其上加錦衣以為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衣象裘是狐白則上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為之衣之白者惟皮弁服耳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諸侯與其臣服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裘為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顏如渥丹疏曰渥厚漬也。今曰邶簡兮赫如渥赭其君也哉朱氏曰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

賦也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平王以岐西之地賜襄公岐西之地其名山莫如終南舉終南則可以該岐西北終南山其中何所有乎有條又有梅地有名山山多材木誇言

雍州之爲上腴隩區也以素錦爲裼衣其下有狐白裘諸侯之服也顏如厚漬之丹容貌之盛也言岐西山高木茂氣象葱鬱我襄公自周受命而歸其將被顯服正顏色儼然君臨於此土也哉其者將然之辭哉者疑而未定之辭天子賜之則爲其有矣猶爲疑之之辭未能取之也此所以戒勸之而勉其爲必取之計也君哉舜也有歎美不盡之意與君王哉有諷諫不盡之意其君也哉有戒勸不盡之意○前地理志終南在武功縣東張衡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李善云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耳是終南在長安之南也豐鎬在長安之西而近李善引說文云鎬在上林苑中故長樂劉氏云終南在鎬京之南也以其在南故云南山班固西都賦云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太華雖高而在東不若終南在前舉頭則見故周多以南山言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程子曰紀稜角堂平寬○傳曰堂畢道平如堂也○牋曰畢終南山之道名君子至止黻衣繡裳黻音弗○傳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䟽曰黻皆在裳衣大名言衣與裳異其文耳佩玉將將將音鏘○朱氏曰將將佩玉聲壽考不忘補傳曰戒之無忘乃勸之必取也

終南有廉角處又有平寬處亦誇言其山之美也言此土地命服出於天子之賜襄公宜壽考而勿忘也亦勸戒之也○說者多以山有草木為興有條有梅其說猶可通至紀堂則無說矣今考詩中凡一句各指一物者興也蓋興則意在於物故每句中專指其一以寓丁寧之意如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凡一句疊言二物者皆賦也蓋賦則敷陳其物之多意在有之一字而不在於所指之物故疊言之如有熊有羆但言獸之多有鱣有鮪但言魚之多有驪有黃但言馬之多別無興也此詩不泛說山而指終南正是平王所賜之地詩人之意在終南不在條梅紀堂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

詩也曰秦穆公詩襄王時○䟽曰穆公任好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玄孫之子左傳文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乃自殺從之任言乎○朱氏曰春秋傳云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特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哀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康公得無罪乎詩人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寧其重者乾音干○東坡蘇氏和陶詠三良詩曰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辭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此秦夷狄之俗雖居我岐豐變於夷矣

交交黃鳥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曹氏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人所愛玩猶

三良爲人之所愛也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車音居○傳曰子車氏奄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王氏曰特特出也臨其穴嚴曰穴壙也惴惴其慄傳曰惴惴懼也○嚴曰慄悼也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殲音尖徐音纖○傳曰殲盡也○今考莊十七年經書齊師殲于遂注云盡殺之也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三良爲國人所愛猶黃鳥然黃鳥交交然飛而往來止於棘木得其所也今良臣從死非其所也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也此奄息乃百夫之中特出者而乃從死是可惜也秦人傷之臨其壙穴之上惴惴然恐懼而悼慄呼天而愬之曰盡殺我善人乎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代之則當以百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奄息爲百夫之特故願以百身贖之朱氏曰三人死非其義詩人特哀之而已死不爲義不足美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航○嚴曰仲行字也○疏曰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曹氏曰言其壯勇可禦百夫之侮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

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鍼音鈐○疏曰鍼虎亦名維此鍼虎百夫之禦今日禦猶防也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疏曰康公罃穆公任好子罃音鸎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曰秦康公詩寢毛時

康公本心既失無所不薄也觀此詩見棄而不忘君知其人之賢矣

鴥彼晨風鴥音聿○傳曰鴥疾飛貌○釋鳥曰晨風鸇○疏陸璣曰似鷂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雀食之○句音鉤○山陰陸氏曰列子云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鸇也禽經云鸇好風鵰好雨今鸇亦去來有時○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鬱彼北林傳曰鬱積也北林林名也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此穆公舊臣所作言晨風之鳥鴥然疾飛入于鬱積茂盛之北林喻巳初慕秦國之盛大而趨赴之也今穆公死而康公立我舊臣廢棄不用不得親近進見拳拳之忠日望

君之召已故言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然不忘其敬也望之又而杳然無聞故問之云如何乎如何乎復歎多是不記憶我矣言不復得見也此所謂子曰望之而王莫予追也

山有苞櫟音歷○櫟柞櫟也櫟斗也○釋木曰櫟其實梂梂音求○郭璞曰梂盛實之房也○像奏曰櫟實橡也○陸璣曰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即橡斗也言有梂彙自裹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木蓼也此秦詩宜從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又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梂子八月中成攜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榝音殺○今曰詩有二柞櫟唐鴇羽苞栩亦曰柞櫟其子曰皂斗與此相似苞解見唐鴇羽隰有六駮音剝○疏曰郭璞引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陸璣云駮馬梓榆也其木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王肅云言六駮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山有叢生之柞櫟隰有駮木其數六山隰有草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

山有苞棣傳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襛矣隰有樹檖音遂○釋木曰檖赤羅○郭璞曰今楊檖也○陸璣曰一名山梨實如梨但小而酸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赤白羅文白雖皆文木赤

羅爲上未見君子憂心如醉今曰昏而不醒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詩記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好去聲亟用兵亟音器。疏曰康公以文七年卽位十八年卒按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令平聲而不與民同欲焉今曰秦康公詩頃王時。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伐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脩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今考康公唯初年令狐之役在襄王時辛丑魯文七襄三十二其後伐晉甲辰魯文十頃二戰河曲丙午魯文十二頃四皆頃王時此詩刺亟用兵則不在令狐初戰之時矣補圖列之襄王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今曰子者行五相爾汝也。傳曰袍襺也襺古顯反亦作繭。疏曰玉藻云纊爲襺緼爲袍純用新緜名爲襺雜用舊絮爲袍王于興師六月箋曰于曰也脩我戈矛戈解見候人。傳曰矛長二丈。疏曰謂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言與師之用二丈之矛。今曰不必專指爲酋矛也與子同仇陳氏曰仇怨也

秦人苦康公之亟用兵而述古以刺之謂古者戍役在行陳之間語其同事者曰吾君豈以汝無衣而與汝同袍乎然有王命以興師則脩治戈矛與汝同其仇怨而不敢憚也謂不必遺衣以爲惠而大義自不可違耳此述襄公之事也今康公非有王命而逞私忿豈衆心之所同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箋曰澤褻衣近汙垢○朱氏曰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垢澤故謂之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箋曰戟車戟常也○疏曰常長丈六與子偕作傳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傳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麗音離難去聲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大子大音泰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曰秦康公詩襄王時○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爲孝矣

念母者康公之良心也既而不能自充亟脩晉怨此之謂失其本心

我送舅氏【釋親曰母之昆弟曰舅】曰至渭陽【錢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北○疏曰雍在渭南○穀梁傳曰水北爲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乘去聲○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氏曰四馬皆黃也】

送舅涉渭至水之北送之遠也何以贈舅氏乎唯路車乘馬而已歉然猶以爲薄意有餘也如采薇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也見殷勤繾綣於舅而思母之意隱然於不言之中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瑰古回反○傳曰瓊瑰石次玉○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成十七年左傳聲伯夢或與已瓊瑰○瓊解見衛木瓜○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補傳曰以瓊瑰爲佩也】

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瓊瑰玉佩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舒我心之思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曰秦康公詩襄王時

由伐木而觀晨風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於我乎 句 夏屋渠渠 傳曰夏大也○蘇氏曰渠渠深廣也 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 音吁 句○ 于不承權輿 傳曰承繼也○釋詁曰權輿始也○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言康公其初之待我在渠渠然深廣之大屋其後待賢之意寖衰供億寖薄賢者每食而無餘卽飲食一節以見其待賢之意也衰非責其禮也於是歎之言不能承繼其始也 朱氏曰楚王戊不設醴穆生去之曰豈爲區區之禮哉

於我乎 句 每食四簋 疏曰簋是瓦器亦是木爲之圓曰簋內方外圓也以盛黍稷方曰簠內圓外方也以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 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 句 不承權輿 李氏曰不飽非特無餘矣見有始無終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緝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詩緝卷之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陳 國風

譜曰陳者大皡虙犧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閼音遏嬀音規明音孟明豬即爾雅孟諸覡音檄○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

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則陳與薊祝共爲三恪薊音計○朱氏曰今陳州是也
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詩訖於陳靈公下於秦夷之也
宛丘刺幽公也疏曰幽公寧慎公圉戎子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曰陳幽公詩厲王時
幽公之遊蕩爲人所厭此詩殆蹙額而相告者歟
子之湯兮湯如字又去聲○李氏曰子稱幽公也○傳曰湯蕩也宛丘之上兮傳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釋丘曰宛中宛丘○疏曰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郭謂中央隆峻與此傳正反○補傳曰宛丘自爲地名洵有情兮洵音荀○傳曰洵信也而無望兮今日望謂威儀也如近之則有望
好樂者人之情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必以禮節之今子幽公之流蕩在宛丘之上信有好樂之情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淫荒昏亂不復敬謹其威儀民因其出遊見其容貌顏色而生慢易之心所謂望之不似人君也
坎其擊鼓傳曰坎坎擊鼓聲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

鷺羽值持之夫○朱氏曰值遇也○傳曰鷺羽可以爲翳鷺音路翳音意○嚴曰翳舞者所持

言雖祁寒大暑亦遇其遊蕩猒之之辭也

坎其擊缶音否方有反○傳曰盎謂之缶盎於浪反○疏曰郭璞云盎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故坎卦六四樽酒簋二用缶又是酒器也襄九年宋災具綆缶又是汲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曹氏曰李斯云夫擊甕叩缶彈箏拊髀而歌嗚呼快耳目者真秦聲也秦王嘗爲趙王擊缶楊惲言家本秦地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歌烏烏缶音同髀俾陛二音惲音允

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翿音導○傳曰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枌音焚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亟音棘歌舞於市井爾曰陳幽公詩當下時○疏曰古者井田之制當井之中以二十畝爲廬舍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曹氏曰幽公淫荒遊蕩皆爲國人之所患苦及其久也民安化之痛哉風俗之移人也

後序附益講師之說時有失詩之意者一斷之以經可也首序之傳源流甚遠方作詩之時非國史題其事於篇端雖孔子無由知之或欲併首序盡去之不可也古說相傳猶不

之信千載之下一一以質臆決之難矣桑中溱洧之詩或謂淫者自言其如此此詩亦為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首序刺奔刺亂疾亂之說耳如此則凡刺詩之作皆淫人動於淫思發為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淫人之言著之為經而使天下後世諷誦之邪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者非淫者自作也味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首序未易盡去也

東門之枌傳曰枌白楡也解見唐山有樞。宛丘之栩音許。曰栩杼也櫟也杼也解見唐鴇羽子仲之子傳曰子仲陳大夫氏。今日子女子也婆娑其下娑音梭。張子曰婆娑不必是舞但婆娑翩翩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爾

陳都宛丘之側其東門與丘之間乃國之交會其處又有枌栩二種之木可以休息故陳大夫子仲氏之女乃婆娑遨遊於其下蓋以相誘說也遊蕩之俗以貴族猶為之何責於小民乎次章言不績其麻知子仲之子為指

女子也

穀旦于差音釵○傳曰穀善也○疏曰旦早朝也善曰謂無陰雲風雨○牋曰差擇也南方之原李氏曰毛鄭以原為陳大夫氏不若歐陽氏以為南方原野其說簡徑不績其麻七月疏曰績緝麻之名市也婆娑

旣巳相誘於是差擇穀善之朝晴明無風雨相會于國南之原野其婦人不緝績其麻復由市中遨遊而往所會之地何為也哉

穀旦于逝傳曰逝往也越以鬷邁鬷音椶○牋曰越於也鬷總也○傳曰邁行也視爾如荍音翹○郭璞曰荍荊葵也似葵紫色○釋草曰荍蚍芣三字音蚍衃○陸璣曰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溼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起貽我握椒

於穀善之日往所會原野之地男女於是皆往也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荊葵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椒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衡如字誘僖公也朱氏曰誘進也○疏曰僖公孝幽公寧子愿而無立志愿音願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牋曰掖扶持也

○曰陳僖公詩先王時

衡門與魏園桃檜羔裘意同

衡門之下疏曰衡古文横字也○曹氏曰衡門横一木爲門貧者居之也可以

棲遲棲音西○傳曰棲遲游息也泌之洋洋泌音秘○傳曰泌泉水也○疏

曰北風有毖彼泉水知泌爲泉○今曰毖彼泉水乃毖然流貌毛以此泌與彼毖字異義同亦

當爲泉水之流貌非謂泌爲泉水也○朱氏曰洋洋安流廣長貌可以樂饑樂毛

音洛鄭音療

僖公自謂國小不足以有爲意氣消縮無奮

然自立之志故詩人欲誘掖之謂横木爲門

雖至淺陋亦可以棲遲游息於其下泌然而

流之泉水洋洋然廣長玩之亦可以樂而忘

饑喻陳國雖小亦足以有爲孟子曰今滕絕

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曰魴鯿也鯿音邊○釋魚曰魴魾魾音丕○

釋曰魴一名魾江東呼爲鯿○陸璣曰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

者也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州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

山陰陸氏曰魴今之青鯿也郊居賦云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

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里語曰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以深宜鯉伊以淸淺宜

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豈其取妻取音娶必齊之姜嚴曰
齊姜姓。解頤新語曰姜女子之貴者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解見魚麗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嚴曰宋子姓
喻不必大國而後可為政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
配君子也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淫昏不可告語而惟思賢女以配之蓋外此

無策矣
東門之池傳曰池城池也。補傳曰陳風三詩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可
以漚麻漚纑之去。錢氏曰漚之漬也彼美淑姬疏曰黃帝姓姬炎帝姓姜
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
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可以晤歌晤音悟。幾曰晤猶對也
興也東門城池之中可以漚漬其麻麻漚水
中朝夕浸漬然後柔韌也韌音刃彼美好之善
可與僖公晤對而歌僖公與賢妃相處夙夜
警戒庶幾改化也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

無由可入矣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
思得淑女爲其配耦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
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除之上濁○朱氏曰紵麻屬也○陸璣曰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姦○郭璞曰菅茅屬也○陸璣曰菅柔韌宜爲索○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解見白華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
女猶有不至者也曰陳僖公詩宣王時
陳東門之楊與鄭丰皆親迎而女不至言刺
時猶言刺亂以時使然也
東門之楊曰楊蒲柳也解見車鄰其葉牂牂音臧○傳曰牂牂然盛貌○曹氏曰自九月以後正月以前昏姻正時也楊葉茂盛則春既莫昏以爲期明
星煌煌朱氏曰煌煌明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秋冬爲昏姻之時今東門
之楊木其葉牂牂然盛則春莫而昏姻失時
矣親迎以昏爲期而至明星煌煌然大明夜

已深而竟不至淫風行而女有他志也李氏曰毛氏以秋冬為昏姻之時則以荀子云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家語云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氷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鄭氏以仲春為昏姻之時則以周官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觀此兩說毛氏為勝按匏有苦葉之詩云士如歸妻迨氷未泮是秋冬之間可以嫁娶之時也鄭氏於士如歸妻迨氷未泮以為請期二月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矣安得以歸妻為請期乎然據周禮言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蓋於下文又言是時也奔者不禁則是於霜降之後氷泮之前使民皆得以行嫁娶之禮及至仲春之月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則以媒氏會之是以有奔者不禁之事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之月殺色戒反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沛○傳曰猶牂牂也昏以為期明星晢晢音制○傳曰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佗音駝○疏曰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世家以佗為厲公躍為利公按經傳五父與佗一人厲公卽是無復利公矣馬遷誤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曰陳厲公詩桓王時○疏曰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免音問○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咎桓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也

觀陳佗親仁善鄰之言見其性質本非不美未幾往鄭涖盟而歃如忘蓋已有蠱惑之者故詩人歸咎於無良師傅也左傳隱六年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七年陳及鄭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歃色洽反涖音去聲洩息列反

墓門有棘曰棘荊棘也解見楚茨斧以斯之傳曰斯析也○釋言曰斯離也夫也不良傳曰夫傅相也相去聲○夫也猶言此人檀弓曾子曰夫夫也注上音扶下如字猶言此丈夫也國人知之知而不已程子曰已去聲今曰論語三已之孟子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皆謂廢退之也與衛南山式夷式已同誰昔然矣

興也言他性本非不善以失教導而流於不善如墓道之門人所稀行失於修治而荊棘生之猶孟子言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此墓門既有棘必用斧以斯析之佗有不善必用良師傅以教誨之今傅相之人不良國人皆知之則當去之也知其不良而不去之誰從來如是乎蓋歸咎於前人也夫也謂傅相之人當時必有所指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鴞戶驕反泮水音遥○鴞怪鴞也鵩也鴟鴞也卽瞻仰之鳥鴞也鵩音服鵂鶹音休留○傳曰惡聲之鳥也○陸璣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今人謂之鵂鶹亦名怪鴟内則云鵠鴞胖古人尚之胖音判注云謂脅側薄肉也○山陰陸氏曰俗云禍鳥也莊子云見彈而求鴞炙一曰鵩似鴞則鴞又非鵩矣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炙音拓臛音發羹臛也○傳曰萃集也夫也不良歌

以訊之傳曰訊告也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棘以喻佗後來之爲惡梅以喻佗性質之本美言梅本美木生於墓門荒僻之處而惡聲之鴞乃萃集焉萃集非止一鴞喻羣小附和之衆縱史之爲惡也縱子勇反史讀曰勇此傅相之人不良有歌其惡以訊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悔無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疏曰宣公杵臼莊公林弟君子憂懼焉曰陳宣公詩僖惠之間

此詩憂讒賊者詩人爲賢者憂之也

防有鵲巢傳曰防邑也邛有旨苕邛音窮苕音條○傳曰邛丘也○詩記曰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箋曰旨美也○曰此旨苕苕饒

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䟽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傳直云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璣曰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盛也誰侜予美侜音舟○李氏曰說文云侜壅蔽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今日唐葛生言予美則婦人稱其大夫此詩予美則詩人稱賢者也心焉忉忉音刀○齊甫曰傳曰忉忉憂勞也

興也言防邑有鵲巢邛丘有旨美之苕饒陳人指其地之所見也鵲巢積累而成喻爲讒之積漸苕草延蔓而生喻所讒之浸廣誰侜蔽予所美之賢者使我心忉忉然憂勞也

中唐有甓音霹○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瓴甋謂之甓瓴音零甋音滴○疏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今日毛以中爲中庭唐爲堂塗不必分也中唐猶言唐中耳○郭璞曰甓瓴甋也甋音鹿邛有旨鷊音逆鷉音同○傳曰鷊綬草也○郭璞曰有雜色似綬也誰侜予美心焉惕惕音逷○程子曰惕惕懼也

中唐乃堂下至門之徑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功邛有旨美之鷊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織以成惑美義與貝錦同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好去聲）在位不好德而説美色焉（説音悦○曰陳宣公詩傳惠之留）

月出皎兮（皎音皦○今曰皎月光皎潔）佼人僚兮（佼音攪僚音了○疏曰佼好也○今曰孟子云子都之佼○傳曰僚好貌）舒窈糾兮（窈音杳糾喬之上濁○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今曰舒而脫脫兮）勞心悄兮（悄鍬之上○傳曰悄憂也○錢氏曰默憂也）

興也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顏色僚然而好其明艷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止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憂愁而靜默也○宋玉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正用此詩也又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

月出皓兮（皓音鎬豪之上濁○今曰皓月光之白也）佼人懰兮（懰音柳○蘇氏曰懰好也）舒懮受兮（懮音酉○蘇氏曰懮受舒之姿也）勞心慅兮（慅音草○王氏曰慅言不安而慅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燎音療○蘇氏曰燎明也）舒夭紹兮（夭音

歎○李氏曰夭紹亦舒之姿也勞心慘兮王氏曰慘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株音誅刺靈公也疏曰靈公平國共公朔子淫乎夏姬夏逞之上淫○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云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御如字一音貉貉音陌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巳

靈公詩定王時

株林夏南之辭迫切矣而靈公猶不知羞惡也

胡為乎株林傳曰株林夏氏邑也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夏南夏姬之子也夏姬之事太褻詩人不欲斥言之故託辭於其子謂夏南非有見焉不足往見也今公之命駕何為欲往株林以從夏南乎又自解之曰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

也恐有他往耳依違言之而譏之最切矣補傳曰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諱及其偏必作於夏南也

駕我乘馬乘去聲說于株野說音稅○歲曰說舍也乘我乘駒上乘平聲下乘去聲朝食于株

始見公之命駕謂必非往株林以從夏南既而駕一乘之馬則舍說于株林之野乘一乘之駒則又朝食于株元無他往朝朝暮暮只往株林何爲也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音悅憂思感傷焉思音伺○今曰陳靈公詩定王時○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淫也澤陂株林之惡也

此詩言寤寐無爲刺靈公君臣惟知好色而不知其他焉知爲作者刺淫者變風多男女之詩或疑似後世艷曲聖人宜删之非也刺淫之詩非淫者自作乃時人作詩譏刺其如此所謂思無邪也聖人存之以立教使後世知爲不善於隱微之地人得而知之惡名播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無窮而不可湔洗欲其戒謹恐懼也讀詩者能無邪爾思則凜然見聖人立教之嚴矣

詩記曰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汚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彼澤之陂董氏曰澤水之鍾也。傳曰陂澤障也障音仮有蒲與荷說文曰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莞音官。山陰陸氏曰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以為席故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今日斯干下莞成云小蒲則莞指蒲蘆矣。釋草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茄音加蕸音遐蔤音密。陳氏曰皆以美物相依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泗音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毓曰經傳言須出涕皆謂淚出於目。今日漸漸之石俾滂沱矣疏以為雨盛比言涕泗如雨也

興也蒲葉柔滑荷花紅艷皆物之美而可愛者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言美物相依也今有一美好之女不得如蒲荷之相依我心之傷

奈之何也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更無他或事但目涕鼻泗俱下滂沱如雨而已譏而鄙之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音姦。傳曰蕑蘭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權。傳曰卷好貌。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卷字雖不同其義則一。釋文曰鬈髮好貌）寤寐無爲中心悁悁（音淵。傳曰悁悁猶悒悒也）

蘭是芬香之草喻女美也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爲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舝稱展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菡函之上濁萏談之上濁菡頷感同音萏禫髧同音。傳曰菡萏荷華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曰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輾音展。輾轉解見關雎。朱氏曰伏枕而思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十三

詩緝卷之十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檜　國風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號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檜曹思周道習亂也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十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檜 國風

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

檜曹思周道習亂也檜世次莫考詩不言何君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

檜君史伯云檜仲恃險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
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
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
好絜其衣服好去聲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
治故作是詩也按譜當夷厲之閒

諫不行言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此大夫之
去正爲其不能自彊於政治耳詩言衣裘之
鮮絜所以形容其宴安無爲之意非以絜其
衣服爲大故而去之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音潮○蘇氏曰狐白裘也○令曰狐裘有白有青有
黃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此狐白裘
也玉藻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
此狐青裘也玉藻又云狐裘黃衣以裼之此狐
黃裘也鄭氏以狐白之上加皮弁服天子以日
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以黃衣狐裘爲
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服之黃衣黃冠而祭
息田夫也引此爲證以狐青爲臣下之服諸侯
不服之玉藻稱君子狐青裘注以君子爲大夫
士也此詩狐裘不指何色鄭氏以爲黃衣狐裘
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爲狐白謂檜君
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
青爲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絜其衣服
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爲狐白然詩人豈
之意不在此也褎與袖同蜡音乍亦作稓

不爾思勞心忉忉 音刀○齊甫田傳曰忉忉憂勞也

羔裘狐白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此大夫去之者謂檜國之微迫於大國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爲檜君者當深思遠慮孜孜汲汲求所以爲自彊之計今乃服其羔裘逍遙服豫服其狐裘以之視朝而已此外不能有所爲是偷安歲月坐而待亡也大夫諫而不聽故去之雖去國而不忘君故言我豈不思爾乎實思之而勞心忉忉也○舊說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檜君乃服之以遊燕錦衣狐裘諸侯朝天子之服也檜君乃服之以聽其國之朝故大夫去之此非大惡其大夫何爲而遽去乎此大夫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爲可憂也

羔裘翱翔 傳曰翱翔猶逍遙也 狐裘在堂 傳曰堂公堂也○疏曰謂正寢之堂人君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 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服其狐裘塊然在堂而已不能有所爲也故憂傷之

羔裘如膏音告○今日膏之也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
是悼
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
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今檜君羔裘之色
潤澤如以脂膏漬之日出照之則有光曜其
衣服之鮮明如此其志慮凡近可見矣安其
危而樂其亡故我心傷悼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
知也
自夷厲之時上下相習而廢禮久矣孔子存
此序卽他日所以告宰予者其關於人倫風
教者大矣
庶見素冠兮李氏曰毛以素冠爲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
之喪十有三月而練冠旣練則衣衣亦練故曰素
衣素韠也鄭以素冠爲旣祥素紕之冠謂經傳
之言素者皆爲白絹未有以布爲者則知素冠
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
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素裳也毛氏謂思見
練服練是十三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
也不如鄭氏之說爲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旣
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旣祥祭而服之喪服小

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上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鄭氏以素爲

祥服者本於禮本注紕音皮　棘人欒欒兮　欒音鸞○傳曰棘急也欒欒瘠貌○傳

朱氏曰喪事欲其縱縱爾哀遽之狀音總　勞心慱慱兮　慱音團○傳曰慱慱憂勞

也

素冠者縞冠素紕之冠也旣祥祭則服之今不行三年之喪則無服此冠者故詩人云庶幸見服素冠者是棘急哀遽之人欒欒然瘠今無此人可見故我勞心慱慱然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　箋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裳而言衣衣是

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摳裳○疏曰裳而衣裳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若得見服此素衣之人欲與子同歸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兮　韠音畢○箋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　我心蘊結兮　蘊音允○朱氏曰蘊結者思之不解也　聊與子如一兮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人心之同然也與子同歸與子如一得我心之同然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萇音長） 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隰有萇楚（釋草曰萇楚銚弋銚音遙○郭璞曰今羊桃也○陸璣曰一名銚弋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疏曰或云鬼桃）猗儺其枝（猗儺阿那之上聲○疏曰猗儺枝條柔弱也）夭之沃沃（夭音妖沃音屋○傳曰夭少也○今曰厥草惟夭桃之夭夭皆少之意其葉沃若爲潤澤之意草木生意方盛則沃然潤澤）樂子之無知（樂音洛○李氏曰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注知猶欲也）

興也萇楚始生猶能自立長尺以上則引蔓于草上故言隰有萇楚其枝條猗儺然柔弱牽蔓如人之既長多欲而可惡也回思其夭少沃沃然生意方盛之時如人之少時無知欲而可愛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非可絕也然不能以禮節之而至於肆情縱欲則不如少小無知之爲愈所以甚言淫恣之可疾也

詩記曰生意沃沃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嚴曰）

謂無室家之道○今曰行露云誰謂女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朱氏曰無室猶無家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去聲而思周道焉詩記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彊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周宗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若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爲少知治體矣

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浹洽於人心者深矣

匪風發兮錢氏曰發風大起也○今曰俗呼大風為風發○陳氏曰迅烈也匪車偈兮偈音挈廣韻音桀傳曰揭疾驅也○陳氏曰軒輕不定○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顧瞻周道錢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中心怛兮怛都達反○傳曰怛傷也

此檜國之人憂及禍難言非風之大作也非車之疾驅也我迴首反顧昔日周道之盛心自傷怛也言生於亂世非風非車自如風中

車上之不得安傷今而思古也晉王尼暮宿
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以車上亦
安喻世之亂也○舊說匪風非有道之風匪
車非有道之車今不從
匪風飄兮飄音標本亦作猋遙反又必搖反從又音匪車嘌兮嘌音漂批
騎反○朱氏曰嘌搖不安之貌顧瞻周道中心弔兮傳曰弔傷也
今考釋天云扶搖謂之猋孫云迴風從下上
曰猋郭云暴風從下上此詩言風之暴當音
標與猋同音也釋天又云迴風爲飄與猋同
音義別蓋迴風謂之飄其迴風自下而上則
謂之猋
誰能亨魚亨音烹○傳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溉之釜鬵溉音概鬵
音尋○傳曰溉滌也○疏曰鬵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變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
耳○張子曰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錢氏曰亨魚者滌其釜鬵而已無
事煩碎誰將西歸嚴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懷之好音陳氏曰懷
安也○今曰好音猶好辭也
治民若亨小鮮誰能亨魚而溉滌其釜鬵乎
誰將西歸鎬京而安我以好音乎言唯周道

平易人若歸之是好消息將有平治之望也

匪風作於夷厲之時周猶都鎬故言西歸

匪風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十四

詩緝卷之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曹　國風

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湯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音浮蝣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疏曰昭公班僖公夷子無法以自守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好奢而任小人好去

平易人若歸之是好消息將有平治之望也

匪風作於夷厲之時周猶都鎬故言西歸

匪風三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十四

詩緝卷之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曹　國風

譜曰曹者禹貢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湯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音浮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疏曰昭公班僖公夷子無法以自守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好奢而任小人好去

聲○陳氏曰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亡而觀之耳因而擠之甚者且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李氏曰小人事君必逢君以奢侈君既奢侈驕奢則羣國將惟我所為此小人之志也是以好奢者其所任必小人○補傳曰蜉蝣之詩不及小人者蓋詩者以其將無依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

將無所依焉曰曹昭公詩惠王時

奢則國必斃大猶不堪況小而迫乎刺奢而言衣裳楚楚舉一端耳

蜉蝣之羽楚光曰蜉蝣蟲中蝎蟲○釋蟲曰蜉蝣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蛣晉話○陸璣曰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啖之美於蟬也

衣裳楚楚傳曰楚楚鮮明貌○今曰楚楚猶今言濟楚也賓之初筵言籩豆有楚同

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晉許○詩記曰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

興也蜉蝣小蟲雖其羽鮮明而朝生夕死不久也猶昭公小國之君雖整飾其衣裳楚楚然鮮明而迫於大國亦不能久也我心憂其然若其危亡而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為憂矣補傳曰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程子曰采采華飾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 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地而出○今曰更閱謂升騰變化也 麻衣如雪 箴曰麻衣深衣也○疏曰諸侯之禮夕深衣○傳曰如雪言鮮絜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音稅○箴曰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共音恭遠去聲○疏曰諸侯之禮共公襄昭公之子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彼候人兮 傳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何戈役謂候人之屬并候人之官長也 何戈與祋 何河之上獨役音對○傳曰何揭也○疏曰揭擔揭也○詩記曰由禮疏云戈鉤之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鄉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接柄夷長四寸並廣二寸冬官戈柲六尺有六寸註柲猶柄也祋音祕○傳曰祋殳也殳音殊○殳解見衛伯兮 彼其之子 其音記 三百赤芾 音弗○今曰芾字當作韍古字通也蔽膝之韍從韋緋韍之韍從黹○采蔽膝曰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采菽箋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之蔽前後之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傳曰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編

音韎赤黃之色韐音閤黑色○疏曰玉藻說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之形制亦同於韠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至蔥珩皆玉藻文

彼賢人爲候人之屬掌道路送迎賓客何揭其戈與祋供勞賤之事彼小人乃有三百人皆服赤色之芾何爲者也曹最爾國而小人衆多如此君子何所容乎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詩即史也事見左傳僖二十八年○李子曰一小人用事猶不可況於三百乎

維鵜在梁鵜音題○郭璞曰鵜鶘也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鶘音胡○陸璣曰鵜形似鶚而大其鳴自呼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喙虛穢反○山陰陸氏曰魚不畏鵜鶘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稱去聲

興也鵜鶘當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竊祿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咮音晝○傳曰咮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音遘之去○曹氏曰遂終也○今曰屯卦匪寇婚媾言好合也○補傳曰小人見利而

爭先利盡
而交疎

赤芾三百小人以利合者暫焉耳豈能終遂

其好合哉必自相攻也

薈兮蔚兮薈烏會反蔚音畏○程子曰薈蔚草木蓊茂之狀南山朝隮曹氏曰隮升也婉兮變兮傳曰婉少貌變好貌季女斯饑

薈然蔚然草木盛多樵者朝升於南山之上

而采之婉然變然少好季女不安從人幽居而

饑瘉小人肆志趨利於上君子守道而困窮

於下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鳲音尸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

也今曰曹共公當襄王時

鳲鳩在桑曰鳲鳩布穀也即郯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

○釋鳥曰鳲鳩鴶鵴音吉菊亦作秸鞠秸音戛

○郭璞曰今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方言云戴勝

○陸璣曰一名擊穀○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

爲鳲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山陰陸

氏曰一名搏黍江東呼爲郭公焉衍逐婦書云

口如布穀言其多聲也○李氏曰今乃鶻鵃也

○舊說凡十一名李氏與舊說頗姑兼存之其子七兮今曰但謂鳲鳩於其子使

之各得養無使偏而已不必以爲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也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鳲鳩養子平均如一喻古人用心之一也蓋善人君子其儀有常而專一由其心如物之結言堅固也○此詩以鳲鳩均養起興刺爲政之不均而言威儀帶弁何也蓋夫人容貌服飾之間皆可以覘其心之所存其心平則見於起居動作之間皆有常度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皆以驗其中之所養非徒曰容貌顏色辭氣而已也都人士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與此詩之意同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箋曰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其弁伊騏（音其○傳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疏曰如此是皮弁者周以韋弁以爵戎冠弁以從禽弁経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弁色如騏馬之文也經音淇）

鳲鳩常在桑其子或飛在梅或飛在棘或飛在榛子無常處而毋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其帶以絲爲之其弁則有騏文有常服也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而無不及者○

李氏曰若尋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其服有常見其心之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解曰棘酸棗也解見邶鄘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朱氏曰差忒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其心一故其儀不差忒可以正四方之國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榛解見邶簡兮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乎思古人不可復見曰何不使之萬年壽考乎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今曰曹共公詩襄王時

詩言田萊多荒以見民之不得其所序推原其故以為其君侵刻之所致也鄭褰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未霸也鄭忽出奔在魯桓十一年歲在庚辰曹共之時晉文霸業方盛齊桓始霸在魯莊十五年歲在壬寅襄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邪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

私憾故觀駢脅事見僖二十三年將甘心焉僅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下泉愧木瓜矣詩記曰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詩記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冽彼下泉冽音列○今日冽旁三點者從水也清也潔也旁二點者從冰也寒也易冽寒泉食爲潔當從水此冽彼下泉及大東有冽氿泉傳皆訓寒則當從冰今字乃從水當爲清也與大東有冽氿泉異也○傳曰下泉食爲潔當從水浸彼苞稂郎梁二音○王氏曰苞叢生也○傳曰稂童梁也○疏曰禾之秀而不實者○曹氏曰田業多荒可知愾我寤歎愾音慨○嚴曰愾歎息之意也念彼周京

泉源深遠則流清今冽然而清者是下流之泉也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曹人愾然寤覺而歎思念周京厭亂而思治也○匪風思周而宣王

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愾我寤

歎念彼京周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苞蕭苞蓍言田畝之間野草叢密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朱氏曰蓍筮草也○陸璣曰似藾蕭青色科

生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膏音告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郇音荀勞去聲○傳曰郇伯郇侯也○疏曰郇侯爲伯也左傳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嫌是伯爵故云郇伯郇侯也○今曰毛以爲二大伯鄭以爲牧下二伯孔以爲大伯惟有周召無郇侯者當從鄭也

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蓍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豐熟而風雨時芃芃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爲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詩緝卷之十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豳　國風

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守官竄於此地猶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已志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邰音台栒音荀○號曰邰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註國語以為不窋當太

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夏之衰也自太康始故繫太康言之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繫部同窋知律反○詩記曰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大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繫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矣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

繫而獨引其詩使逮周公也○范氏曰豳居變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補傳曰豳周公之詩不列之正風何也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爲遺變而作不得謂之正風也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豳秦以稱而次之孔子處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也

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季札所觀太師樂歌之次第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豳

以終之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嚴曰管蔡流言避於東都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疏曰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獨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
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子謂之王道也蓋周以農事開國而豳者豐鎬之基也周公因管蔡流言將壞成業念先公之初避狄居豳艱難積累歷十數世之久以致今日何忍一旦壞之所以感悟成王也七月之詩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脩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程子曰七月大意多深思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起發周公言終父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曹氏曰不窋之居於豳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國焉

先公兼指公劉而言也
七月流火張子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
也○朱氏曰所謂改正朔者以是月爲歲首耳月固不易也○今曰詩經皆夏時○傳曰流下
也火大火也○疏曰左傳張趯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
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心中大暑退趯音剔九月授衣一之日
觱發觱音必二之日栗烈傳曰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
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數從
十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朱氏
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二月之日也○錢氏曰謂十一月十

二月也無衣無褐音曷○箋曰褐毛布也○疏曰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
爲之何以卒歲歲曰卒終也三之日于耜音以○疏曰于於也於是
始脩耒耜○釋文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耓教丁反句音溝○說文曰耜耒端
木也耒手耕曲木也○今曰繫辭云斲木爲耜揉木爲耒四之日舉趾音止○傳
曰鹵土晚寒故至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疏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
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季冬之月舉足而耕當以孟春之月令以正月
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鹵土晚寒鄭志荅張逸云寒晚溫亦晚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國遲二月
也同我婦子饁彼南畝饁音葉○傳曰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
李氏曰郤鈇耕於野其妻饁之是妻饁其夫也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郤音隙○王

氏曰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每曰南畝○補傳大田辭曰田事喜陽而惡陰南東向陽則茂遂西北傍陰則不實 田畯至喜 畯音俊○傳曰田畯田大夫也○甫田箋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

一章兩節總言衣食之急也餘章推廣其意豳公教民以衣食爲本民從其教勤於務本故感時序之遷汲汲於農桑之務皆先事而豫圖之曰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流下而西暑退而寒將至矣至九月霜降始寒可相授以冬衣矣當流火之候而豫與授衣之念非太早計也衣裘若不早備迨至建子一陽之日風寒觱發建丑二陽之日寒氣栗烈無風亦寒當此之時無衣無褐將何以終其歲乎不可大寒而後索衣裘也此言衣爲急也○建寅三陽之日於是脩耒耜建卯四陽之日無不舉足而耕矣豳土氣候晚而多寒故耕事較之中國遲一月也我婦我子同致饋饁於南畝之中田大夫職掌農事來至而見其勤農

則喜也此言食爲急也。○西北溫晚寒當早

也毛言豳土晚寒當謂氣候晚而多寒故耕

事遲耳鄭云寒晚非也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朱氏曰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傳曰載始也陽溫也有鳴

倉庚曰倉庚黃鳥也解見葛覃女執懿筐傳曰懿筐深筐也遵彼微

行傳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疏曰循微細之徑道爰求柔桑

箋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春日遲遲傳曰遲遲舒緩也采蘩祁

祁扫蘩白蒿也解見采蘩○傳曰蘩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山陰陸氏曰今先蠶儃尚用蒿○今曰采蘩之祁祁傳云祁祁舒遲也曰貫甫祁祁傳云徐也韓奕祁祁如雲傳云徐親也皆爲舒遲之意此七月及出車采蘩祁祁玄鳥來假祁祁皆爲衆多女心傷悲朱氏曰傷以遠其父母爲悲也殆及公子同歸曰殆言待○錢氏殆猶將也○疏曰公羊傳許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畢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謂公子子也○經了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爲覃傳曰婦人謂嫁曰歸

二章三章皆終首章無衣之意二章述蠶桑

爲昏嫁之備也豳民以流火爲授衣之漸不

可不豫圖之故於春日則求桑而蠶春爲秋計也言春日則已陽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之鳥矣是將蠶之候也蠶之新出者女執深筐遵小徑求柔穉之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女當春日舒緩之時祁祁然皆出采蘩草以洗之女心傷悲念蠶事之勤苦蓋豫爲衣裝之備庶幾他日將如女公子及時而嫁也民家以昏嫁爲重事用帛尤多故雖自念其勞而不敢憚也○舊說謂女感陽氣而思男處子作此想恐非豳風淳固之俗也謂豫有離親之感雖非經意却無害於義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音完偉○萑曰中者菼薍萑也生成之異名也又名緣一物而四名也郭云菼似葦而小又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萑萑小於葦故曰中者也菼葦之上獨薍須之去聲○疏曰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葦曰大者葭蘆葦也生成之異名也又名華亦一物而四名也○疏曰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山陰陸氏曰明堂位云葦籥葦管中籥則萑小而葦大矣○釋草曰葭華蒹薕葭蘆菼薍○釋曰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葦之未成者葭一名蘆菼一名薍○衛碩人疏曰如李巡云蘆薍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大車傳云菼薍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以今驗之則蒹薍別草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疏紛見奉象陵蠶月條桑程子曰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

○廣曰條桑枝落采其葉也○疏曰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取彼斧斨○音鏘

曰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斨亦斧也唯銎孔異耳

隋湯果反又音銳銎音芎曲容反斤斧受柄處

○釋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今曰隋山喬嶽

之陀吐果反與此隋銎之隋同音釋山云巒山

隋釋云凡物狹而長者謂之隋此言山隋者謂

山形狹長者一名巒也隋山與隋銎皆狹長也

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猗倚也猗重較兮猗音倚徐曰猗○朱氏曰

猗依也猗柔桑之猗取葉存條曰猗○補傳曰

條長者謂女桑樹而小柔之七月鳴鵙伯勞之入○號曰樊

人倚乎柔樹小而女桑荑桑郭云女桑荑桑○釋鳥曰

光云春秋伯趙氏司至伯勞也以夏至來冬

至去陳思王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

之動陰爲殘賊蓋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

其旨名云月令仲夏鵙始鳴○補傳曰鵙仲夏

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八月載績疏曰績麻爲布績者績麻之名載

玄載黃傳曰玄黑而有赤色我朱孔陽傳曰朱深纁也祭服玄衣纁裳陽

明也○今曰載見謂於陽陽爲公子裳曹氏曰祭義云歲旣單矣世婦卒蠶遂獻

繭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朱綠之玄

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

之至也

繅音騷

三章述蠶事終而復始及絲事畢而麻事又起其勤未嘗息而且知義也七月流火民知將寒之候故於八月萑葦旣成豫蓄之以爲

養蠶之曲薄今年爲明年之計也至於明年
蠶長之月乃條其桑謂斬取其條也桑樹之
高大者其枝條遠人手所不能及
故取斧斨以伐其條然後就地采其葉而棄
其條即上文所謂條桑也桑性以斬伐而始
茂故條桑者又豫爲明年之計也女桑乃桑
樹之低小者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
就樹以采其葉也上章采桑乃桑葉之嫩者
嫩葉始生未多故以筐箱求之養新出之蠶

耳蠶有新出者又有未出者故同采蘩言之
皆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
大樹既條取之小樹又猗取之蠶已大食故
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桑麻
之事相接續而起五月伯勞始鳴應一陰之
氣至七月猶鳴則三陰之候而寒將至矣故
七月聞鵙之鳴先時感事至八月則又緝績
其麻也絲麻既成或染之以爲玄或染之以
爲黃其朱色者尤鮮明將供公子之衣裳不

敢言爲豳公之棠而託言公子也豳民禮義之俗如此張子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裳取彼狐狸則已欲爲公子裘民愛豳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女桑小桑樹也郭說甚明物之小者稱女猶今稱女牆也毛云角而束之曰猗疏引左傳諸戎猗之然此猗從犭音倚左傳從才音紀與此異也鵙以豳地晚寒故鵙以七月鳴曹氏又引王肅之說五訛爲七義皆未安離騷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朱氏集註云鵜鴂也蓋鵜鴂聲相近陰氣至則先鳴而草死也此與舊說異姑存之鵜鴂音題決

四月秀葽音腰○釋草曰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嚴曰物成自秀葽始○曹氏曰葽遠志也釋草云葽繞棘菀註云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說文云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葽本草云遠志一名蕀苑一名繞葽一名細草四月采根葉陰乾參訂諸說知葽爲遠志矣四月陽氣極於上而微陰已受胎於下葽感之而早秀○今日葽毛不指爲何草鄭疑爲王萯陸璣亦無明說惟曹氏以爲遠志證據甚明劉向說爲苦葽今遠志苦澀之甚醫家以甘草熟鬻之乃可用

五月鳴蜩音條○曰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今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郭璞引夏小正云蜋蜩者五色具螗蜩者蝘俗呼爲胡蟬是蜋蜩螗

蜩一種蟬也故爾雅疏云蜩者目諸蟬也今從之詩疏引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謂之螗蜩陳
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陸璣又云蟬通語也一曰胡蟬一名蝘如方言及陸璣之說則諸蟬
皆一物也無區別矣今不從蕩詩如蜩如螗不得以爲一物也毛氏於彼傳云蜩蟬也螗蝘也
其說是矣於此詩乃云蜩螗者蓋舉其類以相明非以蜩爲螗自爲異同也螗音唐蜋音郎蝘
音偃**八月其穫**音鑊○釋文曰穫刈穀也**十月隕蘀**音允訖○傳曰隕墜
也○疏曰落葉謂之蘀○箋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一之日于貉**○音鶴箋
曰于往也○釋獸曰貉子貆○貆音喧○釋曰字林云貉似狐善睡其子名貆○疏曰禮無貉裘
唯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
同程子曰同謂會衆共事也○曹氏曰唯田與祭皆竭作**載纘武功**傳曰纘繼

也**言私其豵**音樅○傳曰豕一歲曰豵**獻豜于公**豜音堅○傳曰三歲
曰豜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四章終首章無褐之意言取彼爲裘以助布
帛因及田獵奉上之事也物生於陽而成於
陰四月純陽之月極處必反微陰胎萌五行皆始
養於長生之前五月一陰生則亦四月陰胎萌也**葽草感之而早秀**
矣物成自秀葽始也曹氏曰首擧四月者言陰氣之來從微至著蓋
有漸也**五月一陰生蜩感之而鳴矣八月正秋**
物成穀之早熟者可刈穫矣十月陰氣極殺

氣盛木葉皆隕墜於地而爲籜矣四者皆陰
氣漸至而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
厚無以禦之故至隕籜之時則往取貉皮以
爲自用之裘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之裘賤
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孟冬天子已裘此
仲冬乃豫取皮乾之爲明年用也又因說獵
之事至二之日會同以出田獵而繼續武事
歲以爲常不忘武也私有其一歲之豵豕而
獻其三歲之豜豕于公薦於己而厚於君也

○舊說夏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豳地晚寒
故用季冬此自說豳俗不必律以周禮也
五月斯螽動股螽音終○曰斯螽蚣蝑也蚱蜢也舊說以爲卽螽斯非也考异
周南螽斯蚣蝑音嵩須○釋蟲曰蜤螽蚣蝑音
韻蜤作蟴○舍人曰今所謂舂黍也○陸璣曰
幽州人謂之舂箕蝗類也長而青長胸長股股
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玳瑁又五
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人呼爲
吒蜢二字音摘麥○山陰陸氏曰江東謂之蚱
蜢音害田猛六月莎雞振羽莎音蓑○曰莎雞絡緯也促織之類也○釋蟲
曰釋螒天雞螒音厚○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
一名莎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
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或謂
之天雞今絡緯蟲是也○山陰陸氏曰古今註

云莎雞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釋文曰屋四垂曰宇韓詩云宇屋霤也霤力救反○朱氏曰檐下也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八字句○曰蟋蟀促織也解見唐蟋

蟀穹窒熏鼠傳曰穹窮也窒塞也○疏曰窒塞鼠令出其穴○塞向墐戶

墐音覲○傳曰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疏曰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

之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爲去聲入此室處

五章述既有衣褐則改歲可以禦寒終首章

卒歲之意也豳民言五月則斯螽動其股而

鳴矣至六月則莎雞振其羽而鳴矣五月一

陰六月二陰二蟲先秋作聲感陰氣之萌也

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

七月蟋蟀之蟲在野至八月乃在檐宇之下

寒則依人也九月則在室戶之內十月則入

我牀下小蟲愈近於人知大寒至矣故穹窮

室塞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又塞其北向之

牖又以泥墐塗荊竹之戶告妻及子言我所

以爲此者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曰鬱雀李也車下李也唐之屬也曰薁薁李也唐棣

似蘡薁也鬱類而小別也薁音纓○疏曰劉楨
云鬱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而正赤食之甜
本草云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則與棣
相類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
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薁李即薁也
○今曰疏云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則薁李并
車下李矣陸璣既以唐棣爲薁李又云薁李一
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人亦云一名車下李則
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
名稱相亂也○棣解見召何彼穠矣
七月亨葵及菽
亨音烹○李氏曰葵可茹公儀所拔是
也○山陰陸氏曰齊民要術云今世葵
有紫葵白葵二種左傳云鮑莊子之知不如葵
葵猶能衛其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
根○朱氏曰菽豆
也○菽解見小宛
八月剝棗
音撲○傳曰剝擊
也○今曰就樹擊
而落
之
十月穫稻
稻解見唐鴇羽
爲此春酒
傳曰春酒凍
醪也○疏曰

東謂釀之即酒正三酒中
清酒也冬釀接夏而成
以介眉壽
傳曰介助
也○疏曰
人老年者必有毫眉秀出也○王氏
曰眉壽豪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
七月食瓜
八月斷壺
疏曰斷取而食之○李氏曰壺性蔓
生斷之故曰斷○傳曰壺瓠也○長
樂劉氏曰枯者可
爲壺嫩者可爲茹
九月叔苴
音趨考見關雎○
傳曰叔拾也苴麻
子
也
采荼薪樗
荼音徒樗音攄○荼解見○傳
曰樗惡木也○疏曰樗唯堪爲薪
○解見我
行其野
食我農夫
食音嗣
六章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六月食鬱薁
李七月亨煮葵菜及菽豆八月剝擊樹上之
棗而落之十月刈穫禾稻而爲東醪此以上

皆以養老介助秀眉壽老之人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取壺瓠九月叔拾麻子荼苦菜也則采之樗惡木也則薪之此以上皆以爲壯者之食故曰以養農夫也優老而薄壯豳俗之厚也朱氏曰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九月築場圃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疏曰場圃同地自生物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十月納禾稼禾解見下黍稷重穋重平聲穋音六○黍稷解見王黍離○疏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重穋詳解見閟宮禾麻菽麥疏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菽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今曰同齊也上入執宮功傳曰入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晝爾于茅今曰于爲也於是取茅猶三之日于耜也宵爾索綯傳曰綯絞也○疏曰繩之絞也○程子曰綯所用蓋屋亟其乘屋亟音棘○傳曰乘升也○箋曰急當治野廬之屋○疏曰上文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此謂野廬之屋也○今曰信南山中田有廬疏云農人作廬於田中以便田事其始播百穀疏曰播種也

七章述農事終而復始其勤勞未嘗息也九月豫築圃爲場十月則就此場納禾稼於倉

其禾有黍有稷有先種後熟之重有後種先熟之穋禾是大名有非一種之禾又有麻有菽有麥農事了畢農夫自相告戒云嗟我農夫稼穡收穫既齊矣野中無事我當上入都邑執公室之役不待督責而從見豳人尊君親上禮義之俗也既執宫功之後又自相戒云晝日於是取茅草將以葢屋夜則作索綯將以縛屋凡爲此者當急升野盧之屋而修之以明年又播百穀也謂之始播終而復始也宫功方畢即治野盧豫爲明年之計豳民之敏於趨事如此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非十月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捄憂勤艱難之意○孔氏謂取茅索綯以待明年蠶用與下文乘屋不相接其説固非也諸家雖以取茅索綯爲乘屋之用然以屋即是公宫又與始播百穀意不聯接公宫蓋屋必不用茅

茅又不可爲索綯今以屋爲野廬其屋用茅
蓋之又作繩索以縛此屋而修治之上下文
意始分曉
二之日鑿冰沖沖音蟲○朱氏曰鑿冰謂取冰於山也○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註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曹氏曰沖沖和也三之日納于凌陰凌去聲又音陵○傳曰凌陰冰室也○疏曰天官凌人十二月斬冰即納之凾土晚寒故正月藏之○朱氏曰凾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四之日其蚤音蚤○疏曰其早朝獻羔祭韭疏曰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滌音敵○傳曰滌埽也朋酒斯饗

傳曰兩樽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傳曰學校也稱彼兕觥兕詞之上觶○解見卷耳萬壽無疆傳曰疆竟也竟音境○今曰有疆境則有限止無疆境則長遠無限止也
末章述祭祀燕饗祝頌之事見君民相親所
以爲艱難積累之始也季冬陽氣尚微盛陰
固閉不能自達乃豫於深山窮谷鑿取其冰
以達之陽氣達而沖沖然和也至孟春乃藏
冰於冰室仲春之早朝開冰用之以獻羔祭
韭以時韭新出故薦之也將言歲功成而樂

之故又言九月有嚴肅之霜十月滌埽其場

將以納禾稼也民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設兩

樽朋酒以為燕饗之禮相命殺小羊升君之

公堂舉兕觥酌公以酒祝之萬壽無疆境也

詩記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臣之間○曹氏曰十二月陽氣尚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微陽發於息藏於是開冰而頒之達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有祀於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耳獻羔祭司寒也祭韭薦寢廟也○補傳曰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歟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音笞音遙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遺音位名之曰鴟鴞焉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矣其挾武庚及淮夷以叛蓋以周公為亂也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泯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告之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三監雖平而君臣之疑未釋則亂猶在也此

詩不知者以為公之自明耳曰周公救亂者

用春秋書法也此序經聖人之手矣周公既
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
著公之出入也

鴟鴞鴟鴞曰鴟鴞鴟鴞類也鴟惡聲之鳥鴟鴞爲鴞類則小鴟聲之鳥出郭璞以爲鴟類陸璣以爲巧婦陸農師是璞而非幾○釋鳥曰鴟鴞鸋鴂二字音寧決○詩記曰郭景純陸農師得之鴟鴞鸋鴂之別名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鷦鷯此乃鸋鴂號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歎指以爲詩歐陽氏羅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末考景純之註耳以巢爲室如作入巢室也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曹氏曰鳥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鬻音育義同

鴟鴞惡聲之鳥喜破鳥巢而食其子託爲
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先已取
我子食之矣無更毀我巢也時管叔武庚雖
亡爲惡之黨猶在喻爲惡者既陷管蔡於罪
矣無更謀危王室也恩愛勤勞鬻養此子誠
可傷閔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巢乎
程子曰鴟鴞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呂氏曰殷氏流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故
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汚染使陷於罪是害我兄弟矣又欲謀危王室則不可也

迨天之未陰雨傳曰迨及也

徹彼桑土音杜○朱氏曰徹取也○

傳曰桑土桑根也綢繆牖戶綢音儔繆莫彪反牖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又託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剝取桑根綢繆纏綿其巢之隙穴及出入之戶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以勤勞之故惜此巢室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其可乎

王肅曰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絕以全周室

予手拮据○音吉居○傳曰拮据撠挶也音戟菊箋曰撠持也撠挶謂以手拘持草也予所捋荼捋鑾活反荼音徒○朱氏曰捋取也○傳曰荼萑苕也萑苕音完條

○疏曰亂爲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亂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亂頴之去聲○三荼考見邶谷風○朱氏曰可藉巢者予所蓄租程子曰蓄積也租取也予口卒瘏音徒○王氏曰卒盡也○傳曰瘏病也曰予未有室家

又託爲鳥言予手拘持者是予所捋取萑苕也予所蓄積租取而予口盡病也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也豈可室成而爲鴟鴞所毀乎周公以喻已不憚勤勞者以王業未成故也豈可業成而爲殷民所毀

予手拮据而將荼蓄租而口卒瘏交錯言之
也
予羽譙譙音樵。傳曰譙譙殺也殺色界反減削也予尾翛翛音消。傳曰翛翛敝也予室翹翹傳曰翹翹危也風雨所漂搖漂音飄予
維音嘵嘵音梟。鄭氏曰嘵嘵叫呼也
又託為鳥言我營巢之苦非特手勞口病也
予羽譙譙然殺減予尾翛翛然敝敗予室翹
翹然危風雨又漂蕩而搖動之予恐其隕墜
維音嘵嘵然而叫呼也周公以喻已盡瘁經
理王室如鳥之作巢甚苦王室新造成王幼
沖如鳥巢之甚危殷民又為流言以搖撼之
如風雨之漂搖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
嘵嘵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
勞去聲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
章言其思也思去聲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女音
汝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樂音洛君子之於人

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音悅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後序言大夫美之非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複宜與杕杜不同也後序又分一章言其全軍而歸二章言行者之思非也今以前三章皆爲述歸士在途思家之情後山詩所謂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蓋别家之情於久往之處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之情最切故序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采薇出車言今我來思皆言在途之事與此正同末章因述自途而至家故四章皆以我來自東零雨其濛發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慆音叨。傳曰慆慆言久也我來自東今日來歸也零雨其濛疏曰零落也。錢氏曰濛濛細雨貌我東曰歸

今曰曰歸猶言歸也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行音航王
毛音衡鄭音衡枚音梅。傳曰士事也。號曰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
之有纏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纏音畫又呼麥反蜎蜎者蠋蜎音淵蠋音蜀
桑。錢氏曰蜎蜎蟲微動貌。傳曰蠋蠹也。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烝在桑野
敦彼獨宿敦音堆。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今曰諺云敦敦不動亦在
車下
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徂東以征之軍屯
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此詩乃軍士巳
歸之後周公不忘其往時之勞歷述其在途思
家之情以慰勞之以見上之知其憂勞也人
之思家於歸而在途思之最切此設爲軍士
自道之辭反覆委折曲盡人情之私謂爾軍
士在途之時若曰我向之徃東山以征三監
也慆慆然久而不歸及我來歸自東又道遇
細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行役最以雨爲苦言
雨之濛濛形容得羇旅愁慘之意我自東言
歸行而未至我心念家之在西而悲也征役
久則衣破敝故思到家之時當更制裳衣願

自今勿復從事於行陣而銜枚也在途經行桑野因感所見而自歎曰彼蜎蜎然微動之桑蟲久在桑野之葉中如我敦然不移而獨宿亦在車下也古之用車止則爲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言獨宿思室家也見上之體其情也○烝有三義衆也進也久也此詩三烝在者二以爲進則可以言蠋不可以言瓜以衆爲則喻獨宿不取衆義也此詩皆言久役之情則久義爲勝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臝力果反○釋草曰果臝之實栝樓○釋曰果臝之草其實名實負子也○疏曰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本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拒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亦施于宇○施音異○陳氏曰施延也傳曰宇屋垂也解見七月伊威在室傳曰伊威委黍也○陸璣曰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蛸在戶蠨蛸音蕭梢○傳曰蠨蛸長踦也踦音欺脚也○陸璣曰蟢子也小蜘蛛長脚者俗呼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町畽鹿場町音挺畽湍之上本又作畽字又作壃○程子曰町畽廬傍畦壠也熠燿宵行熠音揖燿字亦作耀耀○疏曰熠熠螢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亦述軍士在途遇雨勞苦而思家蓋室
廬將近則家事纖悉一一上心此人之情也
我久征役無人在家田廬必是荒廢想見栝
樓之實蔓延于屋垂之下矣壁落間伊威小
蟲必以無人而出行于室矣蠨蛸小蜘蛛必
結網當戶矣廬傍畦壠必為麋鹿之場矣螢
火夜必飛行室中矣此五物不足畏也乃可
懷感也謂久而不歸也此言歸士無室家者
聞之譏虛齋云即末章歸而新昏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
于垤鸛音貫垤音迭○陸璣曰鸛似鶴○王氏曰垤丘垤也婦歎于室洒
埽穹室洒鎩之上埽音彔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音團○程子
曰敦團成之貌烝在栗薪茂曰烝久也○錢氏曰栗之可為薪者○程子曰瓜之苦
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天將陰雨鸛性好水長鳴于丘垤之上亦道
間遇雨所見也此時想其婦在家必念行人
而悲歎且曰今當洒埽其室穹塞鼠穴我征
夫將至矣望我之歸也聿者將遂之辭實未

至也又想其婦見有瓜之苦者人所不取敦然圓成久在栗薪之上如我之匏繫于東必歎曰自我不見者今三年矣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此說歸士有室家者卽末章所言其舊如之何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箋曰熠燿鮮明也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駁音剝○釋畜曰黃白皇駵白駁○孫炎曰馬色黃白有黃處有白處騂赤色也駁白有騂處有白處親結其縭音離○曰縭婦人帨巾也解見野有死麕○傳曰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褘音暉衿禽之去聲鞶偽帶也帨音稅○疏曰婦人之褘謂之縭孫炎以褘爲帨巾郭璞以爲今之香纓此言結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九十其儀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末章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言在途遇雨則勞自途至家則喜至家之時適及仲春倉庚之飛其羽鮮明人情和悅與景相會我軍士未受室者可以及時而昏姻此女子之歸于夫家其馬有皇有駁女之母親結其帨巾其

儀多也其新昏者甚美矣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烏路反○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

既破我斧今曰易旅卦得其資斧注斧所以斫斬荊棘又缺我斨音鏘○今曰斧斨解見七月伐木用之非指兵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傳曰皇正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傳曰將大也

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斨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卽窮蹙自守。周公又遲之三年。不爲急攻之計。故未嘗從事於戰陣。惟行師有除道。樵。爨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爲哉。但能破我之斧而已。又缺我之斨而已。其兵器元無損也。蓋周公東征。唯四國

是正而已。卽孟子言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彼雖自外於周。周公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不忿疾之。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豈不大哉。大周公所以惡四國也。○舊說破斧缺斨為戰陳殺戮之多至於如此。且東山序云一章言其完也。孔氏云東征無戰陳之事。然則破斧缺斨非為戰也。周公提王師以臨武庚之小醜。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三年之久乎。觀尚書所載周公化商之事。勤拳繾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眞所謂哀我人斯也。若以為殺戮之多至於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與下文哀我人斯及吪嘉遒休之意皆不相類。血流漂杵。孟子所不信。揮刃紛紜。韓氏之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傳曰鑿屬曰錡 周公東征。四國是吪。音訛○傳曰吪化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化之而已不殺之也。嘉言德之甚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求。傳曰木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鑿屬一解云今之獨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遒[慈秋反。曹氏曰遒聚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聚之言不使之離散失所也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音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程子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大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詩記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事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休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傳曰柯斧柄也]匪斧不克[朱氏曰克能也]取妻如何[取音娶]匪媒不得

有問伐木以爲斧柄者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其理易知何必問也有問取妻者當如何乎非媒則不得其理亦易知何必問也今欲周公之歸何必問人但以禮迎之而已下章言之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嚴曰則法也]我覯之子[覯遘之去○嚴

曰覯見也之子周公也 籩豆有踐○釋器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傳曰踐行列貌

所伐之柯卽此手中之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則不遠亦易知也我欲見周公當陳其籩豆踐然有行列隆禮以迎之而已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音域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補傳曰是詩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不當久處外也

九罭之魚鱒魴 鱒存之上渾○疏曰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陸璣曰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鯶音混○曰魴鯿也解見陳衡門 我覯之子 袞衣繡裳 朱氏曰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蜼位袖翟三音卷音捲

興也言設九罭之常網則僅可以得鱒魴之常魚喻常禮非所以處周公也故我欲見之子周公當用龍袞之衣及絺繡之裳上公禮服往逆之服其服則居其位矣欲朝廷復

相之也○九罭毛以爲小網諸家或以爲大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九囊者不得爲大網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爲甚小蓋常網也鱒魴毛以爲大魚今赤眼鱒及鯿魚皆非大魚

鴻飛遵渚（爾雅曰遵循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女音汝　處音杵）

西人欲公之歸謂東人曰鴻飛宜戾天而乃遵循於洲渚周公宜在朝廷而乃留滯於東土豈公歸無其處所遂於汝東土誠安處乎公歸則朝廷有以處之不久留於汝東土也此所以諷朝廷也

鴻飛遵陸（釋地曰高平曰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程子曰宿安息也）

豈公歸不復其舊位而於汝東土誠安留乎公歸必復其舊位矣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欲公之留荅西人曰汝固有裳衣以迎公之歸矣然願無以我公歸而使我心悲也

言衮衣者因首章西人欲以衮衣繡裳迎公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三句

狼跋（音撥又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也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補傳曰後序推本其初而言之觀詩人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

狼跋其胡（狼解見齊還○傳曰跋躐也○䟫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胡頷懸肉也）載疐其尾（疐音致舊又音帝今不從○傳曰疐跲也跲其劫反礙不行也○今曰疐音致者跲也帝音者本也此詩但當音致中庸言前定則不跲生跲頭也躓音致說文云跲躓頭即疐也○釋言曰跋與疐皆顚倒之類進則躐其胡而前倒退則卻頓而倒於尾）

公孫碩膚（孫鄭音遜○毛如字○程子曰遜避而弗居也○傳曰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几几（舄音昔○詩記曰鄭氏屨人註云王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復下曰舄禪下曰屨禪音丹○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為安故几几安也○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雖纂周公無利欲之斂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然几几然安也興於狼之跋疐矣○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能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

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懼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興也老狼以貪欲之故陷於機穽其在機穽之時欲進則跋躐其胡欲退則疐跲其尾求脫不能踰人有貪欲則陷於患難進退失措也周公遜其大美不以德盛自矜不以功大自伐無一毫私欲之累故雖處流言之變其赤舄几几然步履安詳無異平日所謂不失其聖也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理其善觀聖人矣○狼猛健之獸雖善兵者禦之亦不能免乎時不至跋疐其老者雖項下垂胡若在平地亦無跋之之理所言跋胡疐尾者謂其落機穽之時進退求脫不能耳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戕曰不可疵瑕也○程子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

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
惟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
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
也先儒以狼跋疐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
奚若虎豹胡獨取很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
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
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
說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同故不通耳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十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鹿鳴之什　小雅

諸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程子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爲乎與二南同也○陳氏曰周家之治至於文武其禮文浸以縟故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其目二十有二以發揚其誠意太史錄之其後或舉是事則復歌是詩焉○朱氏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補傳曰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間取一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小雅二十二篇皆中庸尊賢親親體羣臣柔遠人懷諸侯爲天下國家之大經非政之小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飲食音蔭嗣）又實幣帛筐篚（音匡匪）以將其厚意（疏曰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然後忠臣嘉賓盡其心矣

古者上下交而爲泰於鹿鳴諸詩見之儀禮註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羣臣嘉賓兼言之詩不言羣臣唯言嘉賓則總謂羣臣爲嘉賓以禮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規益序所謂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義在得字非爲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杜甫云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得古人用詩之意矣

呦呦鹿鳴（呦音幽。程子曰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音平。傳曰苹蓱也。陸曰藾蕭也藾音賴陸璣曰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鹿七歲反）

我有嘉賓（今曰總稱羣臣及賓客也）鼓瑟吹笙（瑟解見關雎。廣雅曰笙

以匏爲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李氏曰瑟者包羲氏所作笙簧女媧氏所作吹

笙鼓簧簧解見王君子陽陽○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今日鼓謂動其聲易繫辭鼓之以雷霆注鼓動也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承筐是將箋曰承猶奉也○傳曰筐篚屬將行也人之好我好去聲示我周行示毛如字鄭作寘行毛如字鄭音航○朱氏曰周行大道也○傳曰周至也○周行有考見卷耳

與也鹿得野苹而呦呦然和聲呼其類以共食之興君有飲食召羣臣嘉賓與之燕樂也我有此嘉賓爲之鼓其瑟吹其笙吹笙之時動其笙中之簧又奉承箱篚以盛幣帛而將其意情文相稱驩欣交通庶乎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矣以告我者爲相愛蓋道之使言也燕禮於旅也語所以通下情求規益豈曰眈樂飲酒乎哉○釋草苹有二種一云苹蓱其大者蘋此水生之苹也解見采蘋一云苹藾蕭郭璞云今藾蒿也此陸生之苹也即鹿所食是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蒿解見蓼莪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德音解見假樂視民不恌音挑○朱氏曰恌薄也○曹氏曰視民與

視民如傷同義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

敖傳曰遨遊也○今曰言其禮之從容也

嘉賓教益於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矣其視民則不薄之謂所言皆仁厚也雖君子之人猶法則之視傚之言可爲善類之師表也我與之燕飲而敖遊庶乎從容款洽而有磨礱浸潤之益非徒遊燕而已○愚破上章示我之示爲賓故以此章視民之視爲示今皆如字則此視爲瞻視之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傳曰芩草也○陸璣曰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音耽字又作耽○傳曰湛樂之久也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非徒養其氣體也以之燕飲而樂其心庶其罄竭而無隱耳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勞使並去聲○鄭曰事畢來歸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說音悅○李氏曰四牡五章皆言其勞則是深知之矣

人臣之事皆職分所當爲不計其君之知不知也此特序詩者之辭以爲使臣有馳驅之勞而其君能深體之其心之喜說當如何非使臣必待見知而後說也

四牡騑騑騑音非○傳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倭遲倭音威○詩記曰使臣初發自周道以往○傳曰倭遲回遠之貌豈不懷歸王事靡盬盬音古○李氏曰王事者公事也○解見唐鴇羽我心傷悲

使臣既還文王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焉述其在途之情而設爲使臣自道之辭若曰我乘四牡騑騑然行而不止由岐周之道而往他國倭遲然回遠我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我心自傷悲耳所悲之事謂念父母也下章言之○文王未嘗稱王而言王事者諸侯受天子之命以治其國西伯受天子之命以統諸侯使臣往來皆王事也朱氏曰爲臣者奔走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當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以是而自安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

○滕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君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嘽音灘駱音洛○傳曰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駱○嘽嘽考見崧高○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音杵○釋言曰啓跪也○釋曰莊子云擎跽猶拳說文云跽長跪也跽音起○傳曰處居也○項氏曰古者席地故有跽有坐跪即起身居則坐故孝經居吾語汝坐而有所敬則跪○今曰跪者雙膝著地而直身也坐者雙膝著地而坐也○李氏曰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

駱馬耐勞苦今以勞之故猶嘽嘽然喘息人勞可知矣

翩翩者鵻翩音篇鵻音追○朱氏曰翩翩飛貌鵻俗字也當作隹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曰鵻鵓鳩也即郯子祝鳩氏司徒也鵻一鳥而十四名鵻也隹其也鵓鳩也祝鳩也鳺鴀也鶌鳩也鶻鵃也楚鳩也鷽鳩也荊鳩也乳鳩也[illegible]鳩也[illegible]鳩也[illegible]鳩也隹其亦作鳺鴀鳩鴀音孚浮亦作夫不鵓音浮鵧音昆鶌音汾鷸音菊鷄音役鷄音券○左傳注曰祝鳩孝故主教民○陸璣曰如小鳩○山陰陸氏曰壹宿之鳥鳩性慈孝烝謹故聽聲考詳篇云雀聲慘毒鳩聲慈念鳩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鵻鳥之短尾總名也載飛載下殘曰載則也集于苞栩音許○曰栩柞也櫟也杼也解見唐鴇羽王事靡盬不

遑將父傳曰將養也

興也設爲使臣之言謂在途之時思念父母因見孝鳥鵻鳩其飛貌翩翩然或飛或下集止於叢生之栩木鵻鳩性壹飛止不離常處故得遂其孝養我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行役無常處不暇將養其父鵻鳩之不如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曰杞枸杞也一名枸檵枸音苟檵音計○今日本草有枸杞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山谷有顯聖寺庭枸杞詩云養成九節杖持獻西王母大隨子又言常食杞菊東坡有後杞菊賦即此杞也其根名地骨其莖幹三五尺作叢春作羹茹微苦相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詩有三杞將仲子無折我樹杞柳屬也有臺南山有杞湛露在彼杞棘山木也此詩集于苞杞雅杕杜北山言采其杞四月隰有杞桋枸杞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驟愁之去聲駸音侵○釋文曰驟馬步疾也○今曰走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爲驟○錢氏曰駸駸馬前進貌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諗告也○疏曰左傳云辛伯諗周桓公

設爲使臣之言謂我駕彼四駱疾步而驟駸

騤然前進豈不念親而懷歸乎所以作此歌詩以養母之情來告於君也此詩本君令作之以勞使臣非使臣所作然五章皆設爲使臣自述之辭故末章託言使臣作此詩以來告蓋臣有此勞苦之情不敢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示君之知其涉苦以勞之也獨言將母承上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李氏曰先遣而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者蓋三百篇之本末多有顛倒者如載馳衛懿公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清人鄭文公之詩乃在於突忽之前葛藟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豳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後雖其顛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詩記曰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 送之以禮樂 曹氏曰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樂之所謂樂也 言遠而有光華也 疏曰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歐陽氏曰稱美其能將君命爲國光華於外[illegible]○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

遣使以禮樂歸又勞之體羣臣也

皇皇者華 傳曰皇皇猶煌煌也○疏曰草木之華 于彼原隰 釋地曰廣

平曰原下濕曰隰○今考釋地云高平曰陸傳於原陸皆曰高平當以釋地爲正駪駪

征夫駪音莘○傳曰駪駪衆多之貌○歲曰征夫大衆行夫也○李氏曰使臣之屬也每

懷靡及今曰懷念也

興也使臣還則勞之遣則勉之言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華于彼原隰之間猶使臣能將命爲國光華於遠近也駪駪然衆多之行人皆敏於赴功每念不及於事唯恐不逮也征夫如此使臣可知遣使之初預道其忠勤以勉其能然也嚴氏曰詵者以爲使臣被君之光寵以遠出近高下皆有光華

此爲使臣之辭則可以爲君遣之之辭則不可

我馬維駒音俱解見漢廣六轡如濡音需○嚴曰如濡言鮮澤也○李氏曰羔裘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沮之平○歐陽氏曰周偏也○嚴曰爰於也○釋詁曰諏謀也○程子曰採察求訪使臣之職○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聰明也

所乘之馬維駒在手之六轡其鮮澤如水沾濕之乘是車馬馳驅疾行當周徧其所而詢問之以廣人君之耳目亦勉之也諏謀度詢皆訪問之意不必分咨事咨難之類

我馬維騏〔騏解見小戎〕六轡如絲〔李氏曰如絲言調直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駱解見四牡〕六轡沃若〔說文曰沃灌溉也○補傳曰沃潤澤也○今曰猶如濡也〕載馳載驅周爰咨度〔音鐸〕

我馬維駰〔音因○傳曰陰白雜毛曰駰○駰詳解見駉〕六轡既均〔傳曰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音弟〕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疏曰左傳富辰云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但召穆公特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規之耳故鄭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朱氏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氣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

讀此詩知後序亦有不可廢者矣

常棣之華〔曰常棣也玉李也○釋木曰唐棣栘常棣棣栘音移○舍人曰唐棣一名栘〕

常棣也一名栘○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程子曰今主李也華鄂相承甚力○李氏曰何彼穠矣言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也此常棣與采薇所言維常之華則爾雅所謂棣也

鄂不韡韡 鄂音萼韡音偉○箋曰承華者曰鄂疏曰鄂比於弟華比於兄○錢氏曰不與萼同○傳曰韡韡光明也 凡今之人 范氏曰言今世之人也 莫如兄弟

興也玉李其華繁盛其鄂豈不韡韡然光明乎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承覆而光明猶兄弟相承覆而榮顯也凡今之人與我交接者皆莫如兄弟之至親也凡今之人總言下文朋友妻子也○一章發端姑言兄弟之常而辭氣抑揚之間已有感歎不盡之意其斯周公之心乎

死喪之威 傳曰威畏也 兄弟孔懷 傳曰懷思也 原隰裒矣 裒薄侯反○傳曰裒聚也○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患難之時也 兄弟求矣

一章以華鄂相輝喻兄弟之求顯姑以安樂之時言之既而斷以凡人皆不如兄弟則安樂之時未足以見其情之切至於是二章以下皆以死喪急難之事驗之死喪可畏怖之

事他人未必相念維兄弟甚相思念也方困
窮流離羣聚於原野之時維兄弟則相求以
相依也 詩記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
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
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
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厚矣初非薄於朋
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
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

脊令在原 令音零。○曰脊令雪姑也。釋鳥曰鶺鴒雝渠。○郭璞曰雀屬也飛則鳴
行則搖。○陸璣曰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
之連錢鷃音晏。○山陰陸氏曰義訓云鶺鴒錢母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
則天當大雪極爲驗矣。○程子曰言鶺鴒兄弟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
急難 如字又去聲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平聲又去聲 傳曰況茲也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在原者是其行時也非
在原不見其行故以在原言之脊令行而在
原則搖其身首尾相應如兄弟急難相救也
世以手足喻兄弟亦謂如左右手之相救一
體同氣天性自然至親至切之喻也每猶凡
也當急難之時凡有良朋於此長歎而已未

必能相救也李氏曰林回云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小宛取義在於飛則鳴故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此詩取義在於行則搖故曰脊令在原程子以為脊令首尾相應是也鄭氏以為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

兄弟鬩于牆鬩許歷反○傳曰鬩很也外禦其務如字讀者又音侮○令曰樂止也務猶事也賊曰訓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曹氏曰烝衆也○傳曰戎相也相去聲

兄弟或不相得鬩很於牆內非令兄弟也然有他人來侵侮之則同心以外禦爲務不以小忿而敗親也當他人侵侮之時良朋雖衆然無相助者言兄弟之不令者猶勝朋友之良者也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情義之輕重當於死生患難之時觀之若喪

亂既平安寧無事之時則以爲兄弟不如友生矣何不於死喪患難之時觀之時乎○或謂友生約我以禮義兄弟所不如非此詩重兄弟之意或曰及其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文意不順

儐爾籩豆儐音鬢○傳曰儐陳也飲酒之飫飫之去聲○蘇氏曰飫饜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樂音洛○程子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母謂之孺子

生患難之時惟兄弟義重則平安之時不可忘兄弟也宜燕兄弟以親睦之儐陳爾之籩豆飲酒至於饜飫兄弟具集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合好去聲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傳曰翕合也和樂且湛音耽○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

薄俗多知妻子之愛而忘兄弟之重故言爾於妻子好合和睦如鼓瑟琴其聲相應然必兄弟翕合相聚然後其樂湛久也兄弟不相合而唯樂其妻子其樂淺矣

宜爾家室樂爾妻帑音奴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傳曰帑子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傳曰亶信也

承上章之文言爾能與兄弟翕合則可以宜爾之室家樂爾之妻帑爾試窮究之圖謀之庶幾信吾之言乎蓋必深長思之而後以吾言爲然也家室言妻帑所在妻帑即室家之人也。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坡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此最說得周公之心出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後序之言無害於理而以說此詩則支離矣

伐木丁丁陟耕反音近爭。劉氏曰丁丁聲相應也鳥鳴嚶嚶音嬰。嚴曰嚶嚶兩鳥聲也出自幽谷傳曰幽深也遷于喬木傳曰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嚴曰遷處高木者呼其儔在深谷者相彼鳥矣相去聲。嚴曰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傳曰矧況也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程子曰和謂扞好令日平謂不爭

興也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伐之有朋友之義焉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嚶嚶然驚鳴而飛自深谷之中遷徙于他木之上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作求其友之聲喻朋友相求相援也視彼鳥之無知尚作求友之聲況以人而不求友生乎神聽聞之之吾儕相與為友當終久相與和平也

伐木許許音虎。朱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云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有藇釃音師藇徐之上聲。傳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美貌。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既有肥羜音紵除之上聲。傳曰羜未成羊也。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羜以速諸父嚴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

者。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疏曰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父親親之辭也長曰伯少曰叔天子稱朝廷公卿則無文蓋倣諸侯之例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傳曰微無也。牋曰顧念也於粲灑埽於如字舊音烏灑紀之上埽音謙。傳曰粲鮮明貌陳饋八簋饋音匱簋音軌。簋解見權輿。曹氏曰八簋言其盛也正義以為周官掌客云五等諸侯八簋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用六簋毛云天子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而言耳然序云朋友故舊何止族人此乃文王詩其事猶在商世周禮皆出於周公制作以後豈得拘以為制哉既有肥牡疏曰肥羜之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傳曰咎過也

上章以伐木共事為朋友之義故下章每言伐木以題之言伐木者衆人共力其聲許許然有朋友相資之義也以筐釃酒而去其糟其酒藇然而美又有肥羜以召同姓朋友曰諸父者而燕樂之寧使彼適然有故而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於是粲然鮮明灑埽其室庭陳其飲食有八簋之盛又有肥牡以召異姓朋友曰諸舅而燕樂之寧使彼適然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有故過咎也

伐木于阪音返。阪解見東門之墠釃酒有衍上去二音。今日衍水溢

也言酒之滿籩豆有踐解見伐柯兄弟無遠上去二音○朱氏曰兄弟
朋友之同儕者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餱音侯字亦作糇○今曰餱乾食也
公劉乃裹餱糧王制乾豆注云乾謂腊之以為豆實疏云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
乾其肉腊音昔臡音泥有酒湑我湑須之上○傳曰湑莤之也莤音縮○釋文曰
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泲音濟子禮反○今曰卽毛氏上文以藪固湑也
無酒酤我酤鄭音沽又音顧毛音戶○箋曰酤買也○諺曰論語酤酒市脯不食
坎坎鼓我苑丘傳曰坎坎擊鼓聲蹲蹲舞我蹲音逡○傳曰蹲蹲舞貌
迨我暇矣箋曰迨及也飲此湑矣
釃酒有衍而滿籩豆有踐而成行列朋友同
儕曰兄弟者無有疏遠皆使召之而與之燕
也民之失德者不能厚朋友故舊之禮或因
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過此可為戒故
我命有司設燕者曰有酒則為我以茅莤之
無酒則為我酤買之非必無酒設言縱使無
酒猶當酤之篤於朋友不以有無為辭也下
文言飲此湑知不待酤也又令鼓人坎坎然
為我擊鼓又令舞人蹲蹲然為我與舞今正
及我閒暇矣與朋友飲此所湑之酒也當燕

飲之時言此者見恩厚之意常存前此特未得暇耳示殷勤也。此言無酒設言之耳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言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非經意也一詩之内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曰微我有咎微我弗顧迨我暇矣及湑我酤我鼓我舞我皆同鄭氏以為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荅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歌但當述己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己之辭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章六句今從劉氏每章首言伐木是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今考下下本註俱去聲韻譜上字音暇降也自上而下也下字遐之上濁底也元在物下也然上濁讀為去聲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曰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上以荅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荅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

此報上之樂歌也謂荅上篇五詩以相成也

天保定爾箋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亦孔之固傳曰固堅也

俾爾單厚單鄭音丹毛音亶○今曰俾爾猶何言俾爾彌爾性○箴曰單盡也何福不除音筯○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朱氏曰除舊而生新也俾爾多益補傳曰曰厚亦取厚下之意曰益亦取益下之意以莫不庶箴曰莫無也○傳曰庶衆也○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以福必本之以德言天安定爾位亦甚堅固矣使爾每事盡厚則何等福不消受也使爾多行利益則民物無不蕃庶也厚謂忠厚益謂利益於民損上益下則益矣損下益上則損矣民物蕃庶即君之大福也○此詩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俾爾單厚則欲其每事皆厚俾爾多益則欲其每事皆益俾爾戩穀則欲其每事皆善謂有一之未厚未益未善則不足爲君德之全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戩音剪○朱氏曰戩與剪同盡也穀善也言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無不宜傳曰罄盡也受天百祿降爾遐福傳曰遐遠也維日不足

使爾盡善則無所不宜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兄宜弟無所不順也故能受天之百祿降爾以遐遠之福滿招損謙得益故福祿雖盛而不自止足所謂吉人爲善維日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釋地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上言福除矣庶矣宜矣此又欲其福之興興言興盛也如山之高矣又復如山脊之岡則愈高矣如阜之大矣又復如大阜之陵則愈大矣此所謂興也山阜岡陵猶有定體故又欲其福之增增言加益也川本源深流長而方至則又盛長之初其增不可量也

吉蠲爲饎蠲音鵑饎音熾○傳曰吉善也蠲潔也饎飲酒也是用孝享傳曰享獻也禴祠烝嘗禴音藥○疏曰自殷以上則禴禘烝嘗王制文也至周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曹氏曰此詩云禴祠烝嘗蓋追作於成王世耳于

公先王箋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盩音籌又音弁。曰號曰文王時祭所及先公不過祖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廣舉先公之數不謂祭盡及先公也紺音贛。朱氏曰先王謂大王以下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歟君曰卜爾令曰君郎先公先王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鐘氏曰前知也萬壽無疆

吉蠲潔以爲酒食是用致其孝敬之心以獻享之夏禴春祠冬烝秋嘗以四時祭於先公先王也先公先王言其爾得萬壽無窮之福此謂嘏辭也

神之弔矣弔音的。傳曰弔至也詒爾多福詒音移。傳曰詒遺也遺音位民之質矣程子曰質實也日用飲食羣黎百姓箋曰黎衆也。李氏曰羣黎百姓當以爲民徧爲爾德

此章承上章祭祀言神以來至矣遺爾君以多福民皆質實矣智巧不生日用飲食而巳故羣衆百姓皆爲爾德淳質則近德機巧則近賊也上旣曰民下復曰羣黎百姓申廣言之見無一民之不爲爾德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徧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

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德
皆君之德猶曰莫匪爾極也
如月之恒音衡胡登反舊亦作緪古鄧反今不從○今日恒常也久也如日
之升如南山之壽今日終南山也考見秦終南不騫不崩騫音
愆○傳曰騫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前既言其福與矣增矣此又欲其永久日月
南山松柏皆永久之物也然月盈則虧如月
之恒欲其常盈而無虧也日中則昃如日之
升言其方升而未昃也日月猶有虧昃又如
終南山之壽不騫虧不傾壞則可謂堅固矣
然人君之福非享之一身而已又如松柏之
茂無不承其庇覆者則天地鬼神山川羣臣
百姓草木禽獸無不賴之○毛鄭以恒為上
弦今考恒字無弦義唯緪字訓弦索亦作緪
音亘古鄧反恒與緪其字與音義皆不同易
恒卦止為常久之義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箋曰戍守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

患北有玁狁之難（玁狁音險允難去聲。嚴曰玁狁今匈奴也）。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將去聲率衰之去。嚴曰天子殷王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勞去聲還音旋）杕杜以勤歸也（杕音第。程子曰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斷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周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實遣將率戍役同歌采薇併將率遣之故詩中兼言君子小人也三詩述其往返始終之辭大略相似但采薇是遣之之始預道其勞苦而因以勉之出車杕杜則述其已事之勞而慰之耳

采薇采薇（薇解見草蟲。疏曰二月時）薇亦作止（傳曰作生也。錢氏曰起也薇始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嚴曰莫晚也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歲莫解見唐蟋蟀。疏曰出車云春日遲遲薄言還歸則此戍役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期云歲莫莫實未歸。錢氏曰歲莫則念歸人情之常）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解見四牡不遑啓處）玁狁之故

總遣將士設爲將士自道之言曰我今從戍

正是春月采取薇菜之時其薇菜亦已作而生矣曰何時歸乎曰何時歸乎連言之者念歸之切自計當在歲晩也雖託爲軍士自計之辭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男有室女有家今男不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述其情思也又不暇啓居述其勞苦也皆以玁狁之故言不得已而用兵非上之人毒我也此以義曉之而託於軍士之口曰道若其心之已諭耳程子曰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補傳[illegible]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謂懿王時重歌此詩以勞士卒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程子曰始長而柔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今曰如火烈烈言內熱也載饑載渴[illegible]曰載則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傳曰聘問也

遣戍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脆則可食矣感時物之變念歸而憂憂心烈烈而內熱重以饑渴勞苦甚矣我戍守之事未得安定無人可使歸問其家之安否將率受命之

曰則忘其家託爲將士自道之辭而勉之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曹氏曰薇剛則老硬不可食矣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嚴曰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音究○傳曰疚病也我行不來嚴曰來猶反也

薇始長而柔今又剛矣十月爲陽歸其當在十月之後卽上章所言歲莫也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莫憂心雖甚病而我之役未可以歸亦託於其自道而勉之也○十一月一陽生十月新陽胎萌故曰陽月猶四月荂蔓以物成於陰而四月微陰胎萌故也

彼爾維何爾乃禮反○傳曰爾華盛貌維常之華傳曰常常棣也○解見常棣彼路斯何王氏曰路戎路也君子之車嚴曰君子謂將率戎車既駕戎車解見六月四牡業業孫氏曰業業動也○今曰動而不息之意有考見雲漢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傳曰捷勝也○程子曰言速也

彼爾然而華盛者維何木之華乎維是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是君子

將率之車也此詩兼遣將率故以常棣之華喻君子車飾之盛君子既駕此戎車以出征而四牡之馬業業然動而不息豈敢安居乎其心自期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耳此託於將士自期之辭以勉其立功之速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騤音葵。今曰傳於此云騤騤彊也於采采云不息也。綢四牡騤騤凡四出今將以為不息君子所依程子曰依止也。朱氏曰猶乘也小人所腓腓音肥。○箋曰小人戍役也。程子曰腓從動之義。○今曰腓足肚也易咸卦咸其腓如足之腓身動則隨而動也四牡翼翼錢氏曰翼翼整肅貌象弭魚服弭音敉。○傳曰象弭弓反末也。○箋曰弭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轡紛宜滑也。服矢服也。紛音計又音結。○疏曰弭者弓弰之名是弓之末弭弛之則反曲故云弓反末也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紛也左傳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弰音梢。○陸璣曰魚獸似猪東海有之豈不日戒玁狁孔棘箋曰棘急也

駕彼四牡其四牡騤騤然不息此戎車者將率之所依止戍卒之所從動帥乘輯睦可知矣遣將率戍役同歌是詩故以君子小人兼言之又四牡翼翼然整肅其弓弰曰弭以象

骨爲之其矢服以魚獸之皮爲之車既閑習
器械又備於時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玁狁
之難甚急不可不討也亦託於將士自道之
辭而因以警勑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傳曰楊柳蒲柳也○柳解見秦車鄰○錢氏曰依依
柳柔弱之貌今我來思李氏曰思語辭也雨雪霏霏雨音諭霏音妃
○傳曰霏霏甚也○釋文曰雨雪貌行道遲遲傳曰遲遲長遠也載渴載
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言昔我往征戍之時蒲柳依依然柔弱即首
章所言采薇之時也今我來歸遇雪下霏霏
然即首章所言歲亦莫止也首尾申言之亦
丁寧以安其心也此言霏霏想像而預言之
耳我行道遲遲然長遠又困於饑渴我心甚
傷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苦者文王遣戍而言
莫知其勞苦乃所以深言其知之也傳曰君子能盡
人之情故人忘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勞去聲還音旋率衰之去餘同○箋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

時欲其同心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
記云賜君子小人不同日○程子曰此詩所賦
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
序大要在歸功將率

采薇方遣行之初而預道其將來之勞苦見
深體之心也出車杕杜當還歸之後而追述
其已往之勞苦示不忘之意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釋地曰郊外曰牧自天子所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爲西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謂我來矣召彼僕夫傳曰僕夫御夫也謂之載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嚴曰棘急也

文王命南仲伐昆夷玁狁成功而還述其始
事以勞之託爲將率自道之辭言我駕出我
之戎車往彼郊外之牧地者蓋有人來自商
王之所命我爲此行也我是以召御車僕夫
令使裝載而往也興師出於王命名正言順
矣非文王之私也王事多難昆夷玁狁並起
爲患其勢甚急非生事好功也將率可謂能
體國矣一章述其前時之忠敬以慰勞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李氏曰郊與牧義同設此旐矣傳曰龜蛇

曰旐。○鄭曰此及下傳鳥隼曰旟交龍爲旂皆春官司常文也建彼旄矣傳曰旄干旄。○朱氏曰建立也。○孔氏曰建之戎車。○鄭曰旄在迎已爲之於干旄言建旐亦同建之也彼旟旐斯旟鄭見鄭干旄。○朱氏曰鳥隼龜蛇由後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矣。○補傳曰全周官則建此各有等今並建之意尚以前用此法耳胡不旆旆音佩○朱氏曰旆旆飛揚之貌。○董氏曰禮云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綏耳佳反憂心悄悄錄之上○鄭植角傳曰悄悄憂貌僕夫況瘁音萃○傳曰況茲也瘁病瘁也

設爲將率之辭言我出車往彼郊地之時人競於趨事或設旐於干或建旄於車車上載干干上設旐干首有旄旄旐互言之耳言此旐彼旐見一時並設也彼旟與旐何有不旆旆然飛揚者乎言皆旆旆然飛揚軍容甚張也軍容雖甚張然臨事而懼故憂心悄悄然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憔悴則將率可知矣二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繼旐曰旆旐以全帛爲之續旐末爲燕尾者名之爲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

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
亦揚起也
王命南仲傳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往城于方傳曰方朔方近玁狁
之國也。疏曰朔方地名。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所據之地。曹氏曰即六月所爲侵鎬及
方是也出車彭彭音榜。今日經中唯載驂行人彭彭必旁反音如邦自餘彭彭
皆如字。出車詩出車彭彭傳云馬貌蘇氏曰壯盛。北山四牡彭彭傳云不得息大明駟騵彭彭
疏云強盛貌。烝民四牡彭彭傳云行貌韓奕百兩彭彭無傳。無駿。以車彭彭傳云有力有
容其說不一。然不得息即行之意行而不息亦由壯盛其意一也旂旐央央如字
又音英。傳曰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朱氏曰交龍爲旂所謂青龍也。補傳曰所謂旂旗

動色武夫生氣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程子曰禦戎狄之道守備爲本
不以攻戰爲先也赫赫南仲程子曰赫赫德名顯盛也玁狁于襄如字
或作攘。傳曰襄除也。今曰如不可襄也之襄
文王以殷王之命命南仲爲將往築城於朔
方名正言順氣勢增倍故南仲出車彭彭然
壯盛其旂與旐央央然鮮明乃稱王命以令
衆曰天子命我來築城於朔方也師直爲壯
矣朔方之地爲玁狁所侵軼今王命南仲驅
去玁狁以城之而已不事窮覆之也赫赫然

顯盛之南仲能除玁狁而驅之出境述其功
也三章述其前事之奮揚以慰勞之也詩記曰兵
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
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箋曰朔方之地六月時也○疏曰方生華也○曹氏
曰使以六月自北
徂西而伐西戎也今我來思○李氏曰思
語辭也雨雪載
塗雨音諭○傳
曰塗凍釋也王事多難難去
聲不遑啓居解見
四牡豈
不懷歸畏此簡書傳曰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
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
書○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
采薇首章言玁狁之故則遣戍卒為玁狁此

詩不及戰事而言玁狁于襄是玁狁不待戰
而自遁北方已定矣既而西戎復興於是以
簡書就命南仲移師伐西戎此章述南仲承
命西伐之事也言我昔自朔方而往伐西戎
當黍稷方華六月之時也今我自伐西戎歸
而在道雪落釋為塗泥春初之時也初謂北
伐玁狁期於歲莫可以畢事而歸因有西伐
之命遂致遷延春初猶在道也往返道路如
此之久蓋以王事多危難不暇啓處我心豈

不思歸乎畏此告急之簡書故奔命相救不
得還也簡書謂移師西伐之命也○采薇言
往自周北戍之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
之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
西戎歸而在道之時也下章言春乃至家耳
喓喓草蟲喓音腰趯趯阜螽趯音剔螽音終解並見召南草蟲○朱氏
曰此章言其室家相語之情也未見君子箋曰君子斥南仲也憂心忡忡
音充○嚴華谷曰忡忡爲憂之意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戶江反○嚴曰
降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當南仲出征在外之時其室家思望之喓喓
草蟲六句與召南義同既見君子亦望其歸
之辭也故曰此赫赫然顯盛之南仲伐西戎
而未歸也○此章鄭氏以爲近西戎之諸侯
望王師之至然上章述已伐西戎歸而在道
此章覆說未至西戎諸侯望之則其言無倫
序當從朱氏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卉音諱韻又音毀○傳曰卉草也○疏曰萋萋茂美
也倉庚喈喈喈音皆采蘩祁祁曰蘩白蒿也蘩解見采蘩祁祁考見七月

執訊獲醜程子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嚴氏曰醜衆也○今日醜謂徒黨來降者薄言還歸還音旋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傳曰夷平也○嚴氏曰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言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春初在道春深乃至故言春日遲遲然陽氣舒緩草木萋萋然茂美黃鸝喈喈然和鳴采蘩祁祁以生蠶者祁祁然衆多於此之時執其魁首之可問者又獲其醜衆之降服者乃赫赫然顯盛之南仲平玁狁而還歸也敘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代皆喜而道之也蘩以生蠶婦人之事述其所見知爲室家之言也獨言玁狁不言西戎者舉出師所主也采芑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勞去聲還音旋○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此詩首末皆序其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也

有杕之杜（杜赤棠也解見唐杕杜）有睆其實（睆還之上聲○傳曰睆實貌○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陽解見止采薇）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之不兼比者也戍役來歸追述未還之時室家思望之情以勞之示上之知其勞也言杕然特生之杜有睆然之實是秋冬之交婦人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之未得歸故言王事不可不堅固我征夫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以至日月陽止歲將莫矣婦人之心憂傷矣征夫閒暇可歸矣望之之辭也言日月陽止者以采薇遣戍之初期以歲亦陽止而歸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萋丘氏曰萋萋新葉）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杕杜萋萋然生新葉則春又將莫矣自秋冬之交即望其歸既而歲莫不至爽初期矣今至春莫猶以王事之故而使我心傷悲也草木皆萋然有葉矣女心傷悲矣征夫可以歸

矣亦望之之辭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今曰枸杞也三杞考見四牡)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丘氏曰君子之父母也)檀車幝幝(音闡○傳曰幝幝敝貌)四牡痯痯(音管○傳曰痯痯罷貌罷音皮)征夫不遠

北山之枸杞可采而食則春莫矣時物之變如此而君子久役未歸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至貽我父母之憂檀車幝幝然而敝四牡痯痯然而疲征夫不遠而當歸也亦望之之辭

○鄭云杞非常菜也孔氏云杞木本非食菜皆不明言其爲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呂氏朱氏以爲春莫杞可食杞之可食者惟枸杞也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傳曰逝往也踈曰往過也)○而多爲恤(傳曰恤憂也)卜筮偕止(歲曰偕俱也)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庶幾其歸且不遠矣既而車則不裝載人則不來歸所以憂心甚病也約歸之期已過而猶不至使我多爲憂恤矣本期歲莫則歸而春深猶未至是其期已過也於是或卜之龜或筮之蓍二者皆占間之其言會合皆云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爲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音離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音洛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告音梏○朱氏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蓋道物多且盛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所謂終於逸樂後序衍說也開後世人主怠政之漸矣或曰始終通言周興之本末始於憂勤

言其心謂其初創造之艱難也終於逸樂言其效謂其後功成治定遺後人以太平也所謂旣醉太平鳧鷖守成皆成王之事而文武憂勤之效也文武之時頌聲未作此詩燕饗之樂歌非告神明之詩而曰可以告亦要其後而言之耳然周公戒成王以無皇耽樂是人主雖當逸樂之時不可有逸樂之心況治未及成周者可不兢兢業業乎 疏曰時雖太平猶非政洽頌聲未興未可以告神明但美而歆許之故云可以可以告神明猶言頌聲可作耳此非告神明之詩也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近於頌矣。○程子曰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曹氏曰物之生於最多者莫如魚故牧人之夢以衆維魚矣爲豐年之兆

魚麗于罶 音柳。○傳曰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疏曰曲薄也以薄爲魚笱其功易成故號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今曰居物得緣薄曲師古注葦薄爲曲也

鯊 音嘗沙。○傳曰鱨揚也鯊鮀也鮀音駝。○郭璞曰鯊今吹沙也。○陸璣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大長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山陰陸氏曰鱨今黃鱨魚也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也鯊性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墨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故張衡云縣淵沈之鯊鰡也字指云鯊鯊鳩異物

志云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云鯊似鯽而狹小鰡音留見張平子歸田賦

君子有酒句○舊以君子有酒旨為句今從朱氏○疏曰君子指武王旨且

多箋曰旨美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曰魴鯿也解見陳衡門釋魚曰鱧鯇鯇音皖○今曰毛氏以鱧為鮦本草云蠡一名鮦今黑鯉魚道家以為厭者也郭璞云鱧鮦山陰陸氏云鱧今玄鯉魚也舊說是郭璞陸氏皆同毛說以鱧為今之烏鱧魚也今不從今人云鯉名鯇陸璣云鱧鯇也似鯇類然而厚是舍人與陸璣皆以鱧為今之鯇魚也今從之鯇音同又音雍亦作鯶

蠡音禮

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鰋音偃○曰鰋似鮎鯷也鮎音拈○今曰毛氏及前儒皆以鮎釋

爾雅郭璞以鰋鮎各爲一魚鰋今偃額白魚也鮎別名鰋本草鰋一名鮎魚一名鰋魚是鰋鮎爲一魚不言是鯉見郭璞與本草合毛傳質略皆言似鮎耳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大小並三十六鱗有赤鯉有白鯉有黃鯉三種

君子有酒旨且有曹氏曰有言用之而愈有也

捕魚者以寡婦笱施之水中而魚麗歷於其中者有鱨揚有鯊鮀有魴鯿有鱧鯇有似鮎之鰋有三十六鱗之鯉以六魚略言之見魚之多耳寡婦笱以薄爲之苟簡易成非工緻之器又施於水中以待魚之自至而其魚靡

所不有萬物盛多可知矣君子又有酒美而且多以之行禮無不備也○孔氏以鱨鯊皆爲大魚陸璣以鱨爲大魚鯊爲小魚山陰陸氏以鱨鯊皆爲小魚山陰陸氏又云鱨魚黄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又云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云鱨鯊長魚魴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鰋鯉之魚則一俯一仰又鱨鯊魴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沈意謂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深之不同也故詩人言鱨鯊魴鱧鰋鯉不過如潛頌言有鱣有鮪鰷鱨鰋鯉多著魚名以見魚之多非謂止有此六魚也此六魚一一爲之説則潛六魚豈又皆有説乎鱨鯊大小猶未有定説不必泥可也

傳曰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摯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暴音僕罻音畏數七欲反○疏曰風暴謂北風也芟盡葉落而盡似芟之也皆十月也不圍之使迹恐盡物也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

中皆隱審
通音匝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多則患其不善今既多而又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蘇氏曰偕齊也○詩記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蓬莽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變嘉言旨旨即嘉也旨而偕則無不美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有言無一或欠即所謂偕也物既偕又有適當其時然後盡善今既有而且得其時矣○

詩經說禮多言時魚麗維其時矣楚茨孔惠孔時頍弁爾殽既時賓之初筵以奏爾時生民胡臭亶時蓋時者適其時之宜三時不害而奉酒醴以告神魚麗楚茨生民所謂時也君子之食惟其時物不時不食頍弁賓之初筵所謂時也雖所言有廣狹皆謂適其宜也

詩記曰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衆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音該○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陔隴也呂向云南方養萬物方此以戒養故取之爲孝子相戒以養也養音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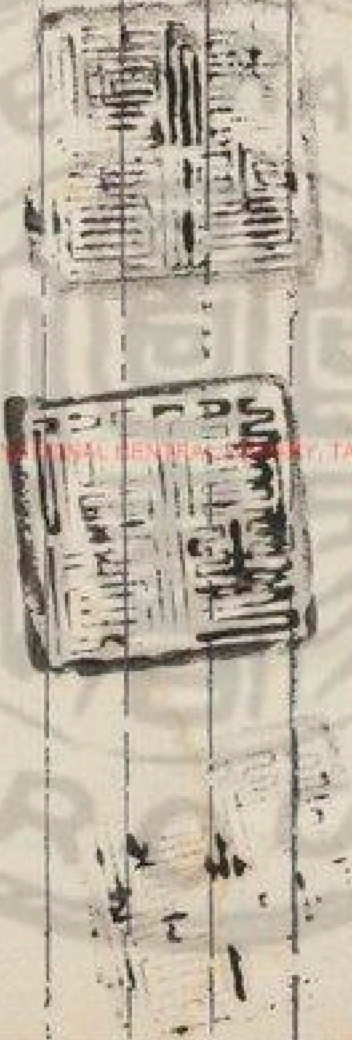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歲曰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將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縣音玄○釋文曰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之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遺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二句毛氏著之也子夏得爲立序則時未亡以六月序知文在此處也孔子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

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卽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

詩緝卷之十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illegible]

南有嘉魚之什[illegible]

[illegible]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illegible]大平之君子[illegible]

誠樂與賢者共之也[illegible]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十八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南有嘉魚之什　小雅

陸氏曰自此至菁菁者莪六篇并亡篇三是成王周公之正小雅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樂音洛大平之君子大音泰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朱氏曰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燕賢之樂歌故曰樂與賢又樂得賢言以樂樂之也猶射義言騶虞者樂官備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失職也皆以播之樂歌為樂之也嘉魚謂之與賢以詩言有酒燕賓是與之相親也有臺謂之得賢以詩言邦家之基為民父母因以致福壽名譽是得之為用也陳氏曰大平之君意滿志得後心曰生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則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疏棄不肖者漸致狎暱間有勉彊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令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重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傳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箋曰南方水中有善魚烝然罩罩張教反○王肅曰烝眾也○傳曰罩罩篧也篧音籗助角反○郭璞曰捕魚籠也○李巡曰編細竹以為罩魚竹則以荊謂之楚篧君子有酒丘氏曰君子成王也○今曰箋以君子為斥時在位者今不從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役反○丘氏曰嘉賓新進之賢也○嚴曰式用也

興也魚深潛者也南方江漢之間產善魚編細竹以為罩而籠取之烝然罩之又罩而後得之興賢者隱伏於下必人君勤求而後得之也今賢者既至成王有酒與此新至之嘉賓用燕飲而相樂未至則勤求之已至則燕飲之是樂與賢也○成周大平持守之時所

用之人必先有德立政之書卷阿之詩皆曰用吉士此詩魚曰嘉則味之美瓠曰甘則可以養人鵻爲孝鳥皆喻吉士也。左太沖蜀都賦云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乳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穴口向丙故曰丙也如上所言則以嘉爲魚名然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要之詩人以魚之嘉者瓠之甘

者喻賢耳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訕。傳曰汕汕樔也樔音剿鄭箋作罩。箋曰今之撩罟撩音料又音僚。李巡曰以薄取魚也。李氏曰山陰陸氏云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云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言罩後言汕者以見其求賢無方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看之去。傳曰衎樂也

南有樛木樛音鳩甘瓠纍之瓠音護纍音縲。詩記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今曰纍纏繞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曰綏安也

興也南方有樛然下曲之木故瓠之甘而可食者得上而纏綿之興成王屈已下賢則賢者得以上進固結而不可解也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

翩翩者鵻音追[illegible]鵻鳩也解見四牡。傳曰[illegible]鳥。陵曰一宿者一宿[illegible]意於其所宿之木[illegible]者有專壹之意[illegible]烝然來思燕曰思語辭君子有酒嘉賓式燕[illegible]今日語辭思皆人君之於賢始則多方勸求之繼則禮貌以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然飛者是孝鳥鵻鳩萃然而自來也卷阿言吉士以有孝有德稱之故此詩以孝鳥喻賢也又思者燕而又燕見交際之款洽所謂至誠樂與也○或云思爲語助者上字協韻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來字與思字協韻然漢廣求思泳思方思皆語助其上字皆不協韻見以古人韻緩二詩皆語辭就以爲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音洛 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矣為去聲○補傳曰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為邦也

言賢者為立治之本成王之樂樂以天下也

南山有臺補傳曰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陸日臺莎草也○釋草曰臺夫須夫音笠○今曰以莎草為衣則謂之簑莎為笠名臺○為衣名沙草又可為笠 北山有萊傳曰萊草也○疏曰陸璣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皆然矣○ 樂只君子樂音洛朱氏曰萊草名葉香可食者止○丘氏曰只辭也 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今曰無期言無窮也有期則有時而止

興也周地之南山則有臺北山則有萊喻周家得賢之盛隨取隨有樂哉成王可以為邦家之基本可以得萬物之福而無期也陳氏曰壽天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贏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南山有桑曹氏曰可蠶以為衣 北山有楊曰楊蒲柳可為箭笴又可為屋材解見秦車鄰○曹氏曰可為舟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臺萊桑楊杞李栲杻枸楰多其名者喻賢之

多而皆有用也得賢之盛則邦之榮懷而福壽名譽之所歸也

南山有杞音起○陸璣曰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蝱可合藥○曹氏曰梓杞也○三杞考見四牡北山有李曹氏曰李可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得賢則澤及於民而民親戴之稱頌之

南山有栲音考○曰栲山樗也可爲車輻解見唐山有樞北山有杻音紐○曰杻檍也可爲弓弩榦解見唐山有樞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嚴曰茂盛也

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illegible]證也

南山有枸音矩○傳曰枳枸也疏曰釋木無文○陸璣曰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本從南方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爲屋柱一室之內酒皆少味也北山有楰音庾○釋木曰楰鼠梓○郭璞曰楸屬也○陸璣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曹氏曰宮室之良材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傳曰黃黃髮也耇老也○疏曰舍人云老人髮白復黃也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艾音礙沈音刈○傳曰保安也艾養也○曹氏曰凡此皆可用之材成王能得之以爲用兼收並蓄巨細不遺國家賴之是以基本堅固事業光華人民有所怙恃而治安還盛名譽發越福祿無窮不止於其身而且有以

燕及子孫是可樂也

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毛説然風賦字作枳句李善注橘踰淮爲枳句曲也句音溝非毛義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理而生也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今曰李善注補亡詩云萬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今曰儀誼用物以禮不暴殄也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牋曰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亡皆無以知其篇第之處○釋文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疏曰言間歌者堂上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之中吹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南陔等三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也

蓼蕭蓼音六澤及四海也

蓼蕭湛露彤弓皆天子燕饗諸侯之樂歌而其用有別湛露彤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爲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

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既見君子稱天子其下
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
應自稱巳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蘇氏謂人
君以鹿鳴五詩燕其臣羣臣以天保荅其歌
於其燕也皆用之今以蓼蕭之詩亦諸侯荅
湛露彤弓之歌故本序不言燕諸侯而云澤
及四海也諸侯以蕭草自喻君臣之辭也戲
以爲四夷之長則拘矣

蓼彼蕭斯傳曰蓼長大貌○曰蕭香蒿也萩也牛尾蒿也萩音秋零露湑兮湑須之上○曹氏曰湑潤澤也既見君子戲曰君子天子也我心寫兮傳曰寫輸寫也○今日心有憂則鬱而不泄如傾寫器中之物則舒快矣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處音杵○錢氏曰譽名也處所處之位也

興也此爲諸侯歌之以荅君故以微草自喻
言蓼然長大者是彼蕭之微草天之零露湑
然潤澤無微不被喻我諸侯來朝王者推恩
以接之無所不及也蕭茂則受露多故以蓼
言之也諸侯朝見天子輸寫其心謂傾蓋無
留藏也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接之以溫厚

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云宜其有譽有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大榮大安也既見者幸辭也喜見之也○毛氏曰蕭蒿也釋草云蕭萩李巡云萩一名蕭郭璞曰即蒿也如上所言則蕭即蒿也釋草又云蒿菣蔚牡菣郭璞云菣今青蒿牡菣無子者如上所言則蒿非蕭也山陰陸氏云蒿之類至多陸璣云蕭今人所謂萩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為香以此言之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故取蕭祭脂流以為香蒿也凡諸蒿曰蘩者白蒿也皤蒿也曰苹者賴蒿也曰菣者青蒿也曰蔚者牡蒿也馬新蒿也曰莪者蘿蒿也莪蒿也藨蒿也角蒿也又有邪蒿蔞蒿也名見蒿之類不一 菣大刃反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 瀼音穰○傳曰瀼瀼露蕃貌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傳曰龍寵也 其德不爽 傳曰爽差也○詩記曰四海諸侯遠近小大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 壽考不

忘

諸侯既見天子而燕飲則爲恩寵爲光燿榮其待遇也於是稱天子之德無有差爽謂待諸侯以禮也願其壽考而不忘於人謂常愛戴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上聲○傳曰泥泥霑濡也既見君子孔燕豈弟豈音愷○箋曰孔甚也傳曰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詩記曰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令德壽豈

孔燕猶言盛燕謂其禮甚設也盛燕而又豈樂弟易情文俱至也於是稱天子能宜其兄弟之國與之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舉同姓之國者以親該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音農又如字○傳曰濃濃厚貌既見君子鞗革沖沖鞗音條沖音蟲○傳曰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疏曰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靶音霸和鸞雝雝今曰和鸞皆鈴也毛以爲和在軾鸞在鑣鄭以爲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詩記曰後漢志注云于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萬福攸同今曰諸侯同受福賜也

天子賜諸侯以車馬其鞗革沖沖然垂飾其和鸞之聲雝雝然和諸侯受福均也采菽言萬禮攸同瞻彼洛矣言福禄既同與此一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湛直減反天子燕諸侯也朱氏曰文四年左傳甯武子云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湛湛露斯傳曰湛湛露茂盛貌匪陽不晞音希○傳曰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夜飲厭音淹○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朱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疏曰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諸侯皆當辭出但主得其辭異姓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飲也燕飲當以晝不醉無歸興也湛湛然茂盛之露非見朝陽則不乾夜飲厭厭然厭足非至醉則不歸○左傳無厭將及我姜氏何厭之有皆謂飽足厭厭夜飲爲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爲安孔釋以爲閑蘇以爲久其意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傳曰豐茂也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傳曰夜飲必於宗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也○嚴曰載之言則也考成也

草茂則得露多喻夜飲在路寢而成禮受恩優渥也。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當從朱氏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疏曰杞棘之木）顯允君子（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莫不令德

杞棘得露雖厚而枝不低垂喻顯明允信之君子飲酒雖多而德將無醉也

其桐其椅（音伊解見定之方中）其實離離（傳曰離離垂也歐陽氏曰喻諸侯在燕有威儀耳）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柔木而實離離喻君子飲酒之時有令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彤音同）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朱氏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傳二十八年左傳晉文公敗楚於城濮獻功於王王饗醴命晉侯有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玈音盧。元年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覺明也以明報功宴樂。疏曰甯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所受皆并有玈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玈弓少玈多舉重可以包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

也○陳氏曰春秋所載皆謂諸侯有功則王賜之弓矢以旌伐功而已未嘗謂既賜然後得專征也王制言賜弓矢然後征蓋言天子命諸侯征伐故賜弓矢以將王靈耳安得有專征之言乎鄭氏遂謂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由漢而下有無君之心者徼求弓矢之賜脅諸侯而肆其參者紛然蓋成康落之也○詩記曰所謂專征伐者如四夷入侵臣子纂獄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疆臣拜太輔行者興矣

彤弓弨兮弨音超○疏曰彤赤也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彤既是赤則知漆者爲黑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其體同異未聞○傳曰弨弛貌受言藏之李氏曰言語辭也○嚴氏曰受出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傳曰貺賜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傳曰一朝早朝也大飲賓曰饗飲音蔭○曉曰饗者烹大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周語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燕或至夜饗則如其命數成禮而罷故云一朝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

天子以彤弓賜有功諸侯弨然而弛賜弓不張也令諸侯受藏之示珍重之意也又稱此受賜諸侯爲嘉賓言吾中心至誠貺賜之故陳鐘鼓之樂一朝設饗禮而畀之饗禮用早朝也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傳曰載以歸也○箋曰出載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右助也右與宥侑通皆助也莊十八年左傳云王饗醴命之宥注以幣物助歡也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云饗醴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爲宥而彤弓則宥之大者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櫜音高○傳曰櫜韜也韜音叨本又作弢釋文云弓本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好去聲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音儔○傳曰醻報也○疏曰王肅云報功也

鄭以醻爲獻醻但酬酢是燕禮其饗禮爲訓共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醻酢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菁音精樂育材也樂音洛君子能長育人才長音掌則天下喜樂之矣陳氏曰小雅之詩皆因某事而歌某詩菁菁者莪之詩宜何歌乎余以謂天子行禮於學校而宴飲之時則歌此詩焉

樂與賢樂得賢樂育材三詩一體皆言以樂樂之育材於學校而燕飲作樂歌此詩爲是樂育材也以君心之樂感人心之樂義理之

樂同也詩皆述天下之喜樂而人君樂育之意自見矣

菁菁者莪傳曰菁菁盛貌。○曰莪莪蒿也解見蓼莪在彼中阿傳曰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莪蒿雖微物美而可食故以喻人材言菁菁然茂盛之莪蒿由生於阿中得阿之長養而然喻君子能長育人材無微不遂也既見此能育材之君子則莫不喜樂而有威儀樂見良心之興起有儀見善教之作成○說者多以樂且有儀指君子非也既見者幸辭也喜見之也今考詩中既見君子重言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蓼蕭頍弁隰桑及本詩或妻見其夫或國人見賢者或臣見其君凡既見君子之下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若以樂且有儀為君子則既見二字無所歸下云我心則喜樂即喜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傳曰中沚沚中也○小渚曰沚解見采蘩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傳曰中陵陵中也 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箋曰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疏曰言古者寶此貝爲貨也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

賜我百朋言人材既成則厚其祿而用之

汎汎揚舟載沈載浮 朱氏曰載則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箋曰休者休休然。今曰休休樂也

興也揚舟汎汎然於水中無所維繫或沈或浮未可知也猶人材汎汎然於天下無所依歸或成或壞亦未定也今見此君子能長育之則人材皆可以成就故我心休休然安樂也。舊說沈物亦載浮物亦載韓退之亦從之且詩中載馳載驅載笑載言載饑載渴載清載濁載飛載止凡言載皆則也獨以此爲載物於舟非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 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從

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蘇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文武俱言缺周公成王變文焉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由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隊墜音義同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李氏曰由庚之詩本在於南山有臺之下今乃列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前而不依於序者夫詩之見存者其先後不可必其次第如常棣乃周公之詩而列於伐木之後已不可得而知況其亡者又安得而知之乎姑闕之可也

○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衰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竟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與者如此以發其端而雅之於經者於是變矣

四夷交侵由於小雅盡廢則宣王征伐必內脩以為之本矣

六月棲棲 音西。嚴曰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朱氏曰六月建未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李氏曰棲棲不安也。今日詩經皇皇皆夏正論語丘何為是棲棲者注云棲棲猶皇皇也。黃氏曰人知其上之出於不得已雖六月而人不以為暴蓋以為其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戎車既飭 音勑。嚴曰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疏曰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注云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不知簡五戎以否苹音萍廣光之去苹蒲經反輕去聲。疏曰飭齊正也。

四牡騤騤 音葵。朱傳曰騤騤不息也考見采薇

載是常服 嚴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玁狁孔熾 音熾。傳曰熾盛也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 嚴曰于曰也。李氏曰左傳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為曰。疏曰毛以為王自征

以匡王國 嚴曰匡正也

吉甫受命北征以建未盛夏之月棲棲然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遑安其戎車既皆飭正矣四牡又騤騤然不息乃載是兵事之常服謂韋弁服也韋弁服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盛夏不可以出師所以六月行者以玁狁來侵其勢甚熾盛我是用急討之而不敢緩也王命吉甫曰令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謂攘夷狄以安社稷也汝其勉之此詩作於成功之後而述其受命之始也

比物四驪 比音備○釋文曰比齊同也○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此物者此同力之物戎事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駟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乃取異毛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是也校音效 閑之維則 傳曰則法也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戕曰戎服也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傳曰師行三十里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此同其物擇馬力之齊者乃四驪純黑之馬此馬先已閑習之皆合法則矣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戎服即日遂行日行三十里王曰

今汝出征以佐天子予一人所倚賴汝其勉
之
四牡脩廣傳曰脩長也廣大也其大有顒魚容反。說文曰顒大頭也。
曹氏曰脩以言其身之長廣以言其腹背之充顒以言其首之大三者相稱所以成其大也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錢氏曰奏猶上也。今日書數奏以言數同日奏聞
功。傳曰膚大也公功也有嚴有翼傳曰嚴威嚴也翼敬也共武之服
共音恭。箋曰共典也服事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四牡身長而腹背廣其首顒然而大見軍容
之盛武備素脩以此伐玁狁而奏其大功也

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翼敬者以共是武事
故能制勝而安定王國也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
玁狁匪茹箋曰茹度也整居焦穫音護。箋曰整齊也。傳曰焦穫周
地接于玁狁者。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侵鎬及方鎬豪之上濁。箋曰
鎬地方也皆北方地名。疏曰劉向疏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
千里顏師古云非豐鎬之鎬至于涇陽疏曰水北曰陽。涇新見邶谷風織
文鳥章織音志又音熾。傳曰鳥章錯革鳥爲章也。釋文曰錯革鳥曰旟。疏曰史
記漢書之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錯置也革急也書急疾之鳥也。今曰檀弓大子之病革矣
革音棘白旆央央如字又音英。傳曰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曹氏曰白

帛也白旆以絳帛爲旆也以帛續旐末爲燕尾
戰則旆之。䟽曰白旆謂絳帛九旗之物皆用
絳此旐而言旐者散則通名元戎十乘去聲。傳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
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䟽曰
司馬法文也周禮車路無鉤此特設鉤故以號名曰
車也此車備設鉤盤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
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元戎
言大車之善者以先啓行音航。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殷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
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詩記
曰韓嬰章句云大戎者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
上盡其劒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
冐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縵音謾
此數狁之罪言獫狁不自揆度乃敢深入吾
地整齊而居我焦穫之地閒暇自如無所畏

憚也又侵我北方之鎬與方隧侵至於涇水
之北涇北去局近矣賊烽之熾如此我於是
建旌旗選鋒銳而擐之旗幟之文有隼之章
指旟也又以絳帛爲旆央央然鮮明又有大
車謂之元戎以十乘在前先啓敵之行陣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輊音至。朱氏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
也。詩記曰馬援䟽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四牡
既佶其乙反。䟽曰佶壯健之貌既佶且閑䟽曰閑習也薄伐玁
狁至于大原大音泰。傳曰言逐出之而已。朱氏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

大原陽曲文武吉甫王氏曰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萬邦爲憲

兵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輊覆而前從前視之如軒却而後言車之良也四牡既佶然壯健且復閑習言馬之良也以此伐玁狁至于大原之地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尹吉甫時爲大將於是美之曰有文有武之吉甫乃萬邦以之爲法辦一玁狁餘事耳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音耻○傳曰祉福也○今曰即王之賞賜也來歸自鎬錢氏曰鎬玁狁所侵之地非鎬京之鎬也○曹氏曰吉甫既至大原復往鎬尉撫其民然後歸我行永久飲御諸友飲音蔭○傳曰御進也炰鼈膾鯉炰音庖字亦作炮膾音館韻亦作鱠○今曰釋文云合毛炙物曰炰楚詞招魂臑鼈炮羔臑炙也鼈可煮不可炰今云炰鼈謂火熟之耳或古不同枚乘七發云鮮鯉之膾臑音而○說文曰膾細切肉也侯誰在矣傳曰侯維也張仲孝友李巡曰張姓仲字傳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吉甫既伐玁狁而歸王與之燕而喜樂又多受賞賜王所以燕之者以其來歸自北方之鎬其地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故飲之酒而進其同志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其珍

美之饌則以火熟其鼈又以鯉細切而膾之其吉甫諸友之中維誰在矣有張姓仲字其性孝友者在焉○孝友者德之本卷阿言吉士曰有孝有德宣王之時朝多賢臣張仲獨以孝友稱則必盛德之士也北伐之功繫夷夏盛衰詩人美其功而結以張仲孝友之辭蓋有深意存焉豈非養君德者有其人乃攘夷復境之本歟美宣王北伐而以吉甫燕喜終之始終之辭也前日盛暑出師棲棲不遑所以有今日之燕喜也凱還飲至見宣王之成功也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夷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教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内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則妨功害能之人至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敵哉

六月六章章六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䟽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也○陳氏曰南征北伐二詩皆繫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也

薄言采芑程子曰薄言發語辭○芣苢傳曰采取也○今曰芑嘉穀也解見生民○李氏曰毛以薄言采芑爲菜豐水有芑爲草雖麋維芑爲穀王氏皆以爲穀○新傳曰新田皆畝中鄉不應猶菜蓋以田畝善養嘉穀喻周家善養士卒也大雅云豐水有芑詩人於文武士皆以芑爲喻也于彼新田釋地曰田二歲曰新田○孫炎曰新成柔田也于此菑畝菑音緇○釋地曰田一歲曰菑○孫炎曰始災殺其草木也○疏曰臣工及易注皆同唯坊記注云二歲田曰畬三歲曰新田當是傳寫誤也方叔涖止涖音利○傳曰涖臨也其車三千師干之試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盾也○程子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試肄習也○今曰講武試其可用方叔率止乘其四騏解見小戎四騏翼翼錢氏曰翼翼翼齊肅貌路車有奭與之入字亦作赩○

蘇氏曰路車金路也以有奭言赤又巾車鉤樊纓今有鉤有膺知其爲金路○錢氏曰奭赤貌○今曰召康公之名音釋與此音異簟茀魚服茀音弗○簟茀解見齊載驅魚服解見采薇鉤膺鞗革鞗音條○疏曰春官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爲之是鉤用金在頷之飾也膺樊纓也在膺之飾惟有樊纓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鞅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巾車云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或方叔爲同姓也方叔元老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或有得乘金路矣罽音計○崧高疏曰膺胷是馬之胷前鉤是器物以鉤類之謂膺上有飾○鞗革解見蓼蕭

興也厲王之亂天下蕩蕩如荒榛之地宣王經理獘壞之天下如耕墾荒榛之地以爲田

故言取芑穀者於何處乎於彼二歲之新田於此一歲之菑畝皆新墾之地也喻宣王取民爲兵隨其所取皆新撫之民也既用民爲兵乃命方叔爲將而臨之其車有三千乘侈言兵車之盛也天子六軍不過千乘不必實有三千乘也師衆干盾皆閱試之知其可用於是方叔乃率其士卒而行以南征蠻荆自乘四騏之馬其馬翼翼然甚整肅所駕路車之飾奭然而赤者金路也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以未至戰時也其金路之車以竹簟爲蔽茀其車所載有魚獸之皮以爲矢服其馬有婁頷之金鉤其馬胷膺有樊與纓之飾謂之膺又以絛皮爲轡首而垂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則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千將重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於六卿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三千乘

之數孔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數以求之其車三千極言其兵車之盛耳況兵有先聲後實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氏謂孔氏王氏以文害辭其說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解見出車方叔率止約軧錯衡軝音祁○傳曰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疏曰說文云軝長轂也轂則謂之軝兵車乘車其轂長然田車是爲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爲飾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考工記輪人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爲之形容也篆轂約也錯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八鸞瑲瑲音鎗韻亦作鏘○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傳曰瑲瑲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芾音弗○傳曰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斯干疏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斯干疏曰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朱深於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散則皆謂之朱芾也○赤芾詳解見曹侯人有瑲葱珩音衡○傳曰瑲珩聲也葱蒼也三命皆葱珩○疏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雅三命也

軍行建其旂旐央央然鮮明方叔率士卒而行乃乘金車以皮纏約其軝轂有錯雜文采

之衡也車行則入鸞瑲瑲然有聲也其身則服其受王命之服有黃朱之芾皇然鮮明也又有蒼玉之珩其聲瑲瑲然也方叔嘗伐玁狁威名素著又貴謀戢戰以王師臨小醜故雍容閒暇如此也曹氏曰芾與佩皆非軍中之服路以金路則非戎路馬有和鸞則非戎馬所以然者蓋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然者爲武侯臨陣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成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

鴥彼飛隼鴥音聿隼音筍○晨風傳曰鴥疾飛貌○曰隼鷂也[illegible]鷂也○錢曰急疾之鳥也○釋鳥曰鷹隼醜其飛也翬○合人曰謂隼鷂之屬聲覺其僄疾有聲也○山陰陸氏曰鷂屬也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或曰即今所呼爲鶻者其飛戾天傳曰戾至也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音征○嚴曰周禮有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說文又云鐲鉦也鐃也則鐃鐲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鐲似小鐘鐃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鐲音濁鐃音譊○董氏曰周官云鳴鐲鐃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鐃二物也但司馬有鐲鐸鐃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註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爲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錢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互言之耳陳師鞠旅鞠音菊○傳曰

鞠告也○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師旅互言之 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 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 振旅闐闐 音田○疏曰古

者春教振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

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文云出而治兵尚威

武也入而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幼出

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今曰闐闐衆盛也猶今人言鬧闐也

鴥然而疾飛者彼隼鶻也其飛能高至天亦集於所止之地喻武勇之士能深入敵陣者皆集於此矣於是鉦人則鳴鉦以靜之鼓人則擊鼓以動之言士聽節制也鉦人伐鼓互言之也又陳布其師鞠告其旅誓衆而告之以賞罰使用命也此顯明允信之方叔既以誓衆於是進師其伐鼓之聲淵淵然深也方誓師伐鼓以往卽言振旅蓋蠻夷望風畏服不待戰也全師而歸故闐闐然衆盛也○陸璣說隼云齊人謂之擊征又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璣說鳩鳩亦云如此則隼卽鳩鳩矣然說鳩鳩不言是隼說隼不

言是鴟鴞蓋誤矣隼非鴟鴞也

蠢爾蠻荊○傳曰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程子曰蠢者動而無知之貌大邦爲讎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方叔元老傳曰元大也克壯其猶箋曰猶謀也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訊音信○醜見出車戎車嘽嘽音灘○朱氏曰嘽嘽衆盛也○嘽嘽有考見崧高嘽嘽焞焞音推轅之推又他屯反○傳曰焞焞盛也如霆如雷釋天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疾者謂之霹靂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蠢動無知者荆州之蠻乃與中國爲怨讎方叔爲國大老能壯其謀不以力勝乃率其士衆執訊獲醜獻功而歸訊謂魁首之可問者醜謂徒黨之降服者其兵車嘽嘽然衆焞焞然盛其威如迅擊之霆如發聲之雷言却敵師還而不困憊也顯明允信之方叔嘗與吉甫同伐玁狁威名已著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出車不戰亦言執訊獲醜此詩亦不戰而言之也○或以克壯其猶爲勇決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瑲葱珩其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荊聞風畏服不戰而

屈之非取其老而勇決若矍鑠翁之爲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彊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唯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六月之詩事勢急迫采芑之詩辭氣雍容蓋北伐則四夷交侵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粗定方叔乘北伐之威以臨蠻荊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竟音境）脩車馬備器械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箋曰東都王城也）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選上聲○朱氏曰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

我車既攻（傳曰攻堅也）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龐龐（龐音聾○傳曰龐龐充實也）駕言徂東（傳曰東洛邑也）

宣王中興爲東都之會詩人喜於復見威儀之盛故鋪張揚厲以見喜談樂道之意上三章皆言脩車馬備器械之事我宣王之車既堅緻矣馬既齊力矣四牡皆龐龐而充實將駕之以往東都也言初發車徒而往東都未言所爲之事也

田車既好疏曰田車田獵之車四牡孔阜程子曰阜肥壯也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曰廣大之草可以田獵駕言行狩

此章乃言所爲之事謂田車既好四牡肥壯所以往東者以東有廣大之草今駕車以往將以田獵也猶未言所獵之地也○此行以會同爲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亭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鄭破甫作圃音補云鄭有圃田今不從下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也傳曰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

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芟
音刈撒音闕緻而往反○疏曰大芟殺野草
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未田之前
誓士戒衆在其間止舍也其防設周衛而立
門以纏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
其門蓋南開並為三門用四旃四褐也以表
纏槸質以為門中之闌闌車乾之裏兩邊約
車輪者也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閒各
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軸八寸
也驅走而入門不得餘也其輪頭擊著門傍
旃乎則不得入以罰不工也以天子六軍分
為左右離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
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遮離部伍
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驗禽納之於防然後
焚此防草而射之其所芟之草也發發矢射
之也舉綴為表因緘其翰於其下也緘殤有
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所
芟之防奔走謂出於頃防撻音闥

之子于苗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箋曰時宣王為夏苗選徒囂囂音遨○傳曰選數也囂囂聲也建旐設旄旐解見出車旐旄解見鄘干旄搏獸于敖搏音博○箋曰敖鄭地今近滎陽○詩記曰敖山名晉師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覆晉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鄗音敲

此章乃言所獵之地言有司將往夏獵故先選數車徒無或讙譁唯數者囂囂有聲見其靜治也於是建旐於車而設旄於旐之首以此車乘之而往將搏取禽獸於鄭地之敖即甫草之處也詩記曰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

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今曰奕奕大也赤芾金舄芾音弗舄音昔○傳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赤芾詳解見候人朱芾解見采芑○箋曰金舄黃朱色也○疏曰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卽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赤舄則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屨人兼掌屨舄是屨爲通名也會同有繹傳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疏曰時見者無常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命事焉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長樂劉氏曰絡繹不絕也

上三章皆言脩車馬備器械此章言會諸侯

首章以我斥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諸侯駕彼四牡而來其馬奕奕然大朝見於王服赤色之芾及金飾之舄其來會同者非一絡繹不絕可謂盛矣喜見中興之威儀也○此奕奕字毛鄭不解孔氏以爲閑習朱氏以爲連絡布散之意然奕本訓大毛於奕奕寢廟奕奕梁山皆訓大則此亦當爲大曹氏曰夫自夷厲以後諸侯不朝天子久矣今宣王能先自治而脩政事禦外侮而攘夷狄諸侯怛威畏德復來朝會而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云

耳

決拾既佽音次。○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佽利也。○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夏官繕人注抉天子用象骨拾韝扞也著於左臂裹以韋爲之決繕人作抉。○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今曰決即衛先韘所謂佩韘也韘音攝弓矢既調箴曰調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得。○疏曰適也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傳曰柴積也

上三章言脩車馬備器械將以行獵實未田獵四章言既會諸侯此章乃言田獵也田獵之時有鉤弦之決著於右手之大指有遂弦之拾著於左臂決之與拾與手指相利矣弓之彊弱又與矢之輕重相得而調適矣射夫諸侯以下既同力故獲多宣王將舉積禽以爲乾豆賓客之用而得諸侯射獲以助之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音倚又音綺。○王氏曰猗不正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舍音捨。○箴曰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四黃之馬既駕而乘之兩驂之馬又不偏倚言御之良也御者能正其馬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夫矢發則中如破物然言射之良也

蘇氏曰不善射者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

蕭蕭馬鳴錢氏曰蕭蕭靜貌悠悠旆旌錢氏曰悠悠緩行貌徒御不驚朱氏曰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大庖不盈疏曰大庖君之庖○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朱氏曰不盈言擇取而用之不極欲也

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唯聞馬鳴之聲蕭蕭然而靜無他聲也見旆旌之行悠悠然而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車者皆不驚擾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

○李氏曰歐陽公之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是效此兩句而作也○曹氏曰凡事始乎治常卒乎亂今獵罷而歸始終靜治○傳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䯚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與大夫士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膘音縹脅後髀前肉也腢音愚謂肩前也髀音俾陛二音謂股外䯚音杳水豫也䯚音翁膝音歇腰左右虛肉處○蘇氏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宗廟也第二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歐曰射右耳射當為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達心死稍遲已微惡射左股髀而達過于右䯚為下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

又爲惡凡射獸皆逐後從左箭而射之面傷謂當面射之賤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爆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云惡其害幼小此不能使獵者無之自君所不取以示教法耳大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井中不取言獵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曰辭讓也○釋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中心死疾鮮潔也

之子于征補傳曰謂有司此之征行有聞無聲聞音問允矣君子疏曰君子宣王也展也大成箋曰展誠也

會同之事師徒衆盛由鎬至洛道路悠長非紀律嚴整其擾多矣觀者以田事之終而徒御整肅如此乃深美之曰有司之是役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信矣宣王其大成也言功業極盛無遺憾也箋曰賢人復興陳成乎教之含於攄舒之上去數七里數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事在哀二十七年左傳作留舒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疏曰留意於馬祖之禱是能謹於微細求禽獸唯以給賓是恩降於下

詩美田獵耳後序舉三隅言之

吉日維戊箋曰戊剛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既伯既禱傳曰伯馬祖也○疏曰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

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有用彼禮以禱之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爾雅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孫炎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曰醜衆也

外事用剛日故吉日之日維戊也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强健而獲多也以戊日祭而禱之其禱之之辭曰田獵之車既善矣四牡甚阜而肥壯矣車牢馬壯以歷險從禽將升彼大阜從禽獸之羣衆而田獵也此告神以將田獵其實戊日未田也○舊說謂禱於馬祖二既字不分曉伯是馬祖之神言既伯是既有事于馬祖謂祭之也猶社是土神方是四方之神言以社以方則是祭社及方也既禱乃謂因祭而禱祈之也

吉日庚午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 既差我馬 差音叉○傳曰差擇也 獸之所同 賦曰同猶聚也 麀鹿麌麌 麀音憂麌音語○傳曰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 漆沮之從 沮音趨○李氏曰漆沮二水名也禹貢所謂東會漆沮卽此漆

沮是也故孔氏以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古公自土沮漆別也此漆沮正同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非河南之洛也○曹氏曰漆沮二水名本太王避狄所從岐周之地按漢志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沮一名洛水亦在岐周若漢中郡之沮水則出房陵縣之東山東至郢而入江非此沮也○漆沮又考見緜天子之所

以吉日庚午既差擇我田獵之馬至於田所獸之所同聚乃有牝鹿麌麌然衆多遂從漆沮二水之傍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言牝鹿則見蕃息之意

瞻彼中原釋地曰廣平曰原中原原中也其祁孔有傳曰祁大也儦儦俟俟儦音標○傳曰趨則儦儦行則俟俟○錢氏曰緩行若相待也或羣或友傳曰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蘇氏曰燕樂也

視彼原中其禽獸形體祁大又甚多有矣其趨者則儦儦而疾走其行者則俟俟若相待或三爲羣或二爲友從王者見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挾音浹又音協○儀禮注曰方持弦矢曰挾○解見行葦發彼小豝豝音巴解見騶虞殪此大兕殪音翳兕詞之上濁○釋詁曰

殪死也。朱氏曰兕野牛也。解見卷耳。傳曰言能中微而制大也。疏曰小者矢中必死小豝苦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雖不能自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者則著即死具其文者言中微而制大以御賓客朱氏曰御進也。今曰與燕者皆爲賓客不必專以爲諸侯也且以酌醴。傳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羣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醴者天子飲酒之禮故舉醴言之也。曹氏曰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云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

左右旣驅禽獸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牝豕小則難中乃發而中之野牛大則難死乃一發而殪之言善射也旣得禽獸則以爲俎實進於賓客不特可以小小燕飲又且以酌醴而饗舉行盛禮也。發謂發矢射之傳云百發百中則發有中否今曰發彼小豝言發則得豝矢無虛發不待言中也。醴甘酒少麴多米二宿而熟周官酒正五齊之二曰醴齊五齊味薄所以祭也三酒味厚人所飲也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則五齊亦曰酒醴味甜於餘齊與酒味殊繆生不嗜酒故元王

毋置酒常爲穆生設醴見醴與酒味異也饗爲盛禮惟王饗諸侯則設醴示不忘古禮之重也醴音禮○詩記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嚴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十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res In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十九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鴻鴈之什　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勞來還音勞賚旋○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至于矜寡矜音鰥無不得其所焉

此詩流民所作述使臣之勤勞能布宣其上之德意也美使臣所以美宣王也王者事業以民爲本可以見興復之規模矣

鴻鴈于飛傳曰大曰鴻小曰鴈。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曹氏曰喻小大皆離散肅肅其羽傳曰肅肅羽聲也。陳氏曰其羽急疾。今曰小星肅肅宵征毛以爲疾貌則此亦爲羽聲之疾也之子于征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劬勞于野劬音衢。傳曰劬勞病苦也爰及矜人矜如字。嚴曰及此可憐之人哀此鰥寡

興也言大鴻小鴈之飛轉徙無定居其羽聲肅肅然急疾如厲王之後民無小大皆奔散也鳥棲皆有常處唯鴻鴈春北而秋南故以喻民之不安其居宣王於是遣使巡行而安集之之子使臣奉命征行病苦于野不敢安寧賙䘏之澤及此可憐之人而尤哀念於鰥寡以離散之民皆可念而其中有鰥寡者尤可念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傳曰中澤澤中也。錢曰猶民見還定安集。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蹼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爲得其所之子于垣音袁。疏曰垣牆也百堵皆作堵音覩。傳曰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疏釋傳曰五版爲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錢曰春秋傳云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疏釋嚴曰五版爲堵五堵爲

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謹按五堵成一雉何休取韓詩傳以版長八尺古之雉制書傳各不
得其詳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朱氏曰究終也
鴻鴈集于澤中喻還定之後民有居止之安
也使臣所至使民築其垣牆爲安處之計百
堵同時而起且勸勉之曰汝今雖劬勞其終
有安居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音遨○釋文曰嗸嗸聲也○曹氏曰民初得其所歸
皆嗸嗸然赴訴於使者維此哲人曹氏曰民稱使者爲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傳曰宣示也○今曰猶宣淫之宣

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嗸
嗸然哀鳴赴訴於使臣使臣能撫恤賑濟之
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
若使彼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
無厭也此云者指見在之人彼云者設言其
人耳曹氏曰見宣王選任之明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音療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箴音斟○釋文曰箴諫誨之辭○號
曰若病之須箴○解頤新語曰箴猶鍼砭鍼音箴砭彼驗反○董氏曰傳云百官官箴王闕此

詩其司恒之屬所為乎恒況逺反與齋今亘今同音

美其勤也慮其勤之易怠故從而箴之

夜如何其音基○釋文曰其辭也夜未央說文曰央中央也庭燎之光傳曰庭燎大燭也○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恒云邦之大事供蕡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注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並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君子至止傳曰君子謂諸侯也鸞聲將將音鏘○曹氏曰將將聲之大

玉藻云朝辯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宣王中夜而起失於太早詩人設爲問荅之辭曰今夜已如何乎乃夜未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侯皆來朝聞其鸞聲之大將將然蓋來者多而其聲揚也然未辯色則未可以入是太早也所以箴之○舊說相承以夜如何其爲宣王問夜今不從

夜如何其夜未艾毛音礙鄭音刈○王氏曰未艾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昭元年秦后子云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云絶也則艾爲盡意庭燎晣晣晣音制○傳

曰晰晰明也。朱氏曰小明也。君子至止鸞聲噦噦音誨翽翽音同。傳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曹氏曰噦噦聲之微

自夜未半而庭燎已光諸侯先至者待之久矣既而至於夜未盡庭燎晰晰然其光漸小諸侯之繼至者其鸞聲之微噦噦然蓋來者稀而其聲殺也亦箴其早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鄉音庭燎有煇音暉。朱氏曰有煇天明而光散也。今曰易未濟卦其暉吉也程傳云煇光之散也暉輝義同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鄉晨則庭燎光散諸侯之後至者可見其旂於是辨色而始入乃朝之時也何必太早乎

○舊說皆謂自未央而未艾自未艾而鄉晨爲始勤終怠之意如是則此詩作於宣王怠政之日而追述其前時之勤耳是刺而非美矣所謂因以箴之者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謂美其武功之方盛而因戒其後之不可以黷武庭燎亦美宣王之勤政而箴其勤之大過耳過於勤則不可以常而其終之

怠固勢所必至然此詩則未及言怠政之事朝辯色而入末章夜鄉晨正視朝之時不爲怠也此詩乃宣王銳意求治之初其後晏起至煩賢后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此時也

詩記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 沔音免 規宣王也 箴曰規者正圓之器也規主仁恩也以恩規正君曰規春秋傳云近臣盡規○疏曰圓者周匝之物以比人行周備有不圓匝者規之使成圓正物之器不獨規獨言規者以恩親正若曰規規之使圓則外無廉隅故五行規主東方是主仁恩也

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

沔彼流水 傳曰沔水流滿也 朝宗于海 朝音潮○箴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疏曰大宗伯注云朝覲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尊王禹貢亦云江漢朝宗于海 鴥彼飛隼 鴥音聿隼音筍○晨風傳曰鴥疾飛貌○隼解見采芑 載飛載止 箴曰載之言則也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 箴曰莫無也 誰無父母

興也杜詩云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與此詩意同彼沔然而滿之流水必入于海有朝

宗之義喻諸侯雖彊大必朝宗于天子此理之常也其叛服不常如鴥然疾飛之隼或飛或止者必有其故矣含蓄而未言也兄弟指所親邦人指衆人諸友指所厚言兄弟邦人諸友則親疎厚薄識與不識皆在其中矣嗟我親疎厚薄之人無肯思亂者皆願乎治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憂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商○傳曰湯湯放縱無所入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迹○釋文迹亦作蹟蹟足跡也○傳曰不蹟不循道也○今曰不由故迹謂越常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弭音敉○傳曰弭止也

水滿而湯湯然猶書湯湯洪水方割喻諸侯彊大而放恣也隼載飛載揚猶諸侯飛揚而不朝事者故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我坐不能安則起則行此心之憂不可止而忘之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傳曰率循也民之訛言傳曰訛為也寧莫之懲傳曰懲止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言率彼中陵喻諸侯循道而來朝者飛止者已無固志飛揚者未有回心率彼者蓋僅有之所當綏懷以勸來者今民之訛言復欲中以飛語而使之不自安豈可不懲止之乎聞來朝之諸侯相與語曰吾輩事王室非不敬矣而讒言方興將如之何是其心亦懷疑懼將不來矣宣王不可不察也諸侯之叛在讒言耳首章之含蓄次章之憂危至末章結句始發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歟

此詩說者多異毛鄭在衆說之先皆謂與求賢必有師承當從之

鶴鳴于九皋 傳曰皋澤也。牋曰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聲聞于野 聞音問。今曰他人聞知其聲之聞從平聲凡聲聞於人之聞從去聲。傳曰言身隱而名著也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渚江有渚傳曰渚小洲也。

䟽曰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樂彼之園樂音洛爰有樹檀䟽曰檀善樹也○解見將仲子其下維蘀音托○蘀落葉也解見蘀兮○䟽曰猶尚賢而下小人它山之石它音拖可以為錯七落反○傳曰錯石也可以琢玉○今曰楊子不礱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

興也鶴鳴于九臯深遠之地其聲聞于外方之野喻賢者身隱名顯也魚或在於深淵或見於淺渚喻賢者去就不常也身隱名顯則難進去就不常則易退皆視人主意嚮何如耳故用捨不可以不審猶彼園之可樂者以上有善木之檀其下則有落葉喻朝廷之上當上賢而下不肖也既得賢者則可以磨礱君德如它山之石可以為琢玉之錯石也程子曰玉之温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而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橫逆既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禮義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李氏曰漢王符云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力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音谷釋文曰穀從木非從禾也○曰

穀楮也今楮皮也○傳曰穀惡木也○疏曰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並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傳曰攻錯也○今日謂錯治之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父音甫 刺宣王也 疏曰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

祈父 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釋文曰封圻當作畿字古作祈圻畿同字得通故此作祈尚書作圻○李氏曰左傳襄十六年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圻字昭十二年子革曰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預注云祈父周司馬祈字作詩之祈招音韶○疏曰常武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後他人代之

予王之爪牙 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自喻也

胡轉予于恤 箋曰轉移也○傳曰恤憂也

靡所止居

宣王以宿衛之士從軍宿衛之士不敢斥宣王以司馬掌征伐呼其官而責之曰祈父我

乃王之爪牙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謂使之從軍在外無定居也軍心之怨如此其敗宜矣○此詩作於未敗之前故但言靡所止居有母尸饔也變雅諷刺其上庶其覺悟使宣王聞而改圖未必有千畝之敗也（嚴曰司馬之屬有司右主勇力之士大軍之士出於六鄉法不取於爪牙之士○疏曰司右止言勇力屬焉不言使之守衛夏官虎賁氏其屬者虎士八百人其職云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虎賁之徒既爲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爲宿衛）

矣

祈父予王之爪士（李氏曰爪牙之士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厎音止○傳曰厎至也）

靡所厎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祈父亶不聰（傳曰亶誠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亶音但○傳曰尸陳也熟食曰饔○長樂劉氏曰尸主也）

言有母見無父矣猶穎考叔所謂小人有母也祈父誠不聰何爲移我於憂恤我有母在當主爲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詩記曰讀

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幾勾踐伐吳大徇於軍曰予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之子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以重之矣予勾踐歸沒而父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矣勾踐尚能辨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於幽厲并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當時賢能布列白駒一賢之去若未關大體詩人已爲宣王惜之蓋見幾也

皎皎白駒皎音皦○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食我場苗場圃場見七月○疏曰此宣云圃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言食苗養則夏時矣縶之維之縶音執○傳曰縶絆也維縶也絆音半○疏曰僖二十八年左傳云韅靷鞅靽杜預注云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絆則縶之謂絆其足釋文曰縶足曰絆維之謂縶靷也韅靷鞅絆音憲引養半以永今朝山有樞傳曰永引也○今曰引猶款也所謂伊人朱氏兼葭解曰伊人猶言彼人也於焉逍遙焉如字○嵗曰逍遙遊息也

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同朝之大夫惜其去而思之言此皎皎然之白駒若來至我居我則指圃中之菜苗以食之而無所愛不止於青芻也又縶絆其馬之足維繫其馬留之靷惟恐其去而不留猶投轄於井之意也以延引今朝謂賢者縱不能久留且得款曲今日亦足矣此皆欲見之而不可得之辭故想像其人而言曰所謂彼人者願其來此逍遙也蓋賢者去之國人思望

之意也○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即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茹之類○舊說以伊人逍遙爲賢者實來訪於巳非也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覿面之稱也唐有杕之杜刺不能求賢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丘中有麻言賢人放逐

曰彼留于嗟將其來施施皆望其來而不可
得之辭與此詩之意一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霍○曰藿豆葉也用以[illegible]解見小宛縶之
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願其來此爲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音秘○程子曰賁然光彩○貌曰思助語爾
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遁音鈍字亦作
遯○今曰易遯卦遯奉身退隱之謂也
言願此賢者來訪於己賁然若有榮耀焉亦
望之之辭也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
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
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
樂願加保重耳故曰謹爾優游勉爾遁思於
此深寓愛賢之意而又以見賢者無入不自
得不以得喪嬰其心也○舊說爾公爾侯爲
責公侯與下文爾字不歸一今以四爾字皆
指賢者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今曰空谷言寂寥無人之所也生芻一束

芻音初○釋文曰芻刈草也俗作蒭 今曰生芻新刈之草所謂青芻也 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毋音無）而有遐心

言賢者遠遯在於無人之空谷所謂寬閑之野寂寞之濵也處困窮而享淡薄其飼馬以新刈生草一束而已無穀以秣之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彼去而已留望其音問不相絶曰無自貴重其音聲如金玉然不以遺我而有遠棄我之心也上三章猶望賢者來訪於已末章言賢者晦迹巖谷不可復望其來見

上望其寄聲耳極稱其美而爲拳拳思慕之辭所以見其人之賢而刺時之不能用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爲愛客之厚此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季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賫逢一豆（賫音）

閑又音莧牛馬食餘草節也 皆因馬以見人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毛鄭以爲室家相棄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不若朱氏以爲民不安其居適異國而不見收恤諸家以無啄我粟爲此邦之言不我肯穀復我邦族爲去者之言文意斷續朱氏以爲皆去者之言朱義爲長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疏曰穀木也解見鶴鳴無啄我粟啄音卓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傳曰穀善也○今曰書旣富方穀言旋言歸言曰辭也復我邦族

興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無可告語者唯黃

鳥可愛平時飛鳴往來於此故於其將去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我之穀木無啄我之粟矣蓋此邦之人不肯以善道待我我亦不久於此將旋歸復反我邦之宗族矣與黃鳥告別之辭也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惟花燕亦此詩告別惟黃鳥之意也○舊說以黃鳥集穀啄粟喻侵迫黃鳥鶯也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爲侵害於人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

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不可與明言以橫逆加巳不可與之求明白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栩音許。曰栩柞也櫟也解見唐鴇羽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處音杵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毛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婚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朱氏曰使民如此異於還定安集之時也周之盛時以睦婣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衰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芾音沸樗音樞。蔽芾解見甘棠。傳曰樗惡木也。疏曰七月云采荼薪樗樗唯取薪薪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材之木也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卷音權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許六反。傳曰畜養也。今曰邶谷風不我能慉字異音義同復我邦家

我從本國而來經行於野見有惡木之樗野中自生非藉人力種植而其枝葉蔽芾然茂盛我猶得休息於其下我以爾是昏姻親戚之故素有恩義交結非野樗之比也今來就爾居爾乃不我畜是無恩之甚惡木之不如也爾既不我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訣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畜○傳曰蓫惡菜也○箋曰牛蘈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蘈徒雷反○陸璣曰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葉長赤瀸爲茹滑美也蓫蓄同○王氏曰蓫亦菜也可以治疾○曹氏曰蓫蓄皆野生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

蓫惡菜野生不待栽培猶可治疾我與爾爲昏姻有交結之素乃野菜之不如也我歸則復其舊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傳曰葍惡菜也○箋曰葍䔰也䔰音富○陸璣曰河內謂之蓤幽州謂之葍燕一名蕢其根正白宜着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禦饑或云其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蓤音豖蕢音續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蘇氏曰特匹也○今曰新特謂新親也成不以富

蘇氏曰依論語成當作誠亦祇以異。祇音支。傳曰祇適也。今曰朱氏論語解云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爲異也

葍亦惡菜野生猶可禦饑新舊親姻一也今乃棄我之舊姻而求爾之新親責其薄也爾之不我收恤但鄙吝耳此何能以致富適足爲異耳親義相賙人道之常爾獨不然是可怪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箋曰考成也。疏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其禮雜人拭羊擧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雜記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詩記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斯干疏曰斯此也漸卦注云干謂大水之傍。今曰秩秩整齊貌幽幽南山傳曰幽幽深遠也。○長樂劉氏曰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考見秦風終南如竹苞矣苞叢生也解見生民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矣好去聲。○牋曰式用也無相猶矣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
鎬京臨大水對終南故宣王作室之地在秩
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
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
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於是
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
無有相圖者矣。○西京賦言長安於前則終
南太一猶此詩言幽幽南山於後則據渭踞
涇猶此詩言秩秩斯干西京賦祖述斯干也

鎬在上林苑中此所言干謂大水之傍必鎬
水也舊說宣王作室於山澗之間釋文云澗
山夾水也亦溝澗然則澗是水之小者稱美
天子之宮室必舉山水之大者言之無由舉
小澗爲發端之辭
似續妣祖妣音匕。○傳曰似嗣也。○牋曰妣先妣姜嫄也。○曹氏曰祖當后稷歟
築室百堵解見鴻鴈西南其戶傳曰西鄉戶南鄉戶也。○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孫毓云猶南東其畝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牋曰爰於也

美作室而言嗣續妣祖者蓋厲王之亂百度廢墜宮室亦壞宣王既以中興王業乃築宮室以復舊觀足以見中興之盛故曰嗣續妣祖若竟土木復雖作宮室不足言嗣續矣百堵言廣且多也或西鄉其戶或南鄉其戶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傳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蘇氏曰上下相承也椓之橐橐椓音卓橐音托。疏曰椓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風雨攸除音筯。朱氏曰除亦去也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音吁。傳曰芋大也

此章言牆垣之固也築牆之時以繩約束其板閣閣然上下相乘即所謂縮板以載也以杵築椓之其聲橐橐然夆寢既成上下四旁牢密則風雨不能凌暴鳥鼠不能穿穴皆除去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曹氏曰君子雍容於其閒心廣體胖是以大也所謂居移氣也

如跂斯翼跂音起韻又音棄。釋文曰跂腳跟不著地跟音根。傳曰如人之跂竦翼耳。疏曰竦此臂翼然。今曰如論語翼如也之翼人舉踵則竦臂翼然如鳥舒翼也如矢斯棘歐陽氏曰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如鳥斯

革歐陽氏曰革變也如翬斯飛翬音輝。箋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呂氏曰覆以尾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君子攸躋傳曰躋升也

此章言其堂也其上下嚴正如人跂足直立則脊脅翼如也其四隅如矢行棘急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雉翬之飛也君子升之以視朝焉言其堂故曰升

殖殖其庭殖音植。傳曰殖殖平正也疏曰庭宮寢之前庭也有覺其楹傳曰覺高大也。箋曰直也。疏曰楹柱也噲噲其正噲音快正音政。箋曰噲噲猶快快也。疏曰寬明快快然。呂氏曰正謂正寢噦噦其冥噦音諱。

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冥謂室之奧窔也窔音要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其宮寢之前庭殖殖然平正也其楹柱覺然高大也其正寢噲噲然明快也其室之冥奧噦噦然深廣也君子居之而安寧謂燕息優游也言其室故曰寧李氏曰東坡之詩云書窗悤明快夜堂深

下莞上簟莞音官。箋曰莞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釋文曰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釋草曰莞苻蘺其上萵。疏曰郭璞云莞蒲一草之名蒲蘺莞細司几筵有莞筵蒲筵筵者在下美者在上也莞細而用小蒲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上宜

用堅物故知竹葦也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
初則平常皆莞簟也其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
宜莞簟同乃安斯寢乃寢乃興嚴曰興夙興也乃占我夢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音碑○疏曰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黃白色○郭璞曰似
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憨音蚶○陸璣曰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
麤理不如熊白美也維虺維蛇虺音毀○曰虺蝮虫蝮音福○釋魚曰蝮虺博三寸
首大如擘擘博厄反○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廣三寸頭如拇指有
牙最毒○山陰陸氏曰虺狀似蛇而小為虺弗權為蛇李何舊說蝮蛇終時毒在頭尾螫手則
斷手螫足則斷足蛇之尤毒烈者也一曰蝮與虺異螫音釋
考室之時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如今落成

致語上梁文之類居室之慶莫過於子孫之
繁衍此人情之至願故頌禱之辭曰願入此
室處之後發於夢兆而聞子孫之祥蓋設爲
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人占之王氏曰當時在位之大人○曹氏曰大人則非占夢之官蓋當時之所尊信也若晉平公夢黃熊入寢門而問諸子產晉文公夢與楚子搏而問諸子犯維熊維
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博物通達則占事知
來熊羆猛獸爲男之祥虺蛇陰類爲女之祥

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然皆設爲禱辭耳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幾曰尊之也載衣之裳衣去聲○傳曰裳下之飾也載弄之璋音章○傳曰半圭曰璋臣之職也其泣喤喤音橫○疏曰喤喤聲大也○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爲吉祥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食音嗣○今日東坡賀人生子詩云試教啼看定何如今人以見初生啼聲長而大爲福壽朱芾斯皇芾音弗○赤芾詳解見曹候人朱芾詳解見采芑○幾曰皇猶煌煌也室家君王

古者男女初生卽表異之男則寢之牀尊之也衣之下飾之裳臣道也弄之璋玉以他日行禮之事也皆表異其爲男子也其泣聲喤喤然大福壽之證皆將服朱芾煌煌然而鮮明有室有家爲諸侯爲天子矣○今考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云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然則圭之首銳璋則圭體之半也一圭中分則爲二璋也瓚有圭瓚

璋瓚勺也以圭璋爲瓚之柄以祼於宗廟也有璋瓚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爲瑞璋瓚以祼宗廟毛以棫樸奉璋爲璋玉顧命太保秉璋以酢是人臣行禮奉璋玉之事也鄭以棫樸奉璋爲璋瓚郊特牲灌以圭璋是璋瓚亦名璋也此生男弄璋必不用祭器之璋瓚當止是璋玉也孔氏引奉璋以證臣職而毛鄭於彼注其說不同故辯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嚴曰卑之也載衣之裼音替○傳曰裼褓也○箋曰褓兒被也○蘇氏曰卽用其所衣而無加也載弄之瓦傳曰瓦紡塼也

無非無儀嚴曰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傳曰罹憂也

寢之地以卑之衣之裼褓以賤之弄之紡塼以習其所有事皆表異其爲女子也婦人之事無非可議無善可稱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罹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嚴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陳氏曰

牧者牧養蓄牲之牢蓄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詩人於其牧成而考之作爲禱頌之辭

○隨曰周官有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爾雅則其主以祭祀爲重馬則祭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爲美也

賤疏所引牧人謂牧人之官也詩所言牧人

何簑笠薪蒸者謂牧養牛羊者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閎之乎○傳曰黃牛黑脣曰犉爾羊來思今日來謂來入於牢如言牛羊下來也○

李氏曰思辭也其角濈濈聚之入○傳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和也羊以

善觸爲患故言其和爲聚而不相觸也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傳曰動其耳濕濕然呞音蠢○郭璞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山陰陸氏曰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善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

宣王初承厲王之後六畜衰耗人皆言其無

牛羊矣及宣王修復牧事牛羊蕃息於是作

牧養之牢而落成之言何人謂爾宣王無羊

乎每三百爲一羣不知幾羣也何人謂爾宣

王無牛乎有九十皆犉者其他色不可盡數

也矜誇其新有故拒前言無者以解其嘲也

爾羊自外而來歸於牢則聚其角濈濈然不相觸也爾牛自外而來歸於牢則呞而動其耳濕濕然牛耳潤澤則無病也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濈濈牛不歸而息亦不見其呞言來皆所以見牢之成也故首章及之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傳曰訛動也而牧來思何蓑何笠何河之上濁○傳曰何揭也揭音竭其謁反或負其餱音侯○餱乾食也解見公劉三十維物蘇氏曰物類也○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疏曰每色之物皆有三十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爾牲則具疏曰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汝之祭索則有之

此章亦述牛羊來歸之意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息或訛動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牧人來歸何蓑笠以禦暑雨或齎其乾食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息其牲有餘備每色之物皆有三十則祭祀隨索而有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麤曰薪細曰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傳曰言堅強也不騫不崩傳曰騫虧也崩羣疾也○王氏曰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故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

麾之以肱傳曰肱臂也 畢來既升

牧人晝日閒暇則於牧地采薪蒸暮則以來之歸又辨其畜之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歸其堅強矜矜兢兢然也不騫虧不羣疾又不待箠楚驅之但麾之以臂皆來升入於牢言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旐解見出車旟解見鄘干旄 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傳曰溱溱衆也

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而民庶也故就牧事上設爲牧人之夢非牧人實有是夢也魚麗爲萬物盛多之象故爲豐年旟旐所以聚衆故爲人民蕃庶皆設辭以頌禱耳殘疏謂牧人得此夢而獻於王非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詩緝卷之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二十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節南山之什　小雅

釋文曰從此至何草不黃凡四十四篇前儒申毛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

節南山

節如字又音截○詩記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家父刺幽王也

父音甫○嚴曰家父字周大夫也○疏曰春秋之例天子大夫稱字桓七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幽王宮涅宣王子○項氏曰幽王時爲亂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幽王者[illegible]高之中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

貪殘擅政爲大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知人才雖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漢之名臣也

節南山刺師尹所爲不平專援引小人也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大雅所美諸臣皆初年輔佐中興者幽王時未必存蓋皆其子孫也

節彼南山傳曰節高峻貌○曰維南山也考見秦風終南維石巖巖傳曰巖巖積石貌赫赫師尹傳曰赫赫顯盛貌尹氏爲大師○大音泰○李氏曰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民具爾瞻傳曰具俱也瞻視也憂心如惔音談又音炎○傳曰炎燔也○王氏曰肉熱之謂也不敢戲談國既卒斬卒子律反○朱氏曰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何用不監平聲○蔑曰監察也

首章言師尹失民望也興也鎬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言節然高峻之終南山其積石巖巖然爲國之望猶赫赫然顯盛者是大師尹氏民俱瞻仰之也職位之重如此宜有以副天下之望今民見其所爲皆憂心內熱如火之惔燔至不敢戲言懼其以疑似而加誹謗之罪也是時周雖未亡而終歸於亡矣

王何不察也○常武王謂尹氏箋云尹氏天
子世大夫也宣王時尹氏爲内史幽王時爲
大師者非子則孫耳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伊○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傳曰猗長也○疏曰綠竹猗猗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爲長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
方薦瘥薦音荐瘥音鹾才何反讀作切瘥之音者井○傳曰薦重也瘥病也○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喪亂弘多傳曰弘大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
次章言師尹之病在於不平也山之高峻其
氣平均如一則草木之生於其上者無不猗
然而長今汝師尹其勢非不赫赫然顯盛其
如不平何謂其職位如山之高峻而不能如
山之生物均平也由汝所爲不平故天方降
此荐至之病死喪禍亂甚大而且多是天怒
也方者言方來未巳也民無善言惟聞怨讟
是人怨也此可憯痛而不懲創嗟閔無攺悔
之意也○禮言家宰均邦國書言家宰均四
海大臣之事唯在均平公溥也此詩原幽王

之辭由於師尹究師尹之惡在於不平而已
下言秉國之均昊天不傭式夷式已君子如
夷既夷既懌昊天不平皆此意也

尹氏大師大音泰維周之氐音抵。傳曰氐本也。解頤新語曰爾雅云氐星名天根也說者謂亢下繫於氐氐如木之有根字不必作柢秉國之均傳曰均平也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皮。傳曰毗輔也俾民不迷

不弔昊天弔如字。朱氏曰弔愍也。李氏曰此所謂不弔昊天正如書所謂不弔左氏傳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遂引此詩弗弔昊天之言爲證襄十三年吳侵楚喪君子以吳爲不弔亦引此章不弔昊天杜氏注云不爲昊天所恤則不弔爲不恤明甚不宜空我師空音控。朱氏曰不宜久在曠我大師之官

三章言大師重任惟在均平尹氏不平不稱其任也尹氏爲大師國之安危所基是周之根本也爾秉持國之均平不宜有所偏私能均平則外以維持四方内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惑矣今師尹所爲不平民無所赴愬唯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大師之官也非其人而處其位與無人同故

謂之空東萊書說云非無其人之爲曠而非
其人之爲曠也
弗躬弗親釋文曰弗不也庶民弗信弗問弗仕今曰仕謂官使
之也下文有膴仕一章二仕字當歸一勿罔君子釋文曰勿莫也式夷式
已式微幾曰式發聲也◦傳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今曰論語三已之孟子士師
不能治事則已之無小人殆傳曰殆危也◦今曰論語使人殆瑣瑣姻
亞傳曰瑣瑣小貌◦釋親曰婿之婦爲姻婦之父爲婚兩婿相謂爲亞◦劉熙釋名曰一人
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則無膴仕膴音武◦傳曰膴厚也
四章言師尹之不平在於遠君子而任小人

也師尹於政事不躬爲之不親臨之而信任
非人庶民不信之也此由所見之偏謂君子
徒有虛名而無實用也然君子豈眞不可用
哉特不用之耳既不詢問之不官使之勿誣
罔君子以爲不可用也小人豈眞可用哉聽
之則其言若可喜而用之則必敗廼事當平
其心勿偏信之察知其姦則廢退之無信用
小人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然幺麽之姻
亞無以親暱而厚任用置之大位也大臣官

使人材當昭布公道乃於君子則弗仕唯姻亞則膴仕所謂不平也都人士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氏以爲尹氏周室昏姻之舊姓然則此尹氏憑藉昏連王室以處大位如後世外戚擅權者瑣瑣姻亞則其所引親黨也。舊說以君子指王非也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笑之以爲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謏佞可以悅意世士每甘心焉不知小人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瞭然權姦欲擯斥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唯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載一揆也

昊天不傭音衡。傳曰傭均也。今考字一音容傭賃也此讀作容音非降此鞠訩音菊凶。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今曰釋文云訩訟也衆語也衆語訩訩亂之象也項籍傳天下匈匈師古云讙擾之意匈匈即訩也昊天不惠今曰惠愛也惟天惠民今不惠也降此大戾音麗。曰戾乖也君子如屆音戒。今曰君

子卽上文君子也○箴曰屆至也 俾民心闋苦穴反○傳曰闋息也 君子如夷箴曰夷平也 惡怒是違蘇氏曰違遠也

五章言唯用君子可以已亂也民罹師尹之害而歸之於天曰昊天不傭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惠愛而降此大乖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所以救此禍者唯在用君子而已幽王信用小人故君子去之君子若至則民心自息矣君子若平夷其心則民心之惡怒皆遠矣所患君子不至耳至則所爲必平夷刺師尹不平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傳曰病酒曰酲○今曰偝參華言中心如醉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六章憂亂也呼天而告曰不見愍弔乎昊天也亂未有所定日月愈生亂益甚也使民不得安寧我憂心如病酒而不醒矣國之有成乃法度紀綱一成而不可變人主所操執天下所遵守者今誰秉持之乎師尹實秉持之

而乃不自爲政信任姻亞羣小用事終勞苦
我百姓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傳曰項大也）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蹙音足騁音逞○蹙曰蹙蹙縮小之貌）
七章思避亂也家父知禍亂之將作思欲駕
此四牡而去之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我
視四方蹙蹙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留
而不去蓋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
狹如唐人詩云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也

彼特爲一身言之此則爲天下國家言之也
方茂爾惡（朱氏曰茂盛也）相爾矛矣（相去聲○戚曰相視也）既夷
既懌（懌音亦）如相醻矣（醻音讎領亦作酬）
八章言小人情狀也小人方茂其惡謂盛怒
之時則相視其矛戟如欲持之以相殺傷此
由不能平其心也若能夷平悅懌則同僚相
與歡然如賓主之相醻酢何至相疾如仇讎
哉○此詩式夷式已君子如夷皆言君子則
既夷既懌亦規之以善也舊說夷懌爲小人

喜怒不常令不從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九章十章推原亂本在於王心也師尹不平而歸之於天言天實爲此不平者謂天生小人也卽上章所謂昊天不傭也天下不寧而歸之於王言王實爲此不寧者謂王任小人也卽上章所謂俾民不寧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之蔽惑令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從諫改過也。不懲其心卽下章式訛爾心承我王言之指王心也傳說不懲其心指尹氏式訛爾心乃指王今以爲皆指王

家父作誦今曰誦歌誦也僖二十八年左傳云聽輿人之誦注聽其歌誦以究王訩箋曰究窮也式訛爾心箋曰訛化也以畜萬邦畜許六反

○箋曰畜養也

家父自顯其字云巳作此歌誦以窮究王致訩亂之由乃是王心之未回王庶幾改化其心以養萬邦謂心一悔悟則本原既正而萬

物皆理矣師尹安得容其姦乎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聞作詩復表其詩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李氏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知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詩記曰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項氏曰正月將亂之時君子憂之而無正既亂之後君子去之

正月憂亂之作也

正月繁霜傳曰正月夏之四月○解頤新語曰或疑四月不應有霜考之漢武帝元光四年四月隕霜殺草晉武帝咸寧九年四月隕霜傷麥我心憂傷民之訛言幾曰訛僞也○詩記曰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亦孔之將傳曰將大也念我獨兮憂心京京王氏曰京京大也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癙音鼠痒音羊○呂氏曰癙憂幽也與下鼠思泣血文辭小異義亦同也○長樂劉氏曰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傳曰痒病也

正月建巳純乾用事正陽之月也當長養之時乃有繁多之霜肅殺之氣災變甚異我心覩此已憂傷矣民又出訛僞之言所言甚大

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而君臣上下安其危而利其菑曾不覺悟念我孤特一人爲王憂之京京然其憂甚大謂憂國將亡而非一已之私憂也哀哉我小心畏謹幽憂而至於痒病也已獨憂之而衆皆不察故謂之幽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 瘉音庾。傳曰瘉病也 不自我先 蘇氏曰自從也 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莠音酉。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今曰與巧言出自口矣同意 憂心愈愈 蘇氏曰愈愈益甚之意 是以有侮

人窮則呼父母言父母生我何爲使我瘉病乎不出我之前不居我之後適當其時是我生之不幸也好言謂說好莠言謂說惡訛言之人說惡惟其口之所出本非由中之言無眞實也我見其變亂是非將有禍敗憂心愈愈然益甚而小人反見侮謂我爲張皇過慮也

憂心惸惸 惸音瓊。王氏曰惸惸獨也 念我無祿 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

不幸也。今曰左傳無祿蘇公即世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并音併。朱氏日并俱也箕子云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今曰文無祿卽止之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然獨憂念我之無福也遭國將亡民之無罪辜者皆將見虜以為臣僕矣哀我今之人將復於何所而獲福乎瞻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喻民將歸於誰君乎郭林宗曰不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瞻彼中林傳曰中林林中也侯薪侯蒸戚曰侯維也。薪蒸解見無羊。

○蘇氏曰其殘之也甚矣大家世族散為皁隸亦獨是也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蒙。釋訓曰夢夢亂也。錢氏曰無聞知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鄭如字毛音升有皇上帝朱氏曰皇天也伊誰云憎

興也林以竹木叢聚得名宜有喬木今斧斤伐之所存唯薪蒸喻虐政所殘其民凋弊也方民之危殆無所赴訴視天若夢夢然罔聞知此特天之未定耳少焉天定則福善禍淫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惟皇上帝所憎者誰歟天之所以為大非有所憎其為天所勝者

皆人自取禍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訊音信。傳曰訊問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則高矣而或謂山爲卑然有爲山脊之岡者有爲大阜之陵者而謂之卑可乎喻小人訛言變亂是非以賢爲否如此而王曾不懲止之乃召彼宿舊元老但問之占夢之事其所問不急也李義山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也君臣迷甚皆自謂聖如烏烏之雌雄無以相別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詩記曰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曰有由然爲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傳曰局曲也。疏曰曲身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傳曰蹐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維號斯言（號音豪。）

釋文曰號大呼也有倫有脊傳曰倫道脊理也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音毀亦○虺蝮也解見斯干○今考文蜥蜴上音析下音亦陸於此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蜥是以蜴為蜥也誤矣○釋魚曰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也蠑音榮螈音元蝘音演蜓音殄○釋曰說文云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東方朔云非守宮則蜥蜴此諸文是在草澤中者名蠑螈蜥蜴在壁者名蝘蜓守宮也博物志云以器養之食以真朱擣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耦則落故號守宮

人謂天為高而我不敢不跼身傴僂而行懼壓也人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行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我大呼而出此言人孰不疑其言之過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蓋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故言可哀今之人何故為虺蜴之行務欲傷害人乎詩記曰家語云孔子讀詩至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田阪音反○箋曰阪田崎嶇墝埆之處有菀其特菀音鬱○小弁疏曰菀茂也○天之杌我杌音兀○傳如不我釋文曰特獨也杌曰杌動也

克箋曰克勝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釋文曰仇

讎也亦不我力朱氏曰力猶用力也

視彼險阪瘦薄之田而有鬱然特盛之苗天

又爲風雨以杌動之惟恐其不勝猶昏亂之

朝君子孤立而小人多方以攻之也小人初

用事則以賢者有譽望而援引之以美觀聽

所謂求我以爲[illegible]往往好名耳非眞有任賢之

心也其始求我唯恐不得旣而議論不合則

空執留之視爲仇讎不用力於我矣知賢當

力薦之旣用當力主之庶賢者得展所蘊今

不我力則貌敬而情踈賢者之迹不安矣安

能當羣小之攻乎重言仇仇者言不一仇之

無往而不忤其意枘鑿不相入薰蕕不同器

也鄭氏云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是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疏曰結王氏曰纏結也今玆之正正邪正之

胡然厲矣李氏曰厲危也燎之方揚燎音療○箋曰火田爲燎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傳曰宗周鎬京也褒姒烕之褒保之平姒音似烕音血○傳曰褒國也姒姓也烕滅也

我心之憂如有纏結之者其憂不可解也所憂者以今之正道何其危也邪道勝則正者危君子不安也火之燎于原其勢方盛寧有能滅之者今赫赫然昌盛之宗周褒姒乃以一婦人而滅之是可傷也時未滅而知其必滅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王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窘羣之上濁○傳曰窘困也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載輸爾載歲曰輸墮也墮音麾將伯助予將音鏘○傳曰將請也伯長也

周之將亡如火之將滅矣我永思其終又如行道之遇陰雨其車既重載乃棄其車輔如此則必陷於泥濘嚬敗其車中之所載然後請長者助我已不及事矣輸平時棄賢不用國危而後求賢則已晚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員音云輻音福○傳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

輻也。釋文曰輪轑也轑音老。曰冬官輪人云輻也者以爲直指也。今屢顧爾僕賤曰屢數也僕將車者也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踰王勿棄其車輔以益其輻又頻顧視將車之僕戒敕之庶幾不墮敗爾之所載奈何終踰絕險之地曾不以爲意而覆敗必矣

魚在于沼傳曰沼池也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炤音灼。箋曰炤炤易見也憂心慘慘驂之上。傳曰慘慘猶戚戚也念國之爲虐

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于池沼非其所樂矣喻君子立於衰亂之朝亦非所樂也魚之深潛雖云藏伏然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網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然君子不專爲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唯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詩記曰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旣而曰不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比音備○傳曰洽合也○疏曰比親比也昏姻孔云昏姻解見節南山○王氏曰云稱說其善也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傳曰慇慇然痛也

彼小人也小人有旨酒嘉殽以和洽親比其鄰里親戚昏姻其言云云甚稱譽之而我孤獨自傷憂心慇慇然痛者哀小人之樂其憂也李氏曰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子母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之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佌佌彼有屋佌音此○傳曰佌佌小也○錢氏曰佌佌屋之小也蔌蔌方有穀蔌音速○傳曰蔌蔌陋也○錢氏曰蔌蔌穀之小也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天平聲椓音卓○朱氏曰椓害也哿矣富人○哿歌之上聲○傳曰哿可也哀此惸獨

厲王之亂民之室廬蓄積蕩然矣宣王勞來還定於是彼有佌佌然之小屋方有蔌蔌然之少穀正望繼其後者愛養培植之今乃不幸又逢幽王之亂是天爲天孽以椓害之也富人猶可惸獨可哀矣李氏曰哀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此言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䟽曰毛以為刺幽王鄭以為刺厲王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弟改為幽王。李氏曰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當為刺厲王之詩篇以此篇之中卒豔妻煽方處又幽王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維司徒故以此為厲王之詩蘇氏以為不然鄭桓公在幽王時與番維司徒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當從此說䟽鄭氏以詩所言褒姒豔者維司徒為厲王之詩其下雨無正小旻小宛亦以為厲王其意以謂四序皆言大夫疑是一人之作其說未之敢信也

十月之交刺用七子以致災變也

十月之交 曰十月建亥之月也。蘇氏曰十月為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傳曰交日月之交會。䟽曰謂朔日也 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 䟽曰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日有食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則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歐陽氏曰日君道也月臣道也望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朔而至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

爲之蝕十月之交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傳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明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四者皆德之所由生也先儒又謂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蝕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蓋臣子背君父妻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李氏曰唐書志云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亦孔之醜

傳曰醜惡也

彼月而微

箋曰微不明也

此日而微

朱氏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首章言日食之變也十月建亥日月交會當月之朔其日辛卯日爲之食以純陰之月而日復爲月所掩見陰壯之盛此其爲變亦甚醜惡矣蓋彼月食而不明未爲醜此日食而不明則爲醜也傷敗將至災異先出故此下民將罹其禍而可哀也○鄭氏以十月爲周正乃夏之八月詩皆夏正獨以此爲周正可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夏正之明證也況此十月日食在幽王之六年鄭氏失考耳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嚴曰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朱氏曰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氏曰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

次章言天災人禍相會也日月告以凶證而不由其道謂月揜日也四方無政事而不用其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災為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郭林宗所謂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於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為變然以陽侵陰猶為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爗爗震電爗音葉○傳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不寧不令去聲○朱氏曰令善也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災異之甚百川沸騰傳曰沸出也騰乘也山冢崒崩崒徂恤反濁音也讀作逡之入次清音非○傳曰山頂曰冢○嚴曰崒者崔嵬○釋曰山巔之末其峰巉巖○今曰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卒與崒同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憯驂之上○錢氏曰憯痛也

三章言日食之後災異荐至也雷電爗爗然

者常也而十月見之則不安不善是天道乖矣百川之水皆沸溢而相乘山頂崒然崔嵬者又皆崩落高岸陷爲深谷深谷出爲高陵又皆於十月見之是地道亂矣變異荐臻哀哉今幽王君臣何爲處可痛而莫懲創也

皇父卿士父音甫○箋曰皇父字也○今曰皇父家伯仲允三人皆不著其姓也蓋其妻黨隱三年左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注云卿士王卿之執政者番維司徒箋曰番氏也家伯維宰箋曰家伯字也宰家宰也仲允膳夫箋曰仲允字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棸子內史棸音鄒○箋曰棸氏也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蹶維趣馬蹶音厥趣騶之上○箋曰蹶氏也○今曰夏官趣馬下士注云趣養馬者也楀維師氏楀音矩○箋曰楀氏也師氏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豔妻煽方處豔音焰煽音扇處音杵○傳曰豔妻褒姒也美色曰豔煽熾也

四章言致災由任羣小也故歷數其人有字皇父者爲卿士而執政番氏爲司徒字家伯者爲冢宰字仲允者爲膳夫棸氏子爲內史蹶氏爲趣馬楀氏爲師氏此七子者以豔妻褒姒其勢熾盛之時依附以進身方處勢位

未有轉動則災異無消去之理矣羣小根據
必有内寵主之所以難去也
抑此皇父朱氏曰抑發語辭豈曰不時陳氏曰不問其非時胡為
我作朱氏曰作動也不即我謀朱氏曰即就也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音烏來○朱氏曰卒盡也○傳曰下則汙高則萊○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云
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皇父以親寵封於畿内既封卽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
不以時先毁牆屋而後令遷之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告之曰予不戕今日背傍
從斤者音鏘方銎斧也此背傍從戈者音牆殺也殘也銎音芎禮則然矣
五章六章專言皇父昔惡也用民之力當於
農隙抑此皇父所為豈肯言其非時乎何為
動我以遷徙而不先就我謀乃徑徹毁我之
牆屋使我田不獲治下者盡為汙池高者盡
為草萊乃曰我不戕殘女下供上役禮則然
矣古者與功動衆謀及庶人順民心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商之去○傳曰向邑也○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朱氏曰向今孟州河陽縣是也擇三有事傳曰三有事國之三卿○疏曰皇父封於畿内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亶侯多藏去聲○傳曰亶信侯維也不憖

遺一老（憖銀之去○釋文曰爾雅云憖強也且也）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幽王君臣具曰予聖故皇父亦以聖自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謂爾皇父甚聖矣其作都邑於所封之向邑擇立三卿已非畿內之制又所擇者信維聚斂多藏之人其作向邑既成令公卿大夫盡往送之不彊留一老使之守衛我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向邑而居知有私邑不復知有王室皇父所謂孔聖者如此

黽勉從事（黽音泯）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音敖○箋曰囂囂眾多貌）下民之孽（音闑○疏曰孽災害也）匪降自天噂沓背憎（噂音撙沓音沓○傳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說文曰噂聚也○陳氏曰噂聚談也○蘇氏曰沓重複也）職競由人（傳曰競主也）

七章言已被讒也已自勉以從王事固不敢告勞以言功也無罪無辜而讒口囂囂然眾多是將求免其過而不可得也下民之災害非自天降噂噂聚談沓沓重複多言以相悅

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人也

悠悠我里箋曰里居也○王氏曰我所居里○今曰悠悠遠也里鄉里也周禮五鄰爲里亦孔之痗音昧又音悔○傳曰痗病也四方有羨延之去○傳曰羨餘也○今曰此羨訓餘當作余箭反諸本作徐箭反則訓慕誤也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王氏曰徹通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句

八章言已欲去不得也仕不得志則思其鄉里悠悠然道遠而未得歸亦甚病矣已不得去故慕得去而在外者謂彼四方之人皆有羨餘我獨居此憂愁之地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天命不通無可奈何勉之而已不敢傚我友自逸潔身而去也○觀雨無正昔爾出居知幽王之時大夫有出外避禍者此詩末章與雨無正末章意同皆不得去羨已去者疏曰其友與王無親故舍王而去已則王之親屬故不敢傚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

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闕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補傳曰詩之命名皆摘取詩中之語獨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六篇特出詩人之意非有序以發之雖孔子亦不能知其爲何詩也韓詩篇首多二句是詩前二章皆十句加以二句已不可信據今序之文以求詩人之言亦可見非所以爲政之意

此詩刺刑罰不中忠言不用遂致人心離散所謂衆多如雨也或以此詩名而疑序且詩名不用詩語者多矣何獨此詩也

浩浩昊天浩音蒿又音鎬昊音鎬○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今曰釋文云浩浩大水貌不駿其德駿音峻○傳曰駿長也降喪饑饉饉音僅○傳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旻音閔弗慮弗圖舍彼有罪舍音捨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鋪平聲○傳曰淪率也陵曰胥相也鋪徧也

首章言刑罰不中也人窮則呼天曰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何爲不駿長其德乃降喪亂饑饉以斬伐天下也既生之乃斬伐之是其德不長久也天既迅烈威虐王當恐懼脩省庶

可以回天意今乃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而伏辜者姑捨勿論若此無罪者而使之淪率相引而鋪徧皆得罪焉何其無分別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傳曰戾定也正大夫離居嚴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莫知我勩音曳。○傳曰勩勞也三事大夫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云三事盖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朝如字又音潮。○錢氏曰朝朝見也夕暮見也庶曰式臧覆出為惡傳曰覆反也

次章言人心離散也周之宗族既滅將有易姓之禍天下未有安定也周時雖未滅而敗壞之極知其必滅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此作詩之大夫言其長離居去位以避其禍莫知我之從王而勞勩也又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興夜寐以勤王事者邦君諸侯莫肯朝暮省王者人心離散國危如此庶幾曰王今改過用善乃反出而為惡威虐愈甚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辟音闢。○傳曰辟法也如彼行邁釋文曰邁遠行也則靡所臻朱氏曰臻至也凡百君子嚴曰謂衆在位者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三章言已忠言不用也君子見王不悛呼天而告之曰如何乎昊天我之告王者皆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不信法度之言則必信非法之言如人迷途而遂行倀倀然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衆在位之君子言羣臣當自敬其身勿苟合以長其惡今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不畏人是不畏天也

戎道不退傳曰戎兵也饑成不遂傳曰遂安也曾不暬御暬音薛○嚴曰曾但也○傳曰暬御侍御也○今曰曾則也但亦則之意音如字憯憯日瘁憯參之上瘁音萃○傳曰病瘁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嚴曰訊告也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四章言羣臣無忠告也兵戎之禍已成而其勢不退言外患之熾也饑困之災已成而其生不遂言內憂之迫也但我暬御小臣憯憯憂之日益瘁病而衆在位之君子莫肯以禍亂將至告王者至於聽人之言則應荅之謂聽人言時事則已酬應之以爲信然是其心

非不知亂之將至也但私議於所親厚而不
以告王耳人有諧言及已則奉身而退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吹之去）維躬是瘁哿以能
言（哿歌之上。傳曰哿可也）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五章斥巧佞也幽王惡直言而好巧言哀哉
賢者之不能言謂能直言而不能巧言也惟
不能巧言以阿上意故言則忤物非出於舌
而但已也將躬受其病矣謂言出而禍隨也
可矣小人之能言者巧佞之言如水之流無

所凝滯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積順生愛也
維曰于仕（傳曰于往也）孔棘且殆（箋曰棘急也）云不可使
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今維曰仕往耳
曾不知仕之甚急而且危也正直者謂之不
可使將得罪於天子諛使者謂之可使又見
怨於責善之友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窜
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鼠音癙）○

王氏曰鼠思幽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者唯鼠為甚○傳曰無聲曰泣血○疏曰淚出於目猶血出於體故以淚比血禮記云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七章責引去者也時有大夫去朝者其交之留者思而呼之曰爾可遷居于王都也去者不從以王都無室家為辭留者於是謂我焉思而至於泣血無一言而不見憎疾於人也且爾昔之出居於外誰為爾作室乎能作室於外而乃謂王都無室家何哉我之此言爾必憎疾蓋言切中則人所惡也補傳曰詳味此詩可謂衆多如雨非為政之道也

雨無政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

NATIONAL CENTRAL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詩緝卷之二十一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小旻（音閔）大夫刺幽王也（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最亡。蘇氏曰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旻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小旻刺不能聽謀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釋天曰秋曰旻天。王肅曰仁覆愍下曰旻天）敷于下土（傳曰敷布也）謀猶回遹（音聿。傳曰回邪也遹辟也）何日斯沮（音咀。○箋曰沮止也。今曰沮有所擇而止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箋曰覆反也）

我視謀猶亦孔之卭音窮。傳曰卭病也

首章次章言謀而不能擇也旻天以仁憫爲稱今乃迅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今謀猶邪僻不反其轍不知更待何時而後畏沮也謂天怒已甚王改過豈可緩乎羣臣之謀非無可從者但王於謀之善者不從謀之不善者反用我視其謀猶亦甚病矣

潝潝訿訿潝音吸訿音紫。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李氏曰劉向云潝潝相是而背君子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臧曰具俱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音旨。臧曰底至也

羣小相聚潝潝然相和而敬合訿訿然相詆而苟毀同乎已者以爲是異乎已者以爲非小人之好惡如此甚可哀矣謀之善者俱背違之謀之不善者俱依就之我視其謀猶則亦何所底至乎至於亂亡而已

我龜既厭（去聲）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傳曰集就也）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李氏曰左傳楚子伐鄭其六卿三欲從楚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如匪行邁謀（釋文曰邁遠行也）是用不得于道

三章言謀之非其人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卜之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之不定是以不能有就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問其所不知宜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如沈慶之言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疏曰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今曰書相古先民有夏○傳曰程法也）匪大猶是經（○嚴曰大猶大道也○傳曰經常也）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傳曰潰遂也）

四章言謀而不能斷也哀哉今之爲謀不以

古人爲程法不以大道爲經常維淺近之言是聽受是爭辯言所見止於目前而無遠圖也如築室于道傍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異見故不得遂有成也朱氏曰古語云作舍道傍三年不成國雖靡止蘇氏曰止定也或聖或否否音丕民雖靡膴膴音呼○號傳曰膴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傳曰艾治也○朱氏曰聖哲謀肅乂即洪範五事之德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傳曰淪率也胥相也五章言賢愚將同受其禍也國雖無所止定

而人有通聖者或有不然者民雖寡少亦或有明哲者或有善謀者或有恭肅者或有能理治者豈可厚誣天下爲無人哉人主能擇其賢者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皆賴以濟今乃使小人用事於上則政亂國敗賢愚皆喪亡矣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敗也蘇氏曰雖世亂民俾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不敢暴虎傳曰徒搏曰暴虎不敢馮河馮音憑○傳曰馮陵也徒涉曰

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傳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末章言懼禍也虎不可以徒搏河不可以徒涉人特知此一等事耳不知其他更有可畏之事謂國將亡而禍及已也暴虎馮河其禍立至則知畏之亡國之禍稍緩則不知畏也我則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臨深淵之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懼之甚也荀子云人不肖而不敬則是押虎也遂引此章蓋斷章取義耳毛祖其師之說以爲不敬小人之危殆今考本詩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無畏懼小人之意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音婉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刺不能自強而昏於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

宛彼鳴鳩傳曰宛小貌。曰鳴鳩鶻鵰也郎揆詩食葚之鳩郯子所謂鶻鳩氏司事莊子所謂鷽鳩也非班鳩也鶻音骨又如字鵰音劉亦作鵰鷽鳩音學。釋鳥曰鵻鳩鶻鵃鵃九

勿反○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杜預曰春來秋去故爲司事○釋曰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非也○山陰陸氏曰莊子所謂鸒鳩笑之者是也多聲故名鳴鳩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強故也性食桑葚陸璣云一名斑鳩似鵓鳩而大項有繡文斑然與此鶻鳩全異璣之言非此鳥喜朝鳴故曰鶻嘲也此鳥朝鳴曰嘲夜鳴曰晙晙搶音鏘枋音坊木名晙音夜翰飛戾天翰去聲○蘇氏曰翰羽也○傳曰戾至也我心憂傷念昔先人陳氏曰先人據幽王以言宣王也明發不寐疏曰明發從夕至明也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有懷二人蘇氏曰二人文武也

首章刺不能自強也興也宛然而小之鳴鳩決起而飛搶榆枋不至而控於地者也然亦有羽飛至天之志事在強勉而已幽王不自奮起曾鳴鳩之不若將日就衰替墜其祖宗之業矣故我心憂傷其如此追念先人宣王能自夕至明憂勤不寐永懷文武之烈惟恐失墜遂致中興此幽王家庭所親見而曾不念之乃令臣下念之乎

人之齊聖今曰謂整齊也○疏曰聖通也飲酒溫克傳曰克勝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今曰壹專也壹醉專務酣飲也○陳氏曰富盛也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傳曰又復也

次章刺沈湎也人之整肅通達者其飲酒也能以温和自克彼昏昧而不知者專務酣飲日以增益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也以酒喪德君臣沈湎則天命將改矣故戒羣臣以各敬爾威儀恐天命一去不復來也○齊聖廣淵底至齊信生而徇齊彼皆言聖人之事此言齊者止謂整肅也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殊不知蕩心敗德縱慾荒政疎君

子而狎近倖玩寇讎而忘憂患皆自飲酒啓之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歷觀前史其事可監晉元帝以王導一言而覆杯其能植立江左宜哉

中原有菽音叔○傳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采菽䟽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䟽曰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采菽䟽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藿音完○今曰賤於生民在菽及采菽皆云大豆是鄭意以菽即荏菽也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螟蛉音銘零○傳曰螟蛉桑蟲也○陸氏曰桑

上小青蟲也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葉也蜾蠃負之蜾音果蠃羅之上。曰蜾蠃者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記所謂蒲盧也蠮音壹螉音翁。釋蟲曰蜾蠃蒲盧。郭璞曰即細腰蠭。鄭注中庸曰土蠭。山陰陸氏曰即今細腰土蠭。解頤新語曰說者考之不精乃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遂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數蛛亦不生不死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為蛆穴蠶而出殆物類之相似者列子云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蠭莊子云細腰者化說文云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詩者之言也古人名物多取形似

緣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蠭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美青黑之綬皆名以雜也。傳曰負持也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傳曰式用也穀善也

三章刺黜其子也幽王黜太子宜臼宜臼奔申侯此章刺之言中原有菽庶民乃采之而去桑蟲有子蜾蠃乃持之而去喻王有太子不能撫愛而申侯乃挾而去之也王若以宜臼為不肖何不教誨之用善道而使之似續於己乎錢氏曰庶民采而去則非我所有矣蜾蠃持而去則非我所保矣今王有子乃黜棄之將有扶之而為不善者

題彼脊令題音弟○傳曰題視也○曰脊令雪姑也飛則鳴解見常棣載飛
載鳴朕曰載之言則也我日斯邁朕曰邁行也而月斯征朕曰征行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歐陽氏曰所生謂宣王也○今曰即首章先人也

四章申首章之意也他鳥飛則不常鳴唯脊
令且飛且鳴口覺俱勞無有止息可以人而
自暴自棄乎今日月逝矣王宜愛惜日力夙
夜勉勵無忝宣王也脊令飛鳴卽鳴鳩戾天
之意○宣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幽王繼
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
以其所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
事也

交交桑扈胡之上濁○歐陽氏曰交交參雜相亂之謂也○曰桑扈有二種皆青雀
也性之竊脂者也○釋鳥曰桑扈竊脂○郭璞
曰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
云○山陰陸氏曰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
啄粟非廉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魯有兩曾
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爲竊剖葦此桑扈之一
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蓋
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觜曲食肉好
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者言之則竊脂者所謂
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所謂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

之也故以啄粟爲失其性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也故其序曰君臣
上下動無禮文焉蓋君臣素以爲質而文之者
禮也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又云䴉如小熊
竊毛而黃竊毛皆謂淺毛則下扈竊玄言淺黑
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黃言淺黃棘扈竊丹
言淺赤桑扈竊脂言淺白固其理也且爾雅主
詩言之而小雅桑扈所取者有兩竊脂故爾雅
亦兩解也鴒音丁鵽音像䳭音濼梲二音貓苗茅
二音䴉音續。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實
一物耳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塡田之上濁。傳曰塡盡也。陵曰窮盡
也宜岸宜獄傳曰岸訟也握粟出卜今日史曰者傳云卜而有不審
不見奪猶見古以粟問卜也猶音所自何能穀長樂劉氏曰穀善也
五章述民病也此桑扈性之竊脂者乃食肉
之鳥而交交然亂雜以循場而啄粟失其性
也可哀哉我此貧窮寡獨之人迫於朝夕之
計宜其相與爭訟而入於獄也言宜者謂勢
使之然雖在縲紲而非其罪也又持粟行卜
問其勝負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亦可憐矣
溫溫恭人傳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惴惴小心惴追之去
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末章言懼禍也溫溫然恭謹之人無過可指
然處今亂世如集于木而恐墜如臨于谷而

恐隕戰戰而恐兢兢而戒如履薄冰而恐陷不敢不懼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音槃）刺幽王也大子之傅作焉（大音泰○朱氏曰幽王娶於申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宜臼之傅知其無罪而憫之故述大子之情而爲之作是詩也）

周東遷之禍基於此人倫廢而後夷狄乘之

弁彼鸒斯（鸒音豫○傳曰弁樂也鸒雅烏也○釋鳥曰鸒斯鵯鶋鵯音匹又音卑○釋曰小而多羣腹下白不反哺○山陰陸氏曰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賊夫糧食以眾故也東都賦云鴨鳩秋棲鵯鳩春鳴今眾鳥秋分多羣集非特鳥也然至春分飾兩兩而翔不復羣矣里俗謂之分羣○疏曰此鳥名鸒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歸飛提提（提音是○傳曰提提羣貌）民莫不穀（箋曰穀養也）我獨于罹（音離○箋曰罹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負罪引慝也興也幽王放大子宜臼將殺之其傅述大子之情而作此詩鵶烏不能反哺猶已之不能致養是爲不孝自罪之辭也鵶烏雖不能反哺然出食在野飽則提提

然羣飛而歸是其父子相隨爲可樂也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不容於父鴉烏之不若也我何以得罪于天乎我之罪伊何乎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無可奈何而順受之○烏有三種廣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爾雅所謂白脰烏也 脰音豆項也

踧踧周道 踧音敵○傳曰踧踧平易也○朱氏匪風解曰周道適周之道也 鞫爲茂草 鞫音菊○傳曰鞫窮也○李氏曰猶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非是當時已如此特預言之耳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惄音溺○傳曰惄思也○疏曰有如物之擣心也 假寐永歎 疏曰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疢音趁○疢曰疢猶病也○疏曰疢首頭痛也

次章憂國將亡也周之道路以朝會往來如織故車馬蹂踐踧踧然平易今將鞫爲茂草矣國亡則路少行人唯草生之言周之興者以歸往之衆曰串夷載路曰岐有夷之行言周之衰者以行人之稀曰鞫爲茂草也我心

憂傷其如是惄焉思之如有物之擣心不脫
衣冠而假寐終夜永歎身未老而以憂故老
也
維桑與梓音子。解見定之方中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
依匪母不屬于毛屬音燭。疏曰屬連屬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
也不離于裏曰離麗也解見邶新臺○朱氏曰裏心腹也天之生我
我辰安在疏曰辰十二辰也
三章怨而慕也桑梓謂祖父所植以遺子孫
者今人以桑梓爲鄉里者謂有祖父所植之

木有存焉祖父植木猶不敢不敬況人無有
瞻望而非父無有依恃而非母者烏有不敬
恭敬如此而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連屬于
父母之毛乎謂不得皮膚之氣也豈我不離
麗于父母之腹乎謂不處母之胞胎也父母
無不愛子之理但恐我命自薄不知天之生
我我所遇值之辰安所在乎豈皆值凶時而
生乎何其不祥也疏曰此大子爲人所放耳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
人皆得父母之恩故言連之其意不怨申后也○李氏曰如韓退之云我生不辰月宿南

菀彼柳斯菀音鬱○疏曰菀茂也鳴蜩嘒嘒蜩音條嘒音諱○曰蜩蟬也諸蟬之總名也解見七月○傳曰嘒嘒聲也有漼者淵漼崔之上○傳曰漼深也

萑葦淠淠萑葦音完偉淠徐音沸本字音譬○萑葦解見七月○傳曰淠淠衆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箋曰屆至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四章言如窮人無所歸也菀然而茂者柳也其上則有蟬聲嘒嘒然漼然而深者淵也其旁則有萑葦生之淠淠然衆言物皆有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流於水中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初猶假寐至此雖假寐猶不遑其憂深矣

鹿斯之奔疏曰斯辭也維足伎伎伎音岐○傳曰伎伎舒貌雉之朝雊溝之去○箋曰雊雉鳴也尚求其雌譬彼壞木壞回之上濶字與瘣同○傳曰壞傷病也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五章憂王孤立也鹿見人則奔宜速矣而伎伎然舒緩者顧其羣也雉朝作而鳴者求其雌也今王黜后而放子兀然如傷病之木内

有蠢病而外無附枝也我心之憂如此而王寧不之知乎冀其感悟也

相彼投兔相去聲。牋曰相視也尚或先之先音線行有死人牋曰行道也尚或墐之墐音覲。疏曰墐埋藏之名君子秉心牋曰秉執也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隕音尹○傳曰隕墜也

六章述親親之怨也視兔之見迫逐而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行路之死人初非親識乃或墐埋之使免暴露人皆有不忍之心也幽王乃獨黜后放子何其忍也是以心之憂而涕隕墜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醻音讎○牋曰醻旅醻也。疏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僎酢而酬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行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輒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君子不惠牋曰惠愛也不舒究之朱氏曰舒緩也伐木掎矣掎音紀○今曰釋文云掎從後牽也析薪扡矣扡音侈○錢氏曰扡以手離之○今曰扡從才者離也廣韻亦作移俗作扯其析薪之扡從木亦離之義也舍彼有罪舍音捨予之佗矣虛齋趙氏音如字今從之舊音唾○今曰韻佗亦作他他與它同無

別音之伯猶孟子反顏而之歡

七章言讒人離間父子也幽王信讒言如賓主飲酒相酬得即飲之喻聞讒即行不逆拒之也幽王心不惠愛太子之故不肯舒緩而究察之尚徐察之則知讒人之情矣木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斤斧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也彼離絕人之父子者爲有罪王乃捨之不問而反黜逐我令之他所。釋文以掎爲從後牽左傳諸戎掎之（襄十四年）注云掎其足是從後牽也今伐木者斧其前乃以繩索繫其末從後牽而倒之故云伐木掎矣舊說掎爲掎其巔不欲妄踣之（踣音白）又說杝爲順其理義亦迂曲而先儒承襲之發上下文讒人離間父子之意不出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浚音濬○傳曰浚深也君子無易由言易音異耳屬于垣屬音燭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梁笱解見邶谷風

末章憂讒人不已將爲國禍也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由以言恐屬耳垣牆者將窺伺遂簡而爲讒也我已被讒見逐不可解矣但慮讒人不已將敗我家事故謂外人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猶顧念家 國之事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容何暇惜後事乎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之詩作而內外上下皆困於讒矣

悠悠昊天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曰父母且且音沮之平○歐陽氏曰

且語助無罪無辜亂如此幠音呼○傳曰幠大也昊天已威
箋曰已甚也予慎無罪昊天泰幠箋曰泰甚也予慎無辜
首章傷己被讒也人窮則呼天呼父母此大
夫被讒乃呼天呼父母而訴之言悠悠然遠
大之昊天也及我之父母也其聽我之訴也
我無罪辜而使我遭亂如此之大上天降此
喪亂亦甚威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無辜
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傳曰涵容也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市專反沮音咀○
傳曰遄疾也沮止也君子如祉音恥○傳曰祉福也○朱氏曰猶喜也亂庶
遄已
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於優柔不斷所謂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群枉之門也讒言無實僭而不信小人爲讒
以漸而入初爲不根之言以嘗試君之喜怒
此不信之端所謂僭始也幽王既涵容之則
讒人將無所憚日月既久浸潤益深禍亂愈

生是君子信讒之過也凡聞人之言當別白
其是非所言者非王若怒而責之則小人不
敢爲讒亂庶幾速止矣所言者是王若祉而
福之則君子得行其言亂庶幾速已矣今忠
讒不分是以邪正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
也李氏曰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孔子此言最盡
小人之情狀夫以水之浸潤漸於物皮膚之受塵漸於垢汙以小人之讒亦其以漸人君
苟不察則小人得以逞其志漢元帝優游不斷是不以察恭顯之徒周堪蕭望之劉更生張猛
四人重相辯論其始也元帝不之察其終也
蕭望之等皆爲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皆始

旣涵之所致也司馬溫公嘗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言無所臧否
爲患大矣
君子屢盟箋曰屢數也亂是用長音掌○今曰長加益也君子
信盜亂是用暴今曰暴驟進也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
○傳曰餤進也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音窮○箋曰邛病也
三章言信讒致亂也周官有司盟凡邦國有
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今幽王信讒
君臣相疑屢爲盟誓此亂之所以加長也盜
以名小人小人讒言不可信而幽王信之此

亂之所以驟進也小人之言先務諛悅其君甘言卑辭以入之使人君如嗜甘物而不厭此亂之所以日益進也爲人臣止於敬此讒人非止於敬徒爲王之卭病耳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禮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

奕奕寢廟奕奕音亦○傳曰奕奕大貌○錢氏曰宮室後曰寢前曰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秩音軼○朱氏曰秩秩序也○箋曰猷道也聖人莫之王氏曰莫定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忖村之上度音鐸錢氏曰忖默度也躍躍毚兔躍音惕毚音讒○疏曰躍躍疾也○傳曰毚兔狡兔也遇犬獲之

四章言巳知讒人之情也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唯君子能作之秩秩然有序之大道唯聖人能定之此非我所能也至於忖度他人之心則我能之爾讒人見讒自謂深密我不得而知不知我能忖度爾心而知之爾讒人如兔之狡躍躍然疾跳謂人無如之何然遇犬則獲之言讒人雖狡險得志又更有狡險者

中傷於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哉兔犬皆喻小人也忖度讒人之心如下篇何人斯皆忖度之辭也

荏染柔木荏音稔染音冉。傳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焉本義音煙本注如字數上聲。錢氏曰數猶記也蛇蛇碩言蛇音移。歐陽氏曰蛇蛇舒遲安閑之貌。歲曰碩大也出自口矣今曰與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意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五章戒王愛護善類勿信讒言也荏染然之柔木良材也君子當封殖之俾無牛羊斧斤之患往來道塗之言誣謗善人何可介意乎若數記此道塗之言則小人得駕飛語以中傷君子矣蓋小人蛇蛇然舒遲安閑敢為大言而無忌憚惟其口之所出非由中之言無其實也其言之巧如笙簧之可聽然皆不根之談以誣善人而不知恥其顏厚矣人有愧於心必形於色中心達於面目也今小人面皮厚故無愧恥之色

彼何人斯箋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居河之麋音眉

○傳曰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左氏吾賜汝孟諸之麋無拳無勇傳曰拳力也

職爲亂階嚴曰職主也既微且尰重腫之上濁○傳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骭音[illegible]腳脛也瘍音羊瘡也○嚴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爾勇伊何爲

猶將多嚴曰猶謀也將大也爾居徒幾何

末章指讒人而惡之言彼何等人居河濱水草之交其居室陋既無拳力又無勁勇其人至弱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此人自謂勇而有謀既患脛瘡有微之疾又患腫足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爲汝爲謀大多矣汝所聚居之徒衆亦幾何人無能爲也讒者多摘人之短而矜已之長此人實無所長王惑而信其言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嚴曰暴也蘇也皆畿内國名○疏曰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爲三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嚴曰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

之門外。蘇氏曰梁橋也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暴公與其侶同見王而譖蘇公蘇公作詩首

章未及譖事姑為優柔之辭以疑之言彼是

何人乎薄之之辭也彼人之心艱險而難知

何以言之我所居有魚梁彼人逝我魚梁而

不過我是其心艱險而可疑矣既而問其所

從則暴公也首章但言二人相從同見王而

不見我其情可疑矣。鄭氏以首章彼何人

斯為指暴公之侶歐陽氏以首章彼何人斯

為指暴公然下章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猶

未有所指則首章不應便指其人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唁音彥

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今日不以我為可言不悅我也漢劉向傳上問楊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斷牛斤反忿疾之意光祿勳謂周堪

次章方言已被譖也言二人同見王而不見

我我固疑其艱險今我果被譖不知此二人

之中誰實譖我乎猶未敢指定一人也然我

與暴公為友我已得譴暴公當弔唁我何為

亦逝我魚梁過我門而入不弔我乎暴公初
焉與我厚不如今之薄也其不以我爲可乎
是可不能無疑於暴公矣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傳曰陳堂塗也。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解見陳防有鵲巢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三章四章始責暴公彼何人斯皆薄之之辭
也何故近我堂塗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
覿女之身乎是汝譖我其心有愧不欲見我
也汝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乎責之之辭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飄如字從韻書音[illegible]江音飄錢氏曰飄風暴起之風。
也。今曰釋天云迴風爲飄郭璞注云旋風也毛於匪風詩引迴風爲飄又云飄風非有道之
風旋風迴旋無定故不自北不自南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
梁祇攪我心祇攪音支狡。錢曰祇適也傳曰攪亂也
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
無準也喻讒者之反覆不測也何爲逝我魚
梁不入我門適攪亂我心使我疑汝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亟音棘。錢曰亟疾也遑
脂爾車解見泉水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錢曰盱病也

五章六章反覆委曲以情責之也汝之不來見我謂無暇耳我謂爾行之緩乎亦不見爾舍息固不可謂有暇也我謂爾行之急乎又開暇而脂其車不可謂無暇也依違言之謂未必全無暇也汝不遑舍則多出汝脂車則又將出因其出而一來見我又何害乎今屢出而不來見我我是可疑矣

爾還而入還音旋我心易也易音異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祇音祁。○箴曰祇安也。

爾方往見王之時固未暇見我既見王而還若入見我則我心平易無疑矣爾還而不入見我則謂不譖我爲難知也見王而還之時既不見我他時一來我心亦安然竟不一來安能使我無疑乎反覆委曲以責之故舊之情也

伯氏吹壎壎音暄仲氏吹篪篪音池。○箴曰伯仲喻兄弟也。○傳曰土曰壎竹曰篪。○疏曰春官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音叫孫炎云音大如叫呼也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小者如

雞子釋樂文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

小者尺二寸郎引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

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世

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及爾如貫**箋曰如物之在繩索

之貫貫也○蘇氏曰如并貫珠皆以繩結之諒**不我知**朱氏曰諒誠也**出此**

三物○傳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疏曰隱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

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豭即豕也司盟云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

詛之法也盟大事詛小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襄十

一年左傳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

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豭音加徐作豭行音航父音甫**以詛爾斯**詛側助反

六章乃直以義責之也我始與汝義同兄弟

兄吹壎而弟吹篪言倡和以相應也勢相次

比如物在繩索之貫言聯事合治也汝豈誠

不我知而譖我汝若不譖我則出犬豕雞三

物以盟詛要之於神可也蘇公之義直矣

爲鬼爲蜮或域二音○傳曰蜮短狐也○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鱉三足生於南

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

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

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則不可得有靦面目靦音腆○傳曰靦姡也姡音活○疏曰孫炎云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也○李氏曰後世用此句者以為愧恥非也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疏曰反側者輾覆不正直之意

末章峻辭責之不復含隱也言鬼無形而禍人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汝若是鬼是蜮則我不得而見汝汝亦人耳靦然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汝之譖我何頗見我乎我與汝同僚有夙昔之好而汝反覆傾側如此故我作此歌以究極汝反側之情狀也暴公無所逃責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蘇氏曰巷伯卽寺人是也○曹氏曰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注云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侍王於路寢之內蓋奄人也巷永巷也內人之所居伯長也其官為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焉

萋兮斐兮萋音妻斐音匪○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曹氏曰萋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成是貝錦傳曰貝錦錦文也○嚴曰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

蝛音遲○疏曰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蝛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云餘蝛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云貝水蟲也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大音泰

首章言讒人織成已罪也錦文如貝由萋兮斐兮錯雜衆采織而成之也甚之者言爲禍痛深疾之之辭

哆兮侈兮哆昌者反○說文曰哆張口也○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成是南箕傳曰南箕箕星也○嚴曰箕星踵狹而舌廣疏曰二十八宿有箕星無南箕故曰南箕即箕星也○南箕見大東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嚴曰適之言往也

次章言所讒無實也箕其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箕星以哆然侈然其口張大而成其名耳錦之萋斐由人所織故以喻人織成已之罪箕星以其狀哆侈本非箕而得箕之名故以喻已之無事實而虛成其罪若曰錦織已成則實已爲錦如已爲有罪之人無可復言矣若箕星名爲箕而實非箕不難辯也彼讒人者誰往就汝謀乎何爲以虛名無實之事加於我乎○舊說以錦箕作

一體說錦無本質而爲人所織箕是本狀哆
侈非人爲之取義不同也
緝緝翩翩音篇○傳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說文曰緝緝績也謀欲
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三章四章述讒人情狀而戒之也接續增益
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如鳥之
飛相與經營謀爲讒譖而已爾讒人當謹愼
其言無專飾虛爲實虛言無實有時而敗露
聽者將謂爾不足信矣

捷捷幡幡音翻○錢氏曰捷捷利口貌○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謀
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遷女音汝
捷捷然儇利幡幡然反覆相與謀爲讒譖上
之人好聽讒豈不信受汝之言乎然汝能譖
人人亦能譖汝其禍將遷及汝矣
驕人好好今曰好好甚言其好也勞人草草曹氏曰草草苟活而言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五章訴之於天也譖人者得意而驕好而又
好也被譖者失所而勞草草忽遽也無可奈

何而訴之於天曰天其監彼驕人之大甚而
矜閔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朱氏曰甚嫉之故重言之也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說文曰豺狼屬狗聲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傳曰北方
寒涼而不毛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六章疾惡讒人也取彼讒人投棄之以與豺
虎豺虎若不食當投棄之北方寒涼之地使
凍殺之有北有北若不受當付與昊天制其
罪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唯昊天能治之必
不容譖人使之得生以害人惡之必欲其死
所謂惡惡如巷伯也
楊園之道傳曰楊園園名猗于畒丘猗音倚○傳曰猗加也畒丘丘名
寺人孟子疏曰寺人字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
末章警大臣言讒將及之楊園下地以況卑
人畒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畒丘則必道楊
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王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
已而已也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
自卑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
八句一章六句

詩緝卷之二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37429 v19

詩緝卷之二十二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谷風之什 小雅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故以俗薄道絕刺其上也

習習谷風（解見邶谷風）維風及雨（錢氏曰人行于道遇連續之風又加以雨喻事變之小○今曰風雨及頹皆喻恐懼）將恐將懼（嚴曰將且也）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汝轉棄予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繼之以雨喻連變恐懼之時猶後人以震風凌雨喻不安也當處變之時且恐且懼維予與女同其憂患及得志之後且安且樂女反棄我交道薄矣○舊說谷風爲生長習習爲和調今考二章言維風及頽頽暴風也非和調之類三章言草木萎死無生長之意其說難通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曰頽風之從上而下者也）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寘音至○歳曰寘置也）將安將樂棄予如遺（歳曰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頽暴風也不斷之風又加以暴風喻事變益甚恐懼之時則置我於心而不忘安樂之時則棄我如遺物不復省存也○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猋郭璞云猋暴風從下上也頽暴風從上下也傳以頽爲相扶而上以猋釋頽誤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崔嵬音摧桅○崔嵬解見周卷耳○補傳曰谷風迅暴甚

矣維其崔嵬獨存耳喻亂之極無草不死無木不萎音威○李氏曰萎衰落也○嚴氏曰草木皆萎死喻事變之大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大風摧物維巖土之石山崔嵬獨存而其山之草木無不萎死矣喻大患難也此時賴朋友以濟今豈可忘我共患難之大德而思我小怨乎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音俄六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養音樣○嚴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李氏曰歐陽氏以鄭說爲滯泥之甚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孝子行役而喪其親故寫其中心之哀千載之下讀之者猶感動也

蓼蓼者莪○傳曰蓼蓼長大貌○今曰蓼彼蕭斯郭璞曰莪莪蒿也亦曰蘪蒿○菁菁者莪傳曰莪蘿蒿也○釋草曰莪蘿○陸璣曰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山陰陸氏曰一名角蒿也字說云莪以科生而俄莪俄而蔚直蠹蝕而莪細匪莪伊蒿蒿呼毛反○釋草曰蒿菣菣去刃反○山陰陸氏

曰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文洽也蒿亂也莊子云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亂管子云蒿蓄數不生而蓬蒿藜莠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鄭凱風傳曰劬勞病苦也

興也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能終養也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也與凱風言棘非美材僅堪爲薪之意正同哀傷乎父母生我劬勞病苦無以報之也○釋草曰蘩之醜秋爲蒿釋云醜類也言蘩蒲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甚明以莪形蒿莪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爲蒿則麤惡不可食故菁莪以喻人材而蒿止爲鹿食也舊以蒿爲青蒿青蒿類甚多此泛言蒿耳何知爲青蒿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曰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釋草曰蔚牡菣○郭璞曰無子者故云牡菣○陸璣曰三月始生七月有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有

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山陰陸氏曰蔚大於蒿 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末章則變韻以成歌此舉蔚以言蒿之羸大耳猶王風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三章言戍甫戍許借甫許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甫許也

缾之罄矣（缾音萍又作瓶罄音慶○傳曰缾小而罍大○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維罍之恥（罍音雷○傳曰罄盡也）鮮民之生（鮮上聲○傳曰鮮寡也○今曰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胡之上獨）無母何恃出則銜恤（箋曰恤憂也）入則靡至（箋曰靡無也）

缾以汲水罍以盛水缾小喻子罍大喻父母缾汲水以注於罍猶子之養父母缾罄竭則罍無所資爲罍之恥猶子窮困則貽親之羞也故歎父母既死身爲單獨之民雖生不如死之久矣痛切之言也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也○井卦言羸其瓶

揚雄酒箴以鴟夷嘲瓶柳子厚瓶賦以瓶嘲鴟夷蓋鴟夷盛酒器缾汲水器也罍之用不一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壝音位則盛鬯也司尊彝祠禴嘗烝皆有罍及詩卷耳酌彼金罍皆盛酒也儀禮罍水在洗東則盛水也此以缾罍並言則指罍之盛水者

父兮生我箋曰本其氣也母兮鞠我鞠音菊○傳曰鞠養也拊我畜我拊音撫畜許六反○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長我育我長音掌○釋文曰育養也顧我復我箋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䟽曰顧謂去之而反顧也○丘氏曰復反覆不能暫捨也出入腹我箋曰腹懷抱也○䟽曰謂置之懷抱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罔極解見衛氓

鞠畜育皆養也所從言之異耳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拊謂以手摩拊其首而防其驚是初生之時初生而言畜養謂乳之也長謂養之稍長則能就口食矣稍長而言育養謂哺之也已而行戲於地父母或去之則回首以顧視之復謂顧之又顧是反覆不能暫捨愛之

之至也在家容其行戲或自內而出外或自
外而入內未可令其自行則抱之於懷此曲
盡父母愛子之情也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
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
報也今我不及報之痛當奈何也嗚呼讀此
詩而不感動者非人子也

南山烈烈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今曰四月嚴云烈烈猶栗烈二之日栗烈寒氣也飄風發發飄如字從韻本注音飄。飄風解見匪風。傳曰發發疾貌民
莫不穀嚴曰穀養也我獨何害

孝子行役念親之沒聽南山之烈烈感飄風
之發發觸目皆悲傷也故歎民莫不得以養
其父母我獨何爲遭此害而不得終養乎

南山律律王氏曰律律崒律之謂也崒在律反律音律飄風弗弗陳氏曰弗弗動貌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子恤反。嚴曰卒終也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

蓼莪六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嚴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齊南平陵

縣西南。䟽曰譚大夫雖自爲已怨而王政大經偏東非謂獨能故言東以廣之
有饛簋飧音蒙究孫。傳曰饛滿簋貌。䟽曰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傳曰飧熟食謂黍稷也。曹氏曰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澆飯
有捄棘匕捄音求匕音比。傳曰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䟽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鼎實
實肉也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棘
木赤心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胖音判牲之半體周道如砥音紙。䟽
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云砥砮丹。今曰禹貢注砥細於礪皆磨石也其直如
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睠音眷。傳曰睠反顧也
。解見皇矣潸焉出涕潸音刪涕音體。傳曰潸涕下貌。

興之不兼比者也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簋
中之飧饛然而滿其鼎有棘木之匕捄然而
長此由周道如礪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
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
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而依賴
此事在上世已往矣今回首反顧之爲之潸
然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小東大東今曰小東大東止言小國大國之在東者杼柚其空杼除之上
濁柚音逐。曹氏曰杼梭也。說文曰杼持緯者。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

糾糾葛屨糾音九。解見魏葛屨可以屨霜佻佻公子佻音挑。朱氏曰佻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行彼周行今從毛傳鳴音如字薦音航。朱氏曰周行大路也。周行有考見卷耳既往既來使我心疚疚音救。傳曰疚病也

言小國大國之在東者其杼柚皆空矣窮乏之甚有服弊壞之屨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以屨霜者乃佻佻然不耐勞苦之公子服之以行彼大路也公子服弊屨以屨霜餘人可知矣奔走道路往而復來曾無休息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疚病也

有冽氿泉冽音列氿音充。傳曰冽寒意也。有考見曹下泉。釋水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云從旁出也無浸穫薪穫音鑊。傳曰穫刈也契契寤歎契音棄徐音挈。傳曰契契憂苦也哀我憚人憚多旦反徐音但。傳曰憚勞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穫薪以供爨必暴而乾之然後可用若浸之於寒冽之泉則濕腐而不可爨矣喻民當撫恤之然後可用若困之以暴虐之政則窮悴而不能勝矣故我契契然憂苦寐而寤

覺之時爲之嗟歎哀憐我東國勞苦之人也此薪既穫刈以爲薪久浸則濕腐可惜及今尚可載以歸而槖之可哀此勞苦之人亦可少休息之也

東人之子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勞不來音賚○箋曰職主也○朱氏曰專主也○傳曰來勤也○疏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采薇序云杕杜以勤歸西人之子傳曰西人京師人也粲粲衣服傳曰粲粲鮮盛貌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傳曰私人私家人也○箋曰謂本無官職卑賤之屬非家臣也○今曰崧高遷其私人爲家臣與此別百僚是試傳曰試用也或

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鞙玄之上濁璲音遂○傳曰鞙鞙玉貌璲瑞也○箋曰以瑞玉爲佩○疏曰禮以玉爲瑞信其官爵之與瑞此瑞玉謂所佩之玉不以其長

東國之人專主爲勞苦而曾不被慰來以下國供賦役爲當然不矜念之也西周之人方粲粲然鮮盛其衣服至於操舟者之子亦以熊羆爲裘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爲官僚且東人困悴雖貴者猶葛屨以履霜而西人逸樂雖賤者皆美服厚祿言不均也賤人

既爲官僚我東人行役至周以其用事而致賂焉或有饋之以酒者彼不報之以漿酒猶禮之薄至贈之以鞙鞙然之佩瑞可謂厚矣亦不待之以長遠暫時相悅旋復相背言東西之人不唯勞逸貧富之不均我東人於西人又往往禮之而不見荅怨之深矣

維天有漢。傳曰漢天河也解見雲漢監亦有光監去聲○箋曰監視也跂彼織女跂音棄徐音起韻亦作企○傳曰跂隅貌○疏曰織女三星鼎足望之跂然而成三角終日七襄箋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今曰鄭大叔于田云兩服上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傳曰不能反報成章也○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反報成章今織女之星駕則有西無東睆彼牽牛睆還之上聲○睆明星貌○釋天曰河鼓謂之牽牛○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爲一星李巡孫炎以爲二星不知其同異不以服箱傳曰箱大車之箱也○疏曰大車謂平地載任之車兩較之間謂之箱甫田云乃求萬斯箱書傳云長幾亢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較音角謂車兩傍解見衛淇奧○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疏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疏曰啓明長庚或二星出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李曰啓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爲太白李白字太

白白之生毋夢長庚星因以爲名諱退之詩云太白配殘月蘇東坡詩亦云長庚至曉猶陪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爲太白也鄭漁仲乃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此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則又似是二星不得渾爲一也不如待知天文者而問之

有捄天畢傳曰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天畢畢星也載施之行音航○牋曰行列也

東人服役夜行不息仰見星漢而愬之於天
曰維天有河漢其監視我而有光也我東國
杼柚既空無布帛可輸矣但恐織女之星能
織作以助供賦耳今織女三星跂然如隅自
卯至酉凡歷七辰每辰一駕移而左旋似於
織矣然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
織女之駕徒左旋而不返不能反報而成章
也我東國輸載疲矣但恐牽牛之星能代我
輸載耳今睆然而明之牽牛不能駕服大車
之箱而輸物也我東國營作勞矣今東有啓
明西有長庚虛言代日之光實不能助日爲
晝照我夜作也我東國供億竭矣但恐天畢
之星能爲我掩捕鳥獸以助供億今畢星捄

然而長徙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維南有箕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閒見於南方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曹氏曰斗七星○今曰斗七星常見於北故曰北斗或以北斗為二十八宿之斗非也不可以挹酒漿挹音揖○傳曰挹㪺也㪺音拘○廣雅曰挹酌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箋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揭音挈○董氏曰斗其方如斗且有納垂而下揭故曰揭

箕星見於南方徒有箕之名不可以簸揚糠粃而輸粟也北方有斗星徒有斗之名不可以挹酌酒漿而供飲也我力竭矣而天不能助我供億何所從出哉箕翕引其舌若有所噬而我東國實無物可噬箕亦徒翕其舌而已斗西揭其柄若挹取於東而我東國實無物可挹斗亦徒揭其西柄而已始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空也此所謂告病之辭○此詩其作於秋乎露漸為霜雲漢分明斗指西箕在南皆秋時

也時唯畢未見因言星及之耳

大東舊七章章八句諸家分章不同今作六章四章八句二章章十二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構古候反怨亂並興焉

此詩憂世之亂辭詩止以爲歎征役未盡詩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李氏曰夏之四月六月也○傳曰徂往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此大夫夏初即有南國之役至于歲莫歷三時之久而未得歸故序其始末以爲發端之辭言夏暑時也四月雖未甚熱已是夏矣豈可行役乎我以是月行役至六月徂暑之時一夏冒涉暑途勞苦甚矣怨而無所歸咎曰我先祖非人乎何寧忍使我至此極也怨刺之深如此非止爲行役也下章見之

秋日淒淒音妻○朱氏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傳曰淒淒涼風也○淒淒考見邶綠衣百卉具腓卉音諱韻又音毀腓音肥○傳曰卉草也腓病也○嚴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具猶皆也亂離瘼矣瘼音莫○丘氏曰離散也○傳曰瘼病也爰其適歸詩記曰爰於也○朱氏曰爰家語作奚○傳曰適之也

首夏于役既而暑往今又轉而秋矣當秋之日淒淒然有寒涼之氣百草皆被凋殘而腓病因以與時政之虐而民皆病也遭亂離之病於何所適歸乎謂今行役未得歸然內外皆亂不知何處是可歸之所也味此詩皆悽悽然憂亂之辭若止是行役之久未遽至怨刺之深如此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飄如字從韻書本注音鄰發見蓼莪○巖曰發發疾貌民莫不穀巖曰穀養也我獨何害

行役之久秋又轉而冬矣冬時烈烈而寒飄風又發發而疾虐益甚矣民莫不得遂其安養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言已被害尤甚也

山有嘉卉巖曰嘉善也○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李氏曰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嬴者羽者鱗者正猶此詩所謂嘉卉也侯栗侯梅巖曰侯維也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巖曰尤過也

山有嘉美之草木是栗是梅也今其山廢為

殘賊之地言斫伐其本根無復存留其地荒矣逾良民被殘賊至此不知其何辜也

相彼泉水 相去聲○牋曰相視也 載清載濁 朱氏曰載則也 我日構禍 牋曰構猶合集也○今曰合集猶言結也 曷云能穀 今曰穀養也與上文民莫不穀同

我視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今我國乃日日結構禍猶水之無清時也行役之苦又遭時亂何由遂其生養乎

滔滔江漢 滔音叨○傳曰滔滔大水貌 南國之紀 朱氏曰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 盡瘁以仕 瘁音萃○牋曰瘁病也今曰盡其勞瘁也 寧莫我有

此大夫行役由西周至于南國因感江漢之水而惓惓不忘於君言江漢之水滔滔盛大為南方之綱紀衆水聯絡而歸之猶王者為天下之宗臣子皆歸心也今我盡瘁以從仕而曾不有我使我久役於外不得朝見於王

此大夫在外思君之辭也

匪鶉匪鳶 鶉音團字或作鷻鳶音沿○鶉傳曰鶉鵰也○李氏曰若以為鶉鵰之鶉

則無戾天之理。疏曰鷻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云鶚大鵰也。山陰陸氏曰鷻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為皂鵰其飛上薄雲漢。鳶曰鳶鴟也解見旱麓翰飛戾天

匪鱣匪鮪鱣音邅鮪音委。鱣鮪解見衛碩人潛逃于淵

我非如鶉鳶之能羽飛至天也我非如鱣鮪之能潛逃于淵也不能高飛遠逝必不免於世患矣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本亦作荑。傳曰杞枸檵也檵音計。杞檵卽枸也三杞考見四牡。曹氏曰荑芽始生也。今日邶靜女自牧歸荑之荑音題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蕨薇杞荑四物皆可食承上章欲逃世患之意思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作此詩歌以訴其哀其情迫矣。釋木雖有桋赤楝之文味此詩上下文意與蕨薇杞並言當作荑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養音樣。李氏曰北山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删之者蓋所以刺幽王也孔子云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補傳曰大

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今曰孟子云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後序與孟子之言合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李氏曰杞枸杞也。三杞考見四牡 偕偕士子 箋曰偕偕同也士子已之屬也 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役行而陟北山杞生可采矣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而貽親之憂謂父母憂已行役之勞感時物之變而思念父母也

溥天之下 溥音普。傳曰溥大也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音賓。傳曰率循也濱涯也。疏曰九州環海之濱是四畔近海之處 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傳曰賢勞也

溥大天下皆王土也循土地之岸濱除海水在外居其中者皆王臣也而於大夫不均平使我從事獨賢勞也

四牡彭彭 音棚。傳曰彭彭然不得息。彭彭考見出車 王事傍傍 音縍。傳曰傍傍然不得已。今曰鄭清人駟介旁旁字異音義同 嘉我未老鮮我方將 鮮上聲。箋曰鮮善也。傳曰將壯也 旅力方剛 傳曰旅衆也 經營四方

四牡彭彭然不得息王事傍傍然不得以其
行役蓋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
強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
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秦誓旅力旣愆夏
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
爲陳如陳力就列之陳然陳力方剛則不詞
矣

或燕燕居息傳曰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盡瘁解見四月○今日事國從事於國也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也

或不知叫號號音豪○詩記曰號呼也或深居安逸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棲音西○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或王事鞅掌鞅央之上○傳曰鞅掌失容也○疏曰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鄭以鞅如馬鞅之鞅掌以手執物○補傳曰鞅掌皆所以拘物謂王事所拘也

或湛樂飲酒湛樂音耽洛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風音諷○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曹氏曰風議則任口舌而已或靡事不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牋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牋曰將猶扶進也。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其車駕牛祇自塵兮祇音支。疏曰祇適也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疧音抵。傳曰疧病也

君子推輓小人小人既進則譖害於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則塵汙於人故君子悔之也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猶今人言勿復更說是我誤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冥平上二聲。朱氏曰冥冥昏晦也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熲扃之上。朱氏曰熲與耿同小明

塵冥冥則爲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雝音擁。牋曰雝猶蔽也無思百憂祇自重兮牋曰重猶累也

塵雝蔽則小人之勢盛矣是其始將之之過也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是我自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志别爾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光野光音求。傳曰光野遠荒之地。疏曰光野地名二月初吉朱氏曰二月建卯也。傳曰初吉朔日也。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謂朔日也載離寒暑疏曰離歷也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大音泰念彼共人其音恭。丘氏曰共人謂温恭之人指隱居不仕者也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罟音古。傳曰罟網也

此大夫征役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願見察也我征行徂往於西方至于光野言其地之遠也自二月朔日始行離歷寒暑言其時之久也心憂愁而未得歸其毒大苦矣仕不得志故悔其出仕念彼温共之人隱居不仕優游自適羨之而不可得故涕零如雨之多也豈不思歸乎畏王以刑罪網罟我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除音筯。傳曰除除陳生新也。疏曰上云二月初吉

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曷云其還音旋歲聿云莫音暮○歲莫解見唐蟋蟀念我獨兮我事孔庶箋曰庶衆也○朱氏曰身獨而事衆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憚多之去聲徐音但○傳曰憚勞也念彼共人睠睠懷顧睠音眷○睠解見皇矣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時日月方除舊生新二月初也今何時可以還歸乎歲已莫矣而未得歸也念我身獨而事衆是以此心憂愁勞憚在我而不遑暇也念彼共人睠睠然回首反顧恨不從得之俱隱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音或○傳曰奥煖也○疏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也曷云其還政事愈蹙音足○箋曰愈猶益也○傳曰蹙促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蕭解見蓼蕭菽解見小宛心之憂矣自詒伊戚箋曰詒遺也○傳曰戚憂也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我何時可以還歸乎政事益以促急未有可歸之期也今歲莫而采蕭穫菽矣歲窮則行人念歸也我仕非其時自遺此憂戚念彼隱居之人欲起而出宿於外以往從之我豈不

思歸乎然畏此反覆而不敢去也反覆謂幽
王賞罰無常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恒音衡處音杵○箋曰恒常也○恒解見天保）靖
共爾位（共音恭○王氏曰靖靜也）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音汝○箋曰式用也○王氏曰穀祿穀也○朱氏以猶與也）
君子仕於亂世澶澶畏罪故悔而思歸然其
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故
告其同列曰嗟爾君子豈可憚於勤勞而欲
常安處乎但安靖恭敬其職惟正直之道是
與則神聽女之所為將用福祿與汝矣何憂
於禍至哉蓋已以之自處者告其同志也此
欲去不得而為自寬之辭亦以見君昏政亂
君子不能自保唯覬神之鑒之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箋曰介助也○傳曰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幽王為流連之樂而不知禍至之無日也

鼓鍾將將音鏘○疏曰鼓擊也○補傳曰將將聲之揚也淮水湯湯音傷○朱氏曰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之楚州漣水軍入海○釋文曰湯湯流盛貌憂心且傷淑人君子嚴曰淑善也懷允不忘嚴曰允信也

古者作樂必先擊鍾所謂金奏也今聞幽王擊鍾將將然其聲之揚乃在淮水湯湯然流盛之處當時禍變將作曾不覺悟顧遠離京師爲從流忘反之樂詩人爲之寒心憂而且傷知禍之必不免也傷其國之將亡而思先王德澤之在人故言善人君子我懷思而允信之不忘於心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且刺王之暴虐也○說者以史無幽王東巡之事遂謂淮水爲害幽王作樂而不恤其說亦通然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

鼓鍾喈喈音皆○傳曰喈喈猶將將也淮水湝湝音諧○蘇氏曰湝湝水流也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朱氏曰回邪也

今王爲流連之樂非德之正也

鼓鍾伐鼛音高○傳曰鼛大鼓也○疏曰鼛即皐也古今字異耳○今日地官鼓人

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長丈三尺冬官韗人云鼛鼓長尋有四尺韗況萬反諸家並音運淮
有三洲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憂心且妯音抽
。傳曰妯動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傳曰猶若也
作樂當淮水之湝至淮水之降而洲見者三
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憂結於心爲之妯
動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是也
鼓鍾欽欽。疏曰欽欽亦鐘聲也錢氏曰聲有節也鼓瑟鼓琴瑟琴解見
關雎笙磬同音笙解見鹿鳴。詩記曰廣雅云磬以石爲之以雅以南
蘇氏曰雅二雅也南二南也以籥不僭音侵。錢曰籥舞文樂也。疏曰吹籥而

舞也簡兮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籥解見邶簡兮。朱氏曰僭亂
先鼓其鐘鐘聲欽欽然有節又鼓瑟與琴又
吹其笙擊其石磬琴瑟在堂笙磬在下節奏
齊同言其和也以奏二雅以奏二南以奏籥
舞皆不僭亂也言樂非不善而聽之者自憂
傷之以哀心感也。鄭氏以雅爲萬舞周樂
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今考周樂無雅
舞之名毛氏以南爲南夷之樂四方之樂不
應獨舉南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音慈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萊音來疏曰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李氏曰萊者廢田也地官遂人田百畮萊五十畮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疏曰卒盡也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疏曰信南山言曾孫田之序言不能脩成王之業是曾孫爲成王矣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成王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亦思成王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唯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脩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衛傳曰四詩非有序以發之人以爲正雅矣

楚楚者茨錢氏曰楚楚繁鮮貌○嚴曰茨蒺藜也○解見鄘牆有茨言抽其棘抽音瘳○朱氏曰抽謂其條抽發○衛傳曰棘荊棘也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音餘○嚴曰與與蕃無貌○錢氏曰和柔貌我稷翼翼錢氏曰翼翼整齊貌○翼翼考見采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庾音愈○傳曰露積曰庾○疏曰庾是不入倉周語云野有庾積○億考見魏伐檀以爲酒

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妥他之上侑音又。傳曰妥安也坐侑勸也。
今日以妥謂拜尸使安坐也。疏曰郊特牲云
舉斝角詔妥尸注云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
若奠角將祭之祀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
即至尊之坐或時自不安則以拜安之是又
迎尸使處神坐也。詩記曰少牢饋食禮尸升
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尸告飽祝侑
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
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宜
以介景福戲曰介助也
首章傷今思古述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
神也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
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荊棘者此自昔何為
之地乎乃我蓺種黍稷之地也昔時我所種
之黍與與然茂盛所稷之稷翼翼然整齊及
其收也我倉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為庾其
數至億言其多也成民如此然後致力於神
以為酒食以獻享以祭祀以妥尸謂迎尸於
室拜而妥安之使處神坐也以侑尸謂勸皇
尸之飽也凡此所以助大福也以昔日豐穰
之樂如此而今為茨棘之場是可傷而思也
○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解見

邶凱風此詩以棘配茨及青蠅以棘為樊非
彼酸棗也舊不指為何物今按釋草云茦刺
茦音策郭璞云草刺鍼也釋云方言凡草木刺
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
江湘之間謂之棘
濟濟蹌蹌濟濟之上蹌音鏘○傳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
士蹌蹌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趨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趨音促○錢氏曰大夫士從君
牽牲之容也絜爾牛羊以往烝嘗傳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或剝
或亨音烹○傳曰有解剝其皮者有煑熟之者○疏曰天官內饔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

亨之事則解割其肉是內饔也天官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饔之爨亨煑則
煑熟之者是亨人也齊音劑或肆或將肆音四○傳曰肆陳也○錢曰有肆其骨
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疏曰天官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修刑膴陳其鼎俎實
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饔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如之又夏官
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膴音呼刑鉶羹也膴大
臠所以祭也肆音剔注豚解也祝祭于祊音繃○曰此正祭之祊在廟內也若釋祭
之祊則在廟門外○箋曰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疏曰祊謂廟門也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
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禮

器云爲祊於外以明日之繹故昔在門外與此不同此祊廟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待之迎於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

祀事孔明朱氏曰明猶著也**先祖是皇**傳曰皇大也**神保是饗**傳曰保安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辭云思靈保兮賢姱蓋吉語也姱音誇叶韻音戶○今曰楚辭言神安於賢姱謂附巫身也**孝孫有慶**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今曰序疏云思古者謂成王則孔當以孝孫爲成王**報以介福**疏曰介大也**萬壽無疆**

次章述古人助祭之敬謹而神福之也助祭之臣濟濟蹌蹌然有容儀以從君牽牲乃絜其所祀之牛羊以往爲冬烝秋嘗之祭或解剝其皮者或亨煑之者或肆陳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求之於祊謂廟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也祀禮於是甚明著謂致孝則存致慤則著也夫然故先祖於是美大之神保歆饗之而孝孫有慶矣神報以介大之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踖踖爨音竄踖音戚韻音蹟○傳曰爨饔爨廩爨也○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炙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踖踖敬謹也**爲俎孔碩**丘氏曰謂載牲體於俎**或燔或炙**燔音煩炙音隻傳曰燔燔肉也炙炙肝

也燔肉炙肝皆從獻之俎也○疏曰特牲云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從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備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

君婦莫莫音麥○嚴曰君婦謂后也○傳曰莫莫言清靜而敬也○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

爲豆孔庶傳曰豆謂內羞庶羞也○疏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庶衆多也爾音二餈音姿酏音移臐音熏膮音曉鄭玄注云羊曰臐豕曰膮皆香美之名

爲賓爲客曹氏曰祭終有燕賓之禮不可以不豫備也

獻醻交錯疏曰始主人酌賓爲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醻至旅而爵交錯以徧

禮儀卒度如字○嚴曰卒盡也○傳曰度法度也

笑語卒獲嚴曰古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

神保是格傳曰格來也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傳曰酢報也

三章述祭祀俎豆之盛而神福之也執爨之人踖踖然敬謹其爲俎實之牲體甚大或燔其肉或炙其肝皆從獻之俎也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莫莫然清靜而敬謹故爲內羞庶羞之豆甚多既以豆獻尸又將與賓客相醻獻皆豫備之也其禮儀盡合法

度於旅也語其笑語盡得其宜也鬼神來格報以多福而又萬壽以報之也○漢藝文志言秦燔滅文章顏氏注云燔燒也然則燔是近火燒之如今之燒肉火焰所及也此詩或燔無傳瓠葉傳云加火曰燔疏以爲加置於火上是燔燒之大雅生民傳云火曰燔燒以爲加火燒之文雖小異爲燔燒一也此詩或炙無傳瓠葉傳云炕火也炙疏以爲炕舉也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是炙爲遠火

也傳音附炕苦浪反○詩記曰爲俎孔碩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

我孔熯矣○熯音罕又然之上○說文曰熯乾貌○今曰中谷有蓷嘆其乾矣熯嘆同○陳氏曰左傳云外疆中乾馬勞如是人亦如之久勞而乾竭式禮莫愆董氏曰式用也工祝致告傳曰善於其事曰工徂賚孝孫箋曰徂往也賚予也苾芬孝祀○苾音弼又蒲結反芬音紛○釋文曰苾芬馨香也神嗜飲食嗜音視卜爾百福錢氏曰卜前知也○今曰天保君曰卜爾如幾如式幾音機○曹氏曰幾者吉之先見也式者有常式其所當得也既齊既稷疏曰王肅云齊整也○傳曰稷疾也既匡既勑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蘇氏曰勑戒也永錫

爾極（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時萬時億

四章述飲福之事也我祭祀甚勞筋力既竭而用禮皆無愆過異於跛倚臨祭矣於是工善之祝致神意以告主人謂致嘏辭也因以所報之物往予之謂飲福受胙也此由孝孫飲食苾芬馨香以之孝敬享祀故神歆饗爾之飲食予以百種之福使如幾之先見使如式之有常爾之祭祀既整齊既稷疾既誠正既戒勑故錫爾以中其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不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曰天誘其衷也（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嚴曰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錢氏曰爲尸出堂奏肆夏也）孝孫徂位（嚴曰徂位孝孫往位堂下西南立也）工祝致告（嚴曰告利成也○詩記曰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謖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謖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

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
尊者出謖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
所當先發謖音縮起也神具醉止箋曰具皆也○疏曰所祭羣廟非止一神也
皇尸載起傳曰皇大也○朱氏曰尊稱之也○嚴曰載則也鼓鐘送尸
疏曰鳴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今曰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神保聿歸諸
宰君婦廢徹不遲徹音轍○嚴曰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
籩豆而已○錢氏曰諸宰膳夫及其屬也膳夫徹王之胙俎其餘則其屬徹之諸父兄
弟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
五章述祭畢將燕思之事也禮儀既畢備矣
鐘鼓既戒爲尸出當奏肆夏預設以待之也

以祭禮畢主祭孝孫復往堂下西面之位工
祝致告利成致尸意言養禮畢也所祭羣廟
非止一也神皆醉矣皇尸則起而歸矣鬼神
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鳴
鼓鐘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先巳戒之至此乃
奏之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謖送尸而神歸
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去籩豆皆敏疾而不
遲不以禮終而惰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
姓則留與之宴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以綏後祿傳曰綏安也爾殽既將傳曰將行也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稽音啓○幾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幾曰惠順也時解見魚麗○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傳曰替廢也引長也

六章述燕私之事也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安受後祿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既已醉飽小大長幼稽首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無所不盡祭統所謂外則盡物內則盡志也子子孫孫當不廢替而長行之刺今之廢禮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疏曰言成王能疆界分理天下之田畝使

之勤稼以奉行大禹之功而幽王不能脩之非責幽王今奉禹功也○長樂劉氏曰天下之土昔爲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鮮成五服至于五千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禹成王廣五服爲九服推后稷之法以畿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予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楚茨信南山一體之詩楚茨先從傷今說起而後思古信南山便從思古說起卽所以傷今矣

信彼南山董氏曰終南山也維禹甸之甸毛音眞鄭音盛○傳曰甸治也○疏曰南山之旁田野得成平田可種殖者本禹治之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以爲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䟽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一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謂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啓之以至夏商之世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井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今日李氏據䟽辯田制始虞夏是矣䟽本中鄭氏丘乘之意要之言禹甸治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矣不必破甸爲畇乘也韓奕亦云維禹甸之不專言丘乘矣

畇原隰上二字從田從勻音如雲○傳曰墾辟貌辟音闢曾孫田之傳曰

曾孫成王也。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長樂劉氏曰周之後王雖皆可稱曾孫然唯成王爲尤盛周家疆理之政考之周官皆至成王而詳備也周人因纂君慢其經界而思其先王疆理之政惟成王其誰哉我姑從毛氏以成王能脩后稷之政故稱曾孫

疆我理曾氏曰疆者正其經界。蘇氏曰理者分其土宜。今考王氏以理爲治其溝涂但係詩迺疆迺理之下又言迺宣迺畝宣爲宣道溝洫則理不得爲治溝洫矣

南東其畝傳曰或南或東。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首章述成王能奉禹功也禹平治之功不獨終南山以終南在鎬京之南周人朝夕所見故舉終南言之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甸治也禹功人所共推故言信確辭也禹功固信矣然井田之制至周始備故此原隰之間畇畇然墾闢者又曾孫成王井牧之以成田也不稱成王而稱曾孫者周之田制非一世所成自后稷以來世世積累至成王而後備故繫之后稷而稱曾孫謂能繼后稷之緒也疆之則正其經界理之則分其土宜或南其

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上天同雲釋文曰冬爲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雨雪
雰雰雨音諭雰音芬○今日雰雰雪下貌益之以霢霂音脉木○釋天曰小
雨謂之霢霂○李氏曰杜詩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既優既渥優音憂渥音握
○蘇氏曰瞻卬解曰優多也○今日渥淶洽也既霑既足嚴曰霑潤也豐足也生
我百穀
次章述天時之和也雪爲豐年之兆冬將雪
則雲一色雪乃雰雰而下至春又益之以霢
霂之小雨既優而多既渥而淶既霑而潤既
足而豐故得生我之衆穀也
疆場翼翼場音亦○傳曰場畔也○錢氏曰翼翼整齊也○翼翼考見采薇黍
稷彧彧彧音育○傳曰彧彧茂盛貌曾孫之穡代檣傳曰斂之曰穡以爲
酒食畀我尸賓畀音秘○箴曰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
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
食之事齊音劑壽考萬年
三章述秋成祭饗之事也曰以井制各有疆
界場畔翼翼然整齊其黍稷彧彧然茂盛農
民喜悅歸恩於君以爲皆吾君之穡謂秋毫

皆君賜也以此黍稷爲酒食而祭祀畀我尸
與賔則吾君得壽考萬年之福此年豐民樂
祝頌其君之辭
中田有廬音閭○箋曰田中農人作廬以便其田事○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
野農時則出而就田須有廬舍○詩記曰後漢
注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
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
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廬舍二畝半疆場有瓜疏曰[illegible]
書傳未見君子稅民瓜以共祭祀者故地官場
人掌國之場圃而植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
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瓜瓠之屬郊特
牲云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之瓜

自今有司供之不稅於民嵗羅之上辭是剝是菹剝音駁菹音祖○董氏曰菹淹
菜也○今曰是剝謂以刀剝瓜削治之也是菹謂以瓜爲菹淹漬之也獻之皇祖
箋曰皇君也皇祖先祖也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四章形容民和之意也農民於田中作廬以
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瓜新熟願獻於天子
俾剝而削治之菹而淹漬之以祭祀而獻皇
祖令君得壽考之福也方其削治未定爲菹
故言是剝及已淹漬知是菹故言是菹天子
不賦民瓜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

欲獻之野人美芹之意民和而後神降之福
也
祭以清酒丘氏曰清潔之酒從以騂牲騂息營反○傳曰周尚赤也
享于祖考疏曰享獻也執其鸞刀傳曰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傳疏
曰鸞鈴也刀環有鈴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以啓
其毛箋曰毛以告純也○疏曰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云幽謂血也
楚語觀射父曰毛以示物韋昭云物色也是毛以告純取其血膋膋音聊○傳曰血
以告殺膋以升臭○疏曰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
火燒之合其馨香之物是升臭也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云卿大夫鸞刀以
刲取膟膋則此亦卿大夫也膟音律刲音奎
五章述祭祀之事也祭祀以清潔之酒
加以赤色之牲乃令卿大夫執持其有鈴之
刀以開其牲之皮毛以告純也又取其血以
告殺取其脂膋以升臭也○清酒二出箋以
旱麓清酒既載爲三酒之清酒以此詩祭以
清酒爲非三酒之清酒此詩之清謂玄酒也
酒謂鬱鬯五齊三酒也疏謂載則盛之尊中
可言三酒之清酒祭神三酒乃諸臣之所酢

不用之以獻神故此詩清酒非三酒之清酒要之詩人言清酒皆謂清潔之酒猶鳧鷖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鄭氏好以禮說詩率多牽強失詩人平易之旨此因祭字而爲異說耳○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云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也王氏及長樂劉氏以爲王執鸞刀以親殺與祭義異

是烝是享傳曰烝進也今曰烝昇祖妣不必以爲烝嘗之烝苾苾芬芬苾音弼又蒲結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疏曰皇美大之報以介福疏曰介大也萬壽無疆

木章述祭祀受福也是進是獻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祀禮於是則甚明著也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李氏曰數詩辭不同其意則一皆是言福祿之報本於祭祀又本於黍稷也張文潛云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脩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因事備而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安寧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

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
如此也此說盡之矣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詩緝卷之三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R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9976890

詩緝卷之二十三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甫田之什　小雅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疏曰思成王

甫田述徹法與畂秋報春祈及省耕倉箱之事

倬彼甫田倬音卓○桑柔箋曰倬明大貌○傳曰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今曰倬訓明大此詩無大意故止為明○曹氏曰言其事類然也○疏曰甫大也甫者廣大言之故為天下田也歲取十千今曰謂什一也百取十焉萬取千焉我取其陳朱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陳舊粟也食我農人食音嗣○今曰我農人自我也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疏曰今成王之時其萬民適南畝之内○南畝解見七月或耘或耔耘音云耔音子○傳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號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上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附根即此雝本也甽亦作畎晦古畝字也耨鉏也隤音穨謂下之也能讀曰耐黍稷薿薿薿音擬○朱氏曰薿薿茂盛貌

攸介攸止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烝我髦士傳曰烝進也髦也

首章述什一之賦及興助之事也幽王政繁賦重故詩人思古者什一之法言先王之時倬然明著於彼天下之田每歲百取其十萬取其千而已十者百之一千者萬之一其事至顯而幽王不察何也一夫受田百畝故少計之則百畝取其十萬者數之盈故多計之則萬畝取其千皆什一也上無過取故下有餘粟農人皆取其陳舊之粟以自養見農有餘粟自古以來歲事常豐也言食我農人者農人自我也農足於食故樂於耕今農民皆適南畝或耘以去草或耔以雝本其黍稷薿

薿然茂盛乃介以相助之止以休息之又烝進其髦俊之士也今指成王之時則自古者前乎此矣周之徹法自公劉始世世守之也周自上世以來徹法行而民富頻年屢豐至成王太平極盛之時農民樂業又進其秀民之能爲士者民生斯時何其幸耶此羨慕之辭今不然而思故也詩記曰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云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卽詩所謂髦士也○毛以爲十千言多其說太泛鄭以十千畝爲

一成萬畝之稅又啓紛紛之辯什一天下之中正十千者謂什一之法猶孟子千取百焉萬取千焉之意耳○舊說又以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爲上之人取以食之此以文害辭也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豈亦上之人復爲農夫采荼薪樗乎二文句法一同皆農人自我也古者藏富於民家給人足豈特上之人一一遺之食耶雖補助之法不廢而不給不足者亦寡矣○或以今適南畝爲成王今從

㦸疏以爲農民第三章曾孫來止方言成王
省耕也其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若卿大夫興
其賢者能者遂大夫帥其吏而興甿皆有司
之事也
以我齊明齊音資○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疏曰粢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云穀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與我
犧羊犧音僖○傳曰色純曰犧以社以方傳曰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疏曰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

土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爲后土後轉爲社故世人謂社爲后土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爲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爲后土中庸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言迎四方之神於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答趙商云后土轉爲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句音鉤我田既

臧箋曰臧善也農夫之慶琴瑟擊鼓箋曰周禮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毓曰春官籥章文也彼注云豳雅七月也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以御田祖御音迓○箋曰御迎也○傳曰田祖先嗇也○毓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務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祈甘雨毓曰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曹氏曰甘猶美也以介我稷黍箋曰介助也以穀我士女箋曰穀養也

二章述秋報春祈之事也以我明潔之齊穀與我純色之羊秋祭土神之社與迎四方氣於郊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謂民和年豐而後致力於神也至明年春又以琴瑟及擊土鼓以迎田祖神農而祭之以求長物之甘雨以介助我稷黍以穀養我士與女欲續豐年於無窮也

曾孫來止箋曰曾孫成王也○解見信南山以其婦子饁彼南畝饁音葉田畯至喜畯音俊二句解見七月攘其左右攘音穰○曹氏曰攘却也嘗其旨否禾易長畝易音異○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今曰論語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孟子曰易其田疇皆謂治也終善且有朱氏曰有

猶多也

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傳曰敏疾也

三章述成王親省耕之事也曾孫成王來田畝之時農夫務事使其婦子饁饋於南畝之中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却其左右之從者而親爲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民盡力於田故其禾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終善且有也成王無所譴怒而農夫自敏於田事不待督趣之也詩記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相親無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古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人善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錢氏曰稼禾也謂未刈時也○今日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疏云若散則相通此以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爲在田未刈之禾庾爲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錢以稼爲有藁之禾且言古之稅法近者納總總謂併禾稼納之今不從○詩記曰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鄭氏以稅言陋矣

如茨如梁○錢曰茨屋蓋也朱氏曰茨言密比也○傳曰梁車梁也○疏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錢以茨爲屋蓋孟子輿梁謂水上橫梁得容車度則高廣者也○錢氏曰橋梁也○今考經有二茨牆有茨楚楚者茨皆爲蒺藜此如茨如梁及嗟彼洛矣福祿如茨爲蓋屋茅茨非蒺藜也

曾孫之庾音愈

○曰庾露積之禾也解見楚茨 如坻如京 坻音遲○坻解見秦蒹葭○傳曰京高丘也○京解見鄘定之方中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朱氏曰箱車箱也○解見大東 黍稷稻粱 黍稷解見王黍離稻粱解見唐鴇羽 農夫之慶

詩記曰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大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四章述豐年民樂祝君之事也時和年豐禾穀充積農民喜悅歸恩於君以為皆吾君之稼吾君之庾謂秋毫皆君賜也未刈之禾曰稼其稼在田由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故如屋茅由平處視之則稼在上而見其高故如橋梁若使高處見其踈平處見其低則黍穧收矣露積之禾曰庾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中高地之坻有卓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始言稼則未刈也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載之此黍稷稻粱無所不有農夫之慶也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農夫喜慶不忘君恩祝君以福

祿壽考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矜音鰥。疏曰序不言思古以楚茨至此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補傳曰大田爲省斂而作其閔鰥及田祖與雨之祝蓋備陳田閒之事所謂稺穉秉穗皆省斂以助不給也

大田述耕種以致堅好稺穉以惠寡婦及省
斂祭方之事

大田多稼 今曰大田猶甫田謂天下田也。曹氏曰或宜高燥或宜下濕或利先種或利後種 既種既戒 種上聲。疏曰種擇其種也。箋曰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朱氏曰戒飭其具也 既備乃事以我覃耜 覃音掩耜音似。傳曰覃利也。耜解見七月 俶載南畝 俶音觸載音再。說文曰俶始也載事也。南畝解見七月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 傳曰庭直也。箋曰碩大也。曹氏曰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 曾孫是若 箋曰若順也

一章述耕種之事也天下之田廣大其種不
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既擇其種又戒
飭其具二者既已周備乃可以從事於耕至
春則以我覃利之耜始有事於南畝而耕之
既耕乃可以播種百穀種既善器又利耕者

致其力種又及其時故其生者既庭直而碩大順曾孫成王之意成王所重在稽事而農民能順其意也○或說既備乃事者備其事也亦通但詩中既順乃宜既登乃依皆二事也

既方既皁曹之上濁○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今曰生民傳一稃二米孚作稃○傳曰實未堅曰皁既堅既好今曰禾雖已堅實或大風所偃或遇雨所腐或旱霜所殺之敗則損壞而不好不稂不莠稂郎粱二音莠音酉○傳曰稂童粱也莠似苗也○釋文曰童粱草也說文作節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也○疏曰仲虺之誥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秕音匕去其螟螣去上聲螟螣音冥特○傳曰食心曰螟食葉曰特○疏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螣也螣亦作蟘○陸璣曰螟似虸蚄而頭不赤螣蝗也虸蚄音子方及其蟊賊蟊音謀○傳曰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疏曰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或說云螻蛄也食禾節言貪狠故曰賊也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云此四種蟲皆蝗也螻蛄音婁姑犍音虔○陸璣曰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長身而細耳無害我田穉音稚○說文曰穉幼禾也○今曰閟宮稙穉菽麥傳云後種曰穉疏云後種後熟以其遲晚故幼穉也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釋文曰秉執
詩也畀與也
二章述穀之生成無害若有神相之也既方
而生孚甲矣方則未成實既皁而成實矣皁
則成實而未堅既堅而成熟矣既好而無損
壞矣無童梁之稂無似苗之莠去其食心之
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無有害我
田中幼穉之禾者此田祖之神持此盡燒絕
之故無遺種也歸功於神以爲若有以相之
有渰萋萋渰音掩萋音妻○傳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
蒸爲濕潤渰浸萬物○朱氏曰萋萋盛貌興雨祁祁祁音岐○傳曰祁祁徐也○嚴曰祁
祁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丁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今
曰監本作祁俗本作祈誤也采蘩被之祁祁七月及出車采蘩祁祁韓奕祁祁如雲玄鳥來假
祁祁皆作祁有考見七月雨我公田雨音諭遂及我私雨疏曰此雨本主
爲雨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彼有不穫穉穫音鑊○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
小刈穫之所不及者○今曰亦以穉禾其熟遲晚未可刈也此有不斂穧斂上
聲穧音劑○疏曰穧禾之鋪而未束者○長樂劉氏曰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彼
有遺秉疏曰秉刈禾之把也○長樂劉氏曰秉謂束而聚藏之所不及者此有
滯穗滯音遂○疏曰滯穗滯滯之不穫也伊寡婦之利

三章述民喜雨之意及豐年惠及矜寡之事也有渰然而興之雲萋萋然盛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也興雨祁祁然安徐而不暴所謂雨不破塊也農民喜雨歸功於君謂此雨爲雨公田因及我之私田吾民皆蒙君之福也及穀熟收刈之時彼處有不穫刈之幼禾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維寡婦取之以爲利耳長樂劉氏曰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鰥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其豐盛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旣足爲不費之惠而亦不遺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殄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曾孫來止曹氏曰南田所言者耕時也大田所言者斂時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禋音因。詩記曰國語內史過云精意以享禋也以其騂黑傳曰騂牛也黑羊豕也。箋曰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黝音酉。疏曰毛以方社連文同用太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爲二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詩記曰陳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爲韻句是也與其

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四章述成王省歛而祭方也曾孫成王來田畝之時民皆以其婦之與子饁饋於南畝之中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成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報農功之成以其或赤或黑之牲與其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 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詩記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維水泱泱 泱音央○傳曰泱泱深廣貌 君子至止 朱氏曰君子指天子也○補傳曰六師萬年之詩可為王者之證 福祿如茨 㡬曰茨屋蓋也喩多○解見甫田

韎韐有奭 韎韐音昧閤奭興之入字亦作韐○傳曰韎韐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illegible]茅蒐茜也即茹蘆也解見鄭東門之墠○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以茅蒐草染之人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則士亦名韍矣彼注云子男大夫一命以子男大夫故言韍黝耳其實士止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奭赤色縕音溫黝音酉○王氏曰周官凡有女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

韎韋之跗注是也跗音夫〇今日采芑路車有奭以作六師曾氏曰作而行之也

洛為東都周未東遷之時雖宅鎬京而會諸侯則於東都以四方道里均也詩人瞻洛水之深廣思昔天子至此朝會諸侯其錫予之福祿如屋蓋茅茨之多若國有征伐之事又使服韎韐之飾其色奭然而亦以作六師而行之當是之時朝覲會同四海來假爵賞征伐自天子出何其盛也乃今泱泱之水猶昔也而無向來之盛事矣故傷而思之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鞞音丙琫必孔反亦作鞛珌音必〇傳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珧音遙璗唐之上濟璆音求玉也鐐音遼鏐音留珕音戾〇疏曰鞞刀鞘也說文云珧蜃甲也爾雅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鐐屬而不及於蜃用其甲以飾物鞘音笑刀室也〇公劉疏曰桓二年左傳云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率音律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天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為賜予之物其容刀以鞞盛之其上有琫之飾下有珌之飾天子能寵錫諸侯宜萬年保其國家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曹氏曰詁受福祿者均也○今曰蓼蕭采菽言萬福攸同與此一也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毓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不賢尚當然子若賢則居父位矣○曹氏曰葵丘之盟士無世官禮稱大夫不世爵春秋譏世卿自卿大夫以至於士皆不可世所可世者祿而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裳裳者華曹氏曰召南云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說文以襛爲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襛厚矣其葉湑兮湑須之上○錢氏曰湑猶沃也葉美如沃我覯之子覯溝之去○毓曰覯見也○長樂劉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我心寫兮寫解見蓼蕭及泉水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處音杵○譽處解見蓼蕭

興也此詩極言勳賢子孫之美而惜其不用也常棣以華鄂興兄弟此詩以華葉興家世裳襛厚之華其葉又湑然潤澤華葉上下相承猶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我見是勳賢

之子孫我心爲之輸寫愛其先人喜其有後
也稱是子必有名位蓋爲期望之辭而刺幽
王之棄絶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蘇氏曰色之上也○今日老子云夫物芸芸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蘇氏曰章文也維其有章
矣是以有慶矣錢氏曰有慶謂君寵錫之○今日王錫則有慶
是子文章之美如華之盛宜裳君之寵錫何
爲棄絶之乎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丘氏曰承韻便也我覯之子乘其

四駱音洛○解見四牡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解見皇皇者華
是子宜乘駟車六轡沃然榮耀于時何爲落
莫如此乎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錢曰君子斥其先人也右之右之君
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今人見有佳子
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
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
則無所不有有謂所蘊不竭也惟其所有如

此是以子孫肖似之然則幽王不唯棄材且
忘舊德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疏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交交桑扈（賦曰交交往來貌○曰桑扈有二種此色之竊脂者也○解見小宛）有鶯其羽（傳曰鶯然有文章）君子樂胥（今曰賦以君子指王者朱氏以為指諸侯今以為泛稱古之君臣○兩無正賦曰胥相也）受天之祜（胡之上濁）

此桑扈色之竊脂者交交然飛而往來其羽有文章鶯然可愛喻君臣以禮文相接粲然可觀也胥相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交際相與禮文行焉而君子樂於相與是好禮不倦宜其受天之福也刺幽王君臣不然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傳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彩四張鶯然可愛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丙○曹氏曰屏塞門所以蔽外也）

禮者所以辨上下正紀綱誰敢侮之宜足以
屏蔽萬邦也曹氏曰魯秉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
之屏之翰。傳曰翰幹也。解見文王維周之楨百辟爲憲幾曰辟君
也。傳曰憲法也不戢不難戢聚斂之入。幾曰戢斂也。受福不那傳曰那多也。今曰爲須猶與那與

承上文之意言君子能以禮爲國屏翰則諸
侯皆以之爲法而謹於禮矣使其不自戢斂
不自畏難則受福必不多矣曹氏曰在秦而不能自戢則放

逸而無檢在易而不知思難則輕驕而生患若是則福不盈眥而禍隨其後矣眥音漬又
音劑
兕觥其觩兕詞之上爲觥音肱觩音求。幾曰兕兕觥罰爵也。解見卷耳。詩記曰兕觥如卷耳疊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頌作
捄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聲萬福來求今曰萬福來求猶淮夷來不言來淮夷古人之語多倒

兕觥所以罰不敬者觩然其角上曲設之所
以爲酒戒也美酒人所在過則反亂常思溫
克則兕觥設而不用矣彼古人交際之間無

所敖慢是來求多福也言福備於我在反而求之耳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音寃鴦央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幾曰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 傳曰鴛鴦匹鳥○幾曰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疏曰必待其長大能飛乃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也 畢之羅之 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畢則執以掩物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羅則張以待物 君子萬年 幾曰君子謂明王也 福祿宜之

興之不兼比者也先王之時入澤設罻皆有時殺胎殰巢皆有禁合圍掩羣皆所不爲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之鳥待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又張羅以網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詩考而受福祿也毛氏謂之興孔氏謂舉其物以興其餘興之不兼比者也 長樂劉氏曰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恤物之道其能

及於是聊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鴛鴦在梁（詩記曰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戢其左翼（戢眷之入。曰戢斂也。白華箋曰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疏曰舉其雄者而言耳。解順箋語曰或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竭澤而漁則無魚焚山而狩則無獸畢羅取之不盡故有鴛鴦在於魚梁其雄者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遂其性也

乘馬在廄（乘鄭如字徐去聲廄音救）摧之秣之（摧音挫秣音末。箋曰摧今莝字。說文曰莝斬芻也秣秣馬穀也）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艾音刈。傳曰艾養也）

天子所乘之馬飼之宜厚今其在廄無事則摧之以芻有事乃秣之以穀不常秣之愛國用也所乘者如此他馬可知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頍音跬） 諸公刺幽王也（疏曰同姓諸公） 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樂音洛）、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疎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之尊者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但詩人優柔之辭，先從宴樂上說來，以漸及危亡警懼之意，故讀者不覺，眞謂刺不能宴樂同姓而已。當是時，驪山之禍將作，人情凜凜，不保朝夕，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其宴樂哉。○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不覺也。有言古不言時而意在刺時者（如甫田采菽之類） 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于田全述叔段之事而實刺鄭莊，椒聊全述沃之盛強而實刺晉昭） 有首章便見意，餘章變韻成歌者（此類甚多） 有前數章皆含蓄，而末章乃見意者（如載驅之類） 有首尾全不露本意，但中間

冷下一二語使人默會者如碩人猗嗟之類有言輕而意重者如凱風言母氏勞苦而不言欲嫁有先從輕處說起漸漸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亂而先歎征役之勞頍弁刺危亡而先說不宴樂同姓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

有頍者弁傳曰頍弁貌皮弁也○說文曰頍舉頭貌○嚴氏曰舉首則弁愈高○嚴曰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疏曰王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人燕之服皆其與群臣燕之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玄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群臣用玄冠親同姓用皮弁也賓之初筵三章箋云其祭末王與族人燕而經云側弁之俄是燕同姓用皮弁之事也實維伊何嚴曰實猶是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嚴曰旨嘉皆美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蔦音鳥蘿音羅○傳曰蔦寄生也○疏曰陸璣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色○曰女蘿今兔絲子也即桑中所謂爰采唐矣○釋草曰唐蒙女蘿女蘿兔絲○陸璣曰毛云松蘿也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兔絲子也非松蘿松蘿自蔓延松上而生與兔絲殊異本草經云蔦為女蘿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也○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兔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平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施于松柏施音異○疏曰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未見君子嚴曰君子斥幽王也憂心奕奕音亦○傳曰奕奕然無所薄也○疏曰憂則心遊不定既見君子

庶幾說懌音悅亦

天子弁同姓則服皮弁今幽王服其皮弁頍然舉首則弁愈高宜何爲乎宜弁同姓也酒旨殽嘉非不足於禮也所與弁者豈異人跪遠者乎皆兄弟至親非有他故無嫌疑也何爲不行乎蔦與女蘿延于松柏之上視松柏以爲命松柏殞則二草亡矣猶族人依託於王亦視王以爲存亡也今王跡遠族人使之不得親近故我未見王則憂心奕奕然無所薄既見王則庶幾喜悅一見之間所繫憂喜如此者以死生存亡同之思得効其忠告豈爲區區之禮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音基本亦作其。箴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楊氏曰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時有考見魚麗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音柄韻亦作丙。傳曰怲怲憂盛滿也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傳曰臧善也

庶幾王之改圖而爲善猶庶曰式臧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牋曰阜猶多也豈伊異人兄弟甥舅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如彼雨雪雨去聲先集維霰音線。牋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號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雨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氏曰粒雪也死喪無日喪去聲。牋曰無有日數。今日言不久矣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推親親之恩當由兄弟以及甥舅也霰集雪即繼之不待遲久喻死亡之兆已見近在旦夕無多日矣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見王爲憂既見王爲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於今夕蓋王今維宜宴而已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甚迫矣所以警告於王者至剴切矣族人之情迫切如此豈真望王

宴樂之哉○見即上二章未見既見之見謂見王也君子即上二章所指王也詩記以上二章君子爲幽王末章君子爲族人自相語非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音轄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褒姒解見正月無道並進讒巧敗國敗音拜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傳曰間關設舝也○疏曰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錢氏曰間關猶綿蠻也軑轄之間須密故設之難○釋文曰舝車軸頭鐵也○舝解見邶泉水思孌季女逝兮孌音臠○傳曰孌美貌○錢曰逝往也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音活○德音解見假樂○傳曰括會也雖無好友好去聲式燕且喜錢曰式用也○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

大夫言巳欲間關然設其舝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以此車往迎之我非饑也非渴也欲得有賢譽之女來與王會如饑渴耳時褒姒方寵而大夫欲別求淑女以配王則嫉褒姒甚矣凡人得同志相愛之友則飲酒樂甚若

迎得此賢女以配王則我心自喜樂雖無同好之友但尋常之人亦可與之燕而喜樂也

依彼平林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有集維鷮音驕○曰鷮長尾雉也○疏曰鷮是雉中之別名○陸璣曰微小於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其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叢毛長數寸如雄雉尾角也其肉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麃者似鹿而小也鷮音蕎麃音標○山陰陸氏曰薛綜云雉之健者爲鷮尾長六尺辰彼碩女傳曰辰時也○疏曰碩大也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譽去聲射音亦疏曰射厭也

王后褘衣畫翬翟者雉之五彩成章者也鷮亦雉之一種故以喻后妃言依然茂盛之平林有集止者維鷮雉與王宮之貴宜有賢女居之也當今王之時若彼碩大賢女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我將燕樂相慶且稱譽之悅慕爾碩女無厭也悅彼所以惡此也幽王昏亂法家拂士之言不見聽矣所信惟婦言故思得賢女教誨之耳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錢氏曰女作詩者相謂也式歌且舞

若得此賢女以配君子則我不必旨酒嘉殽亦與朋友飲食相樂且相謂曰彼賢女雖無恩德及汝然相與歌舞不能自已也樂賢女如此則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嚴曰陟登也析其柞薪析音錫柞音鑿○今考釋文於此詩析獨子洛反音作也至采菽維柞之枝作兩音云子洛反又音作至緜作棫拔矣又獨子音路反止是一木自為參差今皆音鑿許音同○析曰柞櫟也即唐鴇羽所謂栩也解見鴇羽其柞薪其葉湑兮湑須之上○嚴曰湑茂盛也○錢氏曰湑猶沃也葉如沃鮮我覯爾鮮上聲○嚴曰鮮善也○錢氏曰希有也我見君爾者鮮矣我心寫兮陳氏曰析薪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可輸寫而無憂矣○寫解見蓼蕭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上行去聲下行如字○傳曰景大也四牡騑騑音非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此歎淑女之賢也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賢女如高山景行之可尊仰也故我願具四牡之馬騑騑然行而不息調其六轡如琴聲之相應以往迎此賢女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言新昏則外其舊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傳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往來之飛聲。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止于樊音煩。傳曰樊藩也豈弟君子讀曰君子謂王者也無信讒言

蠅能汙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蟣善類蟣音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爲青蠅集于在外之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也喻讒人爲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惟王者持心樂易無信讒言則小人不可得而入矣持心猜忌則讒易入詩記曰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在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丘氏曰謂植棘爲藩也。今曰以棘爲藩謂荊棘之棘解見楚茨讒人罔極罔極解見衛氓交亂四國李氏曰四方也

讒言無有窮極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

亦以交亂其禍甚大矣

營營青蠅止于榛傳曰榛所以爲藩也讒人罔極構我二人箴曰構合也。朱氏曰巳與聽者爲二人

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媟音薛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沈直林反湎音免液音亦。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樂記說樂之遷云詠歎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也

毛氏以大侯既抗爲獎射鄭氏以爲大射董氏云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爲大射二章爲獎射記取之今從詩記

賓之初筵箴曰筵席也初卽席也。蘇氏曰先生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獎禮左右秩秩丘氏曰謂據筵上左右之人。蘇氏曰秩秩有序也籩豆有楚曹氏曰楚潔也。解見曹蜉蝣衣裳楚楚殽核維旅傳曰殽豆實也。箴曰豆實菹醢也籩實有桃梅之屬。今曰旅衆也言品之多酒既和旨飲酒孔

偕 箋曰偕齊一也 鍾鼓既設 箋曰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縣音玄○疏曰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縣改之矣大射不言改縣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 舉醻逸逸 ○朱氏曰舉所奠之醻爵也○曹氏曰逸逸然整而叙 大侯既抗 傳曰大侯君侯也抗舉也○箋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 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疏曰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詩記曰鄉射禮注云耦比選其材相近者也 獻爾發功 箋曰獻猶奏也各奏爾發矢中的之功 發彼有的 傳曰的質也○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正音征 以祈爾爵 傳曰祈求也○疏曰射義云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觶音志酒器也弣音撫把中也○曹氏曰求免於罰爵而已

首章述古人將祭大射擇士先行燕禮也賓

之初卽席也賓主分爲左右秩秩然有序籩豆楚而潔淨殽實於豆核實於籩其品甚衆酒既和調而旨美飲酒之人甚偕而齊一矣又設鐘鼓以爲樂醻則賓奠爵而不舉至旅乃舉所奠之醻爵旅醻交錯逸逸然整而暇也君侯謂之大侯既抗舉之弓矢又皆張之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射者與其耦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發矢中彼正鵠之的以求免爾之罰爵論語所謂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舊說謂求勝以爵不勝者不若射義求中以辭爵之爲寬大也䟽曰毛以此篇爲燕射鄭則爲大射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卽與射於寢此三者其處不同其侯亦別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彩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三者別文皮侯卽大射也五彩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春官奏彼注云作也將祭與羣臣射以作其容體與之事鬼神

籥舞笙鼓䟽曰籥管也○解見簡兮樂既和奏烝衎烈祖衎看

之矣○嚴曰烝進也衎樂也○王氏曰烈業也以洽百禮○嚴曰洽合也騐曰百禮
事神之衆禮也百禮既至有壬有林傳曰壬大也○李氏曰林盛也○今
曰大謂主祭者衆謂助祭者錫爾純嘏音假○嚴曰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
子孫其湛音耽○曹氏曰宗族皆烈祖之子孫○鹿鳴傳曰湛樂之久也其湛
曰樂音洛各奏爾能賓載手仇蘇氏曰載則也○董氏曰仇匹也所
謂耦也室人入又王氏曰室人士黨也酌彼康爵傳曰酒所以安體也
以奏爾時蘇氏曰薦之以時物也○時物解見頍弁時有考見魚麗
上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此章
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也方祭之

初秉籥而爲文舞舞入而笙鼓交作樂聲既
和平而具奏進以衎樂其烈祖以會合其事
神之衆禮有大謂主祭者指君也有衆謂助
祭者指卿大夫及諸侯也君臣皆當神之意
於是尸傳嘏辭云賜爾君以大福爾與子孫
宜相與湛樂助祭者皆烈祖之子孫湛者樂
之久令其從容燕飲也主人既受嘏辭於是
相與湛而爲樂留族人以燕燕而又射各奏
其技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皆善

射也射畢酌彼安爵而薦之以時物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如字○傳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顧禮也曰既醉止威儀幡幡音翻○傳曰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輕數也舍其坐遷舍音捨屢舞僊僊王氏曰僊僊軒舉之貌其未醉止威儀抑抑傳曰抑抑愼密也曰既醉止威儀怭怭音弼○傳曰怭怭媟嫚也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董氏曰秩序也

三章以下陳幽王君臣飲酒則不然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謹至於既醉幡幡然失威儀舍其本坐遷向他處數數起舞僊僊然軒舉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方其未醉威儀尚抑抑然謹密至於已醉威儀乃怭怭然媟嫚是曰既醉昏亂無次不知其秩序矣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音豪呶音譊○傳曰號號呼也呶讙呶也○牋曰唱叫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音欺○王氏曰僛僛傾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牋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側弁之俄牋曰側傾也俄傾貌屢舞傞傞音蓑又音瑳○傳曰傞傞不止也既醉而

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賓既醉而呼號讙呶亂我籩豆之列屢舞僛僛然傾側蓋既醉則不自知其過郵也又傾側其弁而俄俄然不正屢舞傞傞然不止賓既醉而出則可以皆受其福言得禮也醉至若此而不出是自伐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令儀耳今何其不令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從謂就人之位而與言也無俾大怠大音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去聲又如字○箋曰由從也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傳曰羖羊不童也○箋曰羖羊之牲牝牡有角三爵不識箋曰獻也酬也酢也矧敢多又

今此飲酒或有醉者或有醒者立之監以正其禮佐之史以書其過政欲防失禮者也彼醉者失禮而不善乃反以醒者爲恥非立監史之意也此醒者遂相告以彼人已醉勿就其位而與之言與之言則彼愈更號呶是使

之大爲怠慢也吾等醒者但自持謹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耳非不欲忠告於彼彼醉人不可告語也童羊無角羖未有無角者彼醉人之言如使人出童羖以無爲有言語無倫如此蓋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又多飲何由可與語乎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詩緝卷之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376891 v.21

詩緝卷之二十四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魚藻之什　小雅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鎬豪之上濁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此詩止刺幽王後序因詩有在鎬之文遂云思武王耳

魚在在藻[illegible]曰藻水草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補傳曰水必淺涸然後魚在藻間此乃魚窘迫之狀喻民處亂世其處迫恐懼亦若魚之在藻也。藻解見采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頒其首 頒音焚○傳曰頒大首貌○補傳曰首大而尾長乃魚之淸者 王在在鎬 今曰王幽王也 豈樂飲酒 豈樂音愷洛○疑曰豈亦樂也

興也水深則魚樂所謂躍淵縱壑相忘於江湖者也今魚何在乎淺水生藻而魚在焉露其頒然之大首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喩民之窮蹙窘迫也幽王何在乎在鎬京豈樂而飮酒民安而後君安今民失其所而王獨樂其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莘音詵○傳曰莘長貌 王在在鎬飮酒樂豈

潛魚願深渺今旣露其首復驚逝而露其莘然之長尾蓋在淺水之處故逃竄窘迫首尾俱見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補傳曰蒲生於岸始依此以匿其形耳 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音儺○幾曰那安貌

藻猶在水之中蒲生近岸則水又淺矣愈更窘促也幽王在在鎬安然以居不知危亡之將

至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音叔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音潮不能

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數音朔君子見微

而思古焉疏曰周本紀云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

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

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繒音晴國名也

采菽采菽箋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藿○菽解見小宛筐之筥之筐音

匡筥音舉○筐筥解見采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予音與雖無

予之路車乘馬乘去聲○疏曰賜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解見韓奕又

何予之玄袞及黼傳曰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卷音捲○牋曰玄衣而

畫以卷龍也○疏曰龍首卷然謂之袞畫之黼則刺之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

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司服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

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

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

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

之玄焉鷩音鱉毳尺銳反蜼位柚壘三音○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詩記曰上公之

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王饗諸侯以太牢其鉶羹之芼牛則以藿菽豆之葉也言采菽葉而盛之筐筥知用太牢之盛禮以饗諸侯也饗則有車馬衣服之賜以爲宥故言此諸侯之來朝也有何物以錫予之雖無以予之尚與之以路車及駟馬有車馬以賜之而言無予之蓋其意猶以爲薄也車馬之外又有何物予之又以玄衣畫龍之袞及刺斧之黼裳好之之意無已也袞黼上公之服舉尊者言之古者懷諸侯之道如此而今不然也

觱沸檻泉 觱沸音必弗檻銜之上濁。○傳曰觱沸泉出貌。○釋水曰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言采其芹 音勤。○幾曰周禮芹菹鴈醢。○釋草曰芹楚葵。○郭璞曰今水中芹菜。○山陰陸氏曰一名水英芹潔白而有節其氣芬芳而味不如蓼之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蜇音淅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 音譬徐音沸。○傳曰淠淠動也 鸞聲嘒嘒 音諱。○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嘒嘒細聲之細則無蹶驟驅故也 載驂載駟 四馬

驂七南反駟音四。蘇氏曰既駕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君子所屆長樂劉氏曰屆至也

觱沸然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其芹菜以爲饗諸侯之葅也諸侯來朝之時觀其旂旂則淠淠然動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細言雍容中節也見其驂駟之馬是諸侯來朝而至也

赤芾在股。芾音弗股音古傳曰諸侯赤芾邪幅赤芾詳解見曹候人朱芾解見采芑。箋曰脛本曰股邪幅在下幅今音逼舊音福。今考內則幅及桓二年左傳帶裳幅舄幅偪字異皆音逼。箋曰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疏曰縢緘也言行而緘束之彼交匪紓朱氏曰交際也傳曰紓緩也天子所予樂只君子樂只音洛止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諸侯來朝服其赤芾而在股又著邪幅偪束其脛而在下彼交際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天子由是賜予之樂哉此諸侯天子之所錫命而福祿之所申重也

維柞之枝柞音鑿。曰柞櫟也即唐鴇羽所謂栩也解見鴇羽。曹氏曰柞堅忍之

木其新葉將生故葉乃落蓋附著之甚固也其葉蓬蓬傳曰蓬蓬盛貌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殿顛之去聲傳曰殿鎮也樂只君子萬福
攸同解見蓼蕭平平左右平平音駢○傳曰平平辯治也○疏曰堯典平章百姓
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亦是率從
興也柞有枝枝有葉蓬蓬然盛葉以芘枝枝
以衛幹枝葉相承而根本堅固喻諸侯及其
臣上下相承以衛天子而國家乂安也故曰
樂哉此諸侯能鎮天子之邦也樂哉此諸侯
均受其福其左右之臣亦皆平平辯治相率

以從王命也長樂劉氏曰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
所及然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
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纚音弗离○傳曰紼繂也纚緌也繂音律○疏曰繂
孫炎云繂大索也李巡云繂竹爲索所以繂持舟者繂亦作繂○郭璞曰緌繫也樂只
君子天子葵之葵音逵○傳曰葵揆也○疏曰天子之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
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膍音毗○傳曰
膍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傳曰戾至也
興也楊舟浮於水上汎汎然無所定舟人以

紼而纚維之喻諸侯離合不常天子以恩禮維持之也樂哉此諸侯天子能揆度其親疎隆殺之宜而錫予之序所謂錫命以禮也又厚之以福祿宜其優游自得而戾止於天子之庭矣何幽王之不然也○左傳云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如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瑴（音角）馬三疋君子以爲非禮又以鞶鑑賜鄭遂失鄭伯之心皆是不能揆度其宜也（事見莊十八年）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解見王葛藟）而好讒佞（好去聲）骨肉相怨（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今曰西漢燕刺王旦傳云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刺音棘）故作是詩也（詩記曰前漢書杜鄴云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此詩皆言王無恩於骨肉骨肉怨之欲王厚親親之恩以消平之也

騂騂角弓（騂息營反韻作解○傳曰騂騂調利也）翩其反矣（翩音篇○）

朱氏曰翩反貌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嚴曰胥相也

興也騂騂然調利之角弓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喻親族親之則附踈之則離今王踈遠親族親族之心皆離猶弓之弛翩然而反矣王於兄弟同姓之親昏姻異姓之親不宜相踈遠如是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今曰民猶人也指族人也詩書稱先民皆訓人○嚴曰胥皆也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幽王踈遠親族之人不以骨肉為念則親族之人亦皆自相踈遠矣由此爾實教之以偷薄故人皆視傚之也

此令兄弟令去聲○嚴曰令善也綽綽有裕綽處若反裕音諭○傳曰綽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瘉音愈○傳曰瘉病也

王無恩於親族親族之中有令善者固綽綽然寬裕不以介意其不善者則相與怨讟而為患矣

民之無良嚴曰良善也相怨一方朱氏曰彼一方也○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受爵不讓錢氏曰酒爵也至于已斯亡今曰失意杯酒之間

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不能參彼己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己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欲王闊略兄弟之小過也相怨一方卽序所謂骨肉相怨也

老馬反爲駒解見漢廣不顧其後如食宜饇食音嗣饇於之去○傳曰饇飽也如酌孔取

兄弟小過讒人乘間而入遂指老馬爲駒顛倒是非不顧忌其後矣讒言無實久則自敗而小人不恤也小人肆爲讒間如食者但欲飽飫酌者但知多取豈復更有斟酌言不顧親疏輕重之義也

毋教猱升木○毋音無猱奴刀反○箋曰毋禁辭陸璣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玃俱縛反音玃今日柳子厚憎王孫文云猨之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猱卽王孫也杜詩覓胡孫是也如塗塗附傳曰塗泥也附著也君子有徽猷傳曰徽美也箋曰猷道也○小人與屬音屬○箋曰連屬也

讒人爲惡如獼猴升木本自能之無所事教王今又信任之是教獼猴升木也骨肉以小嫌得罪而又使讒人交鬬之如塗泥又以塗泥附著之則相與爲一牢不可破矣君子如用美道則小人皆連屬而相親況骨肉乎

雨雪瀌瀌。（雨音諭瀌音標從韻䟽曰瀌瀌雪盛貌）見晛曰消（晛年之去。傳曰晛日氣也）莫肯下遺（箋曰遺予也）式居婁驕。（婁音屢。今曰居如居之不疑之居解見下篇居以凶矜。詩記曰屢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王既信讒則兄弟之間遂成疑怨如雨雪瀌瀌而盛陰氣凝積也雪雖盛纔見日氣則消融非難去也喻兄弟一見王有恩意則疑怨皆釋然矣柰王莫肯以恩下及骨肉數數驕慢居之不疑言無遷改也

雨雪浮浮（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見晛曰流（傳曰流而去也）如蠻如髦（髦音毛當音謀。傳曰蠻南蠻也。䟽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云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我是用憂

王親骨肉如夷狄然是無可回之意我是用憂之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菀音鬱)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去聲)諸侯皆不欲朝(音潮下同)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傳曰菀茂木也)不尚息焉(箋曰尚庶幾也)上帝甚蹈(音悼○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傳曰蹈動也○曹氏曰躁動之貌)無自暱焉(傳曰暱近也)俾予靖之(歐陽氏曰靖安也)後予極焉(傳曰極至也)

興也諸侯之欲朝者言有同儕告之曰有菀然茂盛之柳行道之人豈不庶幾就之而止息乎猶王者有芘下之德諸侯豈不欲依歸之以求芘乎今王方肆暴虐甚躁動而不常無往暱近之以自取禍遂使我且安靖以待其改然後至周以朝蓋教以避禍之計也上帝斥王也諸侯之欲朝者聞人言而遂止則皆不朝矣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愒音棄韻亦作憩○傳曰愒息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瘵音再鄭音際○傳曰瘵病也)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李氏曰邁往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傅音附○鄭氏曰傅至也彼人之心補傳曰彼人乃諸侯自指其同列也于何其臻幾曰臻至也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此諸侯見同儕數以避禍遂言鳥則能高飛至天不在人間彼亦人耳而教我不朝其心欲何所至乎歎人心無所繫屬其咎有在矣故又歎言爾何爲使我靖以待之乎王方自居以凶暴驕矜不肯遷改也詩記曰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傅說告高宗云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大居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長音掌從容有常從七容反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復扶又反

彼都人士朱氏曰王都也○今曰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狐裘黃黃疏曰禮記緇衣引此註註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服矣○詩記曰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註云君子士大夫也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褎亦作袖綃音消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朱氏

曰章文章也行歸于周行去聲萬民所望音亡

一章述古之長民者序所謂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也彼指古人稱彼以形此也京師首善之地四方所視傚此詩又周人所作故述王都之俗士謂男子也言古者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旣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德行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爲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士若專以爲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爲士大夫則下章臺笠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媚其婦維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子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緇音資撮七活反○臺莎草也解見南山有臺○傳曰緇撮緇布冠也○箋曰緇布冠儉且節也○疏曰撮是小持其髻而巳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以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彼君子女曰號

都人有君子之德音其家之女綢直如髮綢音籌○說文曰綢密也○錢氏曰言其髮美○解頤新語曰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髢爲高髻之類—我不見今我心不說音悅

二章述王都之民俗序所謂民德歸壹也言古者都人之男子其戚者以臺草爲笠以緇布爲冠撮持其髮謂之緇撮見儉素也彼君子家之女其爲髮密而直如其本髮亦儉素也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緊梳則順其髮性之直故曰密直如髮疾時奢淫故

我不見如此之風俗我心思之而憂也解頤新語曰說者以綢直如髮爲女子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頗爲穿鑿且女子情性操行豈外人所能知下章卷髮如蠆髮則有興則不能爲譏安有一詩三言髮而以一爲比二爲賦可乎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琇音秀○解見衛淇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音姑毛如字○嚴曰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疏曰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云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與周室爲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鄭石癸云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朝如字○李氏曰周之所

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曰苑猶屈也積也

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苑音允徐音鬱○牋

瑱以琇爲之塞實其耳此及下章皆指男子之貴者尹氏姞氏有禮法之家也人見此都人之女皆謂之尹姞氏之女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傳曰厲帶之垂者疏曰垂帶之貌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卷音拳蠆勑邁反○說文曰長尾爲蠆螫尾爲蠍○牋曰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上曲卷然螫音釋揵音牽舉也○疏曰禮斂髮無卷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我不見兮

言從之邁牋曰邁行也

男子之帶垂而爲厲女之髮末卷曲如蠆之尾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行邁也

匪伊垂之牋曰伊辭也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傳曰旟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牋曰盱病也

士非故欲垂此帶帶自有餘而垂也女非故欲卷曲此髮髮自旟揚也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我不見此人云何乎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李氏曰序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也非是刺怨曠者也時多征役久勞于外其所以怨曠也

終朝采綠傳曰自旦及食時爲終朝○曰綠木賊也○釋草曰菉王芻○歲曰易得之菜也○郭璞曰卽菉蓐草也蓐音辱○陸璣曰草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傍生如草其草羅礪可以洗擦蒭及盤桃利於刀錯脩呼爲木賊彼土人謂爲綠竹不盈一匊匊音菊○傳曰兩手曰匊予髮曲局傳曰局卷也薄言歸沐李氏曰薄辭也

興也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滿兩手之

匊怨曠而心不在焉故也婦人夫不在家不爲容飾髮久不櫛則曲局而不舒展庶幾其夫之歸而沐之望之之辭也

終朝采藍藍盧談反○歲曰藍染草也○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不盈一襜襜尺瞻反○傳曰襜衣蔽前也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詹音瞻○朱氏曰詹與瞻同

去時約以五日而歸今六日而不見時未久而怨何也古者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辭也

之子于狩[箋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言韔其弓[韔音暢○小戎傳曰韔弓室也○疏曰謂射訖韔弓納于韔中也]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疏曰綸謂繩之作繩也繩以生絲爲之]

言其夫在家之時往獵射訖我則爲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爲之綸作其繩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

其釣維何[疏曰承上章釣文在下接而中之]維魴及鱮[魴音防鱮音敘][魴解見陳衡門鱮解見敝笱]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觀今如字舊音貫○][程子曰薄言發語辭]

言其君子在家之時釣得魴鱮之魚傍有觀看者以人觀其夫善釣爲榮也今久不歸故思而述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膏音誥]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召音邵○疏曰召伯召穆公也]

芃芃黍苗[芃音蓬芃芃從補傳棫樸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朱氏曰悠悠遠行之意]召伯勞之[勞去聲]

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蓋營謝平淮二役

皆南行之事也興也南方去周最遠故周人以南方之役爲勞四月之刺是也宣王之時召穆公既營謝邑又平淮夷頻有事于南戍役勞矣而穆公能推宣王德意以慰藉撫存之故荐遠役而民不怨幽王君臣不恤其民此詩思古言芃芃然短小而盛之黍苗有陰雨以膏潤之悠悠然南行之人有召穆公以勞慰之刺今不然也

我任我輦任音壬輦音連○牋曰有負任者有輓輦者○疏曰任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車人輓以行

我車我牛牋曰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傍去聲○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在前曰牽在傍曰傍上文將車謂車中有牛而將之此牛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

我行既集牋曰集猶成也蓋云歸哉呂氏曰蓋不定辭也

二章言營謝之役蓋任輦車牛是工役之事也召穆公之營謝也知役夫之勞故皆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營謝之功已成蓋云歸哉示以歸期安其心也

我徒我御牋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

我師我旅牋曰五百人爲

旅五旅為師春秋傳云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我行既集蓋云歸

處

三章言平淮之役蓋徒御師旅是兵行之事

也

肅肅謝功（箋曰肅肅嚴正之貌○朱氏曰謝功功謝邑之事也○謝解見崧高）召伯營之（箋曰營治也）烈烈征師（箋曰烈烈威武貌）召伯成之

四章以下又總言營謝平淮一役肅肅然嚴整者謝邑之功實穆公營治之言營謝也烈烈然威武者征行之師實穆公成之言平淮

也

原隰既平（傳曰土治曰平）泉流既清（傳曰水治曰清）召伯有成

王心則寧

營謝有徹田土之事平淮有徹疆土之事皆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寧矣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諸氏曰桑有衣被人之德○傳曰阿然美貌其葉有難音儺○傳曰難然盛貌既見君子其樂如何樂音洛

興也桑嘉木也可以爲衣故南山有桑以喻賢者今桑之在隰枝條阿阿然而美其葉又難然而盛喻君子在野雖處窮約而英華發外也我若見此君子其樂如何哉樂君子如此見其惡小人深矣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長樂劉氏曰謂長茂光澤如膏之沃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如字○傳曰幽黑色也○疏曰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傳曰膠固也○王氏曰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箋曰遐遠也○今曰謂相與語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心乎言由中也詩人言我出於中心愛此君子以君子遠在郊野不得相與語也凡懷人者滿懷欲言思得一見而傾寫之也我藏之

於心何日而忘之乎謂思慕君子常在念也
○舊說謂爲思竭忠愛以裨補之賢者相與
固有切磋忠告之益但此詩方思賢者以鄙
在位之小人未暇言忠告之意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花周人刺幽后也嚴曰幽后褒姒也幽王取申女
以爲后取如字○嚴曰申姜姓之國也又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
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解見正月孽魚列反○嚴
曰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疏曰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榦庶子比枝孽而王
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爲去聲○嚴曰王不能治已不正故
也○曹氏曰孽妾子謂伯服也褒姒所生宗適子謂宜臼也申后所生

白華菅兮菅音姦○傳曰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璣曰似茅
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韌音刃與肕同○疏曰野菅漚之謂之菅因
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白茅束兮之子之遠遠去聲○嚴曰之子斥幽王
也俾我獨兮陳氏曰我申后也下同

興也白華柔韌宜爲索則刈取之漚以爲菅
白茅不可用則以纏束白華而已菅喻后茅
喻妾以賤承貴宜也今幽王亂貴賤之序而

遠我使我窮獨失所也周人代申后言之

英英白雲傳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疏曰以亦有雲者露氣緻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昬亦是露之雲也露彼菅茅天步艱難程子曰天步時運也之子不猶程子曰猶如也

首章既以菅茅喻申后故次章言王之恩澤當均及之如白雲之覆露菅茅皆蒙潤澤也今天運艱難而幽王不如是也幽王不道而歸之天運謂已所遭之不幸耳

滮池北流滮符彪反流二反。傳曰滮流貌。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豐鎬之間唯豐水也。今曰此止言池非指豐水也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

池水滮然北流則止能浸彼在北之稻田耳喻幽王之澤有所偏也申后既黜嘯歌而至於傷懷以念王也。鄭氏以碩人爲褒姒詩記從丘氏以爲幽王此詩皆代申后之言則嘯歌傷懷當爲申后念王也下文言念子懆懆視我邁邁亦夫婦之辭也念與此念字同

樵彼桑薪錢氏曰取薪曰樵卬烘于煁卬音昂烘火東反煁音諶○傳曰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烓音恚○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上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者人之所賴以衣不宜以爲薪今樵取之以爲薪又不以供爨炊而乃烘燎于烓竈止以照物猶棄妻之失職故申后念王而心勞也

鼓鐘于宮疏曰鼓擊也聲聞于外聞音問念子懆懆懆音慘驗之上說文七倒反○釋文曰懆懆憂不申也視我邁邁王氏曰邁邁忿遠我而不顧也

擊鐘于宮其聲則聞于外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我念王則懆懆而愁不申王視我則邁邁而不顧曹氏曰鼓鐘于宮雖人之所不見而聲聞于外不可掩也幽王之廢申后必加以離明之罪人之所不見者而其心本主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有鶖在梁鶖音秋○傳曰鶖禿鶖也○山陰陸氏曰性貪惡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啗蛇劉楨魯都賦云鮮鶚鶖鶖色蓋青也○疏曰梁魚梁也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似鶴而貪濁非鶴比也今鶖據魚梁而飽鶴遠引在林而饑喻褒姒進而申后黜王清濁無別矣我申后念王而心勞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解見鴛鴦）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在魚梁之上以右翼掩其左翼舉其雄者言之鴛鴦能好其匹之子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扁音褊○傳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蘇氏曰扁卑貌○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疧音抵○傳曰疧病也）

有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以升車為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顧欲貴之於人上可乎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曹氏曰漢成帝欲立趙飛燕為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飲食音蔭飼）故作是詩也

緜蠻黃鳥傳曰緜蠻小鳥貌○黃鳥解見葛覃止于丘阿傳曰丘阿曲阿也○箴曰丘之曲中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朱氏曰後車副車也謂之載之

興也古者大臣出使于外士之微賤者爲介紹此詩言緜蠻然小之黃鳥止於丘之曲而託息焉喻微臣依託於卿大夫也我微臣跋涉遠道其勞如此將如之何所望卿大夫能體恤飲食教誨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乃今不然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箴曰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箴曰憚難也去聲○今曰憚辭難也畏不能趨王氏曰趨疾行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箴曰側傍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箴曰極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瓠音互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饔音邕字亦作饗餼音戲○箴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

腥曰餼生曰牽。疏曰牲可牽行餼是已殺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
不以微薄廢禮焉
覲賓之初旣知幽王君臣沈湎淫液過於燕
飲故此詩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苟
在焉亨瓠燔兔可以爲禮何必酒池肉林長
夜之飲乎蓋欲收斂之非欲開廣之也後序
謂幽王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失之矣
幡幡瓠葉幡音翻。幡幡瓠葉貌傳曰采之亨之亨音烹。嚴曰亨熟
也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瓠葉新生幡幡然可采取之亨熟之君子有
酒以此爲菹與賓客酌而嘗之亦足以行禮
何必縱情過度乎行禮不止於瓠兔極言簡
儉之意耳
有兔斯首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炮
之燔之炮音庖燔音煩。傳曰毛曰炮。疏曰炮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爓去其毛
而炮之傳直言炮當是合毛而炮之爓似鹽反。曹氏曰新殺則合毛而炮之。錢氏曰凡肉
置火中曰炮爇之曰燔近火曰炙。錢燔解見楚茨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此一兎雖非盛饌然或置火中而炮之或加置火上而燔之君子有酒以此爲殺酌以獻賓亦足以行禮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炙音隻○炙解見楚茨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曰酢報也○箋曰酢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之醻之醻音酬○傳曰醻道飲也○箋曰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醻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漸音讒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箋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鄝音了○疏曰殷武云維汝荊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荊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乃命將率東征率衰之夫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傳曰漸漸山石高峻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箋曰武人謂將帥也不皇朝矣朝音潮

言過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歷山川之悠遠維其勞苦矣我武人東征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雖在勞苦之地不忘君

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卒鄭音崒在律反毛子恤反○箋曰卒崔嵬也○解見十月之交彼卒作崒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曰沒盡也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深入險阻之地恐不得復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傳曰豕豬也蹢蹄也○釋獸曰四蹢皆白豥豥音孩胡來反○疏曰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為豥異躁疾於餘豕駭與豥字異義同烝涉波矣箋曰烝衆也○錢氏曰豕涉波見道路之間多有停潦月離于畢躔曰離歷也俾滂沱矣它音他武人東征不皇它矣

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汚於塗不見其白今武人行役見豕白蹢而羣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蹢濯其塗而見白也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厭苦多雨之辭也征役者以雨為苦言不皇它及惟雨是憂耳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苕音條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

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
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
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曰此苕陵苕也非陳防有鵲巢所謂旨苕也○釋草曰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
蔈音標茇蒲末反○舍人曰黃華名蔈白華名茇○陸璣曰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
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皁煮以沐髮即黑○疏曰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獨云
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者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芸其黃
矣芸音云○傳曰苕將落則黃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興也陵苕之華將落則芸然其黃言如周室
之將亡黯然憔悴也我心所憂者傷周室之
將亡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音精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華已盡落唯葉青青然知我所遇之世如此
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羊墳首牂音莊墳音汾○傳曰牂牝羊也墳大也三星在罶音柳○傳
曰三星心星也罶解見魚麗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鮮上聲
言物產蕃息者多輿牝言之凡牝獸胎孕則
腹大而見而首小今牝羊大首則是其身瘠

而不孕也笱中有魚則水動而不見星今心
之三星見於魚笱之中是設笱而不得魚也
亂亡之代地變其寶物產凋耗氣象蕭條故
人僅可以食而少有得飽者召南小星三五
在東傳以三爲心唐綢繆三星在天傳以爲
參此詩三星無傳綢繆言昏姻之候故毛取
十月參見東方三星之大而易見者莫如心
此當爲心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背音佩）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
詩也

何草不黃（歲曰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日不行何人不
將（鵲巢傳曰將送也）經營四方

自初春草青行役至秋無草不黃宜可休息
矣今乃無一日不行役無一人不將送於道
路以經營四方勞苦之甚無人不將指行役
之衆也

何草不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又黑腐何人不矜音鰥。○鰥曰無妻曰
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至冬則草之黃者又變而黑腐矣從役者久
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豈非民乎若以
民視之則不虐之如禽獸矣
匪兕匪虎。兕詞之上濁解見卷耳率彼曠野疏曰率循也○傳曰曠空
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承上章匪民言征夫非兕非虎何以使循曠
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者狐芃音蓬。○丘氏曰毛尾長貌率彼幽草有棧之車
棧棧之上濁。○今日春官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
載任器以共役傳以爲此有棧之車役車也疏曰毛義以爲此棧是車狀其說不分曉不若徑
以爲士之棧車也行彼周道
狐則芃然毛尾長循彼幽草之中人非禽獸
今士乘棧車行於周之道路與禽獸同非特
民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之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二十五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文王之什　大雅

釋文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詩記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此詩周公述文王之德業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言受命作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於文王而文王遜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受命之說泰誓牧誓猶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告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雜以讖諱之說則亦誣矣游氏曰泰誓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於音烏○跡曰於歎美也○傳曰昭見也見賢徧反周雖舊邦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其命維新補傳曰始命以國今命以天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王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也文王陟降傳曰陟升也在帝左右

首章述文王以天德受天命也大雅皆用王

者之禮周旣追王文王此詩又推原受命之由而歸之故言在上尊之也於乎其德昭見于天矣歎美其德之盛言之不能盡也周自后稷以來爲邦舊矣而天之命周則維新始命之以有天下也周家豈不顯乎言王業浸盛也天命豈不時乎言適當其時也蓋以文王德合乎天升降進退常若在上帝之左右無一動之非天也○鄭以大王遷岐始居周原不必如此拘也周但言周家耳

亹亹文王（亹音尾○傳曰亹亹勉也）令聞不已（聞音問○箋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錫哉周（箋曰文王敷恩惠之施○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李氏曰哉語辭也）侯文王孫子（傳曰侯維也○補傳曰不曰子孫而曰孫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傳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凡周之士（疏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不顯亦世（朱氏曰不顯亦世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此章述文王德澤之遠也亹亹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誠之著也陳錫敷施也推懷保惠鮮之澤也言亹亹而繼

以陳錫由精神心術而達於政事設施同此一誠之運不誠則不溥也陳錫於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欲成王知今日之享有天下皆文王之澤而罔敢失墜也文王之孫子其本宗百世爲天子其支庶百世爲諸侯盛德必百世祀也不特孫子之盛如此凡周之士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箋曰猶謀也。傳曰翼翼恭敬也。箋曰忠敬也〕思皇多士〔傳曰思辭也。詩記曰顏氏漢書注云皇美也〕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傳曰楨幹也〕濟濟多士〔濟齊之上。詩記曰顏氏漢書云濟濟盛貌〕文王以寧

三章述周士之盛也周之士世世相傳其德甚顯其爲君謀事翼翼然忠敬美哉衆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惟周王之國能生此衆士也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此多士爲國之楨幹牆恃幹而立國

恃人而立故濟濟然衆盛之多士文王賴之以爲安也○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爲幹事之臣失之矣

穆穆文王釋訓曰穆穆敬也○郭璞注曰容儀謹敬於緝熙敬止於音烏○歐陽氏曰緝續也熈廣也緝熈云者接續而熈廣之也○朱氏曰亦不巳之意○疏曰止語辭假哉天命假音嘏○蘇氏曰假大也有商孫子箋曰有臣有之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曹氏曰麗附也○今曰附麗言其徒黨也○疏曰不止於一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今曰本詩侯文王孫子侯于周服皆爲發語之辭孔申毛義作維是也服謂有職事也

四章述文王以敬德受命代商也文王盛德之容其敬穆穆然於是歎美文王之心能緝續熈廣其敬矣蓋形諸外者皆其根諸中者表裏一始終一也穆穆者中庸之齊莊有敬即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也緝熈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即純亦不巳也所可見者容也

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也故緝熙不足以盡而又以於發之大哉天之命文王使之臣有商家之孫子也文王之時未能有商之孫子蓋推原周之代商由於文王故以爲文王能有之也商之孫子其附麗之者實繁有徒不止於一億泰誓所謂受有億兆夷人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也然上天命商孫子維于周而服職其徒黨雖衆不能勝天也故孔子云仁不可爲衆也朱氏曰此詩之首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是穆穆有二訓也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注皆以爲容止之貌郭璞注穆穆云容儀敬謹是穆穆有美敬二訓而皆爲容儀也○舊說以侯爲君謂爲君於周九服之中此解侯于周服則順解侯服于周則不通今

考釋文云服事也用也故爲臣而見用謂之服言服行其職也曲禮云丈服官政酒誥云服休服采多士云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有服在大僚多士多方皆誥殷士而謂之有服言其見用之意即此詩所謂商之孫子侯于周服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傳曰膚美也敏疾也裸將于京裸音貫○傳曰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疏曰郊特牲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宗廟之祭以祼爲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舉祼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朱氏曰京周之京師也○京師又解見公劉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音甫許○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存商制也○黼解見采菽○疏曰周冕無緒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爲飾自衣服之所有也以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舉一章表之耳○董氏曰黼繡於裳彝章數不同皆以黼爲裳也○傳曰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疏曰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宜名弁師職掌五冕也故知弁是大名也

王之藎臣藎音燼從韻○箋曰王斥成王○傳

曰藎進也。詩記曰藎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朱氏曰盖以戒成王而不敢斥言故以藎臣言之猶所謂敢告僕夫云耳無念爾祖傳曰無念念也。毓曰爾祖文王也

五章述殷士祼將之事以爲戒也商之孫子而維服職于周見天命之不常惟德是歸也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舊臣猶書稱爾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祼謂以鬯酒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以降神也行祼之禮謂之祼將殷士之膚美而敏疾者乃祼獻行禮于周之京師以助周祭其作祼將也服殷之常服黼裳而冔冠也黼裳商周所同黼裳冔冠則商之制也王者尊先代之後不變其服亦因以爲戒也故呼成王忠藎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乎謂不以文王爲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及其臣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詩記曰前漢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盖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朱

氏解云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
降神也字皆作灌洛誥王入太室祼夏氏解
云祼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
而不飲因灌於地故謂灌也然則因其灌之
於地故名之爲祼經字作灌古字通也祭統
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郊特牲又
云既灌然後迎牲是祼爲祭祀之始故爲重
也小宰注云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祼
○此詩祼將于京及大明曰嬪于京于周于
京毛氏皆以爲大取公羊衆大之說謂京師
也又以思齊京室之婦爲王室亦京師也鄭
氏唯祼將于京從毛說其餘以爲周地之小
別名皇矣依其在京毛以爲大阜鄭還以爲
周地名公劉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京斯依
毛以爲大衆所宜居之地鄭以爲丘之絶高
者公劉居豳所言京自是高丘非岐周地名
之京若周都稱京師則因岐周地名之小別
而稱之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

從後稱為京師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音遹○朱氏曰聿發語辭○詩記大明解曰左傳
注云聿惟也永言配命箋曰永猶常也○蘇氏終風解曰言辭也○疏曰天以王
者為配○詩記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自
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喪去聲○箋曰師衆也克配上帝宜
鑒于殷駿命不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音異鄭音亦○傳曰駿大也
六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成王得無念爾
祖文王乎苟念之在脩德而已脩德則能長
配天命而自求多福矣配命謂王者與天為

配天大王亦大也天之付予萬物謂之命王
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以王者之命配天之
命也自求多福謂求諸己而不求諸天也德
者民心之所歸得民斯得天故殷未失其民
之時能配天矣配命言其用配天言其體其
意一也後人不脩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
之宜以殷為鑒則知大命之難矣孟子曰桀
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詩記曰大學云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於葛反○傳曰遏止也○朱氏曰絶也宣昭
義問箋曰宣昭布明也○箋曰義問以禮義問老成人有虞殷自天箋曰
有又也○傳曰虞度也上天之載傳曰載事也無聲無臭釋文曰臭
凡氣之臭名儀刑文王○朱氏曰儀象也傳曰刑法也萬邦作孚傳曰
孚信也

七章申上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天命不易矣無使遏絶於爾身當宣布昭明以義理詢問於人而又虞度殷之所以自天者殷之士也實自於天天命無私可以爲鑒也鑒殷之所以失必法文王之所以得四時行百物生天之事也而無聲音臭氣之可求惟儀象刑法於文王則萬國孚信之矣文王即天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氏曰此亦周公戒
成王之詩○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
明明在下今曰重言明者至著也赫赫在上今曰赫赫顯而可畏之意
天難忱斯傳曰忱信也不易維王易毛音異鄭音亦○今曰不易本傳
無音駿命不易毛音異此亦音異矣命不易哉同讀以毛亦如字非也天位殷適

音的使不挾四方挾朱如字毛音浹○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錢氏曰挾猶持也

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也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故天難信而不可恃爲君豈不難哉觀紂居天位而又爲殷之正適以不脩厥德乃使不得有其天下斯可見矣詩記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所陳祥頌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

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士之由爲美文武纘承次章乃述大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

摯仲氏任摯音至任音壬○傳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中去聲自彼殷商朱氏曰殷商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嬪音頻○傳曰嬪婦也○朱氏曰京周京也○京考見文王京師爾見公劉乃及王

季傳曰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維德之行大任有身大音泰。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傳曰身重也。箋曰謂懷孕也生此

文王

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摯國中女任氏從殷商之地來嫁于周將述商亡而周興故以摯繫商與周對言之也曰嬪于京謂以婦道見稱於周也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也於是大任有身而生文王朱氏曰將言文王之聖而推本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書嬪于虞謂能行婦道也

毛以京為大謂京師鄭以為周國之地小別名蓋謂王季時其居未得稱京師也然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耳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箋曰翼翼恭慎貌。朱氏曰小心翼翼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昭事上帝箋曰昭明也聿懷多福聿解見文王。蘇氏曰懷來也厥德不回朱氏曰回邪也以受方國

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文王小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

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
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天監在下 箋曰監視也 有命既集 傳曰集就也。曹氏曰翔而後集之
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 文王初載 朱氏曰載年也 天作之合 傳曰合配
也 在洽之陽 洽音峽。傳曰洽水也。釋文曰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洽水之
陽郃音洽。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朱氏曰洽水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
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 在渭之涘 音俟。渭解見邶谷風。[illegible]曰涘厓也解
見王葛藟。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莘韋昭注云莘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
晉侯登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間與鄭

衛之地全不相干當以此詩爲證左傳國語闕之可也 文王嘉止 朱氏曰嘉昏禮
也 大邦有子 朱氏曰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大姒之大音泰。今日子女也論語
以其子妻之女亦稱子
四章述天生大姒以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
而天監之於下大命集焉文王初年天爲生
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指莘國也當文王
嘉禮之時而莘國有賢女殆非偶然天實爲
之 朱氏曰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之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 俔牽之去又音硯胡典反。說文曰俔譬也 文

定厥祥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箋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
親迎于渭迎去聲造舟爲梁造音慥。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曰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云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其上即今之浮橋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
不顯其光
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大邦有賢女譬天之妹尊之之辭也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爲文王親迎于渭水之傍其渡渭也敬重昏事比舟爲橋梁傳曰乘船危就橋安所以去危而就安也豈不顯其光輝乎
程子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況周國自在渭傍不是出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京考見文王纘女維莘纘音纂。傳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維行長上聲。傳曰長子長女也。行解見邶泉水篤生武王傳曰篤厚也。王氏曰天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中庸云大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保右命爾右音祐。傳曰右助也燮伐大商燮蘇接反。傳曰燮和也。陳氏曰燮伐有和順之意順天命以伐商也

六章述大姒生武王也有命自天而降命文王於周之國於京之地矣謂與王業也周爲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能繼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眷周之厚故言篤生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以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變伐王氏曰言大商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之大不能伐之也

殷商之旅傳曰旅衆也其會如林會如字舊音膾。疏曰會聚也矢于牧野傳曰矢陳也。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維予侯興箋曰侯維也。朱氏曰予侯猶云我后也商人之稱武王也上帝臨女音汝。箋曰臨視也無貳爾心。長樂劉氏曰貳疑貳也。朱氏曰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七章述武王伐商也牧野之戰殷商之衆其會聚如林木之盛陳于牧野雖衆而不爲用維欲我侯武王之興此商衆且謂武王曰上帝臨視於爾爾勿疑貳而不進承上文殷商之旅設爲商衆告武王之辭見商民罔不欲

喪而唯恐武王之不至也衆心所同即是天意伐商之事非特周人所欲亦商人所望武王順天應人而已武成言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此詩所陳皆事實也

牧野洋洋 音羊。傳曰洋洋廣也 檀車煌煌 音皇。疏曰檀木之兵車。傳曰煌煌明也 駟騵彭彭 騵音元彭如字音觀考見出車。傳曰騵馬白腹曰騵上周下殷也。疏曰郭璞云駵赤色黑鬣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驂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代常法彭彭强盛也 維師尚父 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朱氏曰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也 時維鷹揚 曰鷹鷙鳥也 涼彼武王 涼音亮。傳曰涼佐也 肆伐大商 箋曰肆故今也。○朱氏曰逵也。肆解見緜 會朝清明 箋曰會合也。曹氏曰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

八章終上章伐商之事言得天人之助也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檀木之兵車煌煌然鮮明其駟馬乘騵彭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彊盛既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父如鷹之飛揚奮擊而無所畏以佐武王而伐商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爲得天助太公先涉卑陳而雨止故以尚父鷹揚發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彌延反亦作綿韻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大王遷岐而人心歸之肇基王迹故曰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音迭○傳曰緜緜不絶貌瓜紹也瓞瓝也瓝音雹○箋曰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疏曰瓜瓞瓜紹之瓞也緜緜微細之辭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近本之實言紹者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實近本則小今驗信然后稷乃帝嚳之冑是嚳爲瓜而稷爲瓞自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瓞紺音贛○朱氏曰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曹氏曰不窋値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三世而至公劉公劉以前微弱甚矣僅能不絶其緒故以緜緜瓜瓞況之窋竹律反民之初生今曰生聚之生自土沮漆音趨七○朱氏曰自

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傳曰沮水漆水也。○疏曰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來部國未即定居於豳至公劉而盡以邠民遂往居焉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由未遷已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栒音荀

古公亶父

○亶丹之上父音甫傳曰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疏曰亶父大王也言其年世久故曰古公猶言先公也大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

陶復陶穴

復音福○箋曰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疏曰陶瓦器竈也覆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穴者鑿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七月云入此室處即此事也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

未有家室

傳曰室內曰家○疏曰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

首章述大王初居豳之事也興也言周之初如緜緜然不絕之瓜瓞也周帝嚳之後如大瓜之種中嘗衰小如近本之瓜則小也瓜種之小者曰瓞此本大瓜之種以其近本者如瓞之小故以瓜瓞言之然瓜至末則復大喻周至大王文王而復興也將述大王復興之事言此周民初遂其生乃在地之沮漆沮漆

二水名言地之沮漆者謂其地在二水之間
指豳國也居此地者乃是古先之公號亶父
者纔取土於地覆築而堅之爲土屋以居謂
之復或鑿地而居謂之穴二者皆若瓦器之
竈故謂之陶豳民之初未有宮室之安也○
沮漆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
縣東過馮翊祋祤縣（祋音對祤音詡）北東入于洛此
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
西東入渭又闞駰十三州記云漆水出漆縣

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出
北地入洛漆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漆也
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
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書解以出扶風
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漆水爲二謂扶風之漆
水至岐山入渭在灃之上游而書言渭水會
灃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灃水涇水
之下游故以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漆沮與
詩扶風之漆別也但水經出北地者止是沮

水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沮自是三水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爲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姑闕之以俟知者此詩言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游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爲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疏云漆沮二水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蘇氏曰朝早也。疏曰早朝之時疾走其馬。詩記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追遽則亶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率西水滸滸音虎。傳曰率循也滸水涯也。○滸解見王葛藟篇至于岐下爰及姜女箋曰爰於也及與也○傳曰姜女大姜也聿來胥宇莆田鄭氏曰聿遂也。傳曰胥相也宇居也相去聲

次章大王相宅於岐也大王圖事敏疾其來之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大姜遂來相

可居者李氏曰相宅非婦人之事妃之所為必有大過人者
周原膴膴音武。○傳曰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箋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
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堇荼如飴堇荼音謹徒飴音移。傳曰堇菜也。今曰內
則云堇荁枌榆注云堇荁似堇而葉大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屬說文云堇根如
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是堇為美菜也有瞽箋云簫如今賣餳者所吹疏云飴謂之餳釋文云
乾餹也後漢明德馬后云含飴弄孫餳音乞錫夕清反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契音棄。傳曰契開也。疏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菙氏掌
其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者也燋謂炬其存
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爇之以灼龜故
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
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言契開耳菙誰之上半濁半清燋音爵焞吐敦反曰止
曰時築室于茲
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內則言婦養舅姑
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也
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
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所生堇
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大王見此地可
居於是始起意而圖之謂謀及乃心也於是

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以楚木然
火謀之契者契灼其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
也曰者龜告之兆告以宜於此居止又告以
時日之吉於是築室于此而遷居之也○孔
氏謂堇即烏頭且引晉語驪姬寘鴆於酒寘
堇於肉以爲證蓋以此堇爲爾雅芨堇之堇
也芨音及 說者皆祖之若爲驪姬寘肉之堇則
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
詩人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
宜毒物也荼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
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貫山言
江皋河濱雖有惡種無不佷大地之美者能
使物無美惡皆佷大耳安能變毒物而爲美
物毛氏以堇爲菜不言毒物釋文言堇荼食
之甘知爲內則及公食禮堇荁之堇非爾雅
芨堇之堇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 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 迺疆迺理 疆理解見信南山 迺宣迺畝 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 自西徂東

箋曰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而言也。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云豳地今為栒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四百里加之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至周也

周爰執事朱氏曰猶徧也。傳曰爰於也。今口猶周爰者爾箋以為於周執事今不從

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既築室于茲矣迺慰勞之迺安止之上文曰止則龜告以宜居於此此言迺止則遂安居於此成龜告之意也迺處之於左迺處之於右公宮在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既定則治田事迺疆則畫其經界迺理則分其土宜迺宣則道其溝洫迺畝則度其廣狹於是人皆從西往東徧執事矣言競出力也

乃召司空箋曰司空掌營國邑。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乃召司徒箋曰司徒掌徒役之事。疏曰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其繩則直傳曰言不失繩直也。疏曰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言不失繩之直也。曹氏曰審曲面埶直必以繩縮版以載疏曰郭云縮縛束之也。箋曰載上下相承而起。作廟翼翼傳曰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疏曰翼翼嚴正也。今曰翼翼整齊也

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以繩正之揆其基址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築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整齊

捄之陾陾捄音俱陾音仍。錢氏曰捄取土也謂盛土於虆也虆力追反。疏曰虆者盛土器。傳曰陾陾衆也度之薨薨度音鐸。箋曰度猶投也。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聲之衆也築之登登陳氏曰登登漸高也削屢馮馮音憑。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也。長樂劉氏曰謂牆成就時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張氏曰馮馮削土聲。朱氏曰其聲馮馮然堅也百堵皆興百堵解見鴻鴈。箋曰興起也鼛鼓弗勝鼛音羔勝音升。鼛鼓解見鼓鐘。傳曰鼛大鼓也弗勝言勸事樂功也。箋曰不能止之使休息也。疏曰其聞欲令食息不能止之

六章述遂作宮室也築牆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陾陾然衆多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而投之板中薨薨然其聲之衆既投之板中築之者登登然積累而上則牆漸

高矣牆成而重復削治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五板爲堵百堵皆同時而起上章言縮版者
作廟也此言築者營宮室也民皆勸事樂功
競欲出力其間欲令食息擊鼛鼓以爲節不
能勝而止之言大王之得人心也
迺立皐門皐音羔○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疏曰宮之外郭之內皐門有
伉音抗○傳曰伉高貌迺立應門傳曰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
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疏曰孫炎云謂朝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
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子門之名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

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
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
得立也應門將將將音鏘○傳曰將將嚴正也迺立冢土傳曰冢土大社
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大社之大音泰○
疏曰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云遂爲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
爲文王之法也孫炎云大事兵也其祭之名謂之爲宜宜求使見佑也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
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戎醜攸
行傳曰戎大也醜衆也
七章言作門社也大王乃立其宮之郭門其

郭門伉然高大後遂爲天子之皐門乃立其宮之正門其正門將將然嚴正後遂爲天子之應門皐門應門皆從後稱之耳乃立大社爲動大衆則告之而行也大王所立門社皆諸侯之制後乃爲天子門社之名

肆不殄厥慍釋詁曰肆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肆旣爲故又爲今○今曰非謂肆爲故今也○朱氏曰肆猶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慍怒也○陳氏曰豈忘狄人之慍哉亦不隕厥問傳曰隕墜也○嚴曰小聘曰問○疏曰散則聘問通柞棫拔矣柞棫拔音蟞域痛○柞曰柞櫟也鄭唐鵝羽所謂栩也解見鴇羽○棫釋木曰棫白桵桵音綏○郭璞曰桵亦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曰王肅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輻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梂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曹氏曰拔謹茂也行道兌矣曹氏曰兌和悅也混夷駾矣混音昆駾音退從韻也釋文音兌○說文曰駾馬疾行也○傳曰突也維其喙矣喙許穢反○釋文曰喙口也○呂氏曰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八章述大王能調服昆夷也不絕慍怒昆夷之心內爲之備也然新遷之國未能與夷狄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外與之和也內

備外和待夷狄之道盡矣及乎自治既至國勢益彊柞棫之木拔然遂茂行道之人兌然和說則昆夷奔走竄伏張喙以息矣此形容昆夷遠避不侵犯之意耳詩記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圻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此章鄭氏以為指文王蓋見孟子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遂以此章為文王耳非也大王始居於豳則北有獯鬻之侵既遷於岐則西有昆夷之擾北

狄大而西戎小豳地迫近彊狄若以力爭傷人必多大王所不忍也故去豳而遷岐至若昆夷惟不殄不隕內備外和彼自不能為患矣此詩述大王本末謂雖退避於豳而能植立於岐也文王之始猶事昆夷則大王遷國之初雖為之備實能遠絕其間乎此章以上皆言大王下章述虞芮之事提出文王蹶厥生方言文王耳陳氏謂孟子借之以說文王鄭氏踵之以為文王之詩其說是也下章論

文王之事獨舉虞芮者謂遷岐之後治道修明傳至文王之時人心皆歸周矣雖虞芮猶且質成昆夷何能爲梗乎緜避狄遷岐之事也文王之興實因大王之遷岐故序曰本由大王也

虞芮質厥成 芮音枘。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曹氏曰漢地理志河東大陽縣有吳山其上有虞城周武王封太伯於此是爲虞公其後爲晉所滅又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是虞芮二國皆在岐周之東也。今曰質正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毛以成爲平謂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文王蹶厥生 蹶音貴。疏曰蹶動也。今曰生者本然之良心與生俱生者以其生生不窮故謂之生猶孟子言生則烏可已。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張子曰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 予曰有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疏曰率疏者令親附 予曰有先後 先後皆去聲也。傳曰相道前後曰先 予曰有奔奏 奏如字。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 予曰有禦侮 傳曰武臣折衝曰禦侮

九章述文王有虞芮質成之事也虞芮二國之君以爭田之訟質正而求其平意謂文王所定曲直必無偏陂也文王有以感動其本然之良心乃使之自忘其爭焉人之良心如木之有根生生不窮故謂之生虞芮以忿爭汩其良心如木有物以閼音遏其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所謂生生不窮者未嘗絕也迨夫感文王之化而翻然自悟如去其壅閼而生意沃然矣一念既改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充之此之謂蹶厥生言撥發其生意也非有以增益之皆彼所自有也詩人推原致化之妙以為我謂其有疏附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先後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奔奏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禦侮之臣而致之歟泛言四臣之所致而不敢為一定之辭見文王之化有非四臣之所能為者矣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音域卜　文王能官人也　朱氏曰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

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不棄微小所以為能官使人材也

芃芃棫樸芃音蓬。傳曰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桵音緌枹音包本叢生也。補傳曰芃芃短小而盛貌。棫解見緜。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疏曰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謂樸者亦謂根株迫迮相附著之貌迮音窄薪之槱之槱音酉。傳曰槱積也濟濟辟王辟音壁。箋曰濟濟敬也辟君也辟王謂文王也。疏曰濟濟多容儀也左右趣之趣音娶。傳曰趣趨也

首章述文王用材不棄微小也興也棫小木又樸屬而叢生根枝相附著若無所用然芃芃然短小而盛猶可用之為薪以烹飪其未乾者又積之以待其乾而用之喻文王用人或隨材而用或蓄之以待用雖微不棄況其大者乎得人若此故文王端拱無為濟濟然有威儀而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也歐陽氏曰見君臣之盛也辟王從後尊稱之辭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音章。傳曰半圭曰璋。箋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容

特牲云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爲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曹氏曰璋以爲瓚柄所以爲祼也。祼將解見文王王瓚解見旱麓

奉璋峨峨 音俄。傳曰峨峨盛壯也。錢氏曰衣冠壯偉之貌

髦士攸宜 髦音毛。傳曰髦俊也

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也濟濟然多威儀之君王其在宗廟祭祀則左右之臣奉璋瓚以相其禮其奉璋者峨峨然壯偉此俊士之所宜爲言得人也 曹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

淠彼涇舟 淠音譬徐音沸。王氏曰淠淠舟行貌。涇解見邶谷風

烝徒楫之 楫音接。傳曰楫櫂也櫂直教反亦作棹。釋文曰楫謂之橈橈或謂櫂釋文云在傍撥水曰櫂

周王于邁 箋曰周王文王也。箋曰于往邁行也往行謂出兵征伐也

六師及之 傳曰天子六軍。箋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夏官序言五師爲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爲大雅莫非王法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傳曰及與也

三章述戎事之得人也與也涇水之舟淠淠然順流而行者乃衆徒以楫行之文王爲西伯奉王命以征伐則六軍與之俱進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耳

歐陽氏曰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詩人指山川爲喻皆以土地所見者言之若文王始居岐則當言渭水若後居豐則當言豐水涇非耳目所及而言涇舟者蓋此述行師所見也文王之時北有玁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戍以討之必渡涇水宣王時玁狁嘗侵至涇陽則周伐玁狁必渡涇水可見矣

倬彼雲漢倬音卓○桑柔箋曰倬明大貌○傳曰雲漢天河也○解見雲漢詩爲章于天周王壽考箋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遐不作人傳曰遐遠也○朱氏曰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四章言由文王之化能作成人材也興也雲漢倬然明大爲文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於上人所觀瞻也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心者非一日矣遠不作人乎言久於其道而化成也○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無以興起之耳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又云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又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驅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追琢其章追音堆。傳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疏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金玉也○朱氏曰追之琢之○今曰箋引春官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今從毛

金玉其相朱氏曰金之玉之○傳曰相質也○丘氏曰表裏如一○所以爲賢也

勉我王箋曰我王謂文王也綱紀四方箋曰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以喻爲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

五章言作成人材而提綱領以振起之也興也文王作人外則追琢之使有成器之文内則金玉之使有可貴之質作人之效如此文王猶勉勉不已以維持四方而綱紀之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

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疏曰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祖謂大王王季以前也○呂氏曰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詩故受祖不待言文王也

此詩以旱麓榛楛起興言文王承前人積累而興所謂受祖也周之先祖以下則講師附益其辭贅矣鄭氏因後序有大王王季之說遂以詩中豈弟君子爲大王王季毛不見後序本自無說孔氏謂毛亦以爲大王王季是承襲之訛也當從朱氏以詩中君子爲文王

瞻彼旱麓○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說文曰林屬於山爲麓榛楛濟濟榛楛音臻戶榛解見邶簡兮○陸機曰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曹氏曰楛可以爲箭○傳曰濟濟衆多也豈弟君子豈音愷○朱氏曰君子指文王也干祿豈弟傳曰干求也

首章言文王受祖以德也興也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峯巒回合之所芘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培塿無松栢培音剖塿郎斗反由其氣薄也今視旱山之麓得山氣之厚故榛楛之木濟濟然衆多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

喻福祿與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祿盛大也受祖者必有德以受之文王有豈弟之德故其求福也亦以是豈弟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毛氏以旱爲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內者漢中遠於豐鄗豐鄗之間高山多矣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既非耳目所及何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

詩記曰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儉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全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

瑟彼玉瓚瑟音蝨瓚才贊反黃流在中程子曰瑟密也○錢氏曰精義言此德於玉縝密以栗注云縝緻也栗堅貌緻音治密也○傳曰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箋曰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收此賜○疏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爲勺

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漢瓚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孔叢子子思云王季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秬黑黍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草和之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秬鬯解見江漢。今考毛謂以黃金爲勺酒流出而照見其黃鄭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并流出也

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箋曰降下也

大章言盛德必得其福也輿也瑟然縝密之玉瓚必有秬鬯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必有福祿下其躬言以類應也王季受圭瓚之賜而文王因之亦受祖也旱麓圭瓚皆當時所見之實 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 鳶音沿。曰鳶鴟也。今曰箋以鳶爲鴟之類。疏引蒼頡解詁及陸璣山陰陸氏皆以爲鳶即鴟也當從衆。箋曰鳥之貪惡者也。疏曰說文云鳶鷙鳥擊小鳥故爲貪殘。○釋鳥曰鳶烏醜其飛也翔。○郭璞曰布翅翱翔。○山陰陸氏曰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曲禮云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鳶鴟者也以風作之則高飛昔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列子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今人乘風放紙鳶。○箋曰戾至也

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三章言作人之妙也興也鳶飛至天魚躍其淵言天壤之内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遐不作人乎言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遐言作人之久也作之以豈弟是性天感發之妙自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惟久於其道者能之非意氣鼓舞於一時之暫也作人又解見棫樸。李氏曰抱朴子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謝氏曰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詩記曰作人之感至於鳶飛魚躍非積累熏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朱氏曰子思云言其上下察也借此以形容道體周流充塞天地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動靜之間無往不造其極無有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其旨深矣

清酒既載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清酒有考見信南山。箋曰載謂已在尊中也。今曰載猶盛也盛平聲騂牡既備騂息營反。疏曰騂牡赤牡之牲也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此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牡蓋以色自別耳。今曰允人及祭義凡祭祀之牲皆擇而養之三月備者豫備也非牲酒猶取具臨時也酸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大也

四章述祭則受福也文王既成民而後致力

於神清潔之酒既載之於尊中赤色之牡牲
既已豫備以之獻享以之祭祀使先祖歆饗
之而助之以大福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清酒騂牡之微而得之哉
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
瑟彼柞棫程子曰瑟密茂之狀○柞棫解見緜民所燎矣燎音料○今曰
箋以爲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不若錢氏以爲民取以供
燎不費辭也熂音餼芟草燒之曰熂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去聲嚴曰
勞來猶言佑助
五章言受福之本也興也柞棫瑟然密茂則

民取以爲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
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岐山柞棫斯拔亦所
見之實也○一說此柞棫之茂盛其長育之
者非一日故民得以爲薪燎之用猶文王之
得福由其先祖之積累也
莫莫葛藟毛氏葛覃傳曰莫莫茂密也施于條枚施音異○葛覃傳曰
施移也○箋曰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本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汝墳傳曰枝曰條幹曰
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明求福之心也興也莫莫然而茂密者

是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豈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2276893 4-2

詩緝卷之二十六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思齊（音齋）文王所以聖也

此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爲聖也孔氏以爲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

思齊大任（音泰壬。朱氏曰思語辭。今曰舊作思念之思。然思齊思媚思文王與思皇同。雅須多周公所作措辭同也。傳曰齊莊也）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傳曰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京室之婦（傳曰京室王室也。號曰

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大姒嗣**
王故以京師言之。京有考見文王
徽音傳曰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歐陽氏曰美聲也。箋曰**則百斯男**
傳曰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朱氏曰百
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
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
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
多也。疏曰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
叔爲相睦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
妃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
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
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
伯邑考爲五人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
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
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
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

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
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郕叔武
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
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謐
何所據而刪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
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第無明文以正之
鮀音駝聃音貪
他甘反謐音密

此詩餘章皆美文王之聖首章專美大任爲
文王張本也此齊莊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
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敬德其氣禀有自
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愛太姜爲周京
之婦謂盡婦道也下能示法於婦使大姒繼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謂由大任之賢
故大姒視傚之而不妬忌也言大姒嗣大任
之徽音主大任言之耳
惠于宗公箋曰惠順也。傳曰宗公宗神也。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神罔時怨箋曰時是也神罔時恫音通。傳曰恫痛也刑于寡妻傳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適音的。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御鄭如字毛音迓。箋曰御治也。陳氏曰御取其親適也。今曰書御衆以寬南軒孟子解云御臨也。朱氏曰家齊而後國治

次章言文王以昭事神明之德推之齊家治
國也文王順守宗廟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有
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隱微之
間一毫無愧故能施儀法於適妻推而至於
兄弟言族親亦化之也寡妻兄弟即是家推
之以治于家邦言由家以及國同此一理之
推也孟子所謂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說
者見詩有大姒及寡妻之語多以爲文王内
有賢妃之助以成其德文王内有賢助固也

此詩所言文王之德皆聖人極致之事豈必由內助而後聖哉刑于寡妻美文王能儀刑之非美寡妻也關雎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亦此意也詩記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在宮雝音邕○傳曰雝雝和也傳肅肅在廟傳曰肅肅敬也不顯亦臨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無射亦保射音亦○傳曰無射無厭也○今曰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舒云夜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歐陽氏曰保守也

三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一也平居在宮中則見其雝雝然和有事在宗廟則見其肅肅然敬隨所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疆也

肆戎疾不殄肆解見緜○傳曰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詩記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烈假不瑕假毛如字鄭作厲○歐陽氏曰烈光也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不聞亦式歐陽氏曰式法也不諫亦入

四章言從容中道也文王有聖德故遇大患

難而不能殄絕其德處光大而不見其瑕玷逆順一致無入不自得也事之無所前聞者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自入於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傳以爲性與天合是也

肆成人有德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有造朱氏曰小子童子也古之人無○傳曰造爲也○今曰王制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謂造成之也斁音亦○李氏曰古之聖人指文王也○傳曰斁厭也譽髦斯士釋文曰髦俊也

五章言至誠爲能化也文王之時長成之人則皆有成德幼稚之子則皆有所造爲以習其業所以然者由古之人文王其德純亦不已無有厭斁故能譽髦此士謂能作成人材使人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也詩記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從故言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

若文王蘇曰湯以孤聖特興禹則父無令聞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欲見尊祖之心也

皇矣上帝傳曰皇大也臨下有赫程子曰赫威明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曰莫定也維此二國傳曰二國夏殷也其政不獲維彼四國傳曰四國四方也爰究爰度音鐸○程子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耆之耆音其○箋曰耆老也○歐陽氏曰遲久也言天意遲久之謹其所擇○今曰今釋師老亦久之意憎其式廓苦霍反○傳曰式用廓大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曰宅居也○朱氏曰此謂岐周之地也天以岐周與大王為居宅也

首章原天初眷大王之意也大哉上天其照臨於下赫然甚威明也其監視觀察於四方維求民之所定耳本非有私於周也維此夏商二國皆失道而不得其政天既絕之乃於彼四方之國某究之計度之欲求民主久而未得其人上天遲久之徘徊詳審憎其用大而為虐者乃眷然迴首西顧於周而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居之也以下章言作之屏之知云此者指岐周也○眷本又作睠大東云

睠言顧之小明云睠睠懷顧傳云睠反顧也反顧者迴首以顧之大東刺亂而思周道小明悔仕而思其人皆以迴顧言之此言天迴其首以西視背商而向周也

作之屏之屏音丙。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拔起也。釋文曰屏除也。其菑其翳菑音恣翳音意。傳曰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疏曰立死之木妨也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之平之疏曰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之其灌其栵灌音貫栵音例又音列。傳曰灌叢生也。程子曰行生曰栵。今曰釋木有栵栭郭璞云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今不從栭音而槲音斛樕音速庳音婢短也啓之辟之辟音闢。疏曰啓枝之開闢之謂開拓使廣其檉其椐檉音稱椐音祛韻又音居。傳曰檉河柳也椐樻也樻音匱。疏曰某氏云檉河傍赤莖小楊也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曰檉生水傍皮正赤枝葉似松椐節中腫以扶老卽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

攘之剔之攘音穰剔音惕。程子曰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其檿其柘檿音掩柘音蔗。傳曰檿山桑也。疏曰檿桑柘屬材中爲弓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今曰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絃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串音慣。傳曰串習也。程子曰夷平也。錢氏曰載語助也。今曰串夷載路卽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

朱氏解云路大路也箋以串夷即混夷今不從天立厥配受命旣固

次章述大王遷岐也岐地險阻尤多林木民歸之者衆乃競刋除以立室家以治田畝曰其者皆指其地而言之作拔之屛除之者是其菑木與翳木之地也脩理之平治之者是其灌木與栵木之地也謂去其木而脩治其地之坑坎也啓拓之開闢之者是其檉柳與椐櫃之地也謂去其木而開廣其地也又相與整葺其桑事攘除剪剔以去其繁冗者是其檿桑與柘木之地也作屛脩平啓辟則皆除去其木攘剔則成長其木也桑柘之性以芟剔而後茂非除之也大王之遷岐非人之所能爲也蓋天遷其明德於此故民歸往之岐周本山林險阻之地自作屛脩平啓辟之後乃始平夷民之歸者串習其平夷遂成大路猶孟子所謂山徑之蹊用之而成路也天非徒遷之也王者配天天將立之以爲配使

周家王天下其受命堅固不易也蓋曰大王之時天命已定周之當王也久矣○鄭以此章爲文王諸家多以爲大王此言芟除草木是初建國當是大王遷岐之始所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京賦所謂閡華戎岐梁汧雍閡音礙汧音牽見秦地之險阻故多林木須刊除之

帝省其山省星之上○歐陽氏曰省視也作棫斯拔音旆○解見緜松柏斯兌王氏曰兌說澤外見之謂帝作邦作對箋曰作邦謂興周國也作對謂爲生明君也○疏曰作邦謂使之爲天子之邦○傳曰對配也○丘氏曰天以聖君爲已配謂文王也自大伯王季大音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傳曰善兄弟曰友○李氏曰孝悌之道豈可以僞爲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王氏曰以大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則友其兄朱氏曰兄謂大伯則篤其慶箋曰篤厚也載錫之光程子曰載辭也錫予也○朱氏曰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受祿無喪去聲○今曰喪失也奄有四方傳曰奄大也○釋文曰覆也○今曰書奄有四海註云同也

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遜之事爲文王張本也

爲室家田畝之地則刊除其木至山林之地則實於茂盛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棫拔而遂茂松柏兊而悅澤則氣象葱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於此謂興周使爲王國也作對於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孟子云文王生於岐周是也此作邦作對由於大王王季之時蓋大伯遜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因説王季之德其大性友愛因其心之自然非彊爲也則友愛于大伯旣受其遜益脩其德以篤厚周家之慶予大伯以讓國之光王季受天祿而不失其後人遂奄有四方則大伯之讓爲有光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度音鐸。今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度貊其德音貊音陌。傳曰貊靜也。曹氏曰德音名譽也今考貊陌從伯柏珀迫從白。德音解見假樂克德克明克明克類今曰類倫類也猶記言知類通達易言觸類而長之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克長克君長上聲王此大邦王如字徐去聲。箋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也克順克比比音備。丘氏曰比親也。今曰如比卦之比下順從也比于文王比音同上舊如字。今曰比及也比及三。

年之其德靡悔釋文曰悔恨也。今曰悔自恨也如行寡悔也悔跡謂無爲人比所悔恨非也既受帝祉音恥。箋曰祉福也施于孫子。施音異。箋曰施延也

四章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天初省視岐周之山眷命已定今又監度王季之心謂王季此心之微與天通也天監知王季之心能以靜養其令名非有心於干譽者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揜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言明又言類猶既醉言昭明有融融者明之盛卽所謂克類也克長謂能爲人之長克君謂能爲人之君君又尊於長矣學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

中道無毫髮之慽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
而益盛也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李氏曰左
傳昭二十八年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
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皆斷章取
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鱄音專莫音陌施始豉反
帝謂文王今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無然畔援去聲又平聲。傳曰無然
無是也。長樂劉氏曰畔安於離畔而違乎中者也。程子曰援攀援黨比也無然歆
羨歆許金反羨涎之去。傳曰歆貪也。疏曰鬼神食氣謂之歆。程子曰歆欲之動也羨
愛羨也誕先登于岸誕音但。朱氏生民解曰誕發語辭。王氏曰經以涉川

譬濟難密人不恭疏曰定四年左傳云密須之鼓是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安定
郡陰密注云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敢距大邦傳曰距逆也侵阮徂共
音恭。箋曰阮國也。傳曰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張氏曰共阮國之地名阮共皆在今涇
州今有共池即共也王赫斯怒傳曰赫怒意爰整其旅傳曰旅師也
以按徂旅按音案。傳曰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以篤
于周祜音戶。箋曰祜福也以對于天下箋曰對答也
五章六章皆述伐密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
心至公無私在於救民爲下文伐密張本也
密人侵阮於周若無預文王乃奮怒而伐密

疑於黨阮有所爲而爲之者故詩人設爲帝
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畔者偏也援者黨
也歆者得而貪之羨者不得而慕之四者皆
私心也帝謂文王無是四者所急先者惟拯
民之溺耳登岸謂出於危難之地也必託之
帝謂者言文王此心天實知之也密人敢爲
不恭逆距大國謂不懼方伯之討也以驕陵
弱興兵侵阮遂往侵阮之共邑文王以阮民
受害赫然而怒整齊其師旅以按止密人往

共之師蓋密自阮以侵共其勢漸熾文王自
阮以侵密密還自救是按止其往共之師也
凡此乃救亂安民以厚我周家之福以答天
下望周之心也周能安民則福祚益隆商政
不綱天下之望在周矣所救者一阮而爲亂
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說者
多謂畔援歆羨是人欲岸是天理其說美矣
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爲伐密張
本與七章言順帝之則爲伐崇張本文意正

同且言對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無疑
也以濟川喻濟難古人常語曰民墜塗炭曰
若涉淵水曰若游大川曰拯民於水火之中
是也

依其在京程子曰依憑也。箋曰京周地名。京有考見文王。呂氏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侵自阮疆張氏曰卻自阮疆而去伐密也。今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謂自晉而至魯也陟我高岡箋曰陟登也無矢我陵傳曰矢陳也。釋地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陵我陵我阿釋地曰大陵曰阿。無飲

我泉令曰泉水有源也我泉我池王氏曰池水所聚也度其鮮原度音鐸鮮上聲又音仙。箋曰度謀也鮮原善原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傳曰將側也。箋曰後竟徙都於豐。疏曰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呂氏曰前漢地理志曰扶風安陵縣闞駰以爲本周之成邑也。朱氏曰今在京兆府咸陽縣萬邦之方傳曰方則也下民之王

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國都依憑此
在京之師以爲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

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涇寧接境也下所言高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阮疆之地軍行右皆山陵必依山而止故升其高岡我者對爾之辭文王爲阮伐密故問罪於密稱阮疆之地皆以爲我言我所陟者是我之高岡爾密人無得陳兵於我陵此我之陵我之阿也無得飲我之泉此我之泉我之池也罪其前之侵軼而戒其後之無復然也密人恃疆以侵弱文王興問罪之師視阮之地如已之地

可謂公天下以爲心矣豈有一毫畔援歆羨之私邪阮不幸而與密爲鄰幸而遇文王爲伯也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洽人之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內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乃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謂程邑也此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也文王雖未爲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卽服不待戰也○舊説

謂所侵密地卽爲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或又謂戒軍以無據師行而布陣飲泉遽爲援乎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朱氏曰懷眷念也不大聲以色李氏曰大音上聲音於顏色之間也不長夏以革長上聲。箋曰夏諸夏也。傳曰革更也。李氏曰未嘗長諸夏以變革之道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箋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卽崇也。朱氏曰傳方仇國也同爾兄弟朱氏曰兄弟與國也以爾鉤援鉤音溝又去聲援音袁。傳曰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卽引也

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在傍衝突之稱兵書有臨車衝車之法以伐崇墉墉音容。箋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音戶。傳曰墉城也

七章八章述伐崇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心純乎天理非有私喜怒爲下文伐崇張本也崇侯虎譖文王於紂遂有羑里之囚是崇者文王之所仇也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所共

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此章亦設為
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帝謂文王予眷
懷爾之明德不以容色而大其聲謂飾貌以
廣其名也不以變革而長諸夏謂變常以廣
其土也文王無心於大其聲況以色而大聲
乎無心於長諸夏況以革而長夏乎不識不
知不作聰明也此明德之實所謂文王有四
不孔子有四毋也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即有
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無

一毫人為之私油然大順安行乎天理之自
然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文王之
伐崇也若天實親命之使之謀爾仇讎之方
同爾兄弟之國以爾上城之梯及臨衝之車
伐此崇人之城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
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今曰閑閑者未用也）崇墉言言（傳曰言言高大也）執訊
連連（訊音信○箋曰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曹氏曰連連連續也）攸馘安安
（馘音國○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

馘其左耳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程子曰安安不輕暴也 是類是
禡音罵。傳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祭也。疏曰王制云天子禡於所征之地春官肆師注云類禮
依郊祀而爲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是致是附王氏曰致致其
至也附使之內附也 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傳曰茀茀彊盛也
崇墉仡仡音屹韓詩云仡仡搖也。疏曰將壞之貌 是伐是肆錢氏曰伐
刺擊也。箋曰肆犯突也。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輕去兼 是絕
是忽傳曰忽滅也 四方以無拂音弼。朱氏曰拂戾也
文王之問罪於崇其始未忍攻城也故臨衝
之車閑閑而不用崇墉言言然尚大恃險而
不服文王始薄伐之而未盡用其威執其可
問訊者連連而不絕所殺獲而截其左耳者
安安而不暴出兵之初既類祭上帝及至所
征之地又爲禡祭暴白其罪告之神明致以
招其來附以納其降從容整暇如此四方闓
之已不敢侮矣然崇人之頑猶未服也於是
臨衝茀茀然而彊盛用力以攻之崇墉仡仡
然將壞而危矣伐以擊刺之肆以犯突之絕
之使救援不通忽之則滅其國克一崇而四

方無敢拂戾以伐當其罪也疏曰僖十九年左傳云文王聞崇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則以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戰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朱氏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之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祲音浸○疏曰此靈臺在豐邑之都所處在國之西郊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皆同處在郊矣○李氏曰孟子云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名之也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疏曰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魚亦蟲之別名○黃氏曰民樂文王之靈德而亦樂其鳥獸昆蟲之類也

民附文王久矣序言因靈臺之役而始見其歸附因詩起義耳人心所歸即是天命言文王受命謂天命歸文王耳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鱉是也及者所謂愛其人及屋上之烏也詩記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

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經始靈臺今日經度而始爲之言初建也。蘇氏曰靈善也。傳曰四方而高曰臺。疏曰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衛侯爲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其時猶名之也觀去聲鄠音戶

經之營之今曰朱氏孟子解云經量度也營謀爲也經營皆圖度之意

庶民攻之傳曰攻作也

不日成之今曰不日不多日也今人言不久爲不日

經始勿亟音棘。箋曰亟急也

庶民子來

首章述作臺之初文王之經度始爲靈臺也度之營謀之方見其圖度而庶民趨之協力攻作之不多日而已成矣幾謀即成何其速也蓋文王經營之始雖不欲亟而其民如子趨父事盡心竭力故其成自速非疆之也詩記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氣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蹤淪精神宜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

王在靈囿音又。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爲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疏曰於臺下爲囿沼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

麀鹿攸伏麀音憂。釋獸曰鹿牡麚牝麀麚音加。王氏曰攸伏則孳乳得其時

麀鹿濯濯疏曰濯濯肥澤貌

白鳥翯翯音學。朱氏曰翯翯潔白貌

王

在靈沼（傳曰沼池也）於牣魚躍（於如字牣音刃○傳曰牣滿也）

次章言既作臺而遊焉臺下有囿有沼文王遊於靈囿則牝鹿乳其子伏而不動又濯濯然肥澤其白鳥翯翯然絜白文王遊於靈沼則其沼中之魚充滿而皆跳躍凡誇言其鳥獸魚鼈之美者皆民歡樂之之辭也○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毛氏以爲靈道行於囿沼今鹿養之久則自馴白鳥未有不絜魚未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行乎後之說詩者推廣毛意其辭愈美而去詩意愈遠矣

虡業維樅（虡音巨樅七凶反○傳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栒音筍○疏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虡謂橫牽者爲栒栒上加之大板爲之飾謂之業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鼓維鏞（賁音焚字亦作鼖鏞音容○傳曰賁大鼓也鏞

大鏞也○𧿹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冬官
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
鼖鼓鞞音運 於論鼓鐘 於音烏論平聲鄭音倫っ箋曰論之言倫也○今日書無
相奪倫記論倫無患 於樂辟廱 音璧○傳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蹝
日辟廱即天子大學也此在
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

三章四章皆述辟廱作樂之事也三靈及辟
廱皆同處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而
民歡樂之言作樂之時設植者之虡其橫栒
之上加大板以爲業其業之上又以彩色爲
崇牙其狀樅樅然也此虡業之上則懸賁之

大鼓鏞之大鐘使人擊之遂歎美其有倫理
者此鼓鐘之聲也又歎美其可樂者此辟廱
之學也文王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
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廱
也又樂其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
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
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 詩記曰或疑靈臺之詩敘臺池苑囿與民
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斷入之彼蓋未嘗深
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觀遊宴之暫衛征
行之苞衛無所往而不與鬯後俱爲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則學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

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鼉音駝逢音蓬。傳曰鼉魚屬。陸璣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今日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上林賦注云鼉皮爲鼓。釋文曰逢逢鼓聲也。傳曰和也矇瞍奏公矇瞍音蒙叟。疏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箋曰凡聲使瞽矇爲之。傳曰公事也

申言鼓鐘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又言以鼉皮爲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乃矇瞍方奏其事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辭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舊五章章四句今從朱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下武維周今曰下武以武爲下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傳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旣沒而其神在天也。李氏曰書敍殿多先哲王在天王配

于京傳曰王武王也。箋曰京鎬京也。陳氏曰在鎬京者足以配在天者

○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周家世世有哲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矣武王又配合其德于鎬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在天者先後相傳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爲上哉。舊說下武爲後世有武功然有聲爲繼伐之詩故言伐崇之事此詩爲繼文之詩終篇皆言文德略不及武事若首章第一句獨言武功尋繹文義全無歸著非詩意矣書言武王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謂義德乃不得已而容德是其所尚卽此詩之意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蘇氏曰作起也。今曰康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永言配命解見文王成王之孚箋曰孚信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於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

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三后之德孚于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焉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後世以詐力取天下蓋有僅成王業者而不能成王孚故世祚不長不足以永配天命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傳曰式法也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傳曰則其先人也○箋曰子孫以順祖考爲孝

武王成王孚而爲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王者之孝莫大於法前人中庸云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媚茲一人 箋曰媚愛也一人武王也 應侯順德 傳曰侯維也○李氏曰順德者孝也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箋曰服事也

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

昭茲來許（來毛如字鄭音賚。陳氏曰許語助也）。繩其祖武（蘇氏曰繩約也。今曰以爲準繩而取正焉。傳曰武迹也）於萬斯年（於如字）受天之祜

承上章昭哉嗣服而言武王繼述之業所以昭昭乎顯著有自來矣由能繩約其先祖之跡宜其萬年受天之福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疏曰四方謂中國諸侯也。朱氏曰賀朝賀也）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武王受天之福祜故四方諸侯之國皆來朝賀雖至于萬年不以爲久遠而常佐周皆世世藩屛王室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蓋其大者然而大統

未集至武王伐商而後卒其功也

文王有聲箋曰聲今聞也遹駿有聲遹駿音聿峻。箋曰遹述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駿大也遹求厥寧遹觀厥成觀李氏如字舊去聲。今曰觀視也如視乃烈祖視已成事之視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呂氏曰象也得象爲君也

首章言文王之繼述也文王所以有聲聞者能遹述駿大大王王季所有之聲也述之而求其寧則惟欲相安於無事述之而視其成則惟欲持守而不變此豈有意於伐功以求加乎前人者文王君哉頌其得人君之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疏曰別言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作邑于豐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朱氏曰酆即崇國之地在京兆鄠縣杜陵西南鄠音戶文王烝哉

次章述伐崇而作豐也文王惟欲述大王王季之事非有心於伐功也然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浸盛程邑又不足以容乃作邑于豐以居之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張子曰大王邑于岐

山之下既基王迹矣文王又遷于豐武王又遷于鎬者當是時民歸之者日衆無地以容之必至于遷也

築城伊淢音洫字亦作洫 韻音域。傳曰淢成溝也。箋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作豐伊匹陳氏曰匹稱也匪棘其欲箋曰棘急也遹追來孝曹氏曰來者嗣續無之意王后烝哉

三章明作豐之心也文王之作豐邑也掘隍土以築城因而爲池僅如成閒之淢耳池非深也其作豐邑之制度唯其稱而已謂稱上公之制已所宜爲不務侈大也初非急於從已之欲以廣都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唯欲不墜先業耳尊稱文王爲王后誠得人君之道也

王公伊濯箋曰公事也。詩記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維豐之垣音袁。疏曰垣牆也。釋文曰早曰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曰翰榦也。疏曰築牆所立之木。解見緜周之楨王后烝哉

四章述作豐人而歸之也文王行事濯乎明白其築豐之城僅如垣牆耳城非高也然四方同心歸之皆以文王爲楨榦城僅如牆而

文王則如築牆所立之木逾不在險而在德故言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池如減城如垣不爲高城深池也文王已得人心故武王因之以伐商也

豐水東注箋曰堯時豐水流溢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疏曰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後漢地理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今曰禹貢東會于灃注云灃水自南而合蓋灃水自南而北流入渭故豐在其西鎬在其東經言東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維禹之績箋曰績功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璧○傳曰皇大也○箋曰變王后言皇王者武王之事又蓋大降君也○朱氏曰皇王者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皇王烝哉

五章以武王之功配禹也豐鎬在豐水之東西二都皆可言豐水此章皇王稱武王則豐水東注指鎬京所見而言也言豐水之所以會渭而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武王作邑於豐水之東而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爲天下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變王后言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繼伐之詩而言

人心歸往者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鎬京辟廱。鎬胡老反。傳曰武王作邑於鎬京。詩記曰後漢地理志云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云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爲天子之學矣 自西自東 箋曰自由也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六章言辟廱之化也武王於鎬京建辟廱之學德化流行天下之人由四方而來者無不服之恩謂皆心服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辟廱教化者見武成之後偃武修文也

考卜維王 箋曰考猶稽也。曹氏曰有疑必稽焉 宅是鎬京 箋曰宅居也 維龜正之 箋曰謂得其吉兆。疏曰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 武王成之 箋曰武王遂居之成龜兆之吉 武王烝哉

七章述遷鎬之事也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王也其所卜爲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兆告吉

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遷鎬者見武功既成乃建王國也文王伐崇而遷豐武王伐商而遷鎬即繼伐之功也

豐水有芑音起。○今曰芑嘉穀也毛以為草今不從。○昔儒解見采芑及生民。○陳氏曰芑以喻人材武王豈不仕今曰仕官也謂官使之也詒厥孫謀詒音移孫毛如字鄭音遜。○箋曰詒猶傳也以燕翼子傳曰燕安也。○今曰翼輔翼之翼奏記舉此章注云安翼其子毛以為敬今不從。○詩記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

武王烝哉

八章述用材也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仕之以官者言無不用之無遺材也武王蓋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孫玄孫以下皆孫也謀及於孫之遠則其子可知矣聖人為子孫之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材所謂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以人材遺後人者見創業垂統之可繼子孫賴之也○

或謂武王豈不用之乎留之以遺後人也如此則遺賢矣聞兼收並蓄以貽後人未聞棄而不用而以為子孫之計也豈不仕者猶曰豈不日戒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二十七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大雅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 疏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假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今曰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后稷生於姜嫄 音原。釋文曰姜姓嫄名有郃氏之女后稷母也郃音台 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箋曰時是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爲高辛氏之

世妃。疏曰毛以稷爲嚳之子鄭以爲帝嚳傳
十世堯非嚳子姜嫄不得爲帝嚳之妃謂爲其
後世子孫之妃**生民如何克禋克祀**禋音因。疏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
禋**以弗無子**傳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高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
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
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音獨
弓衣也。箋曰弗之言祓也二王之後得用天
子之禮。疏曰燕來主爲產乳故直其始至之
日用大牢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媒言禖者神之也被音弗**履帝武敏歆**傳曰
履踐也武迹也敏疾也。箋曰帝上帝也。疏
曰踐迹者謂隨後有耳。今曰履隨也帝武舊
言祖武非實有足迹也歆感動也**攸介攸止**疏曰介祐祚也**載震載夙**
傳曰震動也夙早也。疏曰動謂懷任而身動
也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婦方震皆謂有身

爲震也**載生載育**傳曰育長也**時維后稷**
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其初生此民者
誰與是維姜姓之女名嫄也以民賴后稷播
種而生而后稷又生於姜嫄生后稷所以生
此民也又問姜嫄之生此民其事如何乎下
說姜嫄生后稷之事姜嫄爲高辛氏後世子
孫之妃能精意以享能備禮以祀祈于高禖
之神以祓除其無子之疾天帝本無迹今其
來格若有步武之迹姜嫄奉事周旋若隨天

帝之步武即有所感也履帝武言祭神如神
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
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說
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也於是神介助之依
止之則震動而有身則夙早而不遲則生產
之則長育之是爲后稷也閟宮言彌月不遲
謂滿十月即生是早也。詩書凡言天帝而
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迹也
監觀四方乃睠西顧不必天實有眼闚于上
帝不必天實有耳帝謂文王予帝其訓不必
天實有言至言祭祀曰神具醉止曰神嗜飲
食曰神保聿歸曰田祖有神若與神親相接
者見神人來格之意耳若稷果生於巨人迹
則其事甚異閟宮之詩當首言之今止言上
帝是依而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上帝
是依之謂也古無巨迹之說特列子異端司
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
口而爲是說耳至謂妾媵無人道而生子謬

於理而妨於教莫此爲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迹聖人刪之久矣毛氏不信神怪其說甚正後世猶未盡從者謂其以帝爲帝嚳耳帝爲帝嚳則稷乃堯之親弟堯有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待舜乃舉之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此說者所以疑之今依毛以敏爲疾而不用其帝爲高辛之說依鄭以帝爲上帝而不用其敏爲拇指之說合二家而去取之可以折衷矣天地之始固有化生者此可以言鴻荒之始不可以言稷或又以爲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神人之生必有異於人辭則美矣非事實也古今大聖人莫如帝舜文王孔子其生不聞有異於人也李氏曰彼以契生於卵稷生於巨迹者乃引經疑似之言以惑世也詩本無有亦歐陽氏云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高辛四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爲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爲其說洪駒父亦云堯舜禹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二足而言賢聖智愚不肖之所同

也何必有假誕詭怪之事然後爲聖且賢哉
稷名曰棄必是見棄但不知其見棄之由爾
之可
也

誕彌厥月 誕音但彌音眉。朱氏曰誕發語辭也。傳曰彌終也。箋曰終十月而生 先生如達 鄭音撻毛如字。朱氏曰先生首生也。說文曰達小羊也。箋曰羊子也。○號曰人之産子先生者多難 詩綜答章曰云子初生達小名羊未成羊曰羜大曰羊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 不坼不副 坼音策副音辭 舊孚逼反。今考曲禮上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本注云析也普逼反是音辭也牆柏通瓜者又音同。○鄧曰坼副皆裂也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脅獲三人焉剖其右脅獲三人焉剖瓜者副之是副爲裂也 無菑無害 菑音災 以赫厥靈 傳曰赫顯也 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 箋曰康寧皆安也 居然生子 箋曰居然無病
次章述稷生之易也姜嫄之孕后稷終滿懷任之十月而生之婦人初産則多難此后稷是首生之子乃如羊子之易不坼副不副裂無菑殃無患害是天顯其神靈異於常人也上帝豈不安寧之乎豈不安享其禋祀乎而使之安然無病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巷 寘音志隘於懈反巷戶降反。傳曰寘置也 牛羊腓字之 腓音肥。傳曰腓避也字愛也 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朱氏曰會

值也誕寘之寒冰疏曰姜嫄以元鳥至月而禋祀在毋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鳥覆翼之傳曰一翼覆之一翼藉之○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呱音孤○蘇氏曰呱泣聲也書啓呱呱而泣○朱氏曰泣則不死也實覃實訏覃音譚訏音吁○傳曰覃長也訏大也厥聲載路錢氏曰載語助也路猶聞於路也

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腓避而字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牛羊而避人者理之常也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值有

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爲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之亦是常理又棄此后稷置之寒冰之上有大鳥來以一翼覆蓋之一翼藉之則爲異甚矣人乃往收取鳥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其泣聲覃長而訏大在平林而聞於路也舊以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在下章朱氏移在此今從之兒生泣聲長大亦爲福祥解見斯干

誕實匍匐匍音蒲匐音白又音服○解見邶谷風克岐克嶷岐音其嶷

音逆魚據反。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也。今曰岐嶷承匍匐之下則爲能立傳以岐爲知以嶷爲識今不從以就口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之荏

菽蓺字亦作蓺。荏音稔。○箋曰蓺種也荏菽大豆也。○釋草曰戎菽謂之荏菽。釋曰孫炎云大豆也樊光李巡郭氏皆云今胡豆管子云北戎山戎出冬葱及荏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荏菽旆旆音佩。○傳曰旆旆長也。長如字。朱氏曰旆旆揚起也。○錢氏曰如旐之旆也禾役穟穟音遂。○傳曰役列也。○疏曰種禾則有行列。○錢氏曰穟莢穗通穟穟禾多穗也麻麥幪幪莫孔反。○傳曰幪幪茂盛也。○曹氏曰蒙密也瓜

瓞唪唪瓞音迭。唪布孔反傳曰唪唪多實也

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也后稷之生其始實能匍而手行匐而伏地稍長則岐嶷而能立免乳以就口食纔始能食其嬉戲之時即有種殖之志種蓺大豆其大豆旆旆然揚起禾之行列穟穟然多穟麻麥則幪幪然蒙密瓜瓞則唪唪然多實異於常人所種也疏曰周本紀云棄爲兒時其游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相去聲。○傳曰相助也。○張子曰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之道焉贊化育之一端歟。今曰有輔相之道即茀草一端可以類見茀厥豐草茀音弗。○傳曰茀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茀治

第亦謂之第穉治亂謂之亂。箋曰豐茂也

種之黃茂

種上聲。傳曰種之黃色者雖黍稷耳

實方實苞

傳曰方極畝也。箋曰方齊等也。疏曰毛言地皆方正有苗鄭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今曰禹貢草木漸包注云叢生相包一本作苞毛以為本鄭以為茂其意則一言苗生成茂也詩中凡言苞並同

實種實褎

種上聲褎音又。箋曰種生不雜也。傳曰褎長也

實發實秀

錢氏曰發生莖也。長樂劉氏曰秀將實也。今曰論語秀而不實朱氏解云吐華曰秀秀昇不生花而將實也

實堅實好

今曰堅成實而堅也大田既堅言於既阜之下阜謂成實未堅故堅爲成實而堅也。好解見大田

實穎實栗

傳曰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今曰書異畝同穎注穎穟也是垂穟也。箋曰栗成就也。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

爲栗。王氏曰栗不秕也。秕音匕

即有邰家室

邰音台。釋文曰邰今京兆武功縣。傳曰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斄城是也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斄音台與邰同

五章述后稷掌稼穡而封邰也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教民先治去其豐茂之草然後擇其種之黃色而茂盛者擇種之後始種蓺之下乃言禾生之次序始而苗中而秀末而實也方者極盡壟畝方正齊等是苗生之

始也既方矣則欲其苞而成叢既苞矣則欲其種而不雜既種矣則欲其褎而長以上言禾之苗也既褎矣則欲其發而生莖既發矣則欲其秀而吐華以上言禾之秀也既秀矣則欲其堅而成實既堅矣則欲其好而無損壞既好矣則欲其穎而垂穟既穎矣則欲其栗而成就以上言禾之實也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

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堯於是封之於邰使就邰之家室。大田言既方既皁鄭氏以方爲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鄭氏以方爲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方既皁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爲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莖秀方吐華故方爲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戒鄭氏以種爲擇其種此詩

言實種實褎鄭氏以種爲生不雜二種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種既戒在未耕之前故爲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實褎在方苞之後故爲生不雜也

誕降嘉種朱氏曰降言敎民稼穡是降於民也書云稷降播種是也維秬維秠秬音巨秠音鄙又讀披之上。傳曰秬黑黍也釋草曰秠一稃二米稃音孚穀皮也。李巡曰秬是黑黍之大名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陸曰秬秠皆黑黍而春官鬯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秬有二等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用之秠郎皮也

維糜維芑糜音門芑音起。釋草曰虋赤苗芑白苗虋糜同。郭璞曰糜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糜芑皆好穀也恒之秬秠恒音亘本又作亘。傳曰恒徧也。疏曰言種之廣多。今曰恒音衡訓常也久也無別音唯亘字古鄧反訓通也徧也竟也今毛訓徧則本作亘者爲是是穫是畝箋曰成熟則穫而畝計之。今曰計所穫也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任音壬。王氏曰任有任之也負背負之也。蘇氏曰任擔也以歸肇祀傳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末章爲郊天毛鄭謂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六章述后稷封邰之後教其國人播種嘉穀

將以祭祀宗廟也秬秠穈芑四者皆嘉穀鬱
鬯又用黑黍故后稷擇嘉種而降於民以教
其耕種其嘉種維黑黍之秬也維黑黍而一
稃二米之秠也維赤梁粟之穈也維白梁粟
之芑也乃徧種之以秬秠至熟時則於是穫
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穈芑至熟時則
於是肩任之於是背負之以歸而始祭焉后
稷封部初祭宗廟也

誕我祀如何 朱氏曰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 或舂或揄 舂傷

容反揄音由又音俞。釋文曰舂擣也。傳曰
揄抒臼也抒殊之上溜取出也。疏曰謂抒米
以出曰 或簸或蹂 簸波之上蹂音柔。傳曰簸糠也。長樂劉氏曰蹂以稅其穗
。疏曰蹂踐其黍然後舂之文當在舂之上以
揄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

釋之叟叟 音蒐。傳曰釋淅米也淅音昔。疏曰淅洮米也洮音陶傳曰叟叟聲也

烝之浮浮 傳曰浮浮氣也 載謀載惟 箋曰惟思也。今曰惟思之專也。

李氏曰欲其無所不謹無所不備也 取蕭祭脂 曰蕭香蒿也牛尾蒿也解見蓼蕭。

箋曰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行神之位爇如
悅反。疏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
然後爇蕭合羶薌皆郊特牲文爇燒也言宗廟
之祭以香蒿合黍稷燒之以合其馨香之氣使
神歆饗之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
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焫音爇薌音香。朱氏

曰取蕭祭脂宗廟之祭取羝以軷羝音抵軷音跋。傳曰羝牡羊也軷道祭也。疏曰道祭謂祭道神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曹氏曰內言膋蕭外言釋軷則舉祀皆舉矣載燔載烈燔音煩。燔煩解見楚茨。傳曰貫之加于火曰烈。箋曰燔烈其肉。疏曰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即今之炙肉也燔是近火燒之炙是遠火炙之。今曰如蹄之言是烈亦多也以與嗣歲今曰嗣歲者繼今歲謂來年也

七章乃述后稷祭祀之事也我后稷之祭祀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穈芑之粟或使人舂之或使人揄出之或使人簸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禾取穀以繼之言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而淅之其聲叟叟然又盛之於甑而烝之其氣浮浮然以爲酒醴及簠簋之實也及戒祭祀之事則又謀度之則又思惟之無所不致其謹也於是或取蕭之香草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爲宗廟之祭諸侯之祭莫大於宗廟也又或取牡羊以爲犯軷之祭軷道祭也祭七祀之行神也諸侯有朝聘之事則軷祭上自宗廟

下至軷祭羣祀該舉之矣或取肉傅火而燔之或取肉貫之加火而烈之纖悉無不盡矣凡此者皆欲以興起來歲之事謂禱其又豐也不曰來歲而曰嗣歲欲其豐年相續也。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行山曰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菩音負又音倍芻音初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轢音歷喻無險難也邛泉水疏引春秋傳云跋涉山川然則軷山行道之名也。鄭氏於楚茨或燔或炙以炙爲炙肝此詩烈亦炙也乃云燔烈其肉蓋鄭意以楚茨言宗廟之祭特牲以肝配燔故炙爲炙肝此詩爲后稷將郊而先軷祭以上皆言軷祭之事故烈爲烈其肉今以此詩言燔烈爲總說宗廟及軷祭非專指軷也

卬盛于豆卬盛音昂成。朱氏曰此章言尊祖配天之祭。傳曰卬我也木曰豆薦菹醢也。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之于豆于登傳曰瓦曰登大羹也。箋曰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疏曰釋器云瓦豆謂之登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湇不和實於登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湇肉汁也湇音泣。今曰登升之登無丿豆登之登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箋曰居安也歆饗也胡臭亶時箋曰胡何也亶誠也○朱氏曰臭香也○李氏曰言祭得其臭時也士冠禮云嘉薦亶時○時有考見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欣之入○傳曰迄至也○李氏曰使我子孫無有罪悔至于今而有天下也

朱子言尊后稷以配天也我今以菹醢盛之于木豆又以大羹盛之于瓦登器用陶匏大羹不和禮至簡也其馨香之氣始升於上而上帝已安饗之何香臭之誠得其時乎言天之所饗不在物也蓋天生后稷以養民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而祀宗廟為周家祭祀之始天心眷之久矣自后稷肇祀以來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周之郊也因稷而致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尊后稷以配天不亦宜乎○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也我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式刑文王之典庶天心右饗之此詩言豆登何足以致

帝之歆惟世脩后稷之業乃有今日其意皆相類

生民八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音偉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九族解見王葛藟篇外尊事黃耇音苟。黃耇解見南山有臺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詩記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彼行葦敦音團。傳曰敦聚貌行道也。曰人者葭蘆葦一名葦一物而四名解見七月。疏曰葦初生爲葭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將事而言葦者此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故以成形名之牛羊勿踐履朱氏曰勿禁止之辭方苞方體苞解見生民。張子曰草叢生以喻兄弟。箋曰體成形也。曹氏曰幹也。錢氏曰成葦也維葉泥泥上聲。傳曰葉初生泥泥。今曰蓼蕭零露泥泥爲霑濡貌則此言泥泥是潤澤之意蓋泥泥是濕也戚戚兄弟傳曰戚戚內相親也。詩記曰惟體之深者爲能識之莫遠具爾朱氏曰莫猶勿也。箋曰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今曰地官肆長云實相近者相爾也注爾亦近也

首章發兄弟之愛也興也言敦敦然聚者是彼道傍之蘆葦勿令牛羊踐履之此葦方苞而成叢方體而成莖其葉初生泥泥然潤澤

而可愛忍傷之乎葦之叢生如兄弟之聚也戚戚然親愛之兄弟切莫踈遠宜俱相親近也。此詩以行葦與兄弟維葉泥泥戚戚兄弟之辭體察精微懇款親切惻然惟恐傷之千載之下猶能使人興起也詩記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與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噫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

或肆之筵音延。傳曰肆陳也或授之几箋曰兄弟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氏曰几尊者憑之以爲安肆筵設席傳曰設席重席也。疏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筦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授几有緝御箋曰緝猶續也御侍也相續代而侍者。疏曰凡御者皆侍其側。長樂劉氏曰不曾闕其侍從也。李氏曰緝御即所謂更僕是也

次章述陳設也或陳之以筵謂行燕禮也或授之以几優老也兄弟之年稚者鋪筵而已老者則鋪筵而又設席於筵之上加重席也老者既授以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

或獻或酢音胙。箋曰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洗爵奠斝音嫁。○傳曰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醆音盞。○箋曰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疏曰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客大夫為主人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辯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鄉飲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為之斝者彼注謂書不稼也辭音志

醓醢以薦醓他感反[illegible]音同醢音海。○箋曰薦之禮非泣則醓醢。○疏曰李巡云以肉作之醬曰醓天官醢人注云醓肉汁也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或燔或炙燔音煩炙音隻。○箋曰燔用肉炙用肝。○辭見楚茨嘉殽脾臄脾音皮臄渠略反。○傳曰臄函也。○箋曰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疏曰燔炙是正饌以脾函為加勸據虞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說文曰函舌也又曰口裏肉也

或歌或咢音鄂。○傳曰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比音備。○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孫炎云咢聲驚咢也

三章述燕樂也燕兄弟之時或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卒爵酌而酢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斝即爵也有肉醬多汁之醓醢以薦進之又或入火以燔其肉或近火以炙其肝以為羞其正饌之外所加善殽則有脾與臄又作樂助

歡或歌而比於琴瑟或咢而徒擊鼓親親之
厚也李氏曰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今考燕禮諸侯
燕其臣以膳宰爲主人主人獻賓賓卒爵賓
洗爵酢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公公卒爵公
酌酢主人主人卒爵於是主人酌以酬賓賓
遂奠而不舉也
敦弓既堅敦音彫○傳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
畫飾之義弓人爲弓雅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
不必畫矣○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公羊注亦云天子彫弓諸侯
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則所謂天子彫弓也○朱氏曰堅猶勁也四鍭既
鈞鍭音侯又音侯○釋文曰鍭矢名○傳曰鍭矢三亭○疏曰三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
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爲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
平者前有鐵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鐵鍭之矢名也鍭音鐵舍矢
既均舍音捨○傳曰已均中蓺○箋曰舍釋也蓺質也○疏曰舍放矢也四矢皆中也
序賓以賢丘氏曰射以中多者爲賢○朱氏曰投壺云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
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四章五章述燕射也既燕族人而射以爲樂
其天子親所射彫畫之弓既堅勁矣其四矢

既輕重鈞停矣放舍此矢既均而皆中矣𫞙序衆賓以射中多者爲賢也諸臣不必盡弓以天子之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耳○鄭以爲將養老擇士大射王肅以爲燕射詩記

從王詩記曰以詩之所敘考之像禮王肅之說是也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揖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蕭之去○疏曰敦與句字異音義同引滿也既挾四鏃挾音浹又音協○箋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疏曰搢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搢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謂爲大夫大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今曰儀禮鄉射大射皆搢三挾一个又云挾乘矢注云方持弦矢曰挾弦矢而矢橫爲方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橫之謂左手執弓把見矢鏃於把外右手大指鉤弦二指挾持其矢故弦縱而矢橫弦與矢作十字故方也凡兩物夾一物曰挾此矢在弦之外二指之內故曰挾四鏃如樹丘氏曰如以手植之○曹氏曰言其巧且力也序賓以不侮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

敦弓既引滿四鏃皆已挾則徧釋之矣四鏃皆中如以手植之然其序以不侮爲貴尚德也不以中多陵人也

曾孫維王傳曰曾孫成王也酒醴維醹音乳○傳曰醹厚也○疏曰謂

酒之醇者酌以大斗〔傳曰大斗長三尺也。疏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以祈黃耇〔疏曰祈求也。黃耇解見南山有臺〕

六章述既射而復終燕因以乞言也爲之主者成王也其酒醴皆醇厚矣遂以長柄大斗從大器中酌之於樽以爲醴而求於黃耇之人謂乞言也二章言授几緝御之事則兄弟之中有老者存焉古者燕飲於旅也語必因以求誨言於老成人凡一篇一言皆足以爲熏陶漸染之益不徒爲燕樂也

黃耇台背〔台音胎又音臺。傳曰台背大老也。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鮐音臺。疏曰郭璞云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劉熙釋云九十曰鮐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祺音其。傳曰祺吉也〕以介景福〔箋曰介助也景大也〕

七章終上章乞言之意也成王乞言於黃耇台背之大老此大老告成王以善道引而導之翼而輔之以成其德故自天祐之成王得壽考吉祥助其大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平也 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 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行去聲

此詩成王祭畢而燕羣臣也太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飲相樂故曰大平也講師言醉酒飽德止是首章二語又言人有士君子之行非詩意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陳氏曰燕楱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君子萬年 箋曰君子斥成王也 介爾景福

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羣臣美之言成王既醉我以酒矣燕楱之間恩澤充足既飽我以德矣無以報上願其享萬年之壽而天助爾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 箋曰殽俎實也。疏曰歸楚茨篇為俎孔碩或燔或炙。詩記曰國語晉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云實女以爵罰女以無殽。傳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 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羣臣又欲天助成王以昭明之德

昭明有融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云明而未融高朗令終朗郎之上○傳曰朗明也○朱氏曰虛明也令終善終也令終有俶音觸○傳曰俶始也公尸嘉告曰協韻音谷○傳曰公尸天子以卿○疏曰白虎通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詩記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箋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羣臣祝成王昭明而又極於融融者一理混融徹上徹下無復凝滯明之盛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故祝其善終而又欲其有始如太甲有終而無始不得爲全善矣成王以幼冲嗣服欲善其終當謹其始乃始終如一也令終有俶猶仲虺言謹厥終惟其始伊尹言愼終于始也能如是則神降之福公尸以善言來告矣○舊說以令終爲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

三章遞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由鄭氏鑿說以景福爲五福孔氏遂牽合謂令終爲考終命然鄭箋令終云以善名終則鄭意亦不然孔求之過耳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箋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陳氏曰傳所謂馨香無讖應之意也朋友攸攝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疏曰攝者收斂之達○嚴氏曰撿也攝以威儀疏曰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

公尸所告者其言如何乎言汝籩豆所盛之物潔靜而嘉美汝之朋友助祭者能相檢攝而佐助之其檢攝以威儀莫有惰容也設爲嘏辭以見主祭與助祭者皆當神意也黃氏曰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者寓於威儀之間

威儀孔時箋曰孔甚也時宜也君子有孝子箋曰有孝孝子之行子不匱傳曰匱竭也○今日祭義云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永錫爾類箋曰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云潁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施音異

上章設爲嘏辭此章以下則承嘏辭之意而

行之言威儀甚得其宜者此由成王有孝子之行也祭義說祭祀奉承薦進之容貌皆以孝子言之蓋因其容貌之形見以知其孝敬之深厚即此詩之意也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爲孝是永錫爾類也聖人之於民類也同此類則同此心孝者人心之同然以心感心放之四海而凖是錫類也洪範錫福之意亦如此祭祀稱孝子其來尚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閫○傳曰壼廣也○釋宮曰宮中巷謂之壼○今曰宮中巷者由內出外之路脩行於家而達於外也故毛以爲推廣之義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祚音助胤羊刃反○箋曰祚福祚也○傳曰胤嗣也○朱氏曰子孫也

其錫類如何乎王者之化由室家而推之天下如宮中之巷由內而行出於外也成王能如此宜其享萬年之壽而天又錫之以福祚及繼嗣之子孫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被音避○箋曰被覆被也君子萬年景

命有僕（李氏曰僕屬而不絶○今曰孟子僕僕亟拜言拜之頻煩亦不絶之意）

其天錫以繼嗣者如何乎乃天覆被女以福祿使有萬年之壽而大命僕屬不絶也此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福祚不絶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音离○傳曰釐予也○箋曰女士女而士有行者）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曰從隨也）

其大命之僕屬如何乎乃天錫以女而有士行者以爲妃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音符　伊）守成也（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美其能守之也）

太平之君子（箋曰君子斥成王也）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祇音其樂音洛○疏曰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考則人神也）

祭天神地祇祖考皆有尸五章皆言公尸又四章言既燕于宗毛以爲皆言祭宗廟其說是也（疏曰毛以爲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

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

鳧鷖在涇曹氏曰鳧野鶩也鶩音木○釋鳥曰鳧鸍沉鳧鸍音施又音彌○郭璞曰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陸璣曰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疏曰蒼頡解詁云鷖鷗也○涇解見谷風公尸來燕來寧公尸解見既醉○箋曰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疏曰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爾酒既清箋曰爾成王也爾殽既馨傳曰馨香之遠聞也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繹也祭之明日行燕尸之禮鎬京近涇水指上地所見言之野鳧與鷖鷗皆水鳥也水鳥在水中得其所喻公尸來燕而安寧也成王酒清殽馨以與公尸燕飲故神以福祿來成汝矣○渭水東流先會豐而後會涇豐水自南而入渭涇水自西北而入渭文王居豐在豐水之西則越豐而後至涇武王居鎬在豐水之東則去涇近矣張衡西京賦云欽灃吐鎬據渭踞涇見涇水近鎬也欽呼合反

鳧鷖在沙傳曰沙水旁也○疏曰需卦需于沙注云沙近水者公尸來燕

來宜今曰來而宜之謂樂之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爲爲去聲○嚴曰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音煮○解見江有汜公尸來燕來處音杵○傳曰處止也

爾酒既湑音胥之上○七伐木傳曰湑茜之也茜與縮音義同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泲亦作濟上聲也爾殽伊脯疏曰乾脯也公尸燕飲福祿來

下

鳧鷖在潨音崇○傳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公尸來燕

來宗傳曰宗尊也○李氏曰來居尊位也既燕于宗疏曰燕於宗廟福祿

攸降戶江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傳曰亹山絕水也○曰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亹縣注云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浩音告公尸來

止熏熏傳曰熏熏和悅也旨酒欣欣傳曰欣欣樂也燔炙芬芬傳曰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艱今曰後艱猶後患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音暇洛嘉成王也疏曰正詩罔不言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

假樂君子傳曰假嘉也○今曰左傳中庸皆作嘉樂則假訓爲嘉也顯顯令

德宜民宜人〔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疏曰能安民能官人其文與此相類〕受祿于天

言可嘉樂者此成王也有顯顯之善德宜其在下之民謂萬姓以和也宜其在位之人謂百官以和也人民皆宜是可嘉樂以此能受福祿於天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曰申重也重去聲〕千祿百福〔嚴曰千求也〕子孫千億〔嚴曰十萬曰億○解見楚茨〕

既保安之又右助之又從而命之是自天申命用休也成王有千祿之道而得百福千祿言自求多福謂在我有以致之非天私於成王也宜成王子孫之繁至于千億傳之無窮也

穆穆皇皇〔釋訓曰穆穆敬也○釋詁曰皇皇美也〕宜君宜王〔傳曰宜君王天下也〕不愆不忘〔嚴曰愆過也〕率由舊章〔嚴曰率循也由用也○長樂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成王之德穆穆然敬皇皇然美宜其爲君宜其爲王也又不愆過不遺忘以循用先王之

舊法○鄭氏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爲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爲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宜王即所謂宜民宜人也

威儀抑抑（賓之初筵傳曰抑抑慎密也）德音秩秩（傳曰秩秩有常也○錢氏曰有序也）無怨無惡（烏路反又如字）率由羣匹（今曰羣稱謂衆同德之臣也）

成王之威儀抑抑然謹密其德音言語秩秩然有常言行皆盛德之所著見故能無所咎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匹耦於已者言志同道合也此章與上章一體不愆不忘爲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爲率由羣匹言之也○音聲也德音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教令聲名皆可稱德音此詩德音秩秩可以爲言語教令不可以爲聲名皇矣貊其德音可以爲教令聲名不可以爲言語南山有臺德音不已德音是茂及有女同車

德音不忘車舝德音來括皆聲名也小戎秩秩
秩德音鹿鳴德音孔昭日月德音無良邶谷
風德音莫違皆言語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曰朋友羣臣也○朱氏曰燕安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羣臣下賴之以安○詩記曰秦誓云友邦冢君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今百辟卿士言之也○今曰朋友即下文百辟卿士燕及朋友猶燕及皇天）
成王受福無窮故於天下之治惟總其大綱
大綱舉而小紀自隨則太平極治可傳於永
久此無窮之福也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
臣也
百辟卿士（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羣臣也）媚于天子（陸曰媚愛也）
不解于位（解音懈○今曰解怠也）民之攸塈（音係○傳曰塈息也）
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皆媚愛于成王而不解
怠於其職位此民之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六章章四句（舊四章章六句今從陳氏）

詩緝卷之二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9376995 v.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二十八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涖音利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箋曰公劉后稷之曾孫而獻是詩也箋曰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及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戒之也。詩記曰史記云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系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窋竹律反。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脩時之甚微以戒其盈脩事之甚勤以懲其逸盖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傳曰篤厚也。今曰公劉克篤前烈。釋文曰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詩故曰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袷百世召公不當舉名然則公劉
其號也匪居匪康箋口康安也迺埸迺疆埸音亦。信南山傳曰埸
畔也。董氏曰疆界也埸疆皆田之界畔然詩言迺埸迺疆當有小別疆如封疆所包者廣故
王氏於信南山言疆者爲之大界然則埸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迺積迺倉積如
字。董氏曰積委積也此委積音餞恣。朱氏曰積露積也迺裹餱糧裹音果餱
音侯。今曰餱乾食也解見伐木糇食米也于橐于囊橐音託。傳曰小曰橐大
曰囊。疏曰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雖盛食而已退
其小也簞食與肉寘橐是亦餱盛于橐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
可以一容人是其大也。今曰東方朔傳云奉一囊粟是糧米盛于囊也奉音俸思輯用

光輯音集。今曰書輯五瑞註云斂也此輯亦聚集之也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箋曰干盾也盾食允反。戈解見曹候人傳曰戚斧也揚鉞也鉞音越。禮記曰
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注鏚斧也柲柄也柲音祕。疏曰鉞大而斧小六韜云
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爰方啓行朱氏曰方猶始也
首章述公劉在西戎謀遷於豳也自后稷封
於邰傳子不窋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
失其官竄于西戎不窋之孫公劉自西戎而
遷于豳遷國安民非篤厚者不能故言篤厚
乎公劉也以下乃述厚民之事唯篤厚故能

厚民也公劉之在西戎不敢居處不敢安寧謂不安於夷狄之陋謀爲遷豳之計也將欲遷國必先聚糧治兵故迺埸以治其田之小塍迺疆以治其田之大界乃蓄其露積乃實其倉廩既已富彊乃盛其乾餱于小橐盛其糧米于大囊思以斂集其民而光顯其國遷國則民易離散故必有恩意斂集之也於是弓矢則張之又有干盾戈戟戚斧揚鉞於是方開路而行以遷於豳焉詩記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避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邰有疆埸積倉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章意象整暇不是迫逐之事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已竄于西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埸積倉内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于豳爲國都雖遷而之疆埸積倉固在其封内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傳曰胥相也相去聲○今曰胥來胥宇既庶既繁箋曰庶衆也繁多也既順迺宣○曹氏曰順樂從也○陳氏曰宣導也而無永嘆嘆平聲陟則在巘巘之上○釋山曰重甗隒甗音巘隒音儼○郭璞曰山形如累兩甗甗甑也○釋文曰毛云小山別於大山與爾雅異復降在原何以舟之傳曰舟帶也維玉及瑤音遥○今曰瑤美玉也玉之言之瑤言玉之美考鞞琫容刀鞞音丙琫必孔反亦作鞸○釋琫解見瞻彼洛矣○疏曰此傳云鞞下飾

以下不言其飾故指鞞之體云下飾也○朱氏曰容刀其中容刀也

次章述至豳相宅也篤厚乎公劉也往相廣平之原地以居其民其民既庶而衆矣既繁而多矣庶即繁也言庶而又言繁見歸者愈多也衆多則宜意嚮難齊今皆順從而樂遷矣公劉猶恐民之初遷有懷不能以自達迺復宣導在下之情欲人人皆得其所也盤庚之民必再三宣導而後順從今既順乃宣則本無扞格而上猶慮其壅蔽也故歡欣交通無有永嘆而不滿者非民咨胥怨之比也民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以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以察其處所反覆相視以民居爲重遂言公劉登陟之際何所佩帶乎惟玉及美玉之瑶又有鞞鞛其上飾有琫以容其刀也稱公劉佩服之美者承上文而無永嘆述斯民喜之之情也 黄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緜迺宣兼迺畆言之則爲宣導溝洫此迺

宣承既順言之下云而無永嘆則爲宣導下

情

篤公劉逝彼百泉 箋曰逝往也。張子曰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

瞻彼溥原 溥音普。箋曰溥廣也。 迺陟南岡 箋曰山脊曰岡 迺覯

于京 傳曰覯見也。箋曰絕高爲之京。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今曰此乃覯于京

非岐周地名之京故鄭氏以爲絕高爲之京謂高丘耳。有考見文王 京師之野

傳曰是乃大衆所宜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嬪于京

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

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公主以爲衆大非也 于時處處 處音杵 于時廬旅

傳曰廬寄也。疏曰地官遺人云十里有廬是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衛故公廬於溥讀去聲

于時言言 傳曰直言曰言。疏曰謂一人自言。鄭氏曰言言施教令 于時

語語 傳曰論難曰語。疏曰謂二人相對。鄭氏曰語語議政事

三章述營度邑居也篤厚乎公劉也其營京

邑也自下觀之則往彼衆水所聚之處又望

彼溥廣之原自上觀之則升彼南山之岡春

乃見高大之京丘可居也此京地乃衆民所

宜居之野於是經畫以定之於此作民居以

處其處者於此作客舍以廬其旅者於此施

教令於此議政事各有其所見規模整整也處謂居民旅謂賓旅也○百泉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爲得水也曹氏據杜祐云百泉在漢爲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耳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齊之上俾筵俾几箋曰俾使也既登乃依毛加字鄭上聲○傳曰賓登席依几乃造其曹造音

造○箋曰造適也○傳曰曹羣也執豕于牢傳曰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殺所戒反○疏曰饗禮當有大牢以飲賓此唯用豕新至廟地殺禮也箋諸云大作漫於豕牢而生文王即牢是養豕之處執禮美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與報酒各自相近故也浚音被作豪同小便也酌之用匏音庖○傳曰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疏曰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食之飲之食音嗣飲音蔭君之宗之傳曰宗尊也

四章述宮室既成而落之也篤厚乎公劉也於此高丘之京依而居之謂宮室既成而安其居也於是與羣臣飲酒以落之其禮容之

盛踰踰濟濟然公劉使人爲之設筵使人爲之設几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前乎此公劉使人造適其牧豕之羣執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殽其酌此酒用匏爲爵公劉之於羣臣既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禮雖簡儉羣臣君之尊之不失敬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 箋曰溥廣也 既景迺岡 傳曰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今曰地官大司徒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本或作影非 相其陰陽 相去聲。箋曰相其陰陽寒暖所宜 觀其流泉 疏曰流泉所以灌溉 其軍三單 箋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羨延之去聲。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 度其隰原 度音鐸 徹田爲糧 箋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李氏曰周之徹法最爲盡善自公劉始後世從而守之 度其夕陽 傳曰山西曰夕陽。箋曰夕陽者豳之所處也。疏曰豳在其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書傳說大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惟梁山乎 豳居允荒 豳解見豳諸。傳曰荒大也

五章述辨土宜制軍賦也篤厚乎公劉也所遷之地既廣矣既長矣既揆之日景以定其

東西於是升高岡以相其陰陽寒煖之宜觀其水泉灌漑之利將以治田疇也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羡今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唯單而已無羡卒也又於是度其隰田原田之多少以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爲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可以制賦三軍唯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豳國在梁山之西故言自公劉相此夕陽之地以建豳居信乎其荒大也美其遷國之善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 傳曰館舍也。朱氏曰客舍也。補傳曰始言斯館卒言上旅盖以處新附也 涉渭爲亂 傳曰正絶流曰亂。朱氏曰舟之絶流橫渡者也 取厲取鍛 丁亂反。朱氏曰厲砥石也。疏曰鍛者治鐵之名 止基迺理 解頤新語曰止基居止之基 爰衆爰有夾其皇澗 傳曰皇澗名也 遡其過澗 過平聲。傳曰遡鄉也過澗名也 止旅迺密 今曰止旅來止之旅 芮鞫之即 芮如銳反本又作汭鞫音菊。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今曰西漢地理志扶風汧縣注云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引此詩爲證蘇說是也毛以芮爲水厓鄭以爲水之内今不從汧音牽。箋曰水之内曰隩水之外曰鞫。疏曰即就也

末章述處新吡也新吡之至者公劉爲作館以居之將作此館舍先使人涉渡渭水乘舟橫渡爲亂而過取厲刀之石又取所鍛之鐵以治其器用既定居止之基廼疆理其田畝其相續而來者愈多愈有於是或有夾皇澗而在澗兩邊以居者或有遡過澗而開門向水以居者既而來止之旅日以益密皇澗過澗之旁不足以容之於是又就芮水之外而居之詩記曰風氣日開民物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輿未艾之象爲周之王業肇乎此矣○鍛毛氏以爲石朱氏以爲鐵今考鍛打鐵也其字從金碫者礪也其字從石此鍛從金則當爲鐵嵇康好鍛是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 泂音迥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箋曰言爲民父母是有道德

泂酌彼行潦 音老○傳曰泂遠也行潦流潦也○箋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 挹彼注茲 挹音邑 可以餴饎 餴音分字亦作饙饎音熾○釋文曰餴蒸米也○傳曰餴餾也饎酒食也餾音溜○疏曰說文云一蒸米也然則蒸米謂

之餴餴以饎而熟之非訓餴爲餾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使人遠往酌取流行之雨潦置之大器待其澄清又挹取之於彼大器之中注之於此小器之中猶可灌沃餴米以爲酒食此薄陋之物而可以祭祀使天饗之者由設祭者是豈樂弟易之君子而爲民之父母也祭不必用行潦甚言不在物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傳曰濯滌也罍祭器○疏曰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饎以此論祭事故言祭器耳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音槩○傳曰漑清也○疏曰漑亦洗之使清潔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音餼○傳曰塈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卷音權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公劉疏曰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是總結之辭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公劉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涖政之時俱獻之也

經言君子又言吉士君子者尊貴之稱士者衆多之目其曰藹藹吉士維君子使是吉士

者君子所引善類而君子者吉士之宗主也
故經以鳳凰之希有喻君子以羽聲之衆多
喻吉士也序言求賢用吉士賢指經中之豈
弟君子吉士指經中之藹藹吉士也謂求豈
弟君子以任用吉士也成周之朝吉士雖衆
多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公劉泂酌卷阿
三詩皆成王涖政康公作之以戒王也周公
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
自爲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

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有言之
不盡之意欲以動悟成王若曰周公欲歸政
矣王所倚仗者誰歟以壯銳之氣享盛大之
業若任用非人將傷大體王當虛心屈已以
求豈弟之賢而任之豈弟君子云者乃篤厚
純固盛德之人可以爲性而輔君德可以爲
則而儀百辟可以爲綱而總衆職可以任使
吉士而司進退人物之權此其責任至重前
乎此者周公實任之王盍求其可以任周公

之事者而繼之乎苟求其人而未得則周公
其可以遂明農之請乎康公所以動儆成王
者其辭婉矣周召同心如此乃知周公居東
之初成王未悟之日伐柯九罭等詩人心顒
顒謂朝廷一日不可無周公在召公必不但
默也史傳略耳

有卷者阿傳曰卷曲也。箋曰大陵曰阿。飄風自南飄如字從許本注奇飄。傳曰飄風回風也。疏曰李巡云旋風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云其爲飄風皆不言自南故以爲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爲喻善。今曰南溫厚之氣風自南則得溫厚之氣故能長養萬物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曰矢陳也。今曰釋文云矢陳也直也矢其音謂直陳其音如矢口成文之矢也

與也阿不曲則風無自而入故必有卷然之
阿而後自南長養之風飄回而入喻人君能
虛心屈巳而後足致豈弟之大賢也誠使豈
弟君子來而與王游來而就王歌以直陳其
聲音使之盡吐其所欲言而無所顧慮則薰
陶漸染所以養成君德者亦如南風之養物
矣

伴奐爾游矣伴奐音判喚徐音畔換。箋曰伴奐自縱弛之意。今曰安肆之意優游爾休矣錢氏曰優游閒暇貌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釋文曰彌益也似先公酋矣酋音遒慈秋反。傳曰似嗣也酋終也

承上章言賢者旣來游矣爾成王當與之安肆而游處閒暇而休息從容欵密與之浹洽則此豈弟之賢必有薰陶漸染之功而使爾彌益其德性以繼嗣先公之業而克終矣彌性非矯揉彊勉之所及唯有德之賢朝夕與之游處久而與之俱化耳不言先王而言先公不忘所起之艱難也

爾土宇昄章昄音反韻又音版。錢氏曰土疆土也宇宅內也。傳曰昄大也。蘇氏曰章著也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成王承文武之緖其土宇昄大而章著大則彊理混一章則法度修明亦甚厚而不可加矣豈可任非其人而敗壞之乎惟得豈弟之賢而用之以彌益其德性則百神歆饗之皆

以汝爲主矣有天下者祭百神社稷宗廟之
主也

爾受命長矣陳氏曰長累世已久茀祿爾康矣茀音弗。箋曰茀福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嘏音假。箋曰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

爾受天命其傳已久福祿已安矣周以積累
之久而後與故享之而安也然豈可任非其
人而斲喪之乎惟得豈弟之賢而用之以彌
益其德性則大福爾可常享矣二章三章四
章皆言彌性者謂此豈弟之賢關君德之涵
養成就而非小有材者所能與也

有馮有翼馮音憑。傳曰馮依也翼輔翼也。蘇氏曰有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王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劉氏曰引其君以當道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箋曰則法也

馮翼孝德之人卽藹藹吉士也成王左右前
後有可爲馮依者有可爲輔翼者有孝行者
有賢德者凡此諸賢王能有之以引導輔翼
其身矣然必得豈弟之大賢以爲四方之法

而儀刑百辟也○說者多以四方爲則非人臣之事遂以豈弟君子爲斥成王然首章來游來歌便說不行吉甫萬邦爲憲申伯文武是憲山甫式是百辟嘉賓是則是傚皆人臣事也詩記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皆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請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卬卬傳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箋曰顒顒體貌敬順卬卬志氣高朗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聞音問○箋曰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箋曰綱者能張衆目外之體貌顒顒然敬順內之志氣卬卬然高明其德如玉之圭璋表裏純一也人聞之有善聲譽人望之有善威儀此豈弟之君子可以爲四方之綱也綱舉則目張謂總提綱維也○說者以顒顒卬卬而下爲成王非也假樂嘉成王故稱穆穆皇皇此詩以成王初涖政而戒之則不當過爲稱譽之辭也

鳳皇于飛傳曰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皇翽翽其羽翽音誨○

傳曰翽翽衆多也。箋曰羽聲也。曹氏曰說文云翽翽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皇希乃見之鳥不應羣飛之衆如此則翽翽其羽者乃鳳皇飛而衆鳥從之也說文云鳳飛羣鳥從之以萬數

亦集爰止 箋曰爰于也

藹藹王多吉士 蘇氏曰藹藹衆多也

維君子使 今曰此君子即前章所稱豈弟君子也

媚于天子

因時鳳至故以喻賢者鳳飛鳥之出乎其類者衆鳥所慕也鳳皇于飛而翽翽然衆羽之聲亦集於所止之地猶大賢用而善類樂附之從其類也今王朝之上吉士藹藹衆多矣然必得大賢君子爲之宗主而器使之則聲應氣求各盡其心以媚愛于天子矣言王多吉士是王已有之吉士見於已用者成周人材最盛而可以當鳳皇之喻爲人材之統盟者捨周公其誰哉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 傳音附。箋曰傅猶戾也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箋曰命猶使也

媚于庶人 箋曰親愛庶人謂撫綏之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曹氏曰高岡衆人所見聞也

梧桐生矣 疏曰梧桐一木耳。曰梧桐青桐也。山陰陸氏曰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

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橐鄂皆五焉其子多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

于彼朝陽 傳曰山東曰朝陽。箋曰朝先見日也。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

菶菶萋萋 菶布孔反 傳曰梧桐盛也

雝雝喈喈 傳曰鳳皇鳴也

言今鳳皇已鳴矣其鳴在于高岡之上衆所聞見喻大賢處高顯之地非潛伏側陋也此大賢非有道不見如鳳皇非梧桐不棲今梧桐已生矣其生在於朝陽之地向陽則易茂喻今太平之時也有其人又有其時如梧桐菶菶萋萋而茂盛鳳皇雝雝喈喈而和鳴君臣遇合之盛如此也康公所指豈難知哉成王可以默會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箋曰庶衆也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箋曰閑習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此君子其車已衆而多矣其馬既閑習而能馳矣言其爵位尊顯錫賚已厚所謂大賢可為多士之宗主者此其人也我陳詩之意初無多說只為此一事耳維王歌詠之深味乎

吾言可也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涖政之
初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辭唯卷阿宛轉反覆
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意所寓實在
此篇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江漢箋曰召穆公名虎江漢疏曰康公十六世孫○朱氏曰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蘇曰夷王子○周語上云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爲刺
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其說
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爲王休又言戎
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詩之辭戒同列所
以刺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汔欣之入○箋曰汔幾也康安也○孫炎曰汔近也

○今曰幾舊音祈易汔至亦未繘井彼注云幾也音祈或音機此詩訓幾爲庶幾當音機也繘音聿
惠此中國箋曰惠愛也。傳曰中國京師也
以綏四方箋曰綏安也。傳曰四方諸夏也
無縱詭隨詭音宄。今曰詭詐也欺詐面從也
以謹無良今曰無良不善也
式遏寇虐詩究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戕賊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
憯不畏明憯音慘。錢氏曰憯痛也明人所共見也
柔遠能邇能毛如字鄭音耐。傳曰柔安也。今曰以柔撫之中庸所謂柔遠人也能謂能其事猶言克家也
以定我王
穆公戒同列之用事者言國以民爲本民勞則國危今周民亦疲勞矣庶幾可以小安之乎京師諸夏之根本愛此京師則可以安天下也對夷狄言之則指京師爲中國對四方言之則總諸夏爲中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姦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人見詭隨者無所傷拂則目爲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爲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苟喜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

是居上位者縱之爲患也令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明甚可痛其不畏明也遠謂夷狄邇謂中國治道略外而詳内夷狄則撫柔之而已中國則禮樂之治甚詳故必能其事也惟柔遠能邇者可以安吾君而何取於詭隨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箋曰休止息也）惠此中國以爲民逑（音求○箋曰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無縱詭隨以謹惛怓（惛音昏怓音譊○箋曰惛怓猶讙譁也○補傳曰惑亂人主也）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箋曰勞猶功也）以爲王休（箋曰休美也）

無縱詭隨之人以防其惛怓惑亂王聽也爾前有功於國今勿棄其前功則爲吾君之美謂使其君安富尊榮也不然敗君之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傳曰息止也）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今曰無有窮極謂無所不至也罔極解見衛氓）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傳曰慝惡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詭隨之人無所不至所謂罔極也無縱詭隨

而必近有德謂遠佞而親賢然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謹威儀而後可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音器字亦作憩。傳曰愒息也）惠此中國俾民憂泄（音曳又音薛。傳曰泄去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傳曰醜厲惡也。補傳曰醜厲猶言醜惡也也保使先王之正道壞）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敗壞）戎雖小子（箋曰戎猶女也。今曰小子指用事之人也）而式弘大（箋曰式用也弘猶廣也）

詭隨之人終必召亂是為醜厲也又戒其同列之用事者云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大關於邦之興喪不可不謹也豈可樂佞諛而縱詭隨乎。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詩小子蹻蹻皆指王小子非君臣之辭今不從二詩皆戒其同寮故稱小子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李氏曰無殘敗之禍也）無縱詭隨以謹繾綣（音遣犬。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君子者也）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曹氏曰以是為非以惡為善一切相反則亡無日矣）王欲玉女

是用大諫

此詩五章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召公稱厲王而告之言我欲使爾如玉無瑕可指故用此大諫於王也謂其戒同列者即所以諫王上行而下傚故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箋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睹曰傳二十四年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睹卯凡伯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祭側界反

朱氏以此詩為切責其寮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

上帝板板釋訓曰板板僻也。傳曰反也。疏曰邪僻即反戾之義下民卒癉丹之上。箋曰卒盡也。傳曰癉病也出話不然話淮之去。朱氏曰不然不合理也為猶不遠靡聖管管李氏曰人苟知有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箋曰管管以心自恣。曹氏曰管小物也蔑棄聖人而管管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亦小不實於亶傳曰亶誠也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寮友之辭厲王邪僻凡伯不欲斥王而歸之於天曰上帝板板然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矣今爾羣臣當有嘉謀嘉猷以扶持之今乃出言不合於理爲君謀事又不能遠其心以爲無聖人管管然以淺見自用故矯誣詐僞不實於爲誠信而僞爲誠信惟汝之謀猶不遠我是用作此詩以大諫正於汝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傳曰憲憲猶欣欣也天之方蹶音貴○傳曰蹶動也無然泄泄音曳○今曰左傳其樂也洩洩注云舒散也韻洩亦作泄朱氏孟子解云怠緩之貌曹氏以爲盤樂怠散之意其說一也辭之輯矣輯音集○傳曰輯和也民之洽矣傳曰洽合也辭之懌矣懌音亦○傳曰懌悅也民之莫矣傳曰莫定也○今曰求民之莫

天方艱難禍亂將作汝衆人無爲是憲憲然欣喜而不知憂懼也天方震動民將不安汝衆人無爲是泄泄然怠緩而不思勉勵也汝惟不知憂患故各逞私意議論矛盾耳於是

又戒之言爾寮友之相與若言辭輯睦而相孚則下民洽比矣若言辭悅懌而相得則下民安定矣謂方時多艱惟同心謀國議論和協則庶幾民可安耳○舊說辭爲王者出令然尋繹經意上承憲憲泄泄之文下接我雖異事之章皆切責寮友之言中間攙入王者出令之事則上下辭意皆無倫序矣此詩首章責同寮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閒宜相和協謂爾之出話爲猶

徒執一己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寮友之間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幷智可以措民於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謂已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詖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前五章皆說寮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六章其前五章皆說謀猶之不

臧也逵觀上下章旨知辭之輯懌非謂王者出令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傳曰寮官也）我即爾謀聽我囂囂（音遨。傳曰囂囂猶警警也警音敖。疏曰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我言維服（今曰服行也說命論乃言惟服注云其言皆可服行）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音饒。傳曰芻蕘薪采者。疏曰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

我雖與汝所職之事各異乃與汝同官俱爲卿士我就汝謀忠告而善道之汝聽我言乃囂囂然傲慢而不受我所言乃可服行汝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云有事當謀之芻蕘之人芻蕘之賤尚當謀之況我與汝同寮乎此章言寮友之間議論不合其辭之不輯懌可想見矣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蘇氏曰戲侮也）老夫灌灌（音貫。傳曰灌灌猶款款也。疏曰至誠款實）小子蹻蹻（音腳。今曰小子承上章同寮之文指用事之人也。傳曰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舉足高是驕之意）匪我言耄（音帽）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反。傳曰熇熇盛也。李氏曰說文火熱貌）不可救藥（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云曾不發藥乎左氏云）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天今方將爲虐有喪亡之禍汝無如是謔謔然戲侮而不知憂懼也我老夫涉歷已多知亂亡之將至則灌灌然欸誠以告汝汝後生小子乃蹻蹻然驕慢安其危而利其菑以我之言爲老耄而昏繆也然我所言實非老繆乃女以可憂之事爲戲謔耳積惡愈多將熇熇然如火之熾盛不可救止而藥治之也此章又見其議論之不相合矣○舊說以小子指王令不從

天之方懠音劑○傳曰懠怒也無爲夸毗夸音誇○朱氏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威儀卒迷善人載尸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民之方殿屎殿顛之去郭音屎玷屎音熙○傳曰殿屎呻吟也則莫我敢葵箋曰葵揆也○今曰禾敎夫子葵之喪亂蔑資傳曰蔑無也○今曰無以爲資言無生生之計也曾莫惠我師

夸謂大言虛誕毗謂諛言屬附天今方降威怒汝衆人無爲夸大毗附也今衆人之威儀盡迷亂其有號爲善人者亦如祭祀之尸不

言不爲矣天下之民方殿屎呻吟莫有敢揆度其事者民遭喪亂無以爲資曾莫肯惠我衆民者皆責之辭也

天之牖民曹氏曰說文云在屋曰囱在牆曰牖囱音總。錢氏曰開明也如壎如篪壎音喧篪音池壎篪解見何人斯。傳曰壎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傳曰璋圭言相合也。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如取如攜傳曰取攜言必從也。疏曰物在地上手舉攜之攜無曰益牖民孔易音異鄭音亦民之多辟音辟無自立辟音闢。傳曰辟法也

六章泛言治民之道也言人心本虛明以私欲室之則如牆然冥昧罔覺苟能順天之理以開明人心如開牖於牆復其本然之明也如壎篪之相和壎唱而篪和言必應也如璋圭之相合合二璋而成圭言必同也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攜物之必從也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今民雖多邪辟而本然之天自若亦唯因其固有而開明之耳勿自立法以彊之自立法則是益也非天也六章至八章

皆責寮友而因以諷王也

价人維藩价音界藩音番。傳曰价善也。疏曰藩者園圃之籬大師維垣大今加字舊音泰。王氏曰大師大衆也。傳曰垣牆也大邦維屏音丙。箋曰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維翰王氏曰大宗巨室也。傳曰翰幹也。幹義見文王維周之楨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七章泛言用人之效也言善人所以爲藩籬大衆所以爲垣牆大邦所以爲屏蔽巨室所以爲翰幹國家所恃在此數者苟能使懷我之德則無有不寧矣又同姓之宗子所以爲城之固亦當保安之勿使此城有壞無至於獨居而可畏懼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傳曰戲豫逸豫也敬天之渝箋曰渝變也無敢馳驅傳曰馳驅自恣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傳曰王往也昊天曰旦傳曰旦明也。今曰天曉曰旦故爲明信誓旦旦是也及爾游衍延之去又音演。傳曰游行也衍溢也

八章泛言敬天之誠也言當敬天之威怒無敢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無敢馳驅自恣戲豫卽無逸所謂耽樂馳驅卽無逸所謂

游田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皆謂之旦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人善惡可不謹乎　張子曰此言天心虛靈之氣徧體萬物之中其鑒察如在左右而不遺也詩人之言鬼神也如此又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板八章章八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TIONAL CENTRA
R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762906 v.26

詩緝卷之二十九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蕩之什　大雅

蕩（唐之上濁）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也）傷者傷悼其將亡甚於刺也臣子作詩皆發於憂國之忠欲以感悟其君雖弊壞已極猶庶幾其改圖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此詩託言文王歎商特借秦爲踰耳或謂
傷者傷嗟而已非諫刺之比如此殆類後世
詞人弔古之作非當時臣子惓惓之義也大
序言傷人倫之廢吟詠情性以風其上傷何
妨於風刺乎

蕩蕩上帝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 下民之辟 音壁○傳曰辟君也 疾威上帝 朱氏曰疾威猶暴虐也 其命多辟 音僻○箋曰邪僻也 天生烝民 箋曰烝衆也 其命匪諶 市林反韻亦作忱○朱氏曰諶信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鮮上聲○箋曰鮮寡也克能也

周人遭厲王之暴虐呼天而告之曰蕩蕩廣
大乎上帝此下民之君也謂天子也今暴虐
之上帝何其命之多僻也謂命僻王以爲君
也疾威者厲王所爲而天實命之是天爲此
疾威也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矣然天亦豈
欲令厲王爲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
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
天使之然也王自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
首章說得含蓄至五章七章乃發之 朱氏曰蓋將爲

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 傳曰咨嗟也 咨女殷商 曹氏曰契始封於商其地在上洛湯受命焉亳殷其地在象故後世或謂之殷今曰殷商併舉之也 曾是彊禦 曾音增。今曰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爲孝乎且音曾者辭之紂也曾也彊禦衆人以口給之禦。傳曰彊梁禦善也 曾是掊克 掊音裒。釋文同掊聚斂也。曹氏曰斂民財則作威以勝之。不愼也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傳曰服服政事也 天降滔德 滔音叨。傳曰滔慢也。李氏曰如滔天之滔 女興是力

三章以下設爲文王歎商之辭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文王曰嗟乎嗟汝殷商之君則是彊梁禦善之人則是掊斂好勝之人乃任用之使之居位使之任事天降是滔慢凶德之人以妖孽天下汝又興起崇任之甚力何哉 曹氏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而君子小人之生皆人以謂各有天命將治則生君子將亂則生小人天降滔德是將亂而生小人也然而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亦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厲王不用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 宋氏曰而汝也 義類猶善道也

彊禦多懟（音墜。朱氏曰懟怨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晝。箋曰侯維也。傳曰作祝詛也）靡屆靡究（傳曰屆極也究窮也）

汝當秉持善道乃用彊禦作怨之人非善類也此人問之則以流言對非忠言也道途之言豈足信哉小人為盜賊之行是寇攘不在外而在內也人心相疑則詛祝相要無有屆極窮究之時忠信之衰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炰音庖烋音哮火交反。箋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背音輩）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曰陪陪貳也。蘇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

女炰烋自矜氣健于中國斂民之怨乃自以為德汝所以是非顛倒邪正錯亂不能明爾之德者由汝背後傍側皆無賢人以引翼之也爾之德所以不明者由汝無陪貳之大臣又無賢六卿也背側言前後左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湎音免。蘇氏曰沈

湎也○號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湎不義從式朱氏曰式用也法也既愆爾止蘇氏曰容止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號音豪俾晝作夜

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之事則從而法之也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言此者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蜩音條螗音唐○今曰蜩者蟬也諸蟬之總名也螗者蝘也螗蜩也蝘音偃○蜩螗解見七月如沸如羹小大近喪去聲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奰音備○傳曰奰怒也覃及鬼方蘇氏曰覃及延及也鬼方高宗伐鬼方未知何方

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蝘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如羹之熟無小無大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昏亂如此故內致怨怒於中國延及鬼方遠夷亦怒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朱氏曰不時不善之時也

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朱氏曰典刑舊法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今曰盤庚云懋建大命大命謂國之典亡也

不時者猶言厄運非上天爲此厄運乃殷自不用其先王之舊法耳亦以發首章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意也縱無老成舊臣尚有先王法度可以遵守汝曾莫能聽用遂自傾覆其大命而歸咎於天可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沛音貝揭音結○傳曰顛仆也沛拔也○箋曰揭蹶貌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音鉢○傳曰撥猶絕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古之賢人有言植木將欲顛仆沛拔揭然而蹶其枝葉未有折傷而本根實先斷絕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將從之也殷之鑒戒甚不遠惟在夏后之世謂殷當鑒夏今又當以殷爲鑒意在言外也歐陽氏曰謂紂特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而禍敗爾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疏曰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待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昭之言武公年老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

厲王之世武公爲諸侯庶子作此詩刺厲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也詩補傳得之孔氏謂武公追刺厲王詩記非之以爲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豈追刺之語乎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以爲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爲武公宣王三十六年即位恐誤矣

抑抑威儀 賓之初筵傳曰抑抑慎密也 維德之隅 傳曰隅廉也○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以此屋之外角喻人之外貌由內方而外正故觀外而知內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 王氏曰孔子云古者民有三疾 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傳曰戾罪也

廉隅者屋之外角喻人之外有威儀也凡宮室觀其外有廉隅則知其在內之制必方正也如人外有抑抑然謹密之威儀則知其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内之德必嚴正也人有常言無有哲而不愚者哲而自隳其所守則爲愚矣惟聖罔念作狂豈可不自謹其威儀哉彼庶人之愚是其稟賦之偏如生而有疾非其罪也主於疾而已唯哲人自廢繼而爲愚是則可罪也罪之者以其自取也武公所以自警者切矣。抑詩多自警之意所言脩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謹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顔色

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蓋有諸中形諸外也 曹氏曰哲人性明本無過惡然而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易慢之心一萌則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何所不至故昔之哲者反化而爲愚其罪在此也

無競維人 箋曰競彊也。今曰無競者莫強也孟子云晉國天下莫強焉經中言無競皆同孟子彊字作強 四方其訓之 傳曰訓教也。今曰以爲訓也。 有覺德行 去聲。今曰釋文云覺知也悟也猶孟子所謂先覺也 四國順之 訏謨定命 訏音吁。傳曰訏大也謨謀也 遠猶辰告 箋曰猶圖也。傳曰辰時也。今曰入告爾后于內之告 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箋曰則法也

莫彊者人也能得人則四方皆倣之以爲訓矣形勢非彊而得人爲彊也有覺悟者德行也有德行則四國服從之矣欲明明德者先致其知也用賢脩已治道之大端舉矣猶不敢輕出之也其於政事必有訏大之謨以堅定其命令謂先定大計也遠謀立畫不貴自用必使深遠之圖得以時時入告謂廣覽兼聽也如是而益謹其威儀以儀刑天下則治道備矣朱氏曰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遠圖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

其在于今興句○鄭氏曰今之興者謂厲王○補傳曰自厲王興起之初○今日興起也言起而即王位也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湛音耽○疏○箋曰荒廢也○釋文曰湛樂之甚女雖湛樂從女音汝弗念厥紹傳曰紹繼也罔敷求先王箋曰敷廣也克共明刑共音拱○氏音恭○傳曰共執也

今厲王之興即迷亂于政傾敗其德政荒則國不治德喪則身不脩皆由荒湛于酒也汝雖湛樂是從獨不思念繼紹之事乎汝不以

繼紹爲念故不復廣求先王之道而執守明明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也

夙興夜寐洒埽廷内洒灑之上埽音掃○今曰庭宮中也廷朝廷也廷內指宮庭而字作廷易揚于王庭指朝廷而字作庭古字通用○黃氏曰庭內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埽庭內之意乎○韓曰假廷內不埽以見職事不理耳○李氏曰只是修滌其朝廷耳

維民之章傳曰章表也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逷音惕○傳曰逷遠也○今曰左傳豈敢用逷

王湛樂如此故今皇天不尚其所爲君臣皆將滅亡如衆泉之流更相灌注一處決潰則衆流俱竭是淪率相與以亡也今宜改過早起夜寐洒埽宮室之内言閨門之間當修絜而自新也如此則可以表示於民矣又不可忘意外之變故脩治其車馬及弓矢戎兵之器用此以戒備兵事之起用此以遏遠蠻方使之不敢來侵庶幾未至於亡耳

質爾人民今曰民之質矣之質質爾猶云樸以皇質使之淳也謹爾侯度

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法度也用戒不虞朱氏曰不億度而至之禍也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詩記曰柔遜順也。箋曰嘉善也

白圭之玷點店二音。傳曰玷缺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

王又當實爾人民毋遵之以浮靡又當謹其所以御諸侯之法度必如是而後可以戒備不虞之變也其本則在脩身故當謹爾之出言敬爾之威儀無不柔順嘉善白玉爲圭其有玷缺尚可磨鑢而平鑢音慮言語一有缺失

不可復改矣故言不可不謹也

無易由言易音異無曰苟矣莫捫朕舌捫音門。傳曰莫無也捫持也。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言不可逝矣箋曰逝往也

無言不讎朱氏曰讎答也無德不報惠于朋友箋曰惠順也

庶民小子疏曰小子子弟也。今曰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注云民之子孫也

子孫繩繩蘇氏曰繩繩不絕。今曰如繩之牽連不絕萬民靡不承

由言者自由之言所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王無得輕易自由以言無得言曰我出言苟

且如是今雖無人執持我舌然言出則往而

不可追矣王無有出言而人不讎答之者無有施德而人不報復之者言必應也王苟能惠順于羣臣朋友下及庶民與其小子則子孫繩繩然相繼不絕而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宜民宜人則福祚無窮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輯音集。傳曰輯和也不遐有愆箋曰遐遠也相在爾室相去聲。朱氏曰相視也尚不愧于屋漏傳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箋曰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厞音翡又音肥。疏曰天官冪人職掌帷幕幄帟注云帷幕以布幄帟以繒爲之幄在帷幕之內帷幕是大帳幄爲小帳禮之有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愧屋漏則屋漏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漏有事之節禮祭於奧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冪莫歷反帟音亦。曹氏曰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蓋厞隱之處也凡祭設饌於奧奧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也既畢然後改設饌於西北隅佐食闔戶牖降所以求神於幽也今祭畢而設饌於屋漏厞隱之處禮煩力倦或有墮容人雖不覩神寔臨之可得而斁邪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覯古候反。傳曰覯見也

神之格思傳曰格至也。詩記曰思語辭也不可度思度音鐸矧可射思射音亦。箋曰矧況也射厭也

視爾親友君子之時和柔其顏色以接之庶幾不遠有過此顯明之地人皆知脩飭也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無愧于西北隅隱漏之處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發心學之奥而以鬼神言之猶中庸言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不度不射乃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尹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慈湖所謂澄然湛然者也朱氏中庸章句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又曰君子戒謹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也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言防然而曰不見是圖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證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又曰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旣已知之

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謹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理義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斯須之間矣

辟爾爲德 辟音璧○箋曰辟法也 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傳曰僭差也 鮮不爲則 鮮上聲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 傳曰童羊之無角者也○今曰實以童羊辟皇后而角喻與敵事令不從 實虹小子 虹音紅○傳曰虹潰也○曹氏曰螮蝀也○今曰虹謂幻亂也如螮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故自稱小子也

此章言上行下倣天下皆法爾之德視倣於爾爾當使之爲臧善使之爲嘉美毋導之以惡也故必淑善敬謹爾之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少不爲人所法則者如人擲我以桃我必報之以李爾爲善而民以善應之必然之理也若身不善而責民之善猶索童羊之有角實惑我耳不可信也○舊

說武公以小子稱厲王如周公稱成王爲孺子非也今考楚語云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此言其末年也年表武公終於平王之十三年詩記推武公即位年四十餘其爲世子作此詩之時年二三十耳不應斥時王爲小子也若以爲追刺則前王已往當代臣子尤不得斥爲小子矣

荏染柔木（荏壬之上染上聲。）言緡之絲（緡音閩。傳曰緡被也。箋曰被之弦以爲弓）溫溫恭人（傳曰溫溫寬柔也）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傳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覆音福。箋曰覆猶反也。今曰僭蹶也）民各有心

厲王剛愎拒諫觀其監謗氣象可見故告以有荏染然柔忍之木乃緡被之以絲弦而爲弓亦猶溫溫然寬柔之恭人乃爲德之基本蓋人主必寬柔然後能容受直言而德日進也其維賢哲之人告之以善言則順其德而行之其維愚蔽之人反謂我言爲僭蹶人各

有意見何得以汝所見爲是而彊王之從也
武公以諸侯庶子而論國家之理亂發義理
之精微故愚人以爲後生僭躐也

於乎小子[於乎音嗚呼○釋文曰凡於乎二字相連者放此]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啼]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誰夙知而莫成[莫音暮○傳曰莫晚也]

此章武公自警之辭因上章人謂巳爲僭而
内自省也歎言我小子涉歷尚淺識未知事
之善惡然嘗親炙於長者矣長者非但攜我
之手且示我以巳驗之事非但面命我且提
我之耳而告之謂親承其教誨而非剽聞於
人也借曰我未有所知亦巳抱子爲人父矣
年齒浸加日月逝矣豈可不汲汲自勵以力
踐所聞而侵尋虛老一生邪學問之道患在
自滿則不復有進人若能不自盈滿豈有早
聞道而晚乃成者乎謂巳早聞先生長者之
教今當去箇矜字庶能佩服而勿失之此見

武公切問近思工夫也○舊說以小子爲斥
王左傳襄公四年魯人之歌云我君小子是
古人稱幼君爲小子武公時爲世子則不可
斥王爲小子也至若攜手提耳豈君臣之辭
哉或又以爲武公老作此詩故呼其同寮爲
小子武公學問深粹謙抑自處年九十有五
猶求益於其國之臣若哆然以老成自處而
呼王朝同寮爲小子不似武公之氣象也曲
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奉芳

勇反負劒辟咡詔之 辟音僻 咡音二 註云傾頭與語又
云口耳之間曰咡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語
小子之常此詩所言形容親承之意耳正淇
奧所美切磋琢磨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 音洛 視爾夢夢 音蒙○傳曰夢夢亂也○
孫炎云昬昬之貌也 我心慘慘 慘之上○傳曰慘慘憂不樂也 誨爾諄諄
箋曰口語諄諄然 聽我藐藐 音莫亦作貌○箋曰藐藐然忽略不用○諦曰不
聽受之貌 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音冒○傳曰耄老也○今曰聿遂也將然之辭

昊天甚明照察於我我不樂其生也蓋視王之意夢夢然昏亂我心之憂慘慘然憔悴我誨爾諄諄然詳熟汝聽我藐藐然不入不以我言爲教乃反以我爲虐借曰我未有所知然亦從此將老矣豈可以吾言爲不足聽乎時武公未老故言亦聿既耄猶九月蟋蟀在堂歲實未莫而言歲聿其莫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 箋曰止辭也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 喪去聲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 箋曰忒差也 回遹其德 疏曰回遹邪僻也 俾民大棘 箋曰大棘大困急也

又歎言我小子非敢臆說所告爾者皆先世舊章王能聽用我謀庶幾不至於大悔天方艱難將喪滅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之福善禍淫豈有差忒哉皆王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大急自取之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箋曰芮伯畿内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疏臣書序

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也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鄭命注芮伯入爲宗伯畿內而言入者入有二義若對畿內則畿外爲入衞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爲入畢國亦在畿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爲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知字良夫也

菀彼桑柔菀音鬱。傳曰菀茂盛貌

其下侯旬旬如字又音荀傳曰旬言陰均也

捋采其劉捋力活反。王氏曰劉殺也殺言盡之也。蘇氏曰殘也。今曰書盤庚重我民無盡劉左傳虔劉我邊陲

瘼此下民瘼音莫。傳曰瘼病也

不殄心憂箋曰殄絕也

倉兄塡兮倉兄塡音創況陳。蘇氏曰倉悲也。說文曰傷也。錢氏曰倉讀如愴兄讀如況古文假借未加偏旁也。傳曰兄滋也塡久也。疏曰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滋多故況爲滋也。今曰兄與況字同況也永斆訓滋此倉兄及下文亂況斯削訓滋

倬彼昊天倬明大貌

寧不我矜箋曰矜哀也

興也菀然茂盛之桑其葉稚而柔濡其下陰均人息其下者得其芘蔭也及蠶者捋采一朝殘盡之則其樹下之民病於日所暴矣亦猶王剝喪其德則民不得其芘蔭也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愴滋久而不已於是呼倬然

明大之昊天而許之曰寧不哀矜我乎蘇氏曰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黄落之漸言周之盛也如桑之方茂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然凋弊如桑之既采

四牡騤騤騤音葵。傳曰騤騤不息也旟旐有翩旟旐音與兆翩翩音篇。旟解見鄘干旄旐解見出車。錢氏曰翩飛揚也亂生不夷傳曰夷平也靡國

不泯泯音敏。傳曰泯滅也民靡有黎黎音黎。今曰黎衆也書黎民於變時雍詩羣黎百姓皆衆也王氏以黎爲黑黎首之義然民靡有黑則不辭矣如具禍以燼音盡。燼曰具俱也燼餘曰燼。蹟曰燼是燒燭既然之餘燼音盡於乎有哀於音烏乎音呼

國步斯頻傳曰步行也頻急也。曹氏曰國步猶天步也天之所行謂之天步則國步者國之所行也。陳氏曰國步國運也

王政不綱諸侯相攻故兵車駕其四牡騤騤然不息所建旟旐翩翩然飛揚禍亂日生而不平夷無國不見殘滅也民無羣衆之聚甚稀踈矣俱遇此禍將爲灰燼而無餘矣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急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或考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爲使臣奔走於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革如杜甫所謂車轔轔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

爲諸侯相攻矣

國步蔑資（蔑音滅）天不我將（箋曰將猶養也）靡所止疑（疑音逆魚陟反朱氏音屹魚乞反今韻略音疑魚陵反音雖不同皆訓定也）云徂何往（朱氏曰徂亦往也）君子實維（今曰君子指厲王）秉心無競（傳曰競彊也。今曰謂自彊也執競武王）誰生厲階（傳曰厲惡也）至今爲梗（音綆。傳曰梗病也。錢氏曰水上浮木壅水者。今曰飄蓬斷梗）

國運困窮無所資賴天不我養無所止定處不得安也云欲往而果何所往今無所向也厲王不自彊以爲善復是何人生此禍亂之階至今爲梗病乎王實爲之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慇見卷閣）我生不辰（箋曰辰時也）逢天僤怒（僤音亶。傳曰僤厚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處音杵）多我覯痻（音閔又音昏。疏曰覯遇也。箋曰痻病也）孔棘我圉（音語。箋曰棘急也。傳曰圉垂也。疏曰邊垂也）

周家土宇販章今日以侵削矣故我憂心慇慇然念之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自恨生於亂世也是時鎬京在西中原在東自西至東無有寧居者言京師及中原皆亂也

京師及中國旣亂我見其病已多矣而我邊垂又甚急是內外皆不得其安也

為謀為毖音秘。傳曰毖愼也亂況斯削告爾憂恤箋曰恤亦憂也誨爾序爵箋曰次序賢能之爵。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速禍親新間舊則失其序矣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考唐風噬肯來逝朱氏云發語辭蘇氏云噬逝通。傳曰濯所以解熱也其何能淑箋曰淑善也載胥及溺箋曰胥相也及與也

此教王以用賢言王非不爲計謀非不爲謹毖然而禍亂滋甚益以侵削是謀之不得其道而所與謀者非其人也故我今告爾以當憂恤之事誨爾以次序官爵辨別賢否之道誰能手執熱物而不以水濯之乎以水濯手所以殺其熱欲止亂而不用賢猶欲止熱而不以濯也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乎則相與陷溺於禍難而已

如彼遡風遡音素。傳曰遡鄉也亦孔之僾音愛。傳曰僾唈也唈烏合反。箋曰使人唈然不能息。疏曰郭璞云嗚唈短氣也風唈人氣使人不能喘息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荓音烹徐音絣。傳曰荓使也。解見小毖。箋曰逮及

也好是稼穡好去聲力民代食疏曰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有功加於民者也○錢氏曰代耕而食稼穡維寶箋曰耕種曰稼收斂曰穡代食維好如字

君子視厲王之亂如遡嚮於疾風亦甚僾唈
使人短氣而不能喘息也民本有恭肅之心
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
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
力於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
穡當以爲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
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箋曰蟲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稼穡卒痒音羊○箋曰卒盡也痒病也哀恫中國恫音通○箋曰恫痛也具贅卒荒贅音綴○傳曰綴屬也荒虛也○疏曰贅猶綴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云君若贅旒然靡有旅力旅力解見北山以念穹蒼王氏曰穹蒼天也

天今降此喪亂將滅亡我所立之王謂王室
也是以降此蟊賊之蟲使稼穡盡病可哀痛
乎中國之人皆贅屬而危矣盡荒虛而空矣

羣臣無有盡衆力以念及天意者是代食者
其人非好也
維此惠君（箋曰惠順也）民人所瞻秉心宣猶（今曰宣布也○箋曰猶謀也）考慎其相（鄭去聲毛如字）維彼不順自獨俾臧（今曰自獨猶獨自也○箋曰臧善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維此順道之君爲百姓所瞻仰內則能秉持其心而有常德外則宣布其謀而不自用又考察謹擇其輔相維彼不順道之君乃欲用獨自之見而使之善何由得善乎以己自有肺腸行心所欲不謀於衆故使民盡迷惑如狂也自有肺腸卽抑詩民各有心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甡音莘○傳曰甡甡衆多也）朋友已譖（今莊蔭反舊音僭）不胥以穀（箋曰胥相也穀善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曰谷窮也○疏曰谷是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
視彼林中其鹿羣輩同行甡甡然衆多今羣臣相讒不能有善禽獸之不如也人亦有言無道之世進退皆窮如陷山谷然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錢氏曰聖人聽言迎解其意）維彼愚人

覆狂以喜覆音福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箋曰胡之言何也

聖人於人之言能瞻之於百里之外謂望之而喻其意也若彼愚人禍敗已迫而不自知方且狂迷而喜樂不以爲憂如此則雖諄諄然誨之亦不悟矣我非不能言如此畏忌何言王監謗將得罪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傳曰迪進也○今曰書不迪有顯戮其尚迪果毅註迪進也又見迪猶在王庭維彼忍心是顧是復箋曰顧眷也復重也○今曰復如顧我復我之復民之貪亂箋曰貪猶欲也寧爲荼毒荼音徒○疏曰荼苦菜也毒螫蟲也

維此善人王不求索之不進迪之維彼有殘忍之心者王乃顧視而眷念之重復而綢繆之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寧爲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

大風有隧大如字鄭音泰隧音遂○傳曰隧道也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今曰式法也穀善也從鄭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苟○今曰征猶攻也○曹氏曰征猶討也中垢猶內汚也蓋以閨門之事汚穢之若王鳳之譖毀王商是也穢音歲

大風損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隧道必從空大谷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充實之象小人無由至矣善人所作爲之事皆合於法皆本於善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内汙之事蓋其立朝行已無間可乘唯以曖昧之言誣之彼之無由自明耳此小人陷君子之常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敗音拜○箋曰類等夷也聽言則對箋曰對答也誦言如醉箋曰誦詩書之言匪用其良覆俾我悖音佩○箋曰悖逆也○今曰韻亦作詩亂也

大風有隧道而至如貪人有緣由而至也貪人進則善類敗矣小人好人從已唯聽彼之言則喜而對答之誦古人之言以告之則不悅而如醉不對之矣彼旣不用善言而欲使人從已是反使我悖亂於道也疏曰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語如醉然也○朱氏曰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所謂貪人其榮公也歟

嗟爾朋友朱氏曰寮友也予豈不知而作今曰即下章既作爾歌之作

如彼飛蟲疏曰蟲是鳥之大名故曰羽蟲三百鳳凰為長時亦弋獲

既之陰女陰王如字鄭音蔭女音汝曹氏曰陰蓋覆不暴揚之。反予來

赫赫許嫁反毛如字。釋文曰亦作嚇音鋒莊子以梁國嚇我是也。曹氏曰以言嚇人也

嗟爾寮友汝蹤跡詭秘我豈不知實事而妄
作此詩乎如彼蟲鳥之飛時亦為弋者所得
吾之言亦有時而中也予既覆蓋於汝不暴
揚汝之事汝反謂予不知而來欺赫予也

民之罔極罔極解見衛氓。朱氏曰民之貪亂而不知所止職涼善背涼毛如字鄭音亮背音佩。箋曰職主也。傳曰涼薄也。疏曰莊三十二年左傳云號多涼德。朱氏曰善背工為反覆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

職競用力今曰競強也謂強禦也

涼言刻薄競言彊禦盜言貪黷三者皆謂小
人當時必有所指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
職言之民之亂無窮極者主由此刻薄之人
善為欺背之事也彼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
不勝也民之所以邪僻者主由此彊禦之人
用力為虐也

民之未戾（傳曰戾定也）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音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民之所以未定者主由此盜臣爲寇攘之行也羣小不和自相毀呰其涼者見盜者貪黷已甚亦言其不可而覆背以詈之矣謂其黨亦自知其非也涼背盜而詈之故上章言職涼善背也善詈工於罵也涼者雖歸咎於盜欲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不可隱諱矣承上章予豈不知而作之意（詩記）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嚴氏詩緝卷之二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緝卷之三十

朝奉大夫　臣嚴粲述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箋曰仍叔周大夫也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宣王承厲王之烈（朱氏曰烈暴虐也）內有撥亂之志（疏曰何休注公羊云撥猶治也）遇烖而懼側身脩行（去聲　疏曰側反側也憂自不安）欲銷去之（去上聲）天下喜於王化復行（復扶又反）百姓見憂（疏曰百姓見彼憂矜）故作是詩也

宣王即位初年遇旱未有施設天下已喜於王化復行者以其有憂民之心而預期之也

解頤新語曰宣王興起他未及施爲首以百
姓爲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
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使弔
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
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
曰是宜爲君有卹民之心夫列國之公子出
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爲君則宣王因旱而
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御說音禦悅

倬彼雲漢倬音卓。毛傳曰倬明大貌。箋曰雲漢天河也。疏曰倬河精上爲天漢。曹氏曰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間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大雲合散不常漢則歷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史記天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云水精爲漢左傳昭十七年星孛及漢梓愼云漢水祥也雨者水之施也大將雨其水外見於沙昭回于天箋曰昭光也。傳曰回轉也。疏曰水氣精光也。

曹氏曰天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爲漢津委氣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

王曰於乎音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薦音荐。傳曰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箋曰靡無也靡愛斯牲曹氏曰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此諸侯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祈禳於坎壇雩宗祭水旱皆用少牢天子則有牲矣宗鄭讀爲禜禜徵反圭璧既卒傳曰卒盡也寧莫我聽協句平聲。箋曰寧曾也

宣王憂旱夜不能寐起觀天象以占雨候見
倬然明大之雲漢精光回旋於天夜晴無雲
則天河明未有雨候也宣王於是歎傷曰嗚

呼今之人何罪乎而天降此喪亂使饑饉重
至謂頻年旱也我之禱雨無有神而不舉祭
之者牲玉皆所以供祭祀牲則不敢愛圭璧
則用之已盡神曾莫我聽乎○此詩多用寧
字或訓曾或猶偏或爲願辭或訓安不可執
一今隨文解之
旱既大甚大音泰蘊隆蟲蟲王氏曰蘊隆蘊積隆盛○疏曰釋訓云蟲蟲
蟲蟲熏也郭璞云旱熱熏炙人也不殄禋祀自郊徂宮箋曰宮宗廟也上
下奠瘞音意○傳曰上祭天下祭地○疏曰奠謂置之於地○釋文曰瘞埋也靡
神不宗箋曰宗尊也后稷不克錢氏曰克勝也上帝不臨耗
斁下土斁音妒○箋曰斁敗也寧丁我躬曹氏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傳
曰丁當也
天久不雨旱既大甚矣其旱氣蘊積隆盛蟲
蟲然其熱熏人我爲禱雨之故禋祀未嘗止
絕從郊而至宗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
其物無有神而不尊祀之者在宮之神莫尊
於后稷非不臨顧我而力不足以勝旱災在
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力足以勝旱災而不肯

臨顧我與其爲旱以耗敗下土寧使災禍當
我之身此至誠慘怛之辭也李氏曰史記宋世家熒惑守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今曰不可推如孟子言王無罪歲宋景公不欲移災於股肱之意兢兢業業傳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今曰業業危動恐懼也蘇氏四牡業業壯也鄭氏以爲動當爲動而不息常武赫赫業業毛氏以爲動當爲震動可畏此詩及召旻兢兢業業長發有震且業毛氏皆以爲危當爲危動恐懼三詩不同皆動之意

如霆如雷霆解見采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疏曰釋訓云孑然孤獨之貌無有孑然得遺漏而不餓病者○曾氏曰說文云孑無右臂曰孑言其獨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疏曰不遺留其意將欲盡殺也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宣王言旱既大甚皆已不德所致不可推其過於他人承上文寧丁我躬之意也吾心兢兢然而恐業業然而危如聞霆之奮擊雷之發聲也周之民多死亡矣今所餘之衆民又將無有孑然孤獨而存者矣昊天上帝不使

我有遺類何不畏先祖之業摧落乎庶天以先祖之故而矜念之也

旱既大甚則不沮（音咀。○傳曰沮止也。○令曰自沮也）赫赫炎炎（傳曰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云我無所大命近止（大命解見蕩）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傳曰先正百辟卿士也。○箋曰雩祀所及者。○謙曰正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令曰寧猶偁也）

宣王言旱既大甚我當多方思所以救之不可自沮禱祈不應則人易以自沮而怠心生反覆此詩宣王欲銷天變之意愈堅愈銳可謂不自沮矣旱氣赫赫然熱氣炎炎然宣王憂之之甚曰我措身無所矣大命將近謂國將亡也曾無瞻視而顧念之者古者有德之羣公先世爲官之正長凡雩祀所及者則皆不我佑助父母與先祖之靈何其偏忍於我而不見救乎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滌音敵。○傳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陳曰蓋以少而不茂非全無也。○錢氏曰洗也山無木川無水如滌之然）旱魃爲虐（魃音

魃。○傳曰魃旱神也如惔如焚。惔音談。○傳曰惔燎之也疏曰焚燎皆火燒之名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傳曰熏灼也。○疏曰熏灼俱焚炙之義羣公
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今曰寧願辭也
旱久則山枯川竭故如滌濯然旱魃之神爲
此虐害如火之惔燎焚燒我心畏憚暑旱其
憂心如爲火所熏灼羣公先正曾不聞知而
見察昊天上帝如厭棄我則寧使我遯去以
避旱者無以我故而使百姓受害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黽音閔。○錢氏曰黽勉僶勉強也胡寧瘨
我以旱瘨音顛。○曰瘨病也憯不知其故憯音慘之上。○錢氏曰憯痛也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箋曰虞度也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始欲遯去既又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
勉於此不敢去也天何偏病我以旱乎水旱
之災皆由政失必有以自取之但痛哉不知
其何故而致此也知其故則當速改矣惟不
知其故因念恐有得罪於神祇者我祈豐年
則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豈上天不度知

我心乎我敬事明神如是當不恨怒於我而降此旱災也曹氏曰月令云孟冬天子祈年于天宗大割注云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者大殺羣牲割之也又云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后稷配食焉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不備及可謂周矣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則方與社亦不莫矣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箋曰人君以羣臣為友鞫哉庶正鞫音菊。箋曰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今曰鞫與南山曷又鞫止之鞫字異音義同皆窮極也

瀾山言潰亂之極此詩言勞苦之極疚哉冢宰疚音救。箋曰疚病也窮哉病哉者言勞倦也趣馬師氏趣趣騶之上。趣馬解見十月之交。今曰師氏地官中大夫膳夫左右今曰天官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靡人不周今曰周徧也周爰咨諏之周傳以為救今不從無不能止今曰無猶毋也言毋自謂不能而止不為也瞻卬昊天卬音仰云如何里十月之交悠悠我里箋曰里居也。今曰田里也旱則田里無聊也鄭訓憂破字作悝不若從本字

人君以臣為友相與綱紀四方者今羣臣以救旱之急於常務之可緩者不暇整整故云散無友紀也自庶官之長冢宰之官皆究心

於禱祈賑救之事或奉行之或討論之夙夜不遑以致勞瘁故云窮哉病哉也窮極言勞苦之極也庶正冢宰既皆勞瘁下至趣馬也師氏也膳夫也左右之臣也靡不周徧謂無一人不勞瘁也人皆勉力救荒無有自謂不能而遂止者宣王瞻仰昊天而歎曰田里之間將如何乎必有愁歎之聲矣憂民之辭也○舊說以窮哉疚哉爲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庶正冢宰位高祿厚恐未至此又以周爲賙給羣臣救荒當先及小民不應但賙給有位也 傳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飮酒不樂○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常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徹膳者天子日食大牢令減損之左右君之左右揔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 嘒音諱○傳曰嘒衆星貌 大夫君子昭假無贏 假音格贏音盈○呂氏曰贏餘也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 爲去聲 以戾庶正 傳曰戾定也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宣王以旱之故夜不能寐瞻仰昊天不見雲興而唯見嘒然之衆星未有雨證也於是呼其臣而勉之曰大夫君子我之所以昭格於天以禱雨者已無贏餘矣然未得雨則死亡將近不可遂已而棄其前勞更思所以禱祈必得雨而後已所謂則不可沮也若此者非求爲我之一身乃所以定衆正也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瞻卬昊天何時惠我以安寧乎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崧音嵩尹吉甫美宣王也箋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曹氏曰尹官也以官爲氏天下復平復音服又扶又反能建國親諸侯疏曰能建國親諸侯雖爲申伯發文要是總言宣王之美襃賞申伯焉朱氏曰申國名

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其行之詩也

崧高維嶽傳曰崧高貌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駿極于天駿音峻○傳曰駿大也極至也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曰鄭氏注孔子閒居云仲山甫及申伯也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曰翰榦也○解見

維周之楨四國于蕃方元反○王氏曰蕃言扞蔽四方于宣王氏曰宣言敷播
首章以仲山甫比申伯也詩人之意謂申伯佐宣王中興關國家之運則其生必不凡故設爲神異之辭言崧然而高峻者嶽也其山駿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也當時仲山甫爲相申伯亞於山甫此詩爲美申伯而以山甫並言蓋謂申伯與山甫伯仲間耳借山甫以大申伯也維此申伯及山甫皆爲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蓋山甫兼總內外之任而申伯則專主蕃宣之職也○此詩首章主申甫而言謂申甫之生必有所自來故推原於嶽降以尊之非申甫實爲嶽神也舊說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嶽神福與其子孫則執着於嶽降之文以辭害意矣此詩言嶽降申甫猶烝民言天生仲山甫耳鄭氏注禮既以甫爲山甫而箋詩乃以

甫爲甫侯自爲異義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蓋泥嶽神福四嶽之子孫謂申甫皆姜姓耳或者疑甫爲字申爲國則名稱不類故以申甫皆爲國不知古人文辭難以例拘舜典稱稷契稷以官契以名漢稱絳灌絳以封邑灌以姓皆不類也

亹亹申伯箋曰亹亹勉也。李氏曰按史記周本紀申呂乃侯爵也以其爲方伯故謂申伯。今曰方伯者一州之牧王纘之事纘音纂。箋曰纘繼也。李氏曰王纘繼之以事如北門政事一埤益我于邑于謝王氏曰國之所都亦曰邑。傳曰謝周之南國也。疏曰申伯先受封於申國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於謝。今曰西漢地理志申國在南陽宛縣後漢地理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申謝其地相近南國是式疏曰南國謂謝旁諸國式則爲一州之牧王命召伯傳曰召公也。疏曰以常武之序知召伯是召穆公也王肅云召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錢氏曰登升也自卿士爲牧伯故曰登世執其功傳曰功事也

次章述封謝也申伯亹亹然勉於職故王繼之以事其任益重也往邑謂去京師而就國

邑也往謝指其邑之所在也先虛言之後實
言之也申伯爲一州之牧使南國有所法式
王於是命司空召穆公先營謝邑以定申伯
之居申伯元爲諸侯今爲州牧於謝是升此
南邦也世世執守其功長爲牧也○詩人之
辭多以一事分兩節言之如載脂載舝止是
脂舝一事耳今言載脂則謂塗脂於舝言載
舝則謂設舝於車是剰是菹止是以瓜爲菹
一事耳今言是剰則謂以刀削瓜言是菹則

謂淹瓜爲菹于周于京止言周京一事耳今
言于周則指國言于京則指國所都之地此
于邑于謝語勢正與于周于京同箋以上于
爲往下于爲於今不從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箋曰庸功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公劉遷于豳而徹田爲糧今申伯之改邑于謝亦必徹其土田○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

王命傳御（錢氏曰王命申伯傳相及治事之官）遷其私人（傳曰私人家臣也○錢氏曰遷謂禮遣之）

三章申上章營謝之事也王又告申伯以攺邑之意云我欲使汝爲法於此南邦今因此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爾之功言尊顯之也召公於時猶尚未發王又命召伯云汝往謝邑凡申伯土田以徹法定其稅賦十取其一王又命申伯傅相及治事之官遷其家臣而資遣其行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俶音觸。○王氏曰俶始也。○錢氏曰始作之也寢廟既成既成藐藐藐藐音義同。○錢氏曰藐藐高廣貌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蹻音矯。○傳曰蹻蹻壯貌。○今曰本謂身足行高拔爲壯貌鉤膺濯濯鉤膺解見采芑。○疏曰索車金路鉤樊纓皆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樊讀作鞶。○錢氏曰濯濯鮮明也

四章述召伯既營謝及王錫遣申伯也申伯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始作其城郭又作寢與廟以定其人神所處此寢廟既成矣既成之貌藐藐然高廣也王將遣申伯乃賜以四牡之馬蹻蹻然強壯又賜以馬要頷之金鉤及在馬膺前之樊纓皆濯濯然鮮明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乘去聲。傳曰乘馬四馬也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疏曰毛以為桓圭九寸鄭以為圭長尺二寸謂之介○詩記曰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以作爾寶傳曰寶瑞也○疏曰毛以為瑞謂所執之玉鄭以介圭非諸侯所執故以為寶往近王舅近音記○傳曰近已也○箋曰近辭也○疏曰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知姜氏生宣王南土是保箋曰保守也

五章申述錫遣之事也王發遣申伯之國賜之以路車即上文鉤膺金路也賜以一乘之馬即上文四馬蹻蹻也申伯以異姓受金路異恩也故侈君之賜而申複言之也王因告申伯我謀爾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又特賜汝以大圭為汝所執之瑞申伯侯爵當賜信圭七寸耳稱介圭亦侈君賜而美大言之也寶玉以分同姓申伯以異姓受賜亦異恩也王又命之曰往已王舅當於南土是保守也○舊說以上賜四牡鉤膺是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按周禮巾車金路有鉤本以封同

姓申伯以異姓受此賜侈矣乃止爲私恩名器無乃褻乎此詩多申複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鉤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此詩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申伯信邁（箋曰邁行也）王餞于郿（餞音賤郿音眉又音媚○箋曰餞送行飲酒也○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也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申伯還南（還音旋）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峙音齒粻音張○錢氏曰峙猶聚也）式遄其行（遄市專反○箋曰遄速也）

六章述申伯往謝也申伯於是信行矣郿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自鎬適申塗不經

郿時王至豐冊命申伯於文王之廟故行餞送之禮于郿申伯北就王命于岐周乃旋反而南行其於謝邑誠然歸之矣言信邁誠歸蓋申伯志存王室宣王恩隆元舅人疑其未必往謝故言信邁誠歸謂果然成行也前此申伯未發之時王已豫命召伯以徹法稅其疆土預峙其糧食今自京至國無缺乏之用是以速申伯之行使在道不留滯也。郿豐皆在鎬京之西其地相近王命申伯為州牧改邑於謝必冊命於文王之廟故告廟畢而飲餞于郿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命諸侯必至豐告廟于周受命亦豐廟也郿即董卓所築郿塢漢志音婦

申伯番番音波番書作番音義同。曹氏曰秦誓云番番良士孔安國以番番為勇武貌然下文以仡仡勇夫為所不欲則不當以番番為勇武蓋誓文之狀也。今日秦誓以旅力既愆為番番則為者誓文可知也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灘。傳曰徒行者御車者。朱氏曰嘽嘽衆盛也。考見四牡周邦咸喜蘇氏曰周人也戎

有良翰（箋曰戎猶汝也翰幹也）不顯申伯（傳曰不顯顯也）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箋曰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申伯沓沓然者文既已入於謝邑其徒行者御車者嘽嘽然衆盛普天王土侯國皆周邦也南方諸國喜得良牧於是相慶曰汝有良翰蔽矣州牧得人諸國皆賴之也申伯為南國所悅如此豈不光顯乎申伯為王之長舅文人武人皆以為表憲言其文武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傳曰柔惠安順也）揉此萬邦（揉柔之去聲又上聲○鄭氏曰揉謂柔伏之○曹氏曰漢公孫弘云揉曲木者不累日顏師古注云揉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疏曰周無萬邦言有萬國舉大數耳）聞于四國（聞音問）吉甫作誦（箋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其詩孔碩（箋曰碩大也）其風肆好（蘇氏曰肆極也）以贈申伯（箋曰贈送也）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臣道以柔順為體然必貴乎正直所以為全美萬邦若有不服之國申伯為牧能揉之使順其聲譽聞達于四方今我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辭甚大其風足

以感動人之善心又極其好以此贈申伯之
行也所言王室依賴諸侯表式皆天下安危
之大計是其詩之大也美其功以勉之是其
風之好也工氏曰吉甫作此詩以贈申伯而序以爲美宣王則王之美於是乎
存焉唐史臣於裴度云非度破賊之難也任度之爲難也中宣信賢之專任中伯者豈不賢
乎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中去聲。疏曰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材藝者也是賢能相
對爲小別散則皆相通也此不言任用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能以廣之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吉甫作詩以送
之也

天生烝民傳曰烝衆也有物有則傳曰物事也則法也民之秉
彝音夷。箋曰秉執也。傳曰彝常也好是懿德好去聲。傳曰懿美也天
監有周箋曰監視也昭假于下假音格。箋曰假至也保茲天
子生仲山甫傳曰仲山甫樊侯也。疏曰言仲山甫是樊國之君爵爲侯而字仲
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襄王王
陽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

也如頌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

首章言天生仲山甫也天生衆民具形而有
物稟性而有則則即帝則也以其具於吾身
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如有耳目則
有聰明有父子則有慈孝皆天理之不可踰
也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
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粹焉是有關於
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今天視有周之
德昭明假至於下故保佑此宣王而生仲山

甫之賢以輔佐其中興之功也有周總一代
言之天子指宣王也言由先世積德之久故
天眷宣王爲生賢佐也。孔子閒居舉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曰此文武之德也謂文武之
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與此詩
意同此詩欲美山甫故謂山甫天實生之若
所稟獨厚於人者要之仲山甫能勿喪耳楊氏
曰近取諸身百骸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視聽言動
必由於禮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敬爲子而止於孝爲父而止於慈此

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長幼朋友之則也皆天理之常也民秉其常則莫不好德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如此其生仲山甫也亦若是而已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箋曰嘉美也令儀令色箋曰令善也小心翼翼箋曰翼翼然恭敬古訓是式箋曰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威儀是力蘇氏曰力勉也天子是若傳曰若順也明命使賦傳曰賦布也

次章備舉仲山甫之德其德柔和而嘉美不過其則言柔得中也令儀則動止雍容令色則容貌温粹見於外者無不善矣又小心翼翼然恭敬表裏如一也又能惟先王之訓典是法惟一身之威儀是勉惟天子之所行是順天子有明命則使山甫布之。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有德者固威儀之所自形而謹其威儀者亦所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歟大臣以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

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坤元承天順也六二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順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面從容悅之謂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箋曰百辟百君也纘戎祖考箋曰戎猶汝也纘汝先祖先考。李氏曰山甫祖考當居是官矣。今曰戎毛氏訓大鄭氏訓汝今以戎雖小子戎有良翰之類當從鄭念茲戎功之類當從毛王躬是保箋曰保安也出納王命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錢氏曰出謂王所施行出之於下納謂群臣奏請復命納之於上王之喉舌傳曰喉舌冢宰也。箋曰如王之喉舌親所言也。嚴曰上云式是百辟故爲冢宰舜命龍特立納言之官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箋曰莫不發應

三章備舉仲山甫之職也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爲諸侯之法式纘繼汝先祖先考而保安我王躬出王命則承而布之納王命則行而復之作王之喉舌賦布其政教於畿外使四方於是發應出納則居中以通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詩記曰仲山甫之職

外則總領諸侯內則冢宰養君德入則典司政
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大宰儀法之謂也
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者之
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李氏曰肅肅嚴也仲山甫將之傳曰將行也邦國
若否音鄙○釋文曰否惡也舊方九反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解音懈○今曰解怠也以事一人

四章中上章賦政之事也言肅肅然而嚴者
王命也仲山甫將而行之諸侯之有賢否者
仲山甫則辨而明之山甫既明又哲下以保
全其身謂善處功名無悔吝瑕疵之可指又

夙夜不解怠以奉事天子詩記曰明亦哲也推言之則明者哲
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
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
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設矣保身
乃已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
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
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莫先焉而
省察其身奉事其主亦無一毫怠忽所謂
小心翼翼矣○朱氏曰保身蓋順理以守身
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錢氏曰
於一事有見亦可以言明至於哲則無不見
也明至於哲盡見天下之理則動容周旋無
不中禮而亦可保身上能
事君下必專在遠害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茹音孺又音汝○箋曰柔猶濡毳也毳昌銳反本又

作脆○廣雅曰茹食也○疏曰取菜之入口名為茹○曹氏曰茹者吞嚥之名若茹草茹毛然凡魚肉柔也則吞嚥之剛則吐之箋曰剛堅強也○曹氏曰骨鯁則吐棄之維
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矜與鰥音義同
不畏彊禦彊禦解見蕩
五章言其剛柔不偏也人有常言謂物之柔
者人則茹食之物之剛者人則吐出之喻陵
弱而畏彊也惟仲山甫則柔不茹而剛不吐
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也疏曰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輶音酉又音由○箋曰輶輕也民鮮克舉
之鮮上聲我儀圖之箋曰儀匹也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袞職有闕疏曰袞冕者君之上服也○箋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
維仲山甫補之
六章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人有常言謂德
之在人根於固有反而求之其輕如毛非難
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自暴自棄也吉甫於
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維仲山
甫能舉之人有不及則賴良朋切磋之助有

愛其人之心則亦思効忠藎以助之今吉甫之心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也王之職有闕失仲山甫能補之使無闕也衮職者斥王也

仲山甫出祖 箋曰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曹氏曰顏師古注漢書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焉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祀以爲行神其祭設軷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 四牡業業 箋曰業業動也。今曰動而不息之意有考見雲漢 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音繃。今曰箋以此爲行親即不息之意考見出車 八鸞鏘鏘 鸞鏘見采芑。箋曰鏘鏘鳴聲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傳曰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補傳曰竊意夷王時雖遷而城郭未爲周備故宣王城之耳

七章言城齊之役也王命山甫城齊遂爲祖道之祭而行其所乘之四馬業業然動而不息其所從之行夫捷捷然而敏常恐不及事也其所乘之四馬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鏘鏘然而鳴所以爲此行者王命仲山甫今往

築城於東方之齊國蓋去薄姑而遷臨菑
也
四牡騤騤音逵○今曰柔柔傳云騤騤不息也八鸞喈喈音皆○錢氏曰喈喈和鳴也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
清風箋曰穆和也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八章言作詩送行也山甫往齊而周人望之
欲速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吉甫自言我作
此工師之誦穆穆而和如清微之風可以化
養萬物山甫心在王室其在外多有所懷思
以此詩慰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嚴氏詩緝卷之三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